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初集卷之一

頭本

漢在瓦崗寨上保着程咬金聚義為王那一日閑暇無事
 辭別了眾家兄弟回家探母夜住曉行非止一日來到家
 中拜見老母問了安好其母問曰一向在外有何營生秦
 瓊說兒與混世魔王在瓦崗寨上聚義其母說山寨聚義
 終非久遠之計不如歸順朝廷與國家報効倘得一官半職
 更改家門才是正經秦瓊說為兒久有此意想當初在臨
 潼山曾救了唐國公的大難為兒有意投他以為前去進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初集卷之一

西江月 隋場昏皇天政群雄各據一方天下滾滾動刀鎗身之地不知母親以為何如其母說這到使的秦瓊在家又
 到處強者為王一夥結義兄弟直義勇忠良住了幾日那一日拜別了老母帶領着妻子竟奔太原
 府而來
 剪惡除暴扶綱常列宿星官下降

這首西江月是說場帝無道致使天下刀兵四起此時山東濟
 南府歷城縣有一家好漢姓秦名瓊字表叔寶他與兩家好
 秦二爺拜別老母離故鄉 每日里挑簾提轡馬蹄忙
 見了些半畝半請農與士 見了些爭名奪利一合商

過几个牧童歸來橫牛背

過几个樵子擔柴步巔岡

店房里病倒上方天蓬帥

千萬的難為賈氏女多姣

走了些高高下下不平路

過了些鬧集烘烘村舍庄
話說秦二爺在此店中忽得大病賈氏朝夕伏侍全不見好

那一日催馬前行抬頭看

看了些西地太原錦綉邦
店主董懷見二爺病重常來逼索店賬賈氏無奈遂把衣

話說秦二爺飢寒渴飲夜往曉行到了太原府誰想他那時服飾馬交于店主任憑變賣店主董懷遂起了不良之心勾

運不至問着他那朋友不曾在家不得已尋了店主任下等引知府趙廷屢差媒婆前來要娶賈氏為妾明公賈氏是

候了數月杳無音信那一日三月十五天齊廟大會秦二爺與何等人物豈肯順從只得手拉公子長街去賣這且不提單

店主同往廟內降香降香回來秦二爺思前想後坐卧不言徐三爺在瓦崗寨上與眾家兄弟飲酒忽然束手說道

安不由的仰天長嘆說老天老天我秦瓊好苦命也

愚兄袖占一課方知秦二哥在太原身得大病正在危急眾家

秦二爺幾聲長嘆好心焦

看起來賒往太原跑這遭兄弟只得前去走遭那程咬金一聽說是領着眾家兄弟奔

俺只說千里他鄉尋故友

誰想是命不逢辰枉徒勞往太原府而來來到太原府南門羅成說眾家兄弟在此等

俺如今回首家鄉千行淚

俺如今目盼瓦崗泪暗拋候片時小弟進城問大哥哥哥在于何處遂換了戎粧步進

秦二爺思前想後心如醉

一霎時渾身上下似火燒城來此時賈氏手拉公子眼含痛泪正在難分難離之際猛

然抬頭看見一位少年好生面善留神一看認的是羅成遂

對着你訴訴千辛萬苦情

這賈氏從頭至尾說一遍

高聲喊道羅賢弟往這來羅成來近前忙問嫂嫂為何至

好不待氣死上方白虎星

此二哥却在何處哩賈氏說賢弟站了聽我講來

賈氏說羅羅成大怒說道二哥在誰家店里賈氏說在南

賈氏眼含泪

賢弟叫几聲

閔董懷家店里羅成取出了幾定銀子交于賈氏說道嫂

說起您二哥

大病在店中

嫂速回店中看望二哥小弟同眾兄弟不久就到賈氏手拉

手內無船費

常受人欺凌

公子回到店中不提且說羅成回來將賈氏之言對着眾人

店主來逼賬

出話太不公

說了一遍咬金大喊一聲道氣死吾也待我去找着那賊一

逼着俺賣了坐下黃膘馬

又把俺衣服銅銅當店中

頓斧子劈他一个希爛留他一个人種算不的是漢子羅成

這可也還罷了

最不該勾引趙廷行的道

拉住道四哥不可目下二哥病體未痊依小弟愚見借到店

時常里差下媒婆說風情

俺雖是三縷梳頭一女子

內一字休提等二哥病体好好把嫂嫂侄兒安插一个去處

怎歷肯留下臭名罵萬冬

無奈何手拉奴兒長街賣

那時殺趙廷滿門誅董懷賊子方才妥當咬金說便宜了

好一似劍刺柔腸滿腹疼

今日里得令賢弟見一面

這個狗子暫且饒他一時不死眾人到了董懷店內羅成

咬金來至秦瓊病房見賈氏含淚不語羅成雖然年幼那個同我往天齊廟內給二哥叫一叫魂去衆人听说一同他是个有智量的人遂一聲問道店主何在董懷近前問羅成出離店房一共八家好漢齊往天齊廟而來

道老客有何見教羅成說如今秦二哥病體甚重俺兄弟這一時八家好漢出店房要上天齊廟里去降香

們在此不便別有空房打掃几間俺兄弟們安歇才好店主因只為二哥今日身得病因此上禱告天齊仁聖王

說前房三間甚是潔淨若不嫌屈辱就往那邊去罷羅成寔指望求神自然有灵應愿只願二哥大病早離床

成說快把行李抬至前房衆人俱到前房安置停當羅成打救他滿門家眷出虎口保佑着賈氏侄兒脫灾殃

又回至病房向賈氏說道嫂嫂二哥這病從那里得的來這衆人一齊前來把香降不多時來到天齊古廟堂

賈氏說是往天齊廟降香得的羅成沉吟了一回說道是了話說衆人見到了廟內看見店主早已把供獻擺開羅成在

快把二哥的衣服拿一件來我給二哥叫一叫魂去賈氏隨拿前衆人遂後到了神前看了一看好整齊的繫哪怎見得

衣服一件遊盪羅成羅成接過來至前房說店主我與你有西江月一詞為証

這銀子五錢買一棹供獻並紙鏢香燭先往天齊廟內伺殿閣委寔高聳裡面燈燭煌煌金童玉女列兩傍站班英

候我們遂後就到店主接銀去換不提羅成又叫衆兄弟們雄大將上排走雲飛鳳天子正坐當央紂王駕下幹國良

真乃玉皇下降

咬金神前立

尊聲老天齊

眾人觀罷羅成拈香叩頭在地束手祝贊道天齊老爺

若是無靈應

怎麼為神祇

弟子是山東濟南府淄川盤縣郡人姓羅名成因表兄秦

說起秦皇兄

那件冒犯你

瓊身得大病弟子今日敬具香燭虔心祈禱伏願早施靈

他在他鄉外

將他降灾疾

應釋放病好後日重修大殿另塑金身羅成祝畢叩頭立

皇兄你急速快把靈應顯

須看我魔王這薄面皮

起單說咬金在傍站立一聲高呼道眾兄弟們退後待孤

秦皇兄那件事兒有得罪

待孤家過日與你陪不是

家也替二哥祝贊祝贊眾豪杰兩邊站立咬金束手道天

你若是看我薄面放他好

必定來重塑金身謝神祇

齊皇兄末王待跪你你乃紂王駕下一臣末王現在瓦崗寨為

倘若是你今不把靈應顯

我使這板斧劈成一塊泥

君君無拜臣之禮天齊皇兄你既為臣就該顯靈叫百姓的

咬金祝畢一聲大叫天齊

感應才是相秦皇兄天下好漢四海英雄有仁有義有智有 怎麼你身也不欠金不言語呢黃飛虎你慢急孤家理該何罪

德有什麼得罪于你該降百日大灾于他你且看末王的薄 你成什麼神聖你有什么靈感不過是个泥胎要你用

面放了他好眾皇兄並未王無不感德

程咬金時下一陣怒恨恨

他把那藍靛臉變少笑云

大叫聲東岳天齊無道理 你既是無有天應怎為神揚名天下才是老爺的靈應

你不過周朝駕下一元帥 現如今魔主為君你為臣 羅成忙祝贊 淨手焚上香

姜子牙對你陰曹為天子 我看你管不着我程咬金 君可單雄信 尤通王伯党

惱一惱劈你一个希呼爛 我毀了你的泥胎另塑神 周日共仁甫 一齊跪殿旁

怒冲冲舉起板斧就撒野 恍了那淄川盤陽羅將軍 尊聲天齊爺 威靈振八方

話說咬金怒髮冲冠手舉板斧就要動手羅成向前說道 望老爺速速快把吉祥降 急急的放釋秦瓊免灾殃

哥不可如何使的毀壞神像咬金說甚麼神鬼大模大樣 求只求保佑得回濟南府 愿許下裝塑奎身燒長香

不言不語欺神孤家羅御弟靠後待我劈他幾斧看他其 衆豪杰神前禱祝多一會 出古廟前後相隨回店房

奈我何羅成說四哥休說神聖無靈原是秦二哥命定造 衆人說祝已畢店主端盤頭行衆人隨後出離廟門齊

就也不必怨天齊老爺咬金說且看羅御弟的情面我且出回南閣而來

殿而去咬金出殿衆人又全羅成一齊望下尊了一聲天齊老 衆人往前走 來到南閣頭

爺有靈有聖休見小人之過速速放釋秦瓊病好兄弟們 咬金睜雙眼 舉目往東望

見了一婦人

面笑帶羞

齊聲問道二哥這一時病覺何如連問數聲秦瓊閉口不

秋波來往轉

有意將人勾

語衆人一見吃了一驚說嫂嫂不好了羅成向前一把抱住說

他那裡斜倚門兒做針線

把兩隻小小金蓮賣風流二哥怎麼來唬死人也

程咬金近前一揖呼賢嫂

似你這窈窕佳人世罕求

羅成踉幾步

抱住大帥豪

那婦人聞聽此言紅了臉

罵了聲欺心大胆丑賊囚

二哥連聲叫

少得赴陰曹

程咬金殷殷勤勤將他問

他那里不揪不拚不回頭

先前還說話

這回不語了

羅士信一見不住嗤嗤笑

俺四哥錯認楚館與秦樓

俺二哥目下有些好合歹

這才是空上太原走一遭

且說程咬金問的那個婦人佯嘗而去口內咕咕囔囔的好相

賈氏女夢里不住雙足跳

那一些衆家兄弟泪流交

是辱罵一般羅成說四哥你好無趣此女本是良家非娼妓

且不講衆人正在悲切際

秦爺身体一似水里撈

何故如此扯淡惹的他這樣光景是甚麼臉面把咬金說的無

只見他滾滾汗珠出通透

自此後百日大災一旦消

言可答衆人說羅賢弟呀勾您四哥受的了不必爭論罷回

秦二爺忽睜二目說聲好

只見那衆人喜上兩眉梢

店看二哥的病要緊行說着不多一特進的店來到了病房

店房里起來上方天蓬帥

只見他合家叩頭謝天曹

秦瓊出汗已畢覺着身體爽快漸漸的用了些湯水大家歡
待几日等的二哥病体好 那一時同心前來報仇冤

天喜地眾人說二哥今日出了汗了少不得在店內多住幾日
惱一惱拿住趙廷雙挖眼 怒一怒捉住董懷扒心肝

等的病体大好方可大家起身羅成說不可在此久住倘或有
太原府王巡總有兵百萬 擋不住小弟搥槍馬撒歡

人看破借是响馬報于王巡知道率領人馬困住店房二哥病
羅士信言罷胸中一席話 眾兄弟齊聲應道謹遵言

体尚未大好又有嫂嫂姪兒掣肘你我前後不能相顧
羅成言罷眾人齊聲說道羅賢弟講的有理大家急速起身

那時悔知晚矣
為妙羅成遂一聲叫道店主何在董懷走來說有何分付

羅成開言道

眾兄聽我言

羅成開言道

賢東聽我言

嫂嫂女流輩

姪兒又少年

二哥這場病

多蒙你周全

二哥雖出汗

遠在虛弱間

俺今又到此

攪亂甚不堪

倘或大兵到

你我難周全

大家離貴店

有事將你煩

兄弟們拍馬提鎗闖出去

撇下那二哥嫂嫂難相看

你前日當的衣服熱銅鏽

須得是賢東前去替贖還

總不如大家離了太原府

我一个清淨所在把身安

黃膘馬如今不知在何處

俺封上雪花白銀你去牽

董懷聽說自己心里就犯算計，遂說道：「秦二爺的衣服銅錮，是當了還容易贖回，那馬是賣與趙老爺家了。如今又出差去了，只怕難以贖回。待馬出差回來，那時拿銀子合他說去，回給與不回給，只在趙老爺家了。」

董懷面陪笑

眾位放心寬

衣服與銅錮

即時去贖還

那馬出差去

這個只怕難

咬金聽此話

動了無名烟

不論長合短

一步走近前

罵了聲該死狗子太無理，倘若敢說几个不贖字，我這奔久沒撈着什麼吃。

真正是你的胆大包了天，日來贖馬的時候，加利奉送何如？那董懷敢怒而不敢言，我定要算賬合你算一盤的，只須應了各人拉馬，扶持着秦瓊、賈氏與他兩個孩兒出，你過來暫且與他解解饒了店門，衆人說賢東請了今日暫別，改日相會多有攬亂。

程咬金時下一陣起了火

那衆人慌忙前來勸一番

話說咬金正要動手，衆人說道：「不可，如今叫他先將衣服銅錮回來，馬即出差，改日來取也罷，就與他回當的銀子，叫他快去。」

回來羅成給他的那銀，只有本錢，董懷只得捏着鼻子添上利錢，即時去將衣銅贖回，交于衆人。羅成說：「不可在此久住，就

此起身，便了。」衆人聽說，遂把包裹收拾停當，彼此上馬就要起身。羅成又說道：「店裏你伙們的酒飯錢，算算共該多少？」

董懷遂拿了一個算盤來，從頭算了一算，說道：「共該銀子一十六兩七錢八分。羅成說：『不多，是不相瞞。目下分文皆無，改

了不時出了南關竟扑大路而行

衆人行長路

保着病秦瓊

走了十數里

過了接官亭

金風飄陣陣

遍地草青青

農夫高歌唱

行客講利名

這光景衆人一見心嗟嘆

似倚着蘆林之中有甚功

衆豪傑正然馬上相談論

看了看西方墜落小桃紅

只見河邊漁翁停那釣線

又只見山中樵夫收担繩

只見那一天星斗銀河現

又只見佳人房中秉上燈

忽然間黑暗難分陰間路

幾回家迷家不知西合東

一个家彼此問答何處走

猛看見面前一所密林松

話說衆人離了太原府走有十餘里天色已晚迷云四起莫

辨東西衆人無處行走忽見面前一所松林阻路羅成說衆

家兄弟不必行走大家且進林內休息片時尋路前行何如

衆人說賢弟講的有理衆人護着賈氏月娥秦山大家竟

扑松林而來咬金在前忽然一聲大笑衆人說四哥笑因

為何咬金說您們看不出來衆人說看不出什麼來

咬金哈哈笑

手指松林中

昏暗看不透

像座响馬亭

非是我高見

幹過舊營生

這裏邊一定有人守察院

林外邊豈無青頭來巡風

行說者一陣風吹浮雲散

一霎特銀河耿耿滿天星

程咬金數黃道黑說响馬

忽聽得松林一陣响鑾鈴

只見他大叱一聲如雷吼

大叫道客商留錢買殘生

他那里耀武揚威催戰馬

好不待喜兒東阿程四青

天晚來到此

五更就回還

話說咬金正講响馬忽听林內鑿鈴响亮一馬當先大叱一聲

有人從此過

留下買路錢

道留下行李放你過去咬金道俺非過路客商俺是太原府

你那意思里

要想合我纏

有親戚的幾個閒人手中盤川缺少那有買路錢與你不然

問我名合姓

料我不敢言

你且上了賬看該多少買路錢過日送來何如那人說哇

你聽着北平王是我的父

曾在那場帝駕下做總元

一片胡言既到此豈肯放你過去就是衣服馬匹也要

只因着昏君無道失了政

致使那天下荒荒民倒懸

與你留下咬金說衣服馬匹這是容易的敢問將軍上姓

我自幼創蕩江湖販水馬

俺也曾大家聚會在濟南

高名仙鄉何處後日好言將軍的英雄那人聽說哈哈的大

俺也曾為友夜打登州府

俺也曾赤心大膽反延安

笑了一聲說道你這一位當是我不敢通名于你麼馬上

家住在淄川盤陽一小郡

我羅成字表信天下傳

坐牢聽我道來

那响馬對着咬金通名姓

後比廂氣兒白袍小魁元

那人哈哈笑

行客聽我言

此特羅成在後忽聽的前面响馬是借他的名字在此行事

離此三十里

有座卧虎山

這還了的哩遂下了坐蓐從新把馬備了一備頭盔接了一接

袍鎧繫了一緊飛身上馬把鎗一搥一聲大叫說好小輩少得

猖狂招我鎗能照着那人就是一鎗那人用鎗架過說道來

將何名你羅少爺鎗下不厄無名之鬼快通名來羅成大喝

一聲說哇你這小輩我的名字被你占了還叫我通什麼

名呢那人聽言大掠道來者莫非羅賢弟麼羅成說將軍為誰

那人秉手咲 賢弟呼兄聲 他兩個彼此相敬談知己

不知賢弟到 有失去遠迎 好不待悶死東阿程四青 那衆人一擁齊來問詳細

且問那几位 何處賓與朋 密松林又驚動了四英雄

同上山寨去 大家避避風 話說張公瑾史大奈魯明星魯明月兄弟四人忽聽的林外一

賢弟呀 我與你自從延安分了手 咏喧嚷各人上馬來到林外看了看有七八條大漢圍着鉄子

至而今屈指算來有一冬 自別後惹下一場彌天恨 建那四个好漢一聲大叫說鉄賢弟這些人馬為誰那里來的

到處里將俺捉拿畫圖形 無奈何卧虎山上為草寇 鉄玉說兄弟們快來有羅賢弟在此速來相見四个好漢听

說是羅成到了一個個下了坐驢走出了林外問了安好夫
借二哥今日方才出了汗 好好的離了招商旅店間
家相認已畢史大奈一聲問道眾兄弟俱在為何不見秦二哥呢
到如今病體未痊難行動 那不是同着嫂嫂在後邊

羅成聽的問

一陣好心酸

羅士信從前已往訴一遍

好不待氣死五个好漢尖

說起秦二哥

目下苦難言

却說五个好漢听的羅成這話氣的怒發如雷齊聲說道不

離了瓦崗寨

回家探母安

殺此賊成的什麼漢子且看二哥一看再作道理眾人來至秦

家中難得住

又要向外邊

瓊面前齊聲說道看望二哥來遲少得見怪秦瓊正在昏沉

帶領着嫂嫂侄兒人四口

一心上要上邠川太原府

之際聽的有人問他睜開二目看見五人在旁說道賢弟們何自

他與那李淵原是知己友

誰想他揚州一去不回還

而來愚兄有何德能致勞賢弟們前來相望眾人說二哥病

天齊廟澤香得罪東岳主

因此上招商店內大病纏

體未痊且不必說話快全嫂嫂侄兒上山安息以待二哥病體全

惱只惱董懷店主無道理

給二哥賞了坐驢一匹馬

愈那時大家下山報仇便了言罷各人上馬一齊同往卧虎山來了

太原府有个土豪趙鄉宦

一心要強迫嫂嫂行奸計

鉄玉頭里走

公瑾催走龍

多虧借三哥神卜算一卦

因此上眾位兄弟到太原

一邊魯明月

一邊魯明星

後跟着步走如飛史大奈

程咬金相邀丑南將尤通 好生用湯水調養再將賈氏子女另安一房用心款待安置

看了看周臣不離賈雲甫

又只見君可幫跟謝應登 已畢眾人俱在前廳按次序坐下羅成欠身秉手說道鉄

秦二爺相伴賈氏和幼子

儘後邊還有雄信與羅成 二哥有一件事小弟全不明白鉄玉說賢弟有什麼事不明白

秦叔寶如今久早逢甘雨

那眾人比是他鄉遇故人 羅成說方才二哥在松林山外口口聲聲說的都是小弟的行

一个家又是喜來又是恨

喜的是兄弟團圓恨趙廷 徑這是怎說鉄玉笑道賢弟少怪愚兄自從入了延安天下

罵了一聲賊呀

你只知俊俏姣娥真堪愛 畫影圖形拿我我只得隱姓埋名假充賢弟名姓做了幾天

你拿着太歲當了見喜星

你只知良宵美景任意行 生意大兄過路客商聽的賢弟的名姓無不亡魂喪胆不用費事自

你那曉喪門來臨是大凶

到幾時眾人與你會一會 已就把財物獻出這是幾句定話豈敢欺騙賢弟到此愚兄多有得罪了

管叫你合家大小赴幽冥

這豪志咬牙切齒正發恨 子建方說罷

咬金不自然

猛抬頭來到卧虎一山峰

叫聲鉄二弟

你真不值錢

眾人說話之間不一時來到山下大家上的山來家將即忙前來

依你說的話

掩耳偷鈴頑

牽馬眾人下馬鉄玉分付家將將你秦二爺扶至後房安息

既生天下

何必借人名

那羅成天下揚名真冠首

你銖玉豈是無名下賤男十二天了這一時秦瓊的病體也大好了那一日眾人正飲酒忽

應當是自己漢子自己使

為甚麼借人威風作禍端有羅成提起董懷趙廷的事情一來一往說了一遍秦瓊正在

你若是充我咬金半个字

我不論兄弟相交把臉番病中不知此事此特聽的羅成之言他遂容的哩透大叫一聲說

輕則是問你一個冒名罪

重者我打你一頓好皮拳咬啣一聲用手烙着太原府一指罵了一聲賊呀我與你

程咬金滿口毛腮說大話

眾人說相會何必去爭喧誓不兩立了

銖子建分付家人擺下酒

霎時間桌椅板檯列杯盤

秦瓊聽的道

一陣怒傷懷

一個象林杯暢飲相談論

這才是群星聚會卧虎山

我在病房內

豈知這禍胎

終日家猜枚行令逍遙樂

不覺的迅速光陰十二天

罵聲趙廷賊

又罵賊董懷

衆名公要知下山把仇報

還得那章李王家我二篇

我與你遠日無仇近無恨

你自己拍拍良心該不該

詩曰 湛湛青天不可欺

舉頭三尺有神祇

我那妻本是貞烈賢良女

他豈肯順你賊子上瑤台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弄的俺實了坐下黃牌馬

弄的俺父子幾乎兩分開

這一首詩是說那衆家豪杰在卧虎山上光陰迅速不覺已是

趙廷賊欺心大胆行無法

又搭上助紂為惡賊董懷

全不管天理良心在不在

你只知行奸弄巧戲裙釵山看家不提且說這十二家豪杰亂撤征駝竟撲太原府大

眼前里眾家兄弟將我助

我叫他合家難脫這場灾路而來

秦二爺怒發如雷心焦燥

好不待氣死眾家棟梁材

眾人心裡惱

下了卧虎峰

卧虎山眾家豪杰齊發恨

下回書先着人去殺董懷

無心觀野景

直奔太原城

却說秦瓊在卧虎山上與眾家豪杰正飲酒忽有羅成提

意急嫌馬慢

加鞭催走龍

起董懷趙廷那一節事情秦瓊氣的怒髮冲冠眾家豪杰無

這個說拿住趙廷使刀劈

那個說捉住董懷豈放鬆

不怒目揚眉齊聲說道不殺此賊豈是男子就此下山便了言

這個說王巡總有兵百萬

那個說不過長鎗擗几棒

畢一个家頂盛的頂盔貫甲的貫甲穿袍的穿袍束帶的束

這個說太原府里殺个淨

那個說扶起四哥做朝廷

帶披挂停當令人備上戰馬又叫人牽過來了一匹馬與秦二

程咬金馬上不住哈哈笑

他就說眾位兄弟多豪情

爺騎定大家手持利刀占燈乘翼就要下山秦瓊說眾家

我若是太原府里即了位

眾兄弟俱是元勳大國公

兄弟且住俗雖下山必須留留下两个看家才是羅成說就煩

我修上九間九尺長朝殿

還蓋上三宮六院抱復亭

魯大哥合魯二哥看家罷二人答道謹遵賢弟命令二人在

那一時天下美女差人選

斷不肯收留殘粧醜形容

聞聽說文王九十九个子 我定是還要一百有餘零舍不論他主僕良賤一齊殺了此計何如呢

且不管咬金路上談瞎話 猛抬頭有見一座密林松 羅成秉秉手 尊聲眾位哥

眾人正行之間忽然看見前面一座松林阻路秦瓊說眾家 待要行此事 不必用人多

賢弟不可前行借且進林內大家議論怎麼祿內進城眾人 假說是投店 兄弟只兩個

聽說忙催坐驢進的林來跳下征駝就地坐下眾人說道借且 等到天五鼓 合家劍下磨

在此少息片時等到天色將晚大家奪門而入等住趙廷 天黎明兄弟會合把城進 那怕他郡州太原是黃河

碎尸萬段方削心頭之恨羅成說道不可造次趙廷董懷 惱一惱跳在當中試試底 怒一怒戰馬撒歡作浪波

不在一處一個住在城里一個住在南關若是進城先殺了趙廷 他就是龍宮海藏水晶府 我也敢兩手撇了他那窩

那時王巡知道動了人馬你我入了大敵遂怎麼殺的董懷豈 他本是初生犢兒不怕虎 到明日叫他會會溜川羅

不便宜了那廝麼依小弟愚見大家且在林中隱藏先看兩 他本是氣中貓兒自覺大 他無曾到那西天那知佛

个前去董懷家店內投宿以待五鼓時候合家殺他一個聲淨 這才是小弟愚見未必當 不知道眾兄以為事如何

兄弟們黎明齊到會合一處大家挨城門而進圍了趙廷的宅羅成言罷眾人齊聲說道羅賢弟講的有理正是這等才好

但不知兄弟中着那兩個去羅成說衆家兄弟都去的惟有程四

打扮行客樣

稍着盈合甲

哥去不的咬金聽的此話遂大喊道羅成說話差矣你這等小看

帶着几兩銀

只說去遂他

人我怎麼就去不的呢羅成說四哥你好飲酒行高倘若吃兩杯

和顏悅色的

那知真合做

酗酒等不到時候被人看破大事不成反受其害那時怎了咬金

等到那天交五鼓動了手

管叫他合家大小染黃沙

說賢弟據你說起來我就一个小錢也不值了做的是什麼還去

咬金催馬前行頭里走

那後邊緊急相透尤俊達

吃酒行凶這点子事若做不了來怎麼見你二哥呢羅成說你若

密松林暗藏一群插翅虎

太原府來了兩個活哪無

不吃酒行凶你就前去須要多加小心羅成又向兄弟中那一

這一去血水流來番波浪

打發那奸心賊子歸了家

個陪四哥前去尤通答道愚兄願往羅成說尤凡前去小弟越

他兩個心急意忙登古道

看了看西方漸漸紅月斜

發放心這天色不早了二兄不可遲悞即速起身便了

却說咬金尤通二人正行看了看天色將晚日落西山二人把馬

二將聽說罷

番身上了馬

一夾緊撇一轡不一時就到了南關來到董懷家門首下了

咬金呼賢弟

莫要小看咱

坐驢一聲叫道裡面有人麼董懷聽的人叫只當是來投店的

等到天色晚

潛到董懷家

遂即出來看了看是昨日去的那兩個凶徒遂生一計說老客

我如今不開店了要投宿往別人家店里去罷

殷勤勸讓的二人頭前走

急忙忙叫人前來把馬牽

咬金聽的道

近前喜笑言

店房里坐下蘆林兩隻虎

有兩個小廝前來把茶端

賢東少見怪

不是那前番

只說是增福財神進宅舍

那曉的却是喪門王靈官

酒飯上欠賬

我心甚不安

那董懷受了勾使追魂語

準備着合家盡赴鬼門關

取銀數十兩

特來將你送

店房里寄下兀通程醜鬼

再把那林內豪傑說一番

就是那匹馬

放不在心間

按下咬金兀通在店里歇宿單等五鼓行事不提且說秦瓊

自己賣過的

與你甚相干

與眾人在松林里邊安息了一回大家說道料他二人這個時候

這才是一遭生來兩遭厚

因此上相念知已到門前

到了他店中了偈們也耽睡片時好去進城一个家歪在就地

只為你待俺兄弟情意好

斷不肯別處投宿來這邊

枕着兵器呼嚕呼嚕的都睡着了只有秦瓊反來復去那

一來是欠你銀子必該到

二來是誰家店里不使錢

里睡的着心只想怎麼着殺趙廷怎麼着殺董懷怎麼收

好一个粗中有細程智節

幾句話說的店主滿心歡

那黃牒馬越發的尋思睡不着了欲待叫起眾人來進城天

董懷說言語冒犯少見怪

我這里租箇慢待有罪愆

又還早欲待和衣而眠又難閉眼忽然想起家鄉千里關出不

知幾時才得見老母真忘亂如麻不由的仰面長嘆了幾聲說道老天老天我秦瓊好命苦也

二爺心焦燥

一陣好悽慘

想起許多事

無奈告蒼天

家中生身母

未知安不安

恨的事趙廷

想的是李淵

叫了聲王爺呀

我為你千山萬水來投奔

到而今遂不知你在那邊

我為你棄了全知己友

我為你離了高年老年殘

我為你曉行夜住奔長道

我為你披星帶月走山川

我為你天齊廟里把香降

我為你招商客店病懨懨

我為你太原府里失坐驥

我為你十字街前賣兒男

我為你賢妻不顧羞與恥 惹的那奸賊趙廷起不端

秦三爺思前想後心如醉 又打上萬種淒涼淒耳邊

聽了聽金風陣陣吹林葉 聽了聽無數宿鳥爭巢喧

聽了聽嘖嘖嘶嘶戰馬叫 聽了聽淒淒涼涼夜鳴蟬

聽了聽遠近村庄大聲吠 聽了聽湖下流來水潺潺

正是那豪情心中無聊賴 不覺的一夢陽台睡正眠

不覺的夢中想起仇與恨 不覺的翻身跳上馬心猿

不覺的意急忙忙行大路 不覺的進了郡州府太原

不覺的看見坐下黃驃馬 不覺的擎住趙廷老奸賊

不覺的兩手舉起熟銅錮 不覺的目下就要報仇冤

不覺的村內雞鳴齊報曉 不覺的時刻將近五更天

那眾人醒來齊把二哥叫 秦三爺惊醒南柯夢不全

却說秦瓊夢中正擊趙廷報仇忽被眾人一聲呼喚秦瓊秦

頭里銅鑼响

後邊吹喇叭

瓊醒來長嘆一聲說道愚凡夢中見了趙廷那賊才待報仇

一乘五彩轎

扎的甚光華

却被眾兄弟惊醒惡凡這心中甚是不樂眾人說夢是心頭想

有一个小軍公子多標致

在馬上十字披紅插金花

二哥報仇的心盛所以有此奇夢天不早了大家收拾進城等

只見他前呼後擁甚威武

南北廂擺列許多眾管家

任趙廷就應了二哥夢中之兆了秦瓊說天有什麼時候了

又只見娶送女客七八个

畫都是俊俊俏俏女娃娃

眾人說將近五鼓了秦瓊說各人備馬收拾起身便了眾人聽

有一對燈籠上邊書大字

上寫着青州正堂是趙家

說一个个備上戰馬披挂正齊就待商議出林忽聽的正南

看了看那人騎定黃膘馬

把一個秦瓊好不活氣殺

上一棒鑼鳴眾人說半夜三更那里的鑼响抬頭一看只見燈

這才是路逢夾道難迴避

又道是物見其主必定拿

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日笙琴細樂一派响亮待不多時隔松林

秦二爺大喊一聲仇家到

只聽的兵刃鎧甲响兵兵

不遠眾人一看好有趣的緊那

羅士信搥了一搥銀戰杆

張公瑾幌了一幌托天叉

眾人抬頭看

舉目往南瞰

王君可大刀一擺如門搥

鐵子建長鎗一顛似龍抓

看見一夥人

燈籠共火把

密松林歡乍一群斑斕虎

一个家亂催征馱把路搭

却說趙廷的長兄名是趙建少年亡故只有一子名喚趙有才聲問道你們是那里娶親的說過明白放你過去却說趙有才自幼與四十里鋪上蘇員外的女兒作親趙有才自幼怕讀書身旁有兩個家人一个是王龍一个是孫虎他兩個見有人擋住終日浪蕩遊走花街柳巷專好奸騙人家婦女趙廷因他無去徑遂高聲問道你是什麼人敢在此擋住俺的去徑俺是父所以不深為教訓那日娶親自小路稍近去了所以不曾遇太原府趙老爺的人遊着大少爺往四十里鋪蘇宅里取親的着這回來的時節乃是夜間小路行走不便遂從大路而來這若是冲撞馬頭你們是該死的了遂不問開那里撒野

密松林是必由之徑常言說冤家路窄這趙有才騎着秦

秦瓊聽的道

一陣惱上心

二爺那黃膘馬在頭里行走又有一對燈籠一面寫的是趙府

用手只一指

罵聲小賊根

一面寫的是青州正堂秦瓊看的明白是有人騎着他的馬又

我在董懷店

大病來纏身

是趙府的燈籠就知必定是他着急的人前來娶親秦瓊想

無奈將馬賣

被你收進門

到這里遂一聲大叫道衆兄弟你看那比廂仇家到了快忙前

公平來交易

這是我不要

擋住去徑問他一個明白一個個盡情殺了奪回借那馬來再

恨的是賣了我那黃膘馬

那老賊陡起一片良心

進城與趙廷算賬不進衆人聽說各人催開戰馬擋住去徑一

一心里強迫良女去為賤

差媒婆不論賢愚硬提親

你只圖琴瑟永偕千歲樂

你只圖芝蘭同介百年春

衆人心起火

一齊闖上來

你那知善惡到頭終有報

那知你天理昭彰有循環

鎗刀只一陣

遍地死尸骸

這才是夾道相逢冤家債

這才是樂極生悲禍臨身

二爺鋼一舉

罷了趙有才

此一時福祿喜壽歸何處

偏遇着魑魅魍魎五閻君

兵兵一陣响

少了耳合腮

秦二爺數長道短聲聲罵

怒惱了同心結義虎一群

王龍與孫虎

嗚呼哀了哉

却說秦瓊罵的多時衆人說二哥待殺就殺了罷那的這些

兩個打鐸的

那里廟的節

都思合他細講還是進城要緊衆人說罷一个家搥鎗舞刀

一些吹鼓手

音樂無心排

亂催征戰關將上來這王龍孫虎看了看執頭不好一聲叫

喇叭號筒折

哨呐丟塵埃

道少爺不好了快逃命罷王龍孫虎保着趙有才待逃命

那些衆轎夫

誰送顧的抬

被衆人一擁齊來刀砍的刀砍鎗刺的鎗刺鋼打的鋼打又挑

叩頭如搗蒜

連聲哭哀哀

的又挑只殺的一个家奴不顧主弟不顧凡少頭無腿血流

常言道行善自然有善報

這才是作惡就有惡報來

遍地好可憐的緊哪

那一些俊俏姣娘取送女

顧不的拏腔做勢粧姣態

遍地好可憐的緊哪

坐轎的跳出轎來往外跑

騎馬的胆戰心兢吊下來等盡情殺死獨留下你老爺的令媛叫你老爺另擇門第別

一个家破頭散髮亂逃命

最可恨脚上吊了紅綉鞋選佳婿與你姑娘完婚原當就不該合那狼心狗肺的人

顧不的身上衣服是綢緞

顧不的頭上首飾是金釵家做親此言謹記不可有忘速回去罷那些人聽說忙忙如喪家

這個說只說人前來賣俏

那個說早知這樣誰肯來之大急急如漏網之魚抬起轎來一溜烟就不見了

一些人悲悲切切難逃命

全不知那里來的這場災 眾人抬起轎 如同狗喪家

眾豪杰鎗來刀去殺一陣

獨留下四人轎內女英孩 捨了命的跑 恐怕遲來殺

却說眾人殺了一陣收回黃膘馬來只見死尸遍地血水橫流又

怎得入雲霧 兩肋把翅插

聽的那轎內有人啼哭秦瓊說轎內新人不必啼哭與你無干

俱是恨不能 一步跑到家

又有幾個人來跪在面前叩頭求大王爺饒命秦瓊問道你

眾豪杰馬上一見微微笑 都說是多虧二哥便宜他

是誰家的人那人說小人是蘇老爺家送姑娘的秦瓊說與

你快忙轉回坐驢進城罷 在這里仔細看他做什麼

你們無干你們起來把你姑娘抬回去對你老爺說就說山

那眾人暫回馬往來北走 一个家怒目揚眉咬銀牙

東濟南府姓秦名瓊字表叔寶與趙廷有仇將趙家取親人

這一去平地風波三尺浪 這一去攪起海底萬年沙

這一去賢愚良賤難分辨

這一去玉石俱焚相混雜 点着出了屋門來到前邊說道老客天還早再等等走着

這一去人如猛虎施風霧

這一去馬似蛟龍吐雲霞 咬金說天也不早了我有个帳待合你算算董懷看咬金那

這一去血水滔滔紅滿地

這一去人頭滾滾似西瓜 氣色不對遂說道有什麼帳算夜兒晚上吃的飯錢與喂馬的

且不言眾人堪可把城進

急回來再表咬金尤俊達草料錢共該一兩四錢二分銀子這是不用算的咬金說昨日俺

按下眾人來至南關以外單等咬金尤通一同進城行事暫且奉二哥在你店中養病還有個帳兒記的麼董懷見執頭不

不言且說咬金尤通二人在董懷店中正然睡熟忽聽的雞鳴好遊笑着說道奉三爺在我店中養病此類小帳也是有限不必

大吠把二人惊醒尤通說四哥天不早了快起來罷咬金聽算罷咬金說哇胡說一定要叫你算算才是个利亮哩

說臥將起來二人恍忙打開甲包結束停當手持利刀咬金

咬金心起火

一陣怒不息

一聲大叫店主快來算賬俺好起身且說那董懷在後邊睡

罵聲賊董懷

混帳狗娘的

覺方醒與他婆子說道前邊那客若還了借昨日那銀子我給

你娘舍你達

怎麼勘的你

你做一个大紅絹襖兒到明年三月十五日你好用着往東岳廟

昨日二哥病

寫在你店里

里降香兩口子正然說話忽聽的前邊客叫即忙起來將燈

終日來逼帳

當了鋼合衣

與你何仇恨

百般將他欺

頭一斧血水迸流人頭落地那董懷開了一世店不知害了多

你不該賣了他的黃牒馬

你不該勾引媒婆戲他妻少人今日也是大數如此命歸那世也不知往那里開店去

你不該結交強徒行無道

你不該叫他母子兩分離了這咬金殺了董懷叫了一聲尤賢弟這天不早了眾兄弟

若不是眾家兄弟齊來到

你叫他父南于北各東西們不久也就來了你快去前店殺他的家人我上後房殺他的妻

你只知鋪謀定計將人害

你那知大禍臨身悔後進于尤通聽說手提寶劍竟往前店來了

俺本是太歲下店主不吉

休拿着喪門星官當口食 說起尤俊達 一陣怒上心

程咬金說罷從前已往事

那董懷方才知道運氣薄 手中提寶劍 來至前店門

董懷說萬分得罪且寬恕

那咬金性如烈火豈肯依 幾聲高聲叫 只說要起身

怒冲冲雙手舉起宣化斧

照董懷使个平生大力氣 眾人聽的叫 不辦假合真

只聽的呵以一聲着了重

咕啞啞鮮血冒出脖兒齊 店小二披衣忙將門開放 進來了追命取魂凶煞星

這才是好心狡肚落的後

自今後不知那里開店去 俊達一劍一个人頭落 只見那血水流來滿地淋

咬金罵罷董懷才待哀告求饒咬金那里容的不用分說劈

惺來的咬啣一聲斷了氣 睡着的一夢陰台那知聞

這才是董懷惹的塌天禍

連累了多少無故屈死人

身子還在炕

頭已滾地下

且不言尤通無故將人殺

急回來再表後房程咬金

手剮脚又登

一命染黃沙

按下尤通前店殺人不提且說咬金手提板斧往後房而來忽

有床紅布被

蓋的是什麼

然跑出一隻大來哇的一聲就咬聽的里邊有人唱道好狗瞎

用手只一摸

相塊棉花瓜

了眼了連自己家的人也不認的了麼旺的是什麼咬金暗道

掀開看了看

是个女娃娃

有趣這賤人拿着我當是董懷了及至到了門前聽的里

那女子紅繡花鞋金蓮小

那女子杏眼桃腮糯米牙

面問道去了客了咬金捏着鼻子低聲答道去了裡邊

那女子楊柳腰肢細又軟

那女子眉帶春山玉無瑕

又說客既去了天遂未明你再來睡罷咬金聽說遂闖

他那里嫩語姣聲悲切切

他那里雙膝跪地古苔苔

進房來不好了

他那里一把拉住程智節

萬望你高抬貴手且饒咱

咬金進房去

舉目四下瞰

你若是不嫌奴家容顏醜

大王爺任你怎麼就怎麼

看見董懷婆

還在炕上跑

那女子花言巧語苦哀告

程咬金一陣昏迷遍体麻

舉起那板斧

一聲响呵

有心待收了此女為婢妾

又恐怕二哥知道事有差

有心待把臉一變下毒手
怎舍的佼佼嬌嬌一枝花

這一特算的咬金無主意
來了个不在行的尤俊達

却說尤通在前店將董懷的家人殺了个水乾魚淨看了

看天色平明咬金不出來尤通說四哥進去久了怎麼還不

出來其中必有原故若再待一時天大明了有人知覺那時就

走不了了待我進去看看言罷手提寶劍就往後房來了

尤通手提劍 一直進後房

聽的人說話 裡邊有燈光

闖進門房去 看見程大王

守着一女子 那裡正恓惶

好似長亭送別難分手

好似昭君辭王去出塞

雖無有十面埋伏韓信計
却像是虞姬自刎別霸王

尤俊達見此光景心起火
俺四哥也是一个什麼腔

現放着似海寬仇你不報
却像是夫妻離別兩分張

人不是生死相交難割捨
你何必淒淒涼涼痛斷腸

您两个好假展雄來認親
及早的打發英台過山崗

尤進達怒發冲冠劍一舉
那女子粉頸香肩一陣涼

只聽的呵以一聲魂魄散
叫他去連忙趕他連合娘

却說尤通手舉寶劍把那女子殺了方才說道四哥你成的个

什麼人你來做的何事却拉着人家个閨女哀哭着你再咬

有誤不了的事快走罷遠在這裡等死裡麼那咬金痴痴呆呆

缺少个普巾藍衫少年郎的看那个無頭的女子尤通又道四哥你看天色將明眾兄弟們

缺少个玉帶龍袍劉漢王大約都來到了階快出去大家好進城呀咬金道汝好氣的問道

他的家人你都殺了尤通說就是你麼放着人不殺且猛着人家

俱是些惡難扶持英雄漢

俱是些生死相交好弟兄

閨女哭我若不來你這個時候還不知待怎麼煉着哩還不出

前頭是秦瓊跨馬手提鋼

後跟着君可雄信謝應登

去麼咬金無奈才出了後房來到馬棚里把馬備上開了店門牽

只見那雲甫周臣缺子建

還有那公瑾大奈與羅成

出馬來各人跨上竟往正南來了

都只為趙廷惹下塌天禍

太原府來了一群殺人精

二人離了店

上了走陣龍

秦二爺看見尤通程智節

不由的勒馬停鞭問一聲

這事做的妙

不曾把人驚

却說秦瓊同着衆人往前正走看見尤通咬金從正北而來相

東方發明亮

散了滿天星

離不遠秦瓊勒馬問道二家賢弟那事何如尤通把手一擺二爺

宿客起身走

城頭止柳鈴

就知其意邊即不往下問二人前來會合一處秦瓊忽然大驚失

迷云漸漸退

夜霧散空中

色把馬一提往正東下來了衆人不解其意邊催馬跟着二爺

這一時馬飽頻嘶催行客

這一時金雞三唱報五更走至無人之處把馬收住回頭說道羅賢弟愚兄方才想起一件

樓閣內佳人美女施脂粉

道路上買賣客商爭利名事來不敢猛進城只得是大家商議衆人說二哥有什麼事

他二人催馬出閣徑前走

來了些肝胆義氣一拜朋就這等失色二爺說兄弟們您知道趙廷在那條街上住衆人

說不知道二爺說可有來你們不知那賊的住處階們進城才去

各處尋訪倘被王巡知覺發兵關了四門你殺不了趙廷又不

能出城那時進退兩難如何是好眾人說道可說哩羅成說道這

个不妨二哥放心城裡我曾走過一遭雖不知趙廷家宅舍我見那

南門裡頭路東有一座大店潛進城去且往店中住下只說是潼

關來的兵將要往帥府投文把馬喂着我打扮素體戎裝前去

訪問的是回來說知大家前去殺他滿門家眷報仇有何難哉

羅成開言道

二哥放寬心

暫且進城去

店內去安身

有人來盤問

只說是官軍

潼關總爺差

帥府去投文

馬且喂个飽

大家把飯吞

我打扮素體行粧將他訪

那一時訪着他的真下落

羅士信言罷一齊轉坐冀

霎時間南門吊橋一擁過

門軍說何處人馬那里去

也是那一郡黎民活倒運

那眾人進的城來往東首

只見那里望亭上招牌掛

一邊是興隆客投興隆店

橫寫着公平交易四个字

進店內人用了飯馬喂飽

眾明公要知後來端的事

問一問那是趙廷宅舍門

給他个斬草除根才算人

一个家齊僅征馭起了身

看了看兩邊擺列眾門軍

眾人說帥府案下去投文

進來了一群魍魎凶煞神

遙看見店房門前一色新

又只見左右對子寫得真

一邊是發財人進發財門

眾豪杰下馬來叫開店人

下回書太原城裡血流津

遂得那三卷緊接殺四門

詩曰 豪杰報仇是英雄

致使帥府動大兵

慌忙忙搗草的搗草煮料的煮料一齊把馬喂上這才提了

雖然殺敗兵合將

只是難出太原城

一壺茶來放在桌上一聲問道眾位爺們是等吃飯哪是待

閑言勾開却說咬金先通殺了董懷滿門家眷出了南關眾豪傑論件呢眾人說不拘怎麼罷只是快着些收拾飯來吃了俺們一齊俱到大家全合一處商議了計策一擁進城來至南門裡邊好去投文憑

店門以外各人下馬遂叫道裡面有人麼店小二聽的呼喚即忙

眾人進店房

舉目四下張

跑將出來說道眾位爺們是做什麼的衆人說道須是潼關高

一邊名人畫

一邊詩句章

老爺那邊的差官來王老爺這邊下公文的要在店中吃飯喂

椅子兩邊刻

漆桌在當央

馬等王老爺升堂好投公文店小二聽說是差官到了滿心歡喜

戶內多擺設

窓下頂子床

一聲就叫眾夥計們快來牽馬有財神老爺們到了話猶未

兩個走堂的

齊來門端詳

了裡邊出來了十數個小夥計過來牽馬又把衆人說在上房

尊了聲爺們待吃什麼飯

速速的分付明白去報上

坐下衆人一聲分付衆夥計們滿連日行路辛苦你們快拿草料來

就是那爐裏黍菜饅鋪有

這有那雞汁合汁與蒜湯

先把馬來喂上多多與你些草料銀子店小二聽說一個家慌

饅也有酥鬆蒸餅回鬆饅

還有那爐打燒餅包砂糖

借也有猪首蹄肚鹹臘肉

還有那雞子鴨子并燒羊

手中提繩鎖

撓鈎短刀鎗

借也有山藥麵筋鮮竹笋

還有那諸品鮮菜網蛤湯

亂話董懷家

殺的寔可傷

衆人說不論好歹遂便罷

不必用多多費事仔顧忙

領了老命命

拿人去抵償

只聽的盪盪磬子一齊响

走堂的來往不住走的慌

羅士信聽說此話心歡喜

暗說道殺人凶犯在店房

一霎時狼食虎咽多吃飽

他這裡一齊開言論短長

忽然間正北跑開兩匹馬

他那里意忌加鞭抖絲韁

衆人用飯已畢走堂的收拾了傢伙秦瓊說道衆家兄弟

兩旁裡衆人一見齊講論

都說是趙宅家人接新郎

那一个去到街坊上訪一訪趙廷的住處羅成應道小弟願去

羅士信走近前來忙問道

借問道趙宅門首在那廂

秦瓊說賢弟既去必須換了行粧羅成遂卸了盔甲換上青

那衆人用手往北只一指

那不是門前一座趙府坊

衣小帽打扮个行客模樣辭了衆人出了店門竟往大街上

羅成說多蒙列位來指教

一轉身來到趙宅大門旁

而來

看了看村的村來俏的俏

俱都是等看新人女紅粧

羅成出了店

來到大街上

羅士信舉首留神看停步

又看見門挂彩紅甚輝煌

見了一夥人

走的甚慌忙

大門上左右兩旁貼紅對

影壁上大吉迎羊在當陽

那左邊寫的開雕開正始

那右邊寫的麟趾發長祥

羅成開口道

打探果是真

許多的丫環婆子來往走

許多的管家小廝列兩旁

到了他門首

彩色一片新

羅少爺一眼難盡娶親景

忽看見金字大牌繞眼光

看他那光景

還是等娶親

這羅成到了趙宅門首只見開開烘烘無數的男女俱是等

他那裡預備花粘拜天地

他那裡等作夫婦洞房春

看新媳婦的那些家人小廝丫環婆子都是等着接新人的

他那裡時時刻刻多光彩

他那裡開開烘烘接新人

的羅成忽抬頭一看只見有一面金字大牌有斗大四個金

那知道佳人已守望門寡

遂指望才子乘龍會雨雲

字是至正清高旁裡寫着是巡撫山東等處地方兼理軍

他只知干般喜悅蘭秀閣

那个的萬種苦惱密松林

務左監御史千春正為青州府正堂趙廷立羅成看畢即

他只知吉日良辰喜星照

那時節黑道紅紗禍臨身

忙轉身回店而來

他只知鼓樂相樂取佳客

那曉的悲切哭啼接凶神

羅成觀明白

即忙轉回身

羅少爺眼喜眉開說一遍

眾豪杰拍手打掌笑破唇

無心觀街景

來至大店門

羅成把趙廷家娶親的光景說了一遍眾人聽說鼓掌大笑道

進了上房內

齊來問原因

娶親的死了多時了他正痴心妄想哩羅成說二哥如今就此

前去只說是王巡手下的兵將前來道喜趙廷老賊那知真且說衆人出離店門在正北而走秦二爺忽然抬頭一看見道假去若放了借進去見了老賊任憑你我行事衆兄以為何東首有座大門門上有一牌扁上邊寫着為李景善立二如衆人齊訊賢弟此計大妙衆家即速起身前去便了

衆人呼店主

來算落店銀

此處有家員外姓李名景善長街賣子的時節家他周

一共該多少

必須算清真

濟恩重如山今日來此把卞料想他也不能輕易出城王巡

店主秉手笑

爺乃莫抖心

若是動了大兵那時賢愚莫辨玉石俱焚我秦瓊知恩

住從客意便

多少不爭論

不報豈是男子

秦二爺取出白銀二兩正

即忙時交與店主就起身

秦瓊心裡想

一陣好傷恹

二爺說俺來貴店多攪亂

休悞了帥府里邊去投文

我那賈氏女

街前賣兒男

一个家頂盛貫甲持利刃

一齊去槽頭挖馬出店門

多承他周濟

恩重如丘山

店房里去了一群勾使鬼

那趙廷合家俱是該死魂

賢妻對我講

連記在心間

這衆人正愁催馬往前走

秦二爺忽然想起有恩人

兄弟們今日來此把仇報

賊王巡豈肯輕易罷休干

那一時玉石俱焚難分辨

那一時老幼良賤馬踏踐

眾人聽說請

喜上兩眉峰

常言道有仇不報非君子

我秦瓊知恩不答豈是男

幾個看守馬

幾個往裡行

我與你門前插支凋零箭

兄弟們自然把你正眼觀

觀看那宅舍

蓋的委實精

秦二爺肚內思量把恩報

不覺的來至趙廷大門前

影壁麒麟畫

甬路石頭青

眾家豪杰順街而走不多一時來至趙廷門首羅成說道

木盆栽蘭草

奇花各樣紅

此處便是兄弟們不可一齊進去留下几个看守馬匹眾人下

未曾把廳進

老賊出來迎

的馬來一聲就叫門上的進去通報一聲你說有帥府王老爺

秦瓊抬頭看

見了賊趙廷

手下的兵將前來叩喜家人聽說不敢怠慢跑至大廳雙膝

這才是冤家路窄難迴避

常言道愁人相見眼睛紅

跪下稟道有帥府王老爺的兵將前來與老爺叩喜趙廷

那老賊謙恭盡禮來迎接

他說是些須小喜勞感情

聽說微微笑道些須小喜又乞動他們前來你去對他說

秦二爺走近前來忙抓住

那老賊心急著忙失一驚

老爺有請家人跑將出來到了大門以外說道眾位將

趙廷說有無識面有得罪

你為何進的門來就行兇

爺我家老爺有請

秦瓊說忘了昨日那件事

我就是董懷店內那秦瓊

那老賊聽說一聲秦瓊到

唬的他熟尿拉拉一褲筒 刀過着的就死逢着的就亡不分男女不論良賤一擁擠殺

有心待抽个空子沒腳跑

秦二爺抓住袍服不放鬆 可憐的緊哪

罵了聲奸心賊子無仁義

今日裡馬有你的活命生 羅成頭裡走

我定要扒出你的心肝肺

看了看或是黑來或是青 進了後宅內

一似虎撲食

秦二爺罵罷舉起熟銅鎗

照着那老賊頂門下無情 不分男共女

那个跑的及

旁邊里跑過羅成程智節

又來了君可雄信與尤通 舉斧只一下

都是脖子齊

謝應登長鎗一梅分心刺

銖子建提定銀杆往前攻 老婆跪在地

了壞血淋淋

只聽的乒乒乓乓兵兵响

霎時間趙廷身子八下崩 殺到上房內

看見趙廷妻

只見他四分五裂身子碎

再不得綉閣蘭房弄月風 扒在炕頭上

唬門也着極

且不言衆人前廳將人殺

後宅裡來了咬金與羅成 程咬金伸過虎爪地下扔

看了看半老婦人甚正齊

且不言衆人在前廳亂殺車說羅成咬金上後宅而來咬金說

罵了聲想心嫉妬老淫婦

唬的他戰戰兢兢跪埃塵

羅賢弟你去殺他的奴婢我去殺他的妻妾二人言罷各持利

咬金說你就結髮為夫婦

他做的欺心事見你必知

你就該炕邊良言將他勸

是怎麼順從賊子把人欺路好跑不多一時來至轅門也沒等的叫人通報自己往裡

常言說家有賢妻夫無禍

不記的長舌夫人是樣子就跑門軍也攔攔不住一直跑上大堂把那升堂鼓一頓好打

程咬金越說越罵越煩惱

不由的舉起板斧使力氣王巡正在後堂開看兵書忽聽內堂鼓一似雷鳴就知有緊

只見他手側腳登難扎掙

總就是大樂神仙治不急事情即速升堂坐下一聲就問何人擊鼓與我帶上來

程咬金殺罷一回才住手

看了看床頭酒甕使泥泥哈的一聲眾軍卒把他二人上了繩索帶至堂前准又膝跪

走近前打了泥皮揭開蓋

他那裡大瓢大碗吃東西下王巡把那書案一拍一聲問道你二人有什麼緊急事

只見他大一盞來小一盞

一霎時頭搖身幌脚又踢情敢大胆擊我的法鼓奴才是須死的了

羅士信來到上房見此象

叫了聲四哥恁也沒根基 二人聽的問

一齊喘吁吁

咬金說今朝有酒今朝醉

到明日刀斧臨頭再支持

雙膝忙下跪

稟報老爺知

且不言趙廷合家遭殺戮

再說起家丁報與王巡知

那裡眾响馬

偷來進城池

却說眾家豪杰把趙廷滿門家眷殺了一個罄淨不在話下

假冲奔的將

說是叩喜的

單說趙廷家有守大門的两个家丁聽的裡邊殺人往帥府一

一个家進的門來行兇惡

可憐他合家死的不如猪

大老爺即速快忙發人馬

逃走了這些响馬那裡提 叫先行官只見胡國忠上前應道有王巡說你領五百人馬把

二家丁一來一往說一遍

把一個王巡氣的急上急 南門搭住捉拿响馬倘若走脫响馬定按軍法治罪應日得

却說兩個家丁自頭至尾說了一遍把王巡氣的三思神暴跳 令先行官去訖又叫左監軍聽令曹乾上前應道有王巡

五灵出豪氣飛空大叫一聲哎哟氣的吾也那裡的响馬這 說你領五百人馬把東門搭住倘若走脫响馬自討分曉應日

等大胆你二人起來回去本帥即點人馬前去捉拿此賊 得令左監軍去訖又叫右監軍聽令曹坤上前應道有王

二人回頭去訖不言單表王巡那時傳出命令且把四門 巡說你領五百人馬搭住西門倘若走脫响馬自討分曉應

封鎖不許一人出城又令人把聚將鼓打動只聽的那聚將鼓 日得令右監軍去訖又叫王子忠王子孝聽令二人近前應道

咕咚咕咚連响了陣那一些眾將守備恭將牛菜固山 兒在王巡說你二人領五百人馬守住北門王法無親倘若走

籐牌把總四大營頭又見先行官胡了國忠上軍曹訖合監脫响馬定按軍令施行二人應道得令去訖分撥已畢王巡

軍曹坤大子王子忠次子王子孝一千眾將俱各前來聽 遂即披掛正齊結束停當令人牽馬抬鎗離了帥府出了

令王巡一聲分付眾將官今有响馬私進城池殺害良民其情 棘門代領五百人馬竟往十字大街西來

可惱你們速把四門搭住莫要放走了响馬眾將答應去訖 又

王巡出帥府

十分氣上懷

耳邊三声炮

銅鑼一棒節

飄半空上有个大金字寫的是威鎮太原等處地方協理

分付眾百姓

齊把桌椅抬

京營太原帥府眾人看畢就如王巡在此看了看那兵馬

閑的只一声

搭了四門街

好威武的緊怎見得有贊為証

且不言平地撼坑陷虎豹

再表那趙廷宅內眾英才

飛龍旂紅纓漫閃飛鳳旂紫霧盤旋飛虎旂騰

一个家鎗刀劍戟殺一陣

趙宅裡俱是一些死尸骸

空殺氣飛豹旂蓋地遮天藤牌滾滾掃萬軍之馬

忽听的三声大炮振天地

就知道帥府王巡把兵排

足短劍輝輝斬千里之雄兵大砍刀催翎刀排開隊

一个家心急急忙往外走

一个家点鐙乘驥上馬來

伍鍔金鎗點剛鎗喪胆亡魂太和劍昆吾劍寒光發

只听的人言馬嘶齊吶喊

又只見滿城兵將鬧城壕

現金粧鐙銀粧鐙冷氣森嚴画杆戟方天戟飄揚

來豪杰心滿意是將仇報

准備着凶星來臨有了灾

豹尾開穴斧宣化斧賽如水盤五色旂搖遮日月三

却說眾豪杰正在趙宅殺人忽聽的炮响連天就知道是王

軍吶喊振天關一聲鼓响諸軍勇猛逞雄威數棒羅

巡與了人馬一个家走出大門手提利刀占鐙乘驥抬頭一

鳴眾將提刀跨周鞍處處冲鋒連珠炮防

看只見東西南北兵山相似又見十字街上一杆軍督旂風

備响馬出太原

却說眾豪杰來到十字街前看了看各處俱是兵馬眾人

見幾個老叟逃躲肝腸碎

見几个少年女子抱女男

說兄弟們看這光景少不了一場惡戰各加小心便了說畢

見几个母子分散悲切切

見几个夫妻離別汗淋漓

齊催征馱崗將上來這一時滿城百姓抱頭鼠竄男女心驚

見几个綉女街前不顧羞

見几个男女混雜背挨肩

老幼喪胆大小亡魂料不定誰死誰活可憐的緊哪

見几个淚如雨點嚎啕痛

見几个槌胸頓足叫皇天

眾人噉了野

一齊催心猿

見几个書生披衣救盜縷

見几个美女怕俊剪髮殘

人如下山虎

馬走似花歡

見几个擔担背包逃難走

見几个拋母撇妻心痛酸

刀鎗乒乓响

那論女共男

見几个骨肉分離情難忍

見几个扶老携幼寔可憐

要上十字街

會會大總元

這一時太原百姓在湯火

這一時滿城黎民受倒懸

眾豪傑催開征馱往上關

那王巡令旗一擺跨周鞍

且不言眾家豪杰冲大隊

不覺的紅輪一轉落西山

擺了个九宮八卦連環陣

眾豪杰進了鉄壁與銅山却說眾家豪杰闖至十字街前來擎王巡誰想他把令旂

只聽的戰鼓咚咚振地响

只聽的人叫馬嘶殺連天一展擺了个九宮八卦連環陣把眾人困在垓心這一時眾

十字街困住蘆林一群虎

滿地裡黎民百姓鬧聲喧家豪杰各逞雄威如今下的猛虎出水的蛟龍亂殺三軍

只殺的尸橫如山血流成河羅成說道眾家兄弟料想今日不能出城你我各按四門關殺但有一處殺了將官開了街道眾家一擁出城眾人聽說各按四門分開一共十二家豪杰

如墨梁生下跨定黑麒麟手將丈八蛇矛杆一邊懸掛虎尾鞭一邊稍代四稜鋼金披洞翎勝似鎗打將銅鎗大如碗二爺觀罷先行官不由一陣寒心胆

一門三个往外就闖說道一聲殺一个家戰馬歡乍鎗刀秦三爺觀罷不問姓名兩手舉鋼飛來直取那胡國交加不多一時殺出陣來各撲一門而去此時天色已晚日落忠用鎗架過火連忙迎賈云甫柳周臣兩匹馬又闖將上西山瞧樓鼓响城頭起更滿城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日有來胡國忠力敵三將並無懼色這且不言再說羅成張秦瓊賈云甫柳周臣撲南門而來三人亂殺兵卒忽有一將公瑾史大奈他二人焰東門殺來正損兵將忽聽的一聲炮响兩一馬當先飛來迎敵大叫一聲說是好大胆的响馬往那杆旂搖閃出一人一声叫道响馬慢來吾奉將令在此久等裡走有吾在此久等多時了秦瓊在燈籠之下看的明多時了羅成抬頭一看只見那人打扮的好威風的緊哪有白那人怎樣的動作存贊為証

一贊曰

烏金盔襯鐵臉掃帚粗眉銅鈴眼棒槌鼻子氣活
辰髮班牙長象貌千獅鬃寶代砌玲瓏罩甲征袍

紅纓盔飛鳳結大紅袍猩猩血黃金鎧甲透連環護心
寶鏡懸明月腰束羊皮八寶鑲九吞八孔真奇絕殺人

寶劍安喬排虎尾銅鞭排竹節袋閃灣刀十五囊中

原右監軍帥府門下一隻虎

箭插鎗州鉄坐下走陣冲營馬丈八蛇矛鬼神怯算來當鉄玉看罷不問姓名把鎗一掙照着曹坤就是一鎗曹

朝三品巨欽守太原府豪杰

坤用斧架過火忙速迎咬金尤通二馬前來四人大戰

羅成觀罷也不問姓名闖上前去就是一鎗曹乾用鎗架大速西門這也不講且說謝應登王君可單雄信三人催馬

忙迎那張公瑾史大奈二人催馬前來一齊動手四人大戰往北門殺來正然亂殺三軍忽听的一声炮响四杆旗

東門這且不講再說鉄子建程咬金尤俊達三人往西門殺搖駝皮鼓响喇連天三个一齊觀看只見閃出一員大

來上殺兵卒忽聽的一声炮响兩杆紅旗閃出一將一声大將一声喝道好响馬遂不下馬受縛若敢遲慢叫你身首異

以道响馬慢來有吾在此久等了鉄玉抬頭一看處只見那人耀武揚威有贊為證

那人怎生結束有一贊曰

冲天盔上黃金重軍身鎧甲柳葉賢八寶金代束

鳳翅盔真威武黃金甲霞光吐大紅袍上綉團亮

紅袍勒甲絨繩雙扣鏡打將銅鞭如虎尾誅軍寶劍

勒甲系絛攢九股豹皮囊中插狼牙童角灣弓

寒光迸雁翎大刀似秋霜馬走如飛長取勝大紅

四尺五坐下追風胭脂馬安喬橫担兩柄斧鎮守太

旗上書大字姓王子忠威名重

三人正看王子忠只見後邊又有一將比別將不相兩
燈籠如白晝
怎見得有贊為証
咚咚敲戰鼓

頂上銀盔鳳翅揚連環素鎧似秋霜白袍刺繡團
兵刀一派响

花滾腰束羊皮八寶鑲護心寶鏡光明顯民旌响掛
這才是一言難讀兩下事

馬安旁坐下馬走竟出海倒提安邦点鋼鎗胸中智
且按下三將北門爭勝負

就無躬謀熟讀兵書是異常太原郡州声名遠元
他那裡三人敵住一匹馬

帥府内紫金梁素羅旂上書大字姓李孝號順堂
只見那雕翎乱發難躲避

謝應登觀罷也不問姓名梅鎗就刺王子孝用鎗架過火
南門上兄弟三人不得勝

連忙迎殺在一處君可雄信兩馬夾攻子孝兄弟力敵
十字街來子仁甫周臣秦叔保

三將一場好殺
那曹乾虛点一鎗勒了陣

四門動了手
一齊乱交兵
一霎時三將齊声說不好

炮响人呐喊
馬乍响鑿鎗
羅士信撥回馬來往西走

火把一片紅

噹噹擊鑼鳴

豈知死合生

好叫我口怎說四門兵

再說那南門大戰胡國忠

胡國忠擺手令人放狂弓

又搭上桌椅緊擺志出城

不由的齊轉征狀往北行

再說起羅成東門大交兵

兩旁裡乱丢火把抛反瓶

一个家二目緊閉眼難睜

代領着公瑾大奈二弟兄

十字街來了上方白虎帥
又提起西門鉄玉三人爭陷北門一擁齊來

程咬金使開兩柄鍤金斧
尤俊達三股銅叉武藝精
眾人催戰馬

那曹坤一人怎諒三匹馬
他那裡板斧一幌喊連聲
听的齊吶喊

只听的兩邊弓一齊响
盡都是七十周銅点剛鋒
火光看的切

搥就是渾身是眼難迴避
怎當的不用扣紐就開弓
齊把力量使

他三人見此利害難招架
一齊把坐驢轉回又向東
一个家好似金閻托天帥

十字街一共來了九隻馬
听了听正北吶喊不住聲
這一个大戰應登無懼色

這三門上九家好漢都來到十字街前此時王巡已回帥
這一个青銅大刀寒光現

府命令僅查四門護守城池好擎响馬這眾家豪杰來
北門上歡作太原兩隻虎

到十字街相會一處各人說各門上利害不能出城正說話
提了提坐下臥山捲毛獸

聞忽听的北門上叫殺連天喊聲振地眾人說想是他三
秦三爺忙舉手中熟銅錮

人入了大海了你我快忙前去一助言罷各人催馬
羅士信銀杆鎗來刺兩肋

一直上北門

要把响馬擒

一共五个人

勝負定難分

一个家如同斗率内鬼神

那一个力敵隻將氣恨恨

那一个白杆銀鎗生愁云

好不待氣死東阿程咬金

慌了慌鍤金大斧左右輪

賈仁甫輪刀直劈頂梁門

鉄子玉戰杆不住刺前心

史大奈舞開兩柄拍扒木

還有那五勿蛇矛柳周臣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初集卷之一

二本

惟有那尤俊達共張公瑾

他二人三股銅叉斷人魂

眾豪杰亂舉兵器齊下手

二公子勒陣而逃不回身

北門上殺敗忠孝兄弟戰

苦死了五百兵卒眾三軍

一个家丟了鼓逃了命

一个家鎗刀亂拋不顧尋

一个家悲悲切切連声哭

一个家少頭無腿斷了筋

眾豪杰如同一起下山虎

那三軍好似一些羊失群

他那裡鎗刀劍戟殺一陣

只殺的人頭滾滾血流津

眾豪杰雖然殺敗兵合將

爭乃是插翅不能出城門

要知道豪杰怎出太原府

遠得那四卷接來說原因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初集卷之一

詩曰 豪杰遭困太原城 幸遇故友夜相逢

打開玉籠飛彩鳳 頓斷金鎖走蛟龍

且說眾家豪杰一齊來到北門鎗刀並舉劍斧齊輪那

王子忠王子孝兄弟二人敵架不住敗陣而逃撇下那五

百兵卒眾人一陣好殺只殺的叫苦連天哀聲遍地好可

憐那怎見得有贊為證

打將下來秦二爺說眾家兄弟你看這個光景難于出城

黃昏兵到里夜軍臨黃昏兵到左右隊伍難支持里夜不如且尋一個影身子的去處暫且躲避躲避以待明日殺軍臨大小兒郎都喪命幾員上將數匹戰馬几員上將出城去向如眾人說二爺說的有理俱不知往那裡去好秦瓊驍勇如猛虎數匹戰馬歡乍似蛟龍着力的帶鎗的說我如今也不知往那裡去好走到那裡是那裡罷二爺言畢過谷的着力的肩傷背折帶鎗的兩肋流血逢劍的一提系韁往南就走眾人遊後跟來听了听四門吶喊鑼砍破甲膚過谷的劈開天靈人撞馬撞馬未死軍鼓齊鳴秦二爺到此地位忽然想起妻母不能見面兄弟代傷將人撞人尸橫遍地馬撞馬踐踏無情未死軍表們又不能出城心裡又焦肚裡又飢人無戰飯馬無戰草此哀哭叫帶傷將嚎啕悲聲棄金鼓旂幡亂拋人頭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前後一望那裡是安身之處不由的拋滿街流紅愁雲直上九天重一派敗兵遍地擁

長嘆一聲說咳我秦瓊將近半世終日家不是跋涉山川就

却說眾家豪杰一齊來到北門殺敗了王子忠李孝與眾是惡戰江場到如今名在那裡利在那裡看起來二十多年三軍安心就要出城看了看城門口桌椅板檯搭的鉄筒的光景俱成一場虛度了天哪天哪

相似又听的那敵樓上一聲响亮灰瓶火炮滾木擲石一齊 二爺心悽慘

仰面告蒼空

那世多罪過

不是登長路

目下兵緊急

我撇的高堂老母不見面

我撇的宅舍財物田園地

俺這裡生死存亡難應料

這才是夫若死去妻難靠

到不如做个山水漁樵叟

免的那黑仗鎗刀加兵馬

免的那夫妻拆散難聚首

想一想古往今來多少將

總有那龍樓鳳閣成何用

生下我秦瓊

就是苦戰爭

何處把身容

我撇的姣妻幼子何日逢

我撇的渺茫吉墓祖先靈

你那裡吉凶禍福信難道

這才是兒若亡時誰送終

到不如做个耕種田舍翁

免的終日奔波行那路程

免的那母子離別各西東

想一想那个臨危得善終

盡都是閻羅一喚兩手空

人死去不過占魂荒坵地

看起來爭的什麼利合名

秦二爺一陣淒涼一陣嘆

忽听的咬嚙門開响一声

這此時李淵後花園中有兩個看園的家人听的外邊响喊

連天鑼鼓齊鳴二人說道你看外邊到處裡人喊馬嘶不知

是做甚麼這個說許是帥府下操那个說那有半夜下操

的仔怕是那裡反了帥府發兵征討你我開門出去問問

是做什麼的二人遂把園門開放秦二爺見園內走出兩個人

來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如且進園去暫且安身明日再作定

奪正犯躊躇忽听他二人問道你們是做什麼的二爺隨機

應變的答道俺是擎响馬的那人說响馬在那裡二爺說就

在你園裡那人說咤胡講我園裡那裡的响馬還不走開你

們少死了

秦瓊心裡急

那管長合短

看了看金魚池內垂蓮葉

看了看芭蕉丁香紅雞冠

夾夾坐下馬

說起看園的

看了看金菊未放石榴落

看了看四亭梅花水鳳仙

兩個弄粧款

舉起熟銅鑼

有許多書畫幽雅橫牌匾

有許多清淨湖居小亭軒

頂門只一下

急忙無處閃

眾豪傑黑夜觀看園內景

猛抬頭燈燭輝煌在眼前

這個身不動

那個腰腿軟

且說眾人打兜園平進的園來將門封鎖下馬步行兩邊的

呵呀一声响

去了鼻子臉

花木左右亭軒黑夜之間觀不明白不覺的到了一個廳前只

這才是惹禍只為多開口

這才是招灾皆因強答言

見裡面燈燭輝煌寂淨無人却像一座廟宇的光景眾人把馬拴下

他兩個神魂飄蕩死的苦

眾豪傑亂澈征獸進花園

進的裡面只見當中一位神祇好面善的緊哪

又恐怕兵馬知覺將園困

園門上緊急封鎖上了拴

眾人拴下馬

舉步到廟前

兩旁裡花木叢雜難行走

一个家側身離銜下週安

燈光生燦爛

五彩色鮮鮮

看了看密排青松垂楊柳

看了看條條芙蓉籬羅線

大家闖進去

舉目往上觀

看了看茉莉海棠茶藤架

看了看牡丹亭前芍芍蘭

看見一位神

端坐在中間

容貌好面善

好像會幾番

麼沒有我給他送个神名何如衆人說你待給他送个什麼名

只見他頭上代頂烟毡帽

只見他身穿一領青號衫哩咬金說我送他个名未必不極恰當自我看來這個樣

只見他綁腿鞦韆登兩足

只見他皮鞋大代扎腰間子好像一个瓊神

只見他五綫金鬚垂頰下

只見他面如淡黃紙一篇咬金用手指

一陣笑呵呵

他懷中抱定兩柄熟銅鏹

旁邊裡拥着黃膘馬心猿叫声衆兄弟

不必亂揣摩

那衆人觀罷廟中這神相

好不待悶死盧林虎一攢好相會過多

手下無使屬

且說衆人觀看多時没有一個知道是什麼神的那个說身上缺綾羅

大約是黃巾力士這個說不是自我看來是个飛雲使者你看他黃面金睛身高大

好像是惹禍招災秦二哥

那个說不是未必不是五道將軍這個說起發不受仔怕是你看他衣帽銅鏹黃膘馬

你看他上下那點合不着

白馬將軍這個說山王那个說是花神這個說是功曹那个怪不的一向二哥多災難

那裡有人還未死塑成佛

說是宅神衆人嚷成一塊咬金在旁說道衆兄弟們自我看程咬金看罷一回心火起

不如我就比拔了他這窩

來這一位神又無冠代袍服又無使屬鬼判獨自一个一點什走近前泥胎上邊抓一把

拿過來掙在地下使脚蹠

雲時間來的神像成灰土

一番身打落黃膘泥馬脖俱各腫去只得自己出離書房往正北一看見有十數个大

秦二爺一見前來忙解勸

程四弟你這光景待如何漢在廟中喧嚷這公子口中不言心內自思說道這是一

窮神廟登乍東河程智節

書房裡驚動上方玄武魔夥什麼人有心前去問他一声恐怕其中吉凶難保忽轉一

却說這一座廟就是李淵為秦瓊修蓋的只因秦二爺在念道有了待我從旁裡轉將過去聽他一聽說些什麼

臨潼山大關了八卦陣救了李淵鏑打太子楊廣李淵問便知端的

道恩人為誰那人不通姓名手中執銅鏑一伸那鏑上原是

公子拏主意

轉灣就回來

秦瓊二字李淵愴悻之間只看見一个瓊字並沒看見那个

過了茶廉架

又過牡丹亭

秦字李淵當是二爺姓瓊因此太原府後花園中蓋了一

將進瓊神廟

吃了一大驚

座瓊神廟李淵此時往揚州去了家中叫他的柴少看

忽見數匹馬

都像出水龍

守香火咬金打了神像秦二爺合眾人齊來解勸這且不言

藏身立簷下

側耳細細听

再說柴少在此廟以南半箭之地一座書房裡正在那裡觀看

狂裡看不切

舌尖透窓櫺

兵書忽聽的窮神廟內一派喧嚷這公子看了看手下家人

窺兒外站下王府柴公子

且說那瓊神廟內眾英雄

程咬金摩拳擦掌打神相

衆豪杰齊來解勸莫行凶

柴公于窓外不解其中意

須得是走近前來問一聲

這個說缺少草糧喂戰馬

那個說那得酒飯把飢充

却說柴少從窓外往裡看了一回內中認得謝應登羅成

這個說只怕王巡大兵到

那個說肚內無食怎冲鋒

你說這柴少羅成從那裡認識呢只因當日柴少的父親

這個說好像夜打登州府

那個說如同大反延安城

與羅成的父親同殿稱臣又有一拜彼此來往所以柴少羅

這個說子胥昭關怎應過

那個說難為絕糧孔聖公

成結為生死之交謝應登也是宦冢之後因為去看羅

這個說自古英雄多災難

那個說現今豪杰不安寧

成合柴少也有一會那三人意氣投合那一時序過年庚羅

這一個說回長來道其短

那一個呼聲弟來尊聲兄

成十二柴少十四謝應登十五今日看來他兄弟三人自分

瓊神廟難壞一起同心友

窓櫺外喜煞上方玄武星

別以後不覺的已是三載了今日忽然相見真是及早逢甘

認的是淄川盤陽羅士信

認的是陝西臨潼謝應登

兩他鄉遇故知這柴少看見他二人遂一步闖至門前声叫

有一个黃面金睛熟銅鎧

大約是岳父恩人勇秦瓊

道也不是謝二哥與羅賢弟麼你都從那裡來衆人正在

聞聽說瓦崗寨上稱了帝

今日裡為何來到太原城

廟中談論忽聽的外邊人叫一个家舉起兵器就要動

那幾個雖然合他不識面

大約着俱是同心一拜朋

手羅成攔住道不可既有人叫我合二哥想是朋友到了

羅成抬頭看

應登細留神

這個說彼此吉凶全不曉

那個說恐有禍福那知聞

只見一公子

站立在廟門

他兩個拉住公子悲切切

柴樂天一陣淒涼淚流津

藍衫寔可體

頭上帶晉巾

瓊神廟哭壞兄弟三個

好不待悶死東河程咬金

外面無燈火

恍惚認不真

却說柴少謝應登羅成兄弟三人久不見面今日相會

一步闖進廟

才知是故人

一個家悲悲切切各叙離別拉拉扯扯哭成一塊咬金在

象士信看見郡州柴公子

走向前一把拉住好傷心

旁說道也是個什麼樣子既是幼厚的朋友今日見面

謝應登從旁轉過連聲問

不覺的一陣淒涼淚潸潸

多少說幾句話彼此問問安好就讓到客舍裡邊是

羅成說不知兄長好不好

應登說那曉賢弟何處存

酒提來或是猪首或是磨磨拿些來吃點子才是相

這個說自從北平分手

那個說至今算來有三春

知的朋友今日又不是吊喪又不是傷了小口只管嚎嚎的

這個說山高路遠將誰問

那個說魚沉雁杳無信音

哭不啻人飢困不飢困一個家唱的是甚麼粉紅連那柴

這個說那日不念干戈遍

那個說時時刻刻掛在心

少拉着二人正然悲痛忽聽的有人大發口口声声要什

這個說為你想來減茶飯

那個說為思你去淚濕巾

麼吃還帶着說不是抬頭一看見一人青臉紅髮甚是

醜惡柴少大怒道你這位朋友好不在行俺兄弟們久

尊了聲凡長暫息雷霆怒

他自來說話粗魯久思量

不見面今日相會各人訴訴離情你却在那裡滿口屯

他是个肝胆又氣好朋友

到處里不顧生死合存亡

腿的說話你也是个意思裡要依官挾勢的唬誰不成性

他本是東阿縣里程智節

現做着瓦崗寨上混世王

一惱給你个臉面不先趕出園去

羅士信一來一往說一遍

柴公子回嗔作喜嘆滿腔

柴少心起火

一陣氣昂昂

却說羅成把咬金的為人說了一遍柴少說呀這就是那

用手只一指

醜鬼莫粧腔

混世魔王久聞大名無從見面今日相會寔為萬幸

俺們久不見

兄弟訴離腸

遊車手說道老兄弟粗魯言語冒犯多有得罪了咬

你在旁邊裡

只管瞎都囊

金說你不打我就罷了有什麼得罪不得罪這柴少又與

又不是上司下司來講話

你看我受了人家几遭降衆人彼此通了姓名衆人又把秦瓊在太原府的事情說了

常言道離却家鄉三里路

你莫要倚張自家性子強一遍所以不能出城恐有兵馬趕來因此打死守園家人

惱一惱給你一个不透氣

怒一怒打了牙齒吃了湯才得到此柴少說二哥進了太原小弟一字不知若是知

柴公子怒目揚眉要下手

羅士信前來攔住說短長道那有今日之事兵戈常言二哥之德恩重如山因此蓋了

這坐廟宇以報二哥之恩方才打的泥胎就是二哥尊像衆

這是我几个相厚知己友

不許你出離王府對人云

家兄弟跟我到書房裡卸了盔甲大家安歇我去着人

倘若走透消息人知曉

准備着一怒拿來抽了的

收拾酒飯把馬牽在避淨處喂住那王巡提有通天的

衆家人个个齊來連答應

都說是爺的命令誰不遵

手段也不敢來此等人兄弟們往上幾日再安排出城倘

書房裡寄下一起殺人將

急回來再表王巡各處軍

有人問只說是我的朋友到此相訪提有人知是响馬料

四下裡刀兵滾滾拿响馬

一霎時踪跡渺渺無信者

也不敢洩漏快跟我來罷

看了看滿街寂淨無声色

听了听懸樓三更夜又深

柴少頭裡走

衆人遊後跟

安排下龍潭虎穴埋伏計

那不見迎敵冲鋒出城人

輾轉穿花徑

進了書房門

不覺的五鼓平明天將晚

四門上衆將齊來報王巡

卸了盔合甲

打扮平常人

却說四門那些兵將乱拿响馬起初各門上都是响馬次後

公子忙讓坐

分付使屬人

北門上乱殺了一陣忽然踪跡皆無只等到五鼓天明各門

快着酒合飯

竭誠待佳賓

上的官將分付兵卒護守街道都來帥府繳令王巡升堂

將馬牽淨處

草料要小心

一齊跪倒口呼大老爺四門將官前來繳令王巡問道你

們拿了几个响馬眾將答道一個也沒拿住王巡怒道哇

王巡忙分付

告示寫的完

小小个毛賊送拿不了來枉食國家俸祿理當斬首暫且

上面用硃筆

貼在大街前

饒恕快去拿手來見我再若空回定按軍法眾將稟跪上

又差五百兵

挨門去盤查

大老爺如今無處拿的了王巡驚道怎麼無處拿了想是

滿城眾百姓

家家不得安

走了眾將說也無走了只是初更的時節四門上都是

各人具名姓

前來遞報單

响馬次後北門上大殺了一陣忽然踪跡皆無未將們緊守

這一時大家小戶皆慌亂

這一時街坊人烟鬧喧喧

城門等至天明特來稟報王巡說這就奇了昨晚明明有

這個說自來不知犯王法

那個說窩藏响馬誰敢担

十二个响馬俱在城中怎麼一時就不見了沉吟了一回說道

這個說殺人強盜真可恨

那個說倘若見了拿繩拴

有了想是在家裡藏住了你們且去各按四門防守本帥

這個說告示寫的真利害

那個說知情誰敢不報官

自有處置眾將一齊應道得令各人回去緊守四門不提

有几个恍恍張張來往跑

有几个攢攢簇簇細講談

且說這王巡出了一張告示貼在十字街上又令五百兵卒

有几个大胆百姓街前站

有几个害怕黎民把門關

滿城裡大門小戶挨次搜尋好仔細的緊哩

有几个小校兒即托繩鎖

有几个守備把總顯戰安

滿街上鬧鬧烘烘拿响馬 來了个王府門婿柴樂天日特示寔貼十字街前

却說柴少將家豪杰藏住領住两个家人出了王府來 柴少觀看畢 一陣暗喜歡

至大街以上要打听王巡的事情忽然看見一夥人乱嚷不知 想起衆兄弟 即速轉回還

是做什麼的遂即走近前那衆人見是王府的門婿到 分付跟遂的 不可對人言

了各人往兩邊一閃這公子抬頭一看只見那墙上貼住一張告 來至書房內 從頭說一番

示上寫着威鎮太原府等處地方都招討大帥王 為 就說是挨門查点拿响馬 那知道响馬藏躲在此間

捉拿响馬大正國法以靖地方事始得响馬私進城池殺害 他那裡張掛告示貼曉諭 那晚的虎奔深山龍入潭

良民寔為萬人所痛恨捐兵折將血流遍地真乃衆軍之 任憑他人馬紛紛風波起 借只管悠悠自得出舟舡

切齒幸而四門防守緊嚴不得逃走天至三鼓踪跡全無爾 他搃有神出鬼没干條計 他來這花園拿人只怕難

等百姓勿得隱藏各具名姓清理報單獻出盜賊功高受 衆人說四門皆屯那裡走 公子說自有妙計出太原

賞無論官民如有不法之輩隱匿不報本帥查出按律究 這才是書房安然街上鬧 不覺的光陰迅速已三天

問各宜小心勿致後悔須至諭者右諭通知七月二十二却說柴少將衆家豪杰藏在書房裡邊不覺的已是

三天那日早飯已畢柴少說衆家兄弟在此雖然無事終了後宮娘娘一見遂問道我兒不在房內到我後宮爲何非長久之計愚弟要安排兄弟們出城何如衆人說如今四王瓶說今早有信說四十里鋪上娘娘有病不久身亡待門防守緊嚴怎成出城柴少說城南四十里鋪蔡宅是我同妹妹前去看看不知母親尊意如何娘娘說娘娘既姨娘有病堪可身亡我合賤荆舍妹前去看望衆兄弟是有病理當去看只是速去速來玉瓶說孩兒曉的遂辭們扮作家丁跟逐車輛料想無人敢來阻擋我將你送到了娘娘回至香房柴少問道稟的何如玉瓶說母親分付速四十里鋪兄弟們再做定奪衆人說此計大妙即速安排去速來柴少說既是如此速同妹妹打扮我去安排車才是柴少說兄弟們在此打扮听候我回內宅商議即來輛出後花園便了

說罷即回內府到了自己卧房內見了李氏玉瓶假作惊

公子忙分付

慌說道貴人不好了李玉瓶說夫主有什麼事這等驚慌

衆人听我言

柴少說方才忽有信來說姨娘身得大病不久身亡你

城南去看親

我同妹妹前去看看才是李玉瓶說此事必得稟知母親

人夫合車輛

方可前去柴少說貴人即速去稟玉瓶逆離了香房到

你到大街上

你叫他吊橋落鎖門開放

你叫他桌椅搬去開道寬

你叫他桌椅搬去開道寬

你就說一街兩巷齊迴避

你就說王府內春出城南

王府人出去

將門鎖起來

你就說有人冲犯四十棍

你就說有人偷着把眼剜

响馬無音信

不知在那街

柴公子分付已畢往後去

那家人領命曉諭大街前

料想無處走

難脫這場灾

一个家慌慌張張都迴避

一个家躲躲藏藏將門閉

且不言王巡分付門開放

再說那王府門婿公子柴

為什麼公子柴少人懼怕

依仗着安西王子是李淵

催促住玉瓶少花往後走

看了看花園四首香車排

且不言公子安排把城出

再表那帥府有人報一番

園門外姑嫂二人把車上

書房裡來了那些眾英才

且說那眾家豪杰打扮家丁跟逐車輛要安排出城這且不

一个家心忙意急乘坐驥

安心要脫離龍潭虎穴灾

表單說王巡帥府正坐忽有人來報乞大老爺得知如今王爺府

看了看門開柴少点手喚

眾豪杰乱撒征獸跟出來

中有人出城探親小的們不敢擅專乞大老爺定奪王巡聞言心

花園裡出來一群遭困虎

好一似龍得深水入潭來

內自思叫開了城門又怕走脱响馬不開城門又怕王府見怪沉

出花園各人催馬逐車後

不一時大家過了十字街

吟了一會說也罷你們對守門人說隨開隨關莫要走脱了响馬却說眾家豪杰扮作家丁逐着車輛出了花園柴少在前

王巡忙分付

去把城門開

眾人隨後李玉瓶柴少花姑嫂二人坐在車中拿住這眾家好

漢只當是護守車輛的家丁那理辨的真假不一時過了十字大街出了南關這眾人一个个歡天喜地急急的撲着大路而行這才是鰲魚脫却金鈎釣擺尾搖頭再不回

眾豪杰扮作家丁出太原

一个家心滿意足面代歡

西江月 說起煬帝無道古今第一昏皇殺父奪叔亂綱

一个家頭戴着烟毡帽

一个家身上穿着青號衫

常真乃禽獸一樣趙廷已遭誅戮虎臣劍下命

一个家盔合甲包拴馬後

一个家殺人兵器掛戰安

亡眾人前來却法場書名紅羅寶帳

好一似微服過宋孔夫子

又如同齊國孟嘗過秦閑閑言提過話表程咬金尤俊達二人殺了董懷全家與眾

意懸懸恐怕洩漏消息透

心忙忙要脫虎穴府太原家豪杰會合一處又進城殺了趙廷滿門家眷有元帥王

這一个眼光四射頭前走

那一个耳聽八方在後邊巡發兵捉拿眾人夜間進了王府花園回避只因打

眾豪杰出離郡州太原府

好一似虎奔深山龍入潭了瓊神驚動了柴少大家相認暗藏書房住了三日這

今日眾人脫離虎口難

多虧了濟困扶危柴樂天柴少定計叫眾家兄弟扮作家丁私出城池這且不講單

太原府出來一群遭困虎

准備着刀兵大會在南關說王巡正坐忽有門軍來報啟稟大老爺得知小人暗藏

敵樓忽見有王府的車輛十數條大漢相逐行動
不像倘或王府私通响馬也未可知小人不取擅專
乞稟大老爺定奪王巡說你把那人的來歷講來
我聽

一个家催馬不敢高聲語
一个家心急忙加系鞭
待說是王爺府中人使數
小的們不曾見他到衙前
這就是那夥人的真行動
不敢不乞稟老爺仔細恭
那門軍從頭至尾說一遍
這王巡腹內省悟巧机關

門軍開言道

老爺聽我言

却說王巡聽這說大驚失色一聲分付中軍官軍官

梁口暗藏在

敵樓往下觀

答應有王巡說與我打聚將鼓不多時眾將俱到案

端相那夥人

个个非等閒

前打躬口尊元帥有何緊急事情王巡說方才門

人如下山虎

馬似蛟龍歡

軍來報說王府的家人行動不像聞聽說某公子與

一个家頭上帶着烟毡帽

一个家身邊穿着青號衫這些人有來往倘若是响馬伴作家丁私進城池也

一个家凶如太歲喪門樣

一个家惡似哪叱王靈官未可知我料想這些人也走不遠他出離南門往四

一个家衣服行囊稍馬后

一个盔盒甲包掛着洞鞍十里舖上蘇家庄去也是有的一聲分付胡國忠你

一个家二目愴惶左右看

一个家怕相有人來問盤帶領三千人馬本帥一同前去追趕上那廝不論

是家丁响馬盡情殺了若是走脫一人按軍法斬首南正走一个家優游自得這個說兄那個說弟今日若非賢弟國忠領命去了

王巡心裡惱

一陣氣冲冲

巡寔指望拿住僭兄弟們請功受賞那曉的枉費徒勞那王

手指聲聲罵

勒然動無名

賊總有十面埋伏韓信計却無有烏江自刎楚重瞳鋪謀

悞中奸賊計

暗地脫牢董

定計畫赴與東流矣

王子犯了法

庶民一樣同

衆人相談論

个个喜笑歡

全不想你父親吃曹隨朝祿

全不想滿門受過場常封

罵声王元帥

空勞這一番

全不想赤心報國盡忠効

全不想王法森嚴任意行

指望拿住俺

你今好陞官

你把那美德流芳全不論

到把那遺臭罵名傳萬冬

滿城相查点

那曉離太原

好王巡赤心開言連声罵

安排着義胆恢恢要盡忠

豈不知冲鋒可喜還可懼

全不想捉虎容易放虎難

帥府內衆將咬牙齊發恨

急回來再表蘆林衆兄弟

你揔有范增計謀鴻門宴

那知樊噲勇猛敢去當先

且不言王巡帥府點將出城追赶車說衆家豪杰出了城池往

你此做周郎排的河梁會

那知道雲長獨立在身邊

你挺有穆公臨潼絕戶計

那知有忠正明甫楚伍員之愛算是愚兄之過也這個時便也說不得了賢弟呀你

空叫你画馬不成反類天

空叫你求榮反辱枉徒然到蘇家莊務必差一心腹人來打探打探我們的吉凶如何

俺本是蛟龍滄海騰雲霧

那是你井底之蛙沒見天若是得勝賢弟還有相見之期若是不得勝自此永別矣

你只說徹水拿魚無生路

那知道縱馬輕刀早離開你看追兵甚急不可久留就此請罷秦二爺馬上秉手

你指望西門鎮住籠中鳥

那知俺展翅翎搖起雲端把話云

衆豪杰一行走着一行笑

忽聽的鑼鳴鼓响喊声喧

他這裡声声又把賢弟尊

定指望脫離龍潭虎穴地

却說衆人正往前走忽聽的後邊齊声呐喊三声炮响震

有誰想陽台不順楚巫雲

兄弟們捨死忘生無妨碍

天動地旂搖幡擺遮的那日月無光衆人一見說不好了王

爭乃是家眷在此寔纏身

你快忙催動車輛往前走

巡的追兵到了偕兄弟快作一个準備才是秦瓊說柴賢

俺這裡好歹會會老奸臣

柴樂天一時出在無其奈

弟你快將家眷送上四十里舖去我們在此少不得一場大

少不得保着妻妹起了身

蘇家庄去了上方玄武帥

戰其間勝敗不定生死難保不過是聽天由命而已可惜

撇下了肝胆知己衆殺神

一个家頂盔貫甲備戰馬

把賢弟弄的不能回城了斷了你翁婿之情別了他母子

一个家手持利刃惡恨恨

且不言衆人這裡犯準備

急回來再正王巡眾三軍

一个家銀牙一措声声恨

一个家雙眉一促二目邪

却說柴少保定家眷往蘇家庄去了眾家好漢披掛預

一个家兵刀交加蟒擺尾

一个家声音斷喝龍起蟄

備對敵這且不講單言王巡率領大小頭目帳下三軍追

一个家不顧高堂生身母

一个家美貌姣妻兩分別

出城來過了吊橋離了南關撲上大路只見那塵土冲

有幾個歡歡喜喜愛爭戰

有幾個吸吸唵唵感嘆嗟

天征雲迷目益纓幌日甲冑耀眼鎗刀麻林一片的殺戮

這個說生死存亡難應料

那個說不知是無非歸巢穴

好不威風的紮哪

這個說忘得响馬拿个淨

那個說吉凶禍福在天爺

聽了聽振地沉雷声声响

又搭上馬步兒郎吹喇喇

正是那王巡催馬往下赶

忽有个頭哨藍旗把路截

只見那旂旗飄飄逐日月

又見那凱甲喇喇声不絕却說大兵正行前哨來報啟稟大老爺得知離此不遠一箭

看了看大路斷却來往客

又見那巡事旂牌一大些之地有十數个响馬在此王巡聽說一聲分付排開隊伍好

只見那人人如同下山虎

又見那个个鎗馬似龍蛇拿响馬衆三軍得令一聲吶喊排開陣勢王巡說誰敢當

只見那征雲靄靄鎖綠水

又見那殺氣騰騰冲落伽先立此頭功一言未盡一將應声答曰元帥放心小將不才

一个家耀武揚威催戰馬

一个家摩拳擦掌把人扶願擒凶賊以立頭功王巡說莫非左將軍那人答曰不敢未

將曹乾王巡說多加小心那一家與左監將軍掠陣一言未
二爺是好漢 鋼馬世間罕

了一將應聲答曰未將曹坤願往王巡說須要仔細莫要
左手架住鎗 右手舉起鋼

失吾之銳氣若要走脫响馬定按軍法示眾二將齊聲答
喝声招架打 曹乾那裡閃

曰得令即時上馬出了原營竟撲眾人下來相離不遠曹乾
好似黃金塔 冷氣侵人胆

應声發喊好大胆的响馬還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秦二爺
咧了一咧嘴 瞪了一瞪眼

聽的誦話說小輩少得猖狂坐牢着看我擒你把坐下呼
呵以一声响 去了半壁臉

雷豹催開炮着曹乾打了一鋼曹乾用鎗架過一馬上了正
只見他花紅惱子頂上冒 只見他壺中箭激不周全

南一馬上了正北這才一个冲手二番整回馬來好曹乾用
他那裡隻手撒鎗落平地 咕喂喂番身張下馬心猿

手把鎗炮着秦二爺就是一鎗秦二爺左手鋼架住鎗右手
只見他手劍脚蹬絕了氣 再不得臨陣冲鋒跨瀾安

的鋼在空中一舉喝一声小輩吃打曹乾着忙無處招架
只願他三魂渺渺答應付 撒的那少年姣妻哭皇天

只見那鋼撲頂梁穴下來了哀声我死二爺說誰叫你
再不得萬馬營中逞好汗 除非是轉輩投胎另一番

活好利害呀
南關外歡乍上方天蓬帥 那壁廂又有一人喊声喧

秦二爺鏑打了曹乾那掠陣的曹坤一声大叱好馬馬敢傷還無解下曹坤堪可到了近前二爺說不好一馬闌將上去那
我兄長的性命不要走看我取你兩手舉斧飛來直取程曹坤氣冲兩肋炤着咬金就是一斧咬金此時斧子也無解
咬金看了一看秦二爺打死了曹乾又有一將催馬而來大喊下來也無處躲閃拿着拳頭去迎到位連拳頭也迎的斧
一声招這一功讓與小弟罷說話不及一馬闌過去了秦二子底二爺着忙炤着曹坤就是一鏑曹坤用斧架住就不
爺偷眼一看看了看咬金空着手無有兵刃提着两个去殺咬金了

空拳頭往上就迎二爺說四弟你拿着什麼東西合家 說起曹監軍

勇似一猛虎

對敵咬金往手裡一看才知道是两个空拳頭看了看那斧 炤着程咬金

頂門只一斧

還在那馬皮骨上列位敢說咬金你來做啥來還忘了斧子 咬金極了張

兩手使把舞

這咬金正披掛着這王巡的追兵到了及至曹乾前來又有 二爺闌近前

銅鏑往下觸

二爺迎敵咬金貪看二爺打曹乾就把斧子忘了及至闌 曹坤忙招架

惱了欠俊徒

上去待要殺人秦二爺說你拿着什麼方才看了看手裡 伸開拿人手

抓住鎖子骨

無有斧子才上那馬皮骨上去解解還解的及了麼咬金 把个右監軍

摔了一嘴土

程咬金番身跳下心猿意

顧不的拿斧就使搥頭搥門手難藏與將遇良才各用功好利害的緊忘見得

問一問老程不是省油貨

好一个欺心大胆狗囚徒有贊為証

我不過赤手空拳將你放

誰想你狗仗人勢欲行粗

兩杆槍無比賽兩員將爭利害這一个丈八長矛蕩會

方才我若不會个凶鬥斗

大約你發付我上鄴都城

鬼那一个銀杆戰杆驚鬼怪這一个斬將誅軍無比對

秦二爺走近前去又一鏹

把一個左監將軍死的枯

那一个忠聞驚敵顯能耐這一个是太原帥府先行官

程咬金番身上了坐下馬

正北上一將喊叫正不服

那一个是蘆林劍蕩白虎帥天生一對凶煞神未知誰

却說咬金把一個曹坤拳打脚踢声声大罵秦二爺心头

在誰不在朝廷失政亂綱常八方英雄爭世界

火起向前一鏹打死曹坤咬金方才上馬只見一將凶似太

鏹鼓咚咚响

二將臨戰場

歲皂袍烏甲黑馬長槍一片黑雲滾將下來羅成在旁

一个如黑染

一个是紅粧

声大叱小輩漫來你少爺在此久等多時胡國忠聞言

兩下變了臉

惡氣塞滿腔

大怒好响馬敢傷吾大將看我取你兩手端槍刺一槍來

旌旂左右擺

征夫四下忙

羅成用槍架過火速忙迎殺在一處戰在垓心這才是棋逢

胡國忠蛇矛一舉鬼神悞

羅士信搥槍梨花杆白槍

這一個鎗馬純熟無威武
那一個久戀江場象豪強
好個鐵子建
寔在是英豪

這一個立意就把仇來報
那一個恨把敵人一掃光
喝聲戰杆到
國忠無處扣

他二人來來往往難分勝
但不知那個存來那個亡
君可是好漢
大奈也不操

胡國忠江場敵住羅士信
正北上二將催馬如虎狼
雄信忙舞槊
二爺銅錫高

却說二人戰了三十四個回合只見那正北上王巡的两个兒
子忠才待袍
那個肯相鏡

子是王子忠王子孝二馬催開應聲發喊說响馬少得無
啗的只一下
了了他的腰

禮我到了兄弟二人飛臨陣前鎗刀並舉一齊動手象家豪
有心待喊叫
人頭不見了

燕見三將戰住羅成咬金說象家兄弟還不下手等待何
子孝慌忙了
不久付陰曹

時發了一聲喊亂激征獸闖將上來鎗的鎗刀的刀又的又
頂門去一半
好似一扇瓢

斧的斧一齊下手好利害呀
這夥人几時當的鬧佛會
今日裡大家同去赴陰曹

象人心裡忙
一陣似火燒
有幾個急急上了城隍廟
有幾個趕早忙忙開了交

刀如騰雲蟒
馬似出水蛟
有幾個瞑目黃泉不掛意
有幾個思妻念子淚嘩嘩

有一个視死如歸無暴怒 有一个遊魂渺渺永不朝 三元帥未曾舉筆珠邊 他那裡口口声声呼蒼天
細思想人生何必爭名利 這是那英雄一場沒下梢 極的來躁腳拉胸哀哀痛 如同是火燎心肺劍刺肝
且不言衆人俱作幽冥鬼 那北廂哭壞懸牌掛印蒙 叫了声蒼天生殺了我 哭一声早死姣兒泪湧泉
却說那王巡見衆將與他两个兒子俱死于非命心如刀 好容易姣生慣養成人大 恨不得兩手拿來口中含
攬腸似劍刺也無奈何料想自己也不是响馬的敵手 寔指望赤心報國扶社稷 到不想半路相拋各一天
將令旂一展分付收兵回太原府大敗去了衆人也不追 王元帥一行說着一行痛 衆武士一陣淒涼一陣酸
趕任憑他去且說那王巡進了城池前至帥府大堂坐下 大堂上哭壞懸牌掛印帥 後宅裡驚動佳人王秀蘭
一声分付堂後官看筆硯過來待本帥寫一道哀表送至 准備着帥府怒惱裙釵女 下回書盧林兄弟遭刀懸
京都再一路文書下至潼關你高六爺那邊借一夫人馬 這佳人後房正坐愁悶處 忽有个了塚來報事一番
與我衆將兒子報仇王巡言罷眼望城南罵一声响馬賊且不說那王巡大堂痛哭不止單表王秀蘭後房正坐了
呀我與你誓不兩立又哭一声兒呀為父的再不得與塚來報乞上姑娘得知了不的了二家少爺前至城南捉
你相見了兒呀 拿响馬俱死于非命小姐聞言唬一大驚慌忙又欠身出

了秀房進了內堂只見他母親放聲悲啼小姐款動金蓮及話王巡進來了夫人一見放聲大哭王巡說兒已死去不必到了近前劉氏夫人一見女兒到了滿眼垂淚說我兒悲傷倘若哭壞身體如何是好吾已差人上京去進衣表你二家兄長命歸那世去了你知道麼

老夫人看見小姐大放聲

他那裡雙足踉地手捶胸姐說兒在王巡說靠前吾與你說你父一世無受的跨下到

哭了聲我的女兒歸何處

拋的俺著海無邊岸怎登不想至今年邁才過任這些冤家養下你兄妹三人如今

只願你視死如歸芳名遠

全不念高堂年殘風裡燈你兩個哥哥命歸那世去了只有你一人年方一十六歲

說什麼雪夜寒窗書萬卷

到不如大比金榜去題名尚未完婚算是為父的掛心之事今日衣表上到京都

不得想讀了回兵書戰冊不中用

早死的兒呀

畧表為父忠心公文下至潼關那書上寫的明白叫親家將

這是你習文演武落後成

老夫人声声哭的肝腸斷公子代表一來為仇可報二來與你成就婚姻定是終

王小姐泪流痛他二長兄

後宅裡哭壞了他母女們身之事完我生平之愿為父的也未必做官了尋一

忽有个侍女前來報一声

个清淨所在甘老林泉以終天年那就是為父的拙

却說夫人小姐正然啼哭有一个侍女報道老爺回宅說不見了到如今名在那裡利在那裡苦呀

想人生爭名奪利終忙
一個家不是說短是綸長
那去了青年光陰武陵少
到如今不覺來了兩鬢霜

想一想古今英雄今何在
那去了笙歌美姬夜烏江
王元帥声声只道歸山隱
秀蘭女陣陣惡氣塞滿腔

到如今阿房宮中一片冷
弄的那銅雀台上疼作荒
却說王巡声声只說歸山而去
小姐說老爺差矣為兩個毛

自古來佳景奇觀無盡數
少不了都作邯鄲夢一場
賊就不做官了古語說的好人生天地之間
大丈夫處世

有多少大將英雄輪流喪
只落的大教臨頭受災殃
為國進忠生而何歡死而何懼
為國忘家理之當然老

說什麼前國名傑後國將
將什麼雄能興邦誰喪邦
爺乃堂堂之男子何畏刀而避劍
乎爹爹放心發一杖人

看起來富貴好似草頭露
榮華好似瓶上霜
馬與孩兒前去捉拿响馬亦不難
武王巡說狡兒只怕你去

看破了世事人情皆如此
似這等名利何必掛心腸
不的小姐說為兒亦曾看過兵書
亦曾受過梨山老母

再不想白馬紅纓圍光彩
再不想臨陣冲鋒動刀槍
指教刀馬純熟有什麼去不的處
王巡說我兒既有此本領

總不如擇間幽清室淨處
那一時任意題詩樂猖狂
一來為國盡忠理之當然
二來于你二家兄長恨仇豈不

在外邊歌上一套歸來晚
閑來時唱上一個混江忙
美武還不是殺法牌劍交付與你
我想响馬必從柴少往

到不如閑聽百鳥弄笙簧
到不如拾翠尋花看芳景
蘇家庄去了任你發放他罷
小姐向前隻膝跪下兩手

將牌印接來說爹爹孩兒這一去报仇不拿响馬誓不回城不飄洒的緊衆人正往南走文來至近前柴少說衆位兄弟勝敗起的身來離了內堂來到自己的秀房披掛整齊前如何衆人答曰全勝而歸柴少說不知吉凶只得前來探望衆人去报仇了不的了

王小姐今日得了牌與劍

下回書罷了蘆林劍著勇元今來奉請衆家兄弟蘇公子說奉父母之命特來奉請衆

王秀蘭披掛整齊持大刀

大堂上號令三軍出太原人說豈敢豈敢吾兄弟有何德能敢勞尊体前往相請有罪有

準備着陣前連擒數員將

待要是解危選得蘇士元罪公子欠身道好說好說小弟抖胆敢問衆位台高姓大名仙

且不言小姐太原調兵馬

忽回來再正蘆林義氣男居何處柴少遂把衆人名姓說了一遍公子說久聞衆位台大名如

一个家心滿意足相談論

一个家優遊自得跨洞安春雷貫耳皓月當空真乃萬世之豪杰小弟今日一會真是三

暫且那蘇家庄上宿一夜

到明日大家齊上卧虎山生有幸就此同回敝庄小弟稍有薄意衆位台萬勿見却請

正是那衆人催馬往進

見來了少年公子柴樊天衆位台頭行小弟後遂衆人只得與公子同往蘇家庄來了

却說衆人正往南走看見柴少同着一位少年書生頭帶

蘇家庄來了一群蘆林客

一个家鬆馬提轡抖系韁

俊巾身穿藍衫眉清目秀唇紅齒白年紀不過二好

觀不盡來來往往行商客

有几个夥計來歸算賬忙

有几个大樹底下乘涼者 有几个恐怕天陰披草裳 後牆上大字橫條雲霞刈 繫對着松竹梅蘭八駿圖

有几个身川蓋衫多沉重 有几个生意只圖利息長 一邊是挾琴訪友遊音律 一邊是踏雪尋梅踏青驢

有几个心灵志巧手藝巧 有几个披下種田怕地荒 兩邊裡押山條桌多擺設 有几件玻璃琥珀古銅炉

名利將觀不尽的名利景 蘇家客前来到了蘇家庄 銀瓶內斜插几根孔雀尾 小香几常存几部賢人書

却說眾人進得庄來往前正走前邊有一坐高大門房柴火說 不多時炉中火旺呼呼响 原來是童兒擔潑水火壺

此處就是賢弟門首眾人所說各人下馮員外飛忙出來迎接却說眾家兄弟觀不尽那些景致家童看茶來茶罷整

眾人眾人全員外進的門來前至大所看了看廳前有四時酒酒過三巡員外說眾家將軍听老夫一言告官那一日小女

不卸之花八節長春之景一言難盡進了客舍員外秉手讓出嫁到了半路中途將親家人馬殺了善的是把小女放回家人說

坐眾家好漢按次序而坐眾人抬頭一視只見那香几擺設兩邊是姓秦的一位將軍莫非就是眾兄台否二爺聞言說老先生

的軸画當中的古畫左右對聯好不清雅的緊哪 少怪定不相瞞就是愚兄們因為振仇殺了趙廷全家惶恐令

看了看飛及落上半点無 磁缸內養着几對化龍魚 嫂有罪有罪員外說好說好說只恨我當初有眼無珠不識

東山上掛着几幅古人画 西山上懸着几幅名人軸 人品竟把小女許配與他後來追悔無及今蒙將軍將除了

那廝應受老夫一拜衆人說老先生說的是那話晚生們為 這員外二目不住右左撇 這才是窗外有耳人知道

敢受謝請坐員外復坐舉杯奉讓列位請酒 屏風後早已站下姊妹裁

員外來奉酒 咬金把嘴叭 却說咬金說了這些話員外答曰將軍你說此言正合吾

看他意思裡 待要說甚麼 意但不知那位先生姓謝謝魁答曰晚生便是員外看了

憑着个美玉無瑕裙釵女 愁什麼佳婿乘龍黃金花看謝魁面如秋月眉清目秀真乃當世之豪傑一問那一

趙廷家原來不是門當戶 員外休怪衆說話粗魯是位是羅將軍羅成答曰不敢就是晚生員外看了看羅

做了親設地却叫人笑話 當言道佳人須得才子配成此謝應登大不相同頂上有十層殺氣胸前有百威風

為什麼拿着蛟龍伴走蛇 不是我料朋放肆做月老有潘安之貌宋玉之容好齊整的緊哪

兄弟們擇个佳婿也不差 衆賢弟令歲十五未配婚 老員外舉目留神看分明 細打量淄川盤湯羅士信

謝二弟年方二九未成家 俱都是紳中大士名門后 看了看蘆林劍業衆弟兄 萌了萌陝西臨眺謝應登

不强似無法無天狗奸臣 論武藝鎗馬熟藝俱傑士 這一百步凌雲真傑士 那一个千層殺氣寔英雄

論人才看看那个不勝他 程咬金能言巧語說一遍 這一个年庚不過十四五 那一个剛到二九正年青

這一個言語清亮凌秀秀 那一個舉動端嚴禮貌豐 說他前姐夫

到是個奸滑

且不言員外席前相過塔 屏風後好不笑殺李玉瓶 指望來娶你

不料染黃沙

不表員外席前觀看二家魁元且說李玉瓶柴少花與蘇 雖無成夫婦

半真也半假

小姐在瓶後談論聽見咬金那裡說親員外相問二將答 你兩個雖無交頸紅羅帳

却也曾對面留情吃个茶

話俱被他聽在耳內他姊妹三人也偷眼看了看羅成 那一時松林遇着盧林客

姊妹未必不把你活咬殺

謝魁蘇小姐看出光景是要說他親就站不住了往後就 倘若是你娶到他家去

你兩個夜晚不知做什麼

走柴少花見他去了少不的送后跟送他二人一行走着李 今日裡也算不的閨門女

未必不胸前二物亦大發

玉瓶說你蘇大姑呀你為何走的這樣速你且慢些走我有句 到如他姑夫已則做了黃泉鬼

我問你還是疼他不疼他

話合你說小姐說嫂嫂有何話說玉瓶說你姑你方才沒見大 前聽上選中二位青年少

但不知你那心裡嫁那家

聽上的光景不久的就大喜了 那俊的選中一個嫁了你

留下了讓與一個柴少花

玉瓶微微笑 妹妹你聽咱

這才是天生一物各一主 把一個香甜美味偏宜他

眼前就恭喜 少要把口誇

李玉瓶說長論短來作戲 他兩個罵声科子少啊呀

且不言姑嫂二人那裡戲耍單表員外前廳看罷多時說

一個家齊聲俱道大恭喜

那一個應登弄的口問心

二位將軍那一位與老漢作婿羅成欠身說道晚生無父

看了看親戚已則做到底

無奈何走近前來拜丈人

母之命不敢相從二哥罷應登說晚生亦不敢從咬金說

柴樂天束手當胸呼長兄

謝二哥從今另是一番親

想人家成親有多少求之不得偏偏你兩個就有這些腔

蘇士元近前使禮忙讓坐

大廳上二番坐了虎一群

粧羅八弟推諱是無父母之命不敢允從也還罷了謝弟

有几个佳人報喜往里跑

有几个小廝前來把酒巡

你有父母之命不成也跟著弄這樣醜榜腔我看你蘇老

這才是真正的不知歸何處

到不如假的反來成了親

大人的女兒千金之體與你為妻也就罷了秦二爺說四弟

謝應登做了蘇家真貴客

這小姐一个佳人兩番親

言之有理正是門當戶對淑女得配君子二弟應允了罷水

且不言眾家好漢飲酒樂

興回來再說與兵女佳人

人月老就在愚兄合你四哥身上二弟你快快拜了岳父得眾家好漢在此飲酒不提却說那秀蘭小姐辭別了父母

好吃杯慶喜酒蘇老先生大恭喜了一言既出馬馬難追二離了太原出了南門竟撲大路而行小姐正行忽然一事上

弟也推辭不得了眾家兄弟暫且離坐老先生愛晚生一禮心想起去年下山時師父親自與我東帖囑付與我說

秦二爺說罷已畢使了禮 那一些蘆林兄弟皆欠身是你下山去到了太原見了母親倘若領兵出師你可看我

東帖倘若無事不必看他今日為兄長報仇出師前來遠 今日裡未見潼關高公子 又不知草木有魚在那邊

不看看等待何時小姐想到這裡一伸手向那錦囊裡 眼前裡謹遵師命合父命 好叫我番貼門神左右難

邊取出東帖去了封皮筒從頭觀看上寫什麼言語 衆明公要知後來端的事 後文事再找三卷緊相連

上寫着徒兒與兵去報仇 且莫傷蘆林創業義勇 西江月 柴少結義定計 衆人脫離火殃

眼前裡真龍出現假龍滅 誰備着萬里江山不火番 王巡趕動刀鎗 南關損兵折將

常想着高領無山非夫主 遇着那草木有魚是良緣 蘇魁迎接群雄 開懷暢飲畫堂

順者該順且莫順 冤者該冤且莫冤 應登成親蘇家庄 又被秀蘭索綁

王小姐看罷東帖犯憂慮 不由的腹內躊躇好幾番却說秀蘭小姐看罷東帖尚思想响馬之中果有姓蘇之人師

却說小姐看了東帖暗暗叫了一聲師父你真是個大羅神仙父之言不可不從從了師言少不的違了父母之命師父師父

未曾下山便知道我過後替兄報仇又說道高領無山是一個高叫你難為殺我了

字那草木有魚不是一個蘇字麼明明白白的呀 王小姐催馬提轡細參詳 叫了一聲師父痛斷肝腸

分明是明明白白兩句話 弄的俺腹內躊躇仔細參 為徒兒去年就把山來下 你就知今日與兵臨戰場

到如今兄長做了黃泉鬼

你叫我莫傷蘆林義氣郎 姐聽說一馬分付安營下寨眾三軍聽令一聲吶喊看了方向定了

就說是真龍出現假龍滅

不久的萬里山河屬大唐 位次一霎時挑挖站壕立起大帳忘見得有賦為証

既然是高領無山非夫主

又不知草禾有魚在那廂 南北下寨東西安營南北下寨五色旌旂飄飄空中飛彩鳳

高公子親情理順叫莫順

眾响馬殺兒之仇此莫冤 東西安營四方戰鼓陣陣春雷响一聲揚子馬分開左右銜

好叫我左也思來右也想

不由的腹內展轉兩作難 蒺藜撒上幾層營門外弩弓藥箭寨兩邊搗下騰燒鞦韆

罷咧前看看臨潼高公子

响馬中我我誰是蘇少年 轟大炮大葯反叛帥字旂空中飛舞紅羅帳安置軍中

又不知那个好來那个歹

少不的看看風兒去使舡 路刀如銀亮戰馬似蛟龍從天降下一魔女太原府來了个

這佳人拿定心裡大主意

下回書蘇家庄上番了天 母大虫

准備着蘆林兄弟遭羅網

准備着歡乍秀蘭女魁元却說小姐來至庄前安下行營升帳坐下分付三軍理鍋造飯

到後來親者反來陌路客

遠不如疎者結為並頭連切草喂馬不多一時三軍用過戰飯馬都俱已喂飽小姐就一声

且不言後來吉凶禍福事

王小姐早已領兵到庄前分付給我把庄村圍了眾三軍聽令齊声吶喊旌旂鏜鏜戰

却說秀蘭小姐催馬正走藍旂未報說前邊就是蘇家庄了小馬頻嘶鎗刀滾滾劍戟層層把蘇家庄困了个水泄不

通只見

正東上黑纓鎗梨花鎗杆白鎗連盧鎗鎗全鎗點剛鎗五

將个蘇家庄 眼睜睜蘇家庄上遭了困

這一時誰敢保他得周全

鎗神龍鎗丈八矛石鎗正西上大砍刀宴月刀鬼頭刀斬

王小姐遣兵調將坐大帳

急回來再正盧林象英賢

馬刀雁翎刀飛連刀三夫兩刃刀九環顯絨刀正南上宣化斧

一个家也有說來也有笑

一个家一陣喜來一陣歡

鎗金斧加剛大板斧金月斧金斧二郎開山斧兩路

一个說王巡大敗無主意

一个家笑的趙廷狗奸佞

望外斧正北上連環劍七星劍太和劍昆吾劍喪門劍紀剛

一个家喜的應登成佳配

一个家歡的殺人在南閣

劍兩刃青鋒劍三尺龍泉劍

眾兄弟言來語去相談論

那曉的大禍臨頭在眼前

小姐忙分付

一声把令傳

准備着脫離龍巢入虎井

那知道灾星一番又一番

人馬如潮水

搖動五色旂

眾豪杰推杯換盞飲喜酒

忽聽的耳邊大炮振天關

劍戟分左右

鎗刀列兩邊

却說眾人正在大廳飲酒忽聽的大炮咕咚咕咚响了三声又有

几个拉灣弓

几个按龍泉

人喊馬嘶忽看家人跑來說了不的了乞稟員外爺得知不

四下齊呐喊

声音振天關

知是那里人馬把偕庄都圍了員外聽說失了天涼束手問

圍了一个圓

道列位將軍大兵困在莊這事忘了衆人說老大人放心大

他覺着成鎮太原老大小

我叫他死後不如狗合猪

約是王巡那斯見傷了兩個兒子心中恨氣不捨又帶了几

他覺着帳下三軍如猛虎

我着着腹內嬰兒籠內雞

個兵卒前來報仇今日天晚暫且把庄門與我撞了到明日

當想着不去打人人不打

遂不如守住他那安樂居

再作定奪衆人言罷咬金說員外放心既無打虎手不

且不言咬金席前說大話

這才是獨舌怎講兩處書

攪虎皮錢到明日不用衆家兄弟我老程打發他回去便了且不言咬金席前發話也不說小姐因庄車表潼關高義見

咬金開言道

員外你聽知

親家書到一來是借兵報仇二來是帶領公子完婚高義調

只管把心放

不必去驚疑

動人馬帶着高虎臣并四員健將三千鉄甲軍離了潼關竟

說起那王巡

怕他待志的

撲太原府大路而行有西江月為証

惟日裡南關以外遭大敗

不過是出籠之鳥漏網魚

飄飄旂旌抗擢昂昂殺氣冲空戰鼓銅鑼一派鳴軍卒

你看他如今不識進合退

今日里故此與兵把俺欺

个个爭勝金盔銀甲燦爛鎗刀剌戰層層征云直透斗

不是我咬金抖胆誇海口

這一遭定要叫他根除

牛宮車馬迷滿荒徑

他不過管着先行監將勇

南關外早早叫了歸了西

當只見高義臨行起初更

准備住萬丈殺氣作春風

這一去錦綉潼關難回首

這一去故上田園化作空

急回來再正俊俏女英豪

這一去賓朋做了舊朋友

這一去姣妻做了流水東

一說高義父子離了潼關走到那天將五鼓來到太原府探

這一去洞房無從花燭夜

只落的陰曹地府點頭名

馬報進城去王巡聞報代領三軍排成隊伍列成陣式出城

寔指望意遂鞭敲金鐙响

不料想軍卒俱進鄴都城

接迎兵合處全往蘇家庄小姐行營大家助力提拿响馬

恰如今閉口莫言後來事

再說那不覺死的小畜生

這且不提却說王小姐把蘇家庄困了个水泄不通分付三軍

却說高虎臣這小冤家听了他又親說了一声往太原與他成嚴緊莫要走脫了响馬一夜無眠思量他師父的言語有心

親這遠了的底那个小畜生喜的心癢難撓恨不的一時就到了待從了師命又恐怕違父母之言有心待從了父母之言又恐

太原府合王小姐這般這般如此如此小冤家你錯用了心了 怕違了師父之命又不知高公子何如又不知姓蘇的在于何處

你捻然中衣緊緊香羅代

這個是紅綾帳裡撒撒潮

也罷等潼關的兵來我先看看高公子何如再找姓蘇的

他說道小姐呀小姐

你雖然初次離家難禁受看是何如得從父命即從父命得依師言就依師言終身

準備着麒麟送子下天曹

高虎臣手忙脚亂胡思想乃人生之大事莫使有白頭之嘆那時悔之晚矣自己叫着

忽抬頭太原不遠至近了

且不言高義父子把兵進自己的名字說秀蘭哪哪必須拿一个主意才好

這佳人左右輾轉細思量
想了想婚姻兩處無定准
思了思父母之配不該錯
更不知那個醜來那個俊
俺如今身如浮萍無依把
自古有私奔李靖紅拂女
他兩個一般都是裙釵女
常言道美貌佳人尋才子
想人生不過一場黃梁夢
怕只怕佳期事兒有錯配
這佳人一回淒涼一回想
王小姐愁思悶坐心緒亂

听了听更深正打五更柳
不的的頻促蛾眉恨病腫
又想到師父命來思慮長
又看看那個弱來那個強
任憑他狂風吹出落那廂
還有那哭倒長城女孟姜
是怎及也有真來也有旺
又道是嬋娥愛的少年郎
莫叫那轉眼悞了兩鬢霜
少不防心裡拿个大主張
不覺的一陣傷心痛斷腸
忽有个兵卒前來報的荒

却說小姐正自思想左右兩難忽有个兵卒來報乞上姑娘得
知有元帥大老爺命合潼關高老爺代領四員大將三千鉄甲
前來助力提拿响馬離行營不遠稟報姑娘迎接小姐聞
言離了大帳令人牽馬占鎧乘驥傳令三軍排開隊伍出了
行營往正北而來這個時候紅日未出月色微明小姐心中自
思這一去目下就見公子暗暗的叫了一声虎臣哪虎臣你若
有些人才尚可以結親倘若不堪之容貌又怕結親一場盡
赴與東海了

王小姐滿懷私意牽挂心
看了看海島未出扶桑日
听了听風吹甲木声声响
王秀蘭無心細看曠野景
這一去要看乘龍夫婿君
那有个一輪明月漸漸昏
又打上百草淒淒代露冲
那北廂來了朝前掛印臣

賄了賄左邊賄高提統

右邊裡太原府裡他父親命勒回馬往蘇家庄行營去了又是悲傷又是惱恨悶悶的

後背上緊急相遂少年客

兩旁裡排列三千鉄甲軍進了營盤這也不講且說高虎臣在他父親身後把王小姐

這小姐知是灌閑他夫主

不由的舉目睜睛細留神看的甚是明白引的他神魂飄蕩心癢難撓幸而有王巡

看了看年紀雖然不多大

最可恨客顏生的不趁心高義在旁若不是二人在此他那意思裡來必不拉過來如

只見他掃帚粗眉古怪臉

又見他鼠耳鶯嘴吹火唇此如此這他之幸乎

王秀蘭觀罷灌閑乘龍客

不覺的早已心裡向別人說起高虎臣

生的全不慙

只見他粉頸依垂勒戰馬

走近前腰背躬身把父尊模樣雖醜陋

心裡比花鮮

却說這小姐看了看高虎臣好似朱八戒戴着鬼臉前後不一見王小姐

就待走向前

中看心裡暗想到今日若不是早見虎臣幾乎悞了我終伸手拉个住

遂他意心猿

身之大事遂勒馬躬身口呼父親不肖兒迎接父親進來他那意思裡

拿來口中含

望乞恕罪王巡說有貴人在此快忙回去你先回營盤去若不是丈人父親在此處

未必不曠野林中成鳳鸞

與你公爹貴人遂後就到大家同掣响馬振仇小姐听了父王小姐領兵辭父回營去

高虎臣意馬顛狂無處控

一霎時意亂不認南與北

弄的他心迷魂飛彩雲邊 前往蘇家庄對敵捉拿响馬倘若走脫一人定按軍法

他這裡口內不言心內喜

暗叫声可意娘子王秀蘭斬首四將答應一声得令下了大帳各人手持利刃占鎗乘

只說是平平常常宦門女

誰想你勝似嫦娥下廣寒驥代領鉄甲軍竟撲蘇家而來

有心待斗胆前去相談笑

最可恨父親岳父在此間 說起這夥人

算是露頭青

你那裡不理不睬佯常去

俺這裡目下想思怎麼担

各人上了馬

代領鉄甲兵

高虎臣罔意思情心猿動

不覺的到了小姐大營前

耀武揚威的

覺着是英雄

却說高義同王巡到了小姐的營外安下行營立下大帳親

要去拿响馬

指望立頭功

家二人進帳坐下王巡分付喚小女出師捉拿响馬報仇高義說

准備這一去

掛个平頭公

不可吾手下兩班武士遂有四員健將俱有萬夫不挽之勇

這才是祇知利而不知害

那知道閻王簿上有了名

前去捉拿响馬亦不難哉何傍小姐出師臨敵高義言罷

勾死鬼只在馬前頭裡走

後跟着同赴幽冥眾軍兵

一声分付李金王龍吳豹韓平何在四將一齊答應走上

只見那四員健將如猛虎

准備着个个進了枉死城

大帳口呼兵主木將听令高義說你四人代領三千鉄甲軍

后来的吉凶禍福且不講

那李金來至庄前叫一声

却說四將未至莊門收住了坐驥一声分付排開隊伍奪金

且不言花園去了蘇公子

眾豪杰離了大廳到門前

挺槍大叫庄上的听真着快將响馬現出饒你狗命若是遲

个个是手持利刃拉戰馬

一秉手辭別員外上週安

慢殺進庄來不論賢愚給你个孩子不留看庄的家人慌忙跑

只見那滿庄人等尽慌乱

見多少大男小女來往躡

進大門說不好了在外有一員大將前來討敵乞稟員外各

只見那道東又往道西跑

个个是抱男挾女不得安

定奪眾豪杰說你們不必惊慌有俺兄弟們在此料也無方

有几个街前談論這件事

有几个關門閉戶不敢言

員外少坐待吾將出去會他一會眾豪杰頂盔貫甲結束傳

有几个深恨趙廷惹的禍

有几个驕怨响馬在此間

當令全牽馬就要出師蘇奎說列位兄弟拖代小弟陣頭走

且不言合庄百姓受驚怕

眾豪杰一直到了寨門前

走何如員外說畜生你無益甲利刃這个是什麼時候你敢出

蘇家庄來了蘆林一群虎

一个家勒住戰馬提系韉

走公子說父親不知兒在書房受過老祖東方朔指教鎗馬純

眾明公要知江場大爭戰

文定齋我看四卷看的端

熟益甲俱全眾人說老先生令字乃是仙家的門徒出去走走却說眾兄弟來至庄前一个个雁翅排開那李全正然喊叫

也不妨員外只得依從字說眾家兄弟暫且頭行我到花

園取我的益甲鎗馬即來說畢往後伴常去了

只見那庄門大開裡面閃出一些响馬一个家如狼似虎怒目

揚眉李全一声大叫好大胆的响馬遠不受死等待何時一

个个是抱男挾女不得安

言未盡只見响馬中咬金大喝一声哇無名的小輩我看你

即如那中秋佳節過十五

好比那一刀切開大西瓜

是鼻孔裡插葱來人前裡挺象馬上坐牢住待吾取你兩手

一半相將開葫蘆遍地種

那一半踏在地下打撲拉

輪斧烙李全就是一斧李全用鎗架過慌忙來迎戰在一處不

這一半好似周時龍須虎

只落的一根独腿乱登打

過三五个回合咬金把那左手裡斧往後一閃李全用鎗拿

那一半似那漢時張太府

最可恨這邊少了一半才

岡那鎗還在圈外咬金把那左手裡斧烙住頂門就是一斧

料想他脫去地獄一件罪

看起來鋸解分身不找他

說小輩你招斧吧

從今后撒下他的懷中抱

從今后辭了他的生身媽

說起程智節

把馬只一夾

程咬金一斧劈了李全將

那北廂又有一人發了渣

烙住那李全

連劈代住打

却說王龍見咬金把李全一斧劈為兩段這遠容的了麼

困了潼關將

變式在外拿

把手中大刀一舉喝声好响馬馬敢無礼傷吾的大將不要

拿開這一相

忘了那一把

走我要擒你咬金把馬欲待迎敵忽听的背後一人大叫說

呵以一声响

身子成了兩

四哥把這一功讓與小弟吧咬金回頭一看原來是史大奈咬

只見他半邊地下乱打滾

那一半身子只在旁里跑金把馬往旁一提史大奈兩手舞開相扒不把飛毛腿一超

闖將上去烙住王龍頭頂就打王龍用刀一架只听的呵呀

肚花合腸子

淌了一大堆

一声响亮王龍那刀頭也不知往那裡去了王龍說不好

只見他伸伸腿來嘴流水

只見他二目一合皺雙眉

就代要跑身手還須轉過來被史大奈照中路往肚子

這一時無人來燒倒頭紙

此一時指路發喪却是誰

上一觸只听的一声响柏木釘子抓住了跑鎧連肚

往日里知心同意誰來替

弄的來萬里家鄉不得歸

皮代將下來

雖然滿腔疼痛也說不出

他說的遊魂飄蕩暗悲傷

好个史大奈

兩腿快如飛

史大奈柏木打死王龍將

那北廂邊有一人不依從

咬牙瞪住眼

要把命來催

却說那王龍被史大奈柏木打死后有吳豹怒發冲冠大

柏木又大

釘子似銅錐

喝一声喊式如雷好大胆的响馬連傷我二員上將氣殺吾

王龍整回馬

才代要將回

也我與你誓不兩立一催坐下馬兩手舞開生鉄棒來取

大奈一声喊

好似打沉雷

大奈大奈未及動手忽背後一入發喊說史兄把這一功

腰裡只一觸

王龍把命虧

讓于小弟罷大奈回頭一看原是鉄子建大奈將身一轉閃

肚子唏呼爛

血水似撒尿

在一旁好鉄玉戰杆一晃龍駒跑開兩手端鎗烙着吳豹

就是一槍吳豹急架相還好鉄玉使了个吕布俠戰的故
事吳豹抬頭一看只見槍光不見槍頭不知好歹烙住鉄
玉一棒打來好鉄玉便鎗鐔隔棒架在圈外這才把槍頭
調將過來竟撲吳豹的心口下來說了一声招槍吧只听嗤
的一声响護心鏡上冒鮮紅好利害的緊哪

說起鉄子建

如同是凶神

使了个故事

吳豹認不真

算是活倒運

遇見左喪門

戰杆只一擰

正去掛前心

兵的只一声

寶鏡碎紛紛

銀槍入了肚

滋味好難禁

雖然無生瘡

下个好大針

只見他哎哟一聲撒了手

咕咚番跟頭跌在地埃塵

只見他紅唇一變如藍靛

只見他臉上如今堆黃金

他上那幽冥地府打光棍

准備着姣妻另去一番新

顧不的姣兒幼女難割捨

顧不的夫妻恩愛似海深

顧不的高堂樓台大厦閣

顧不的生身父母養育恩

顧不的五更起早隨主將

顧不的演武廳前令三軍

鉄子建走馬鎗挑吳豹將

那北廂又有一將惡恨恨

却說那韓平見鉄玉一鎗挑下馬來命歸那世只氣的三思神

暴跳五靈豪氣飛空連聲發喊催馬搥又烙着鉄玉飛奔

而來鉄玉未曾動手後邊一人大叫曰鉄賢弟把這一功讓

與愚兒罷兩手舞刀烙着韓平砍來韓平用火架過殺在

一處方才有四五个回合好王君可使了个泰山押頂烙着

韓平就是一刀韓平使了个伯王舉鼎往上就迎君可把刀
往左邊一閃换了架勢使了个撥草尋蛇的故事橫力一刀
砍來韓平落了人來就拿還未拿只見那刀連肩帶背的
就下來了韓平說殺我死誰叫你活只聽的一聲响亮了
不的了

好个君王可

武藝寔在強

眾豪杰拍手打掌哈哈笑

那一些殘敗軍卒走的慌

催開坐下馬

大刀往上揚

却說眾家好漢殺了高義四員健將就待回庄去咬金說

寒風只一陣

不由手脚忙

不要回庄一不做二不休不如大家全到了王颺的營前把

呵以一殺响

頂上冒紅光

那老賊拿將出來一齊打發他起身眾人說這也道使的

馬上坐不住

番身往下張

眾人要去罵他這也不講單表的是高義四員健將領

有心待叫喚

頭却在那廂

的那三千鉄甲軍見四員主將死于非命一个家棄甲去盧

因為拿响馬

賞了一處庄

喪胆亡魂烙着那行營吵的一殺捨命的好跑

衆人逃了命

恐怕還殺他

轉眼時不見帳下四員將

老天哪老天

跑至中軍帳

雙膝忙跪下

好叫我有何面目去歸家

這高義數殺長嘆數殺恨

面目變了色

渾身戰打打

急回來再整秀蘭女娃娃

忙把老爺叫

這事可大差

却說那小姐自從見了高虎臣把他那熱心腸去了八九分早

四將去出馬

武藝不如他

早坐在那大帳仰面長嘆了一聲說嗟老天哪老天我秀蘭

鎗刺並刀砍

俱在地下跑

生的好命薄的狠寔指望得配一个青春年少的郎君不

不是俺說慌

如同刀切瓜

想老天不如人願父母竟將我許與那小冤家我只說有

那三軍慌慌忙忙說一遍

把一个高義好不活氣殺

些才貌不料想一見竟是个追命之鬼了嗚高虎臣虎目你

响馬呀呀我與你何仇
何恨你殺了我了

只見他罵殺响馬無道理

那心裏不知如何俺這心裡未必顧你了

衆將呀衆將你死倘好若你
願你死誰與我鎮守潼關好

苦也哭一叢衆將淚如麻

王小姐轉轉思量暗徘徊

只見他獨坐中軍呆默默

我只說早奏凱歌歸故里

誰想你命赴陰曹染黃沙

暗暗的想了想乘龍跨鳳客

不由人一陣心焦眉不開

我看你如同手足千斤重

而今後我運仗的是什麼

只見他無心整理軍情事

只見他淚珠暗流手托腮

只見他心間別無閑心事

只見他口叢叢怨姦才

起响馬一个家殺殺討敵叫殺連天小姐暗思此處有姓蘇的

就說是搵在望夫山上坐

他敢則不願攜手上瑤台

還未可知待我仔細一觀這小姐定睛一觀只見一个家耀武揚威

一心裡只愛守着望門寨

搵不如隱名埋姓吸長齋

鎗刀晃日凱甲鮮明好不威風的緊怎見的有贊為證

王小姐悶悶不樂心不定

忽有那緊急軍情報上來

好人才高的高矮的矮白的白黑的黑村的村俏的俏醜的醜

却說王秀蘭正在傷感之處忽有一人手持令箭而來走至

俊的俊能爭憤戰英雄漢好頭盧鳳翅盧金盧黃金盧藍

跪下稟上姑娘了不的了如今响馬出庄殺了高老爺四員

銀盧與金盧蟠龍盧岑金盧光明閃閃晃太陰好凱甲連環

健將又來營前殺殺大罵無人出師小人奉帥爺令叫姑娘

甲索子甲黃金甲銀頁甲烏油甲天王甲龍鱗甲件件鮮

出師這不是令箭一支再憑姑娘尊意定奪小姐說你且回家

明好袍服青錦袍藍錦袍皂羅袍五花袍織錦袍一團的威風

多多拜上叫你大老爺放心我這一出師必拿响馬報仇軍卒

好弓箭鉄靶弓潤翎箭牛角弓蠟毛箭實調弓穿楊箭道

答應一声晚的了小姐這才披挂整齊結束停當帶了數件

命取魂好寶劍太和劍昆吾劍喪門劍龍泉劍青鋒劍占

寶貝令人牽馬抬刀離了大帳來至營門小姐順手提刀占鎗

剛劍如意吹毛利刀吐寒光好兵器熱銅鋼鎗金雁翎刀柏

乘驥急忙代領三軍出了行營竟撲江場而來那比廂有一

松木束陰槊托天叉銀戟杆提蘆鎗旂開得勝驚人魂好

坐奠良獬豸黃膘馬捲毛獸赤兔馬白龍豹票子色花

班豹得草黃竹葉青跳山跳澗俊能行

這佳人舉目留神仔細觀 打量那蘆林劍葉義氣男

只見他馬似蛟龍人似虎 一个家蓋甲鎗刀色色鮮

有一个运如太歲喪門樑 還有那青春年少似張仙

有一个斬將寶劍腰中掛 有一个綠錦紅袍襯連環

有一个怒目揚眉急聲罵 有一个那跨澗鞍不耐煩

有一个端端正正多沉重 有一个擅卷揀袖像虎歡

怪不的人說响馬多利害 果然的威風凜凜不虛傳

那其間也有俊來也有醜 當不的也有愚來也有賢

這小姐觀罷一回心暗想 但不知誰是情那蘇少年

王秀蘭頓頓呆呆看响馬 那北廂馬卡鑿鈴响連天

這小姐正看响馬忽聽的鑿鈴一聲响亮小姐慌忙抬頭看了看從

那寨門裡蹶出一匹馬來馬上一个少年郎君面如拂粉唇若丹

珠帶頂鳳翅紫金盔穿一身索子連環甲使一杆五鉤神飛鎗

騎一匹火龍胭脂馬青春不過十四五歲小姐觀罷暗說這人

莫非就是蘇郎麼老天老天若是得配此人也不枉我陽世三

間走了一場一來終身之事有托二來生平之願足矣正思

慮之間那人一声大叫眾家兄弟來遲了衆人正然討敵忽

聽前後邊有人呼喚回頭觀看原是蘇公子公子說小弟被衆

父阻當不叫我出來方才抽空偷來至此衆家兄弟少要見

怪衆人說蘇賢弟好說小姐聽的叫声蘇賢弟好像是

如夢出覺暗暗的點頭這就是蘇郎人才出衆不是高

虎臣那人行動待我仔細看是如何

小妞睜杏眼

仔細去端詳

眾人正然討敵忽聽的鑾鈴响亮抬頭一視只見苑花馬一匹

觀看蘇公子

生的好風光

就地飛來馬上一員女將全甲紅袍赤馬大刀他生的天姿國色出

金盃生殺氣

凱甲甚輝煌

顏超羣如花之香如玉之美好齊整的緊有西江月為証

觀見他走獸壺中凋錦箭

這見他寶袋龍角弓弓張

眉帶春山秀女舉止輕盈多姣西風吹舞小蠻腰五更露

只見他左帶打將金銅鋼

又見他右掛連環劍利雲

花含笑俊俏不肥不瘦丹青留意難描上方鼓下離天

跨一匹躡山跳澗胭脂馬

使一杆追命魂靈五勾鎗

曹廣寒仙子來到

看了看眉清目秀多俊俏

又見他唇紅齒白模樣強

眾豪志舉目留神仔細睇

打量那年輕幼少女多姣

恰像是美貌潘安重出世

又如同丙灵宮內薛天玉

明晃晃盔兒襯雲鬃

紅拂拂唇兒小芙蓉

想是俺前世陰德今有緣

遇着那俊俊俏俏少年郎

活灵灵眼兒秋波轉

細流流鼻兒似筆描

怎能勾紅羅帳裡宿一晚

不枉的陽世三閻走一場

粉淡淡腮兒似滿月

窈窕窈身兒楊柳腰

這小妞目不轉睛仔細看

不覺的打動心猿意馬狂

小可可牙兒白玉砌

赤旭旭唇兒放光毫

小妞觀罷公子不覺的意亂頭狂一鬆馬直朴眾人而來

窄蹺蹺脚兒挑寶燈

白生生手兒擎大刀

風快快馬兒來臨陣

戰巍巍花兒坐高鞍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初集卷之二

頭本

急剪剪意見兒拿响馬

姣滴滴声音喊的高

却說衆人觀罷這小姐一催馬相離不遠一声指呼唛我把

你大胆的响馬無法無天城南殺我的兄長到此又傷我的

大將還敢營外倡狂如此無禮有本應前來與我比試三

合算你是好漢小姐一言未盡那比廂一將挺槍躍馬而出

大叫賤人少出狂言有吾在此與你比試三合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初集卷之二

詩曰 民遭塗炭動刀鎗

狼烟滾滾天下荒

西江月

離山老母設教秀蘭學藝有年為兄報仇

群星聚會臨凡世

萬里山河屬大唐

安營盤鎖住响馬一半只因遵師東帖背却父

定良緣蘇家庄上會新男虎臣偷情盜箭

却說這小姐抬頭一看只見那人素袍銀鎧白馬長鎗青年

不過十四五歲好一段風洒人才小姐暗想道人言山東出俊

傑果然是無地不生才此人竟不在新郎以下若非師父那一响馬你姑娘刀下不死無名之鬼快道你的名來羅成有柬帖對我我就配了此人到也罷了

大罵道說好賤人誰手裡你姑娘馬上坐牢侍吾通名與

這佳人觀罷淄川小羅成

不由的腹內展轉暗叮嚀你家住山東濟南府淄川縣人姓羅名成字表士信問你

我只說俊俏郎君真果少

是怎麼容顏盡出响馬中 何名小姐說吾乃威鎮太原府王元帥之女秀蘭便是我

姓蘇的眉目清奇真可愛

這個人滿面含情帶春風方才問你說是羅成莫非平北侯之子麼羅成說然小

那蘇郎年方不過十四五

這個人看將起來相全庚姐說羅公子你令尊大人官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你就該

高虎臣但有三分人模樣

俺怎肯捨近求遠留臭名安分守已在家讀書以承先人之志日後盡忠保國少不

若不是師父柬帖主意定

今日裡未知西來未知東了玉帶橫腰蟒袍遮体這是你公子的本分你如今在

又道是人心非是蛇吞象

到底來師父指教是正經 蘆林中創業可有什麼好處俺合你天各一方風馬牛不

為甚麼羅成處處有人愛

都只為模樣生的真寔精相及也速日無冤近日無仇你弄的俺人亡家敗羅公子你

王小姐思思前來盼盼後

不由的勒馬擎刀問一聲心下何忍提起我那二家兄長那一个死法天殺的好狠

却說那小姐觀罷大叫道

偕就是誓不兩立之仇了賊呀

俺何你人居兩地各一天

又不知那的仇來那裡冤成用鎗架過急架相還殺在一處戰在垓心一場好殺比前番

老千歲畫影圖形捉拿你

羅成呀羅成呀

大不相同好一似下山猛虎過了番江的蛟龍定不就誰勝

你就該隱姓埋名歸了山

你還不知死哩

誰敗定不就誰死誰活好利害有贊為証

一个家大胆聚義及罔寨

終日裡呼皇道寡坐金鑾

男女陣前把臉變話不投機就交戰这一个怒目揚眉氣

你就是混司俺又不曹傷 犯與你

應該是各守地界安本分

恨恨那一个咬牙切齒心不善这一个未出綉閣閨門女

怎麼來忘行殺人到這邊

趙廷家滿門微賤我不惱

那一个久闖蘆林男子漢这一个梨花鎗去惹云起那

提起那一母同胞最可憐

我只說遠走高飛伴常去

一个綉絨刀來寒光現二馬盤旋各人忙鎗刀並舉誰敢

誰料你蘇家庄上又弄喧

响馬呀你太欺心了

慢手遲眼錯送無常目下就是森羅殿

您覺欣歡乍如同蛟龍蟠

我看你三足好像井底蟬

一个是飛舞大鵬金翅鳥 一个是虎出深山龍離潭

又道是冤仇早晚有報應

但恐怕明月缺時難再圓

一个是霄汗天台云魔女 敵住了金闕右邊白虎官

王秀蘭罵罷一回起了火

惡恨很大刀一舉戰馬歡

一个是四海揚名羅士信 一个是馬到成功王秀蘭

小姐罵了一回無名火起縱馬舞刀焰羅成就是一刀好羅

一个是正大光明奇男子 一个是選擇佳婿女魁元

羅士信展開幾路花鎗法

王小姐舞動青銅上下番

王巡眾兵將

俱各染黃沙

只見他二馬盤桓無勝敗

那比廂笑殺東阿欠俊男

算是極了法

差出女姣娃

却說二人大戰江場不分勝敗咬金在旁鼓掌大笑秦二爺說

只顧來臨陣

不管人笑話

問四弟笑者為何咬金說我笑王巡無能二爺說怎見他

手脚錯一錯

可惜孩子芽

無能咬金說你才沒聽的他通名他乃是王巡的女兒他既有

那王巡但有三分人氣象

怎該差閨女來把响馬拿

能背着一個閨女出馬二爺說大事不可欺小事不可量天

他若是江場以上有好歹

活活的羞殺他那元帥達

外有天人外有人你看那女子那樣刀使開好利害的緊咬

又無有賣國求榮毛延壽

是怎麼却叫昭君走長沙

金說你光看那刀你再看看羅八弟那桿鎗也不操似那

又不是呂布殺了丁刺文

又無有董卓專權壞邦家

刀只在他以上不在他以下那女子再不能取勝我料着那

至而今奸臣不知歸何處

到把个貂蟬美女送與咱

王巡這也就是山窮水盡了

好比那周瑜定的胭粉計

只恐怕賠了夫人活氣殺

咬金呼兄長

少要如他強

程咬金說長到短來談論

那比廂敗了描眉一枝花

八弟鎗一杆

可就強似他

且不言咬金說長道短單說那王秀蘭與羅士信大戰有八

十合不分勝敗小姐偷眼一視看了看羅成那一杆鎗使開

取出綢仙索

如同是雨打芭蕉風吹梧葉一片鎗山相似小姐暗暗稱奇說

霞光生萬道

好鎗好鎗怪不的我那一家兄長死于非命他怎麼是他的敵

羅成看不透

手我若久戀江場也難以取勝遂虛砍了一刀催馬往正西去

唰的一聲响

了羅成正戰中間見小姐敗陣而逃羅成說好奴才那裡走

身子掙不動

把馬一鬆遂後趕將下來小姐回頭一看見羅成趕來一伸手

難坐心猿意

帳下馬安喬

在豹皮囊中取出一件寶貝名定劍訣念動真言咒語一激

雖有那力大千斤成何用

縱然是兩肋生翅不能逃

叫一聲响馬慢來看我的寶貝擒你羅成正往下趕忽听寶

羅士信自來沒落人的手

總是他不聽敗幸頭一遭

貝二字抬頭一看只見半空中霞光萬道瑞氣千條只聽的

他在那地下打滾趴不起

王小姐馬上代喚擎着刀

風聲吼吼扑頂門下來好羅成兩手執鎗就是一鎗此乃仙

吩咐聲軍卒與我上了索

少時間五花大綁拴的牢

家之寶那鎗怎麼刺的着只聽唰冷聲不好了

若不是離山老母有柬帖

未不必大刀一舉開了交

說起王小姐

方法果然高

蘇家庄若是死了羅士信

久已後誰鎖五龍保唐朝

眼睜睜江場綁了白額虎 那比廂氣壞山東省下豪
羅成二爺說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一催馬趕下去了
小姐用細仙索將羅成拿了令人綁了收了寶貝解進營小姐一見二爺趕來又把細仙索取將出來望空一撒說聲
去回去發落小姐一催馬又扑來豪傑而來只見响馬中一祭呀那寶貝又扑二爺去了

人應聲發喊啣哈好賤人快把羅成留下我與你萬事皆 秦二爺不知利害往下趕 王小姐又帶細仙索一根

休說罷催馬舞鋼直扑小姐而來小姐用刀一指說唵那 只聽的風聲吼吼寒光現 片時間烏云慢慢起愁雲

一响馬通你名來二爺吾乃有名家住山東濟南府歷城 看一看萬道霞光難迴避 不覺的金龍大蟒纏了身

縣人姓秦名瓊雙稱叔寶小姐說你就是秦瓊麼我當是 秦二爺難跨坐下虎雷豹 咕碌碌番身張在地埃上

三頭六臂一條好漢今日看來不過是我等之輩既有本 王小姐大刀往後只一擺 上來了金線豹一群

領前來與我比試三合二爺聽說怒氣上升連聲大叫好 一个家搯拳勞神往上闖 綁起來山東省下名秦瓊

賤人不要走看我取你兩手舞鋼照小姐頂門打來小 王秀蘭自得此寶無從使 先拿着二家魁元試試新

姐用刀架過劈面相迎冲殺有四十个回合小姐虛提一刀又 眼睜睜綁了臨凡天蓬帥 那比廂惱了蘆林虎一群

敗下去了二爺看了看小姐敗陣有心待趕又怕被擒像王小姐又將二爺擒去那一些眾豪傑見被他擒去隻將這還

了的一个家齊聲吶喊亂激征駝闖將上來照着小姐鎗的

幾步往上闖

手中提鎖繩

鎗刀的刀叉的叉斧的斧一齊下手小姐一看心內自思說不

蘆林裏好漢

如同在夢中

好當言道猛虎不及群狼到底是設法拿他才是遂從

乾坤如墨染

面前黑咕咚

那豹皮囊中取出一个葫蘆一手托定念動真言說了一聲

力士走上去

抓下馬能行

祭只聽的葫蘆中兵兵的一聲响亮一道黑云往上直冒片

此一時通天漢子無處使

總有那拿云手段無處撐

時間天地無光乾坤昏暗冷氣飄飄寒風淒淒對面不見

頭一个綁了河潤王君可

第二个索了臨洮謝應登

人伸手不見掌那一些衆豪傑雖然是拔山舉鼎的漢子

拿了那天堂蘆州單雄信

又綁了五南庄上將牛通

這一時待往那里走小姐又念動真言不多時馬前站下黃

索了那張公瑾來史大奈

又綁了延安府里鉄總戎

中力士尊道法官令小神那邊使用小姐說無事不敢驚

正是那黃巾力士行凶惡

那比廂悶殺臨凡小耗星

動尊神只用你前去將响馬一个个捉住送進營盤異日叩

忽然間想起師父仙家寶

一伸手取出長明夜照燈

謝力士答了一聲領法旨了不的了

却說蘇魁幸虧在後面若是在前等不的想起寶身來也

小姐吩咐畢

力士走的凶

就綁了話說蘇公子看見這個光景也有慌張之意有心

待跑又不知東西南北忽然想起師傅與了一個盒內有長明
賈云甫心口窩里只管跳 又搭上毛骨悚然柳周臣

夜照燈心中自思師傅彼時說你若遇着黑氣不明危急
一個家心急只恨馬行漫 一個家渾身是汗遍體津

之處將此燈取出可解危難這個時候還不拿出來更待何
顧不的耀武揚威逞好漢 顧不的拍手打掌罵王巡

時遂伸手向囊中取出一个盒來將金蓋揭開只聽兵兵聲
顧不的公子後來凶合吉 顧不的同心肝胆義氣實

响霞光上升照耀乾坤霎時間天氣清朗依舊光明看了
蘇家庄敗走去了四員將 王小姐勒馬擎刀問原因

看少了幾家豪傑只剩下程咬金柴少賈云甫柳周臣那
四人敗進庄去這且不講單說王小姐實指望這一陣把衆人

七个不知往那里去了他四如同做夢一般呆斃斃的睁着
拿一个精光忽見紅光出現黑氣皆無乾坤一派清亮看了

眼看公子說您還不逃命等待什麼四人看了看不見衆兒
看一共還有五人往蘇家庄逃去了四个落下一个少年郎君

弟知道不好一个家撇開伍駝往蘇家庄好跑
勒馬挺身而立就是後來的那一个姓蘇的小姐說什麼人

蘇士元吩咐一聲快逃命 他四人催馬加鞭起了身
破了我的寶貝公子說不才就是我小姐說將軍貴姓莫

一个家恍恍惚惚無主意 一个家急急速速扑寨門
非是蘇公子麼公子答曰然小姐又問尊諱台號青春幾

柴樂天戰戰兢兢頭里走 後跟着楞里楞正程咬金
何公子答曰名魁字士元虛度一十五歲小姐說既是破了我

的法寶就是我的敵手你看天色將晚紅日西沉你且回公于回庄小姐回營這且不提却說王巡與高義坐在大帳庄我暫回營到明日你我二人一定見個勝敗你殺我丹鳳一連就是三報一報是拿了羅成二報是拿了秦瓊三報樓畫影我殺你凌烟閣標名蘇將軍請了罷

王小姐馬上秉手又歡欣

不覺的滿面春色呼將軍

是那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我只當是你常常取勝怎麼

今日裡天色已晚且罷戰

正西上紅日早已落崑崙

有被擒之時一聲就叫中軍何在中軍答應有王巡說你

須知道天已黃昏難拒捕

行營裡三軍兒郎去鳴金

拿令箭一枝到你姑娘營中將眾响馬拿來立刻斬首示

我與你目下暫且各分手

到明日務必早來將你尋

眾中軍官接過令箭出了大營竟撲小姐行營而來不多一

我還有知心知己一句話

眼前裡耳目最多難開唇

時進了營門到了大帳見了小姐中軍跪倒尊聲姑娘有

王小姐連聲道請回營去

蘇公子忿怒提鎗赴寨門

老爺令箭一枝叫我把那响馬帶到那邊斬首示眾小姐

蘇家庄去了上方小耗帥

行營裡來了描眉女佳人

聞言心中自思說且住若把响馬伐去斬了一來違了師傅之

弄的他心緒紛紛無主意

不由的回轉秋波細留神

命二來怎好與蘇郎相見心生一計說中軍官我心待去

王小姐無情無緒歸營去

急回來再整王家掛印臣

親見你老爺又有恁高老爺在那邊因此不便我有幾

句話對你說了回稟你老爺罷

王小姐吩咐已畢歸後帳 那比廂去了領命軍官

王小姐輕啟朱唇說一番

叫了聲中軍靠前聽我言 却說中軍官領了小姐之命來到元帥營內上的大帳見了

衆响馬他原不是小強盜

那其間斬首示衆有些難 王巡將小姐之言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王巡聞言等道高親

至而今當今天子常懷恨

登州府千歲那邊掛心間 家小女之言親家以為如何高義說看起損兵折將就是

此一時各處畫影圖形像

弄的來天下荒荒不得安 目下万剝凌剝也不能解恨若以大理而論小姐之言到也

現如今文書來遍府州縣

就說是拿住解到陞了官 使的王巡說既是親家以為當然就是如此遂吩咐到太原

他那里聲聲只要活賊盜

今日里誰敢把他刀下斃 府叫木匠打囚車數輛前來聽用又分付中軍官把蘇家

倘若是一概斬了不大緊

但恐怕千歲一怒把臉番 庄圍了莫要走脫响馬且不言王巡發放軍情再說咬金

那一時不得功來不受賞

到弄的一場功勞枉徒然 四人敗回庄去意急心忙到了蘇宅門首下了坐騎進了

總不如明日將他拿个淨

預備着打伴囚車解那邊 大聽見了員外把軍情之事說了一遍員外聞言大驚

一來是自己冤仇又得報

二來是方顯保國是忠賢 失色衆人正在愴惶之際只見公子自外而入員外向前拉

這就是幾句良言金石語

你即去對你老爺把話明 住說我的兒你為何來的這等遲唬死老夫了公子又

將破王小姐的法寶說了一遍柴少說若非賢弟之能我
們俱被他擒去了員外遂吩咐看酒飯不多一時看上飯
來眾人看了飯吃不下去一个家愁眉不展面有憂容咬
金說兄弟們不必愁慮今且吃个飽明日再講你們惹也
是無用到底底是吃飯你們不吃看我吃罷

說起程知節

看他那光景

守着一碗菜

先吃猪頭肉

抓了个饅饅

抱過一瓶酒

程咬金一行吃着
一行講

真是三角毛

餓馬上了槽

忙使快子叨

後吃鯉魚腰

儘着使口咬

直往嘴裡澆

叫了聲眾家兄弟免焦
是要殺江場上早以殺了他既拿進營去未必不打上囚

今日里大家暫且吃个飽
待要是解危還得到明朝

不過是冲鋒對敵去打仗
到明日捨死忘生走一遭

料着他雖然拿去不敢殺
您看他再待二日還放了

程咬金滿口說話吃酒飯
那几个只想知已勝同胞

旁邊里云甫周臣心不喜
俺四哥那里這些瞎話叨

你把那兄弟朋友全不顧
大廳上如同就是有餓癆

你只管美酒肥羊任意吃
俺本是心頭一似火來燒

今日里吃飯做个飽死鬼
到明日陣前好食綉劍刀

他三人言來語去相談論
蘇公子勸解暫且把氣消

賈云甫柳周臣程咬金三人正然爭論蘇公子說眾家兄弟

不必爭論兄弟們雖然被擒我看起來未必傷命他若

車往登州起解他若是如此就把眾兄弟們放在小弟身上萬無一失方才在陣前你們進庄而來我在後邊破了他的法寶料他也未必干休誰想問我的姓名我就應承

是我破了他的法寶他竟不犯惱也不催馬也不舞刀也不交戰也不際寶和顏悅色滿面笑容他與我說的那些

話見我還記得提起來叫一場好笑

蘇公子尊道兄長莫爭論 且聽我將他話的細細云

只說是寶貝一破未必受 誰料他馬上秉手笑歡欣

他那羞羞慚慚將我問 他那里滿面春風呼將軍

他就說天色不早且罷戰 他就說紅日西沉墜崑崙

他就說日已黃昏難復戰 他就說三軍不久就鳴金

他就說目下暫且各分手 他就說明日還來將我尋

他就說還有幾句知心話 他就說耳目最多難開唇

他那里臨行聲聲只道請 又見他回轉秋波細留神

我看他舉止行藏那光景 不知他安的是个甚麼心

豈不是落花有意逐流水 這其間准得流水存一存

到明日陣前合他會一會 未必下一點赤心順我心

我若是救出兄弟天羅網 總不如合他大小起了身

我如他一經羞愧無處訴 他總然就有妙法那里跟

且不言公子所前拿主意 急回來再整後宅老夫人

且不言公子與眾排難解危之事單表後宅老夫人聞聽

了懷憤恨就說是眾豪傑被王秀蘭一連拿了九人去其

中有謝應登常言說的好是親三分熟那老夫人不覺的

一陣心焦就說是蘇玉蓮我的兒你自幼生來打卦算命

都說是有福分之命我想起初合那趙廷家結親與你柴表兄都為了仇人不上門如今趙家滿門盡作黃泉之鬼

好容易姣生慣養成人大趙廷家雖然富貴大鄉宦

寔指望嫁个才貌兩周全聞聽說有財浪蕩不堪言

這也不必說了昨日你父親在前廳將你許配一个謝將軍

他如今已則作了黃泉鬼

幸虧了無從娶你到太原

年方一十九歲又是名門之後年紀又極班配為娘的就算是

倘若是待上三朝並五日

到弄的半上不下左右難

一場大喜誰想今日又被人家拿去生死未保倘若有些好

昨日里你父又選乘龍客

都說是才貌兼全美少年

歹你算是兩次望門之寡了叫外人說將起來却不做一場

我只說女兒終身有了主

誰料是不上三日難保全

笑談你我母女有何面目見人這是養女一場落了這個光

大約是八字生來該如此

是怎麼羞愧一番又一番

景天哪

到不如尋个平常小門戶

還不如嫁个庄家村野男

老夫人一陣淒涼淚不乾

一伸手拉住女兒蘇玉蓮

也省的一番兩次無臉面

也省的件件傳留作笑談

我一世所生了您姐弟倆

終日里時時刻刻掛心間

老夫人拉住小姐聲聲怨

蘇玉蓮滿腹傷心不好言

您兄弟年方十五未配婚

我那兒提起你來好心酸

旁邊裏感動一人心裡爭

李玉瓶又把姨娘呼一番

你自幼打卦算命有福分

都說是一品誥封在朝前

老夫人拉着玉蓮口聲聲怨天恨地李玉瓶說姨娘不

必悽慘想人生天地之間富貴榮枯窮通得失皆是前定有國難逃前後一望左右兩難我好苦也

人生姻緣乃月老之配死生離別乃天命之當然這是不必
李玉瓶提起往事好慘傷 他那里口聲聲叫姨娘

怨他似我自幼生來父母校生貫養及至成人嫁您外甥柴
我自從嫁了郡州柴公子 誰想他終日浪蕩惹禍殃

公子誰想他終日里結交天下响馬相與各處英雄我父親
你父親怕他流蕩不成器 收留他王府以內暫住藏

怕他在外流蕩把他收下王府我父親往揚州去了數月不
叫他去花園看守瓊廟神 不過是早晚之間燒爐香

歸來誰想他不守本分家中竟生出這一番事情响馬進
忽然間响馬進城行殺害 誰想他盡情藏在一書房

城殺人王巡四門兵困那响馬夜間進了花園俱是合他有
四門上緊急封鎖人難走 你外甥心生一計將我說

相與的他將响馬宿在書房王巡滿城查考却那里拿的
他就說姨娘家中得了病 不久的目下着床身將亡

着王巡不敢向王府里去查那响馬也不能出城誰想他
那一時不知真來不知假 你得是稟過母親到這廂

心生一計恍恍忙忙到我的房中就說是姨娘有病急速
衆响馬伴作家丁分左右 一个家毡帽號帶換行粧

前來請問那一時我那知真假遂稟過母親一同妹子前來
方才得出了郡州太原府 唬殺人南關以外動刀鎗

他將响馬伴作家丁跟出城來到如今弄的我有家難奔
他送俺姑嫂二人頭里走 誰尋思响馬也進蘇家庄

至而今一連拿去人九个 眼前里未知生死與存亡內展轉寸心難拿那里睡的着聽了聽西風陣陣萬穠愁
倘若兵馬一擁在裡闖 借娘們總然不死也帶傷聲小姐見這個光景好不淒涼的緊

眼睜睜太原無人通音信 我那娘若是知道哭斷腸 王小姐無限傷心不耐煩 一霎時情思紊亂好難眠

李玉瓶聲聲怨恨柴公子 急回來再整秀蘭女紅粧 聽不上夜露淒淒無聲色 看不上銀燈渺渺將近殘

他娘們房中嗟歎這且不表 聽了聽營中戰馬嘯嘯嘶 又搭上床邊寒蛩鬧聲喧

却說王秀蘭將响馬拿進營去他父親聲聲要殺多虧 聽了聽地內蚯蚓聲不斷 聽了聽西風陣陣吹玉環

了小姐一片傳言才把他父親安下預備囚車往登州起解 淒涼人聽不上這淒涼景 只落的短歎長吁告蒼天

那小姐遂吩咐收拾酒飯與衆英雄吃了又吩咐好生看守 到几時了却我的心頭願 那一時總死黃泉也甘心

莫要失悞看了看天將起更時候後帳里秉上燈燭僕女 俺如今一腔心事無別意 單單的只想多情美少年

看上飯來這佳人一点心思只在那蘇公子身上去了那茶飯 我自臨陣前與他見一面 弄的我一片痴心來掛牽

也无心用了吩咐收拾床舖安宿又吩咐衆僕女各人去睡 我與你那里結的冤合債 弄的我点点愁悶堆心間

小姐獨自上得床來想起公子容顏又搭上本領高纜腹 離恨文如同袖着兩三卷 斷腸詩懷內揣着七八篇

到幾時錦被蒙頭出香汗

那特節隻手推倒望天山

說起高虎臣

且不言佳人淒涼無倚賴

急回來再整潼關該死男

夜晚不睡覺

如同長風顛

小姐思想蘇公子這且不提却說高虎臣自從見了小姐一

拿着一枝箭

只想配鳳鸞

面弄的他神魂不定意馬難拴忽然心生一計悄悄離了后

口裡說不出

離了大營盤

營來至前帳見桌上有王巡的令箭偷拿了一枝往外就走

面上代着歡

兩個去行奸

旁邊有一个中軍官問道你是何人敢大胆到此虎臣說

你也該撒泡尿來照照影

怎樣樣誰肯與你去解饑

我是你高姑爺奉元帥之令前去巡營查考响馬中軍聞

全不管自己臉上生的丑

一心里拿着石頭去比天

言不敢阻擋虎臣拿了令箭離了大帳叫起馬夫備上馬

他只說一到就得不要事

那知道閉門不納把門關

匹一手牽馬一手執箭來至營門忙叫軍卒開門虎臣上

他只說貪花不滿三十樹

那知道初情不顧把臉番

馬出了大營竟撲小姐行營而來一來仗着元帥的令箭

他只說觀灯十五團圓日

按想那隻龍入海不見還

雖則覺着總然發了也不妨的事再不想性命只在傾刻

又道是紅裙爭把綠衣看

怎得備五人舉火煉金丹

之間了

又只說十月去把小春應

那知道上天梯兒裏在難門一聲就叫守門的軍卒開門軍卒問道你是何人虎臣

他只說群鵲去把梅花噪

那知道都是二姑來把蚕說我是您高姑爺奉元帥之令前來巡營查考响馬還有

他只說一時興旺孩兒勢

那知道十二巫峯美少年要緊的事情與你姑娘商議軍卒說我姑娘軍令森嚴

他只說模桃非熟無人愛

那知道二士早已入桃園不敢與你開門無論有什麼要緊事明日再商議罷

他只說如同將軍來掛印

那知道蘇秦背劍去不還

西江月 虎臣寡廉鮮恥要學竊玉偷香只因偷情劍

他只說十二巫山會神女

那知道劍行十道最可憐

下亡喪在紅羅寶帳秀蘭不効英台要比紅

高虎臣心忙意亂催馬走

不覺的來到小姐大營前

拂擇郎不顧倫理臭名揚致使痴夫命喪

却說高虎臣催馬來到小姐大營以前心里又犯思想說道且却說高虎臣盜了令箭來至小姐營前軍卒不給他開營

住我進去倘若不從那時怎了定了一定說有了他是个女門虎臣大怒說唬好大胆的奴才如今現有元帥的令箭違

孩兒見識胆小不濟我說几句大話唬他一唬再無不從之背軍令奴才們俱是該死軍卒說你既有元帥的令箭拿

理總然事發了我也不是別人俺兩個原是父母配就的姻來看俺才放心虎臣遂把令箭遞將過去軍卒接來望

綠王元帥也不肯見怪于我算計定了這才下馬來至營燈下一觀果然是元帥的令箭這才把營門開放將令箭

又遞與虎臣軍卒道姑爺請進虎臣接箭在手遂牽馬
持箭連步進了小姐大營盤

虎臣連大步

年紀雖不大

指望這一去

連步往裡走

口說不害怕

恐怕人冲破

前至紅羅帳

他只說父母配到不異樣

高虎臣哇哇色胆比天大

總然是刀斧臨頭全不怕

進了小姐營

是個孽障精

小姐順了情

一直上後行

心裡光吓騰

側耳左右聽

要去見美人

因此上今夜晚上來相應些甚麼言語小姐又說道老天你快明了罷以這等夜淨更

要上那太爺頭上去點燈深淒涼愁腸叫人如何消遣

眼前里那怕就是赴幽冥

這小姐一陣傷心愁滿懷

一時間起床搗枕怨校才

他雖無凌雲豪氣折桂手 一心里只要帶露走蟾宮

高虎臣心中意馬拴不定 全不管竊玉偷香理不通

這一去除無旁着佳人配 誰備着先封一个平頭公

一霎時來到紅羅帳門外 停脚步方才跔下側耳聽

帳門外跔下潼闕該死男 猛聽的小姐帳內恨一聲

却說虎臣來到小姐帳外停住脚步側耳細聽只聽的小

姐帳內長吁短氣說老天老天我秀蘭生的好命苦的緊

又叫了一聲郎君那郎君這想思害也害殺我了虎臣在

帳外聽的明白說道有趣分明想的是我再聽他一聽還說

弄的俺反來復去睡不穩

似這樣夜淨更深怎麼挨你大夫高虎臣在此等候多時你念小生的那一些話都被我

到幾時任意吃杯合婚酒

那一時脫却身邊離恨災聽見了今奉元帥之命前來巡營方才忙裡偷閑特來探

怎能勾做上一個襄王夢

俺二人雙双挾手上瑤台望小姐會合佳期務望小姐不棄就是小生三生有幸了

雖才是明明白白真是景

勝似那思想不放懷 虎臣微微笑

娘子呼幾聲

俺如今夜淨更深如水冷

只落的形影相憐呆默默 我奉元帥命

前來巡視更

俺這裏密密擺下想思料

又不知何人惹悶得打開 聽你說的話

彼此都有情

這佳人如痴如迷心如醉

高虎臣帳外一陣喜連腮 今日來相會

都是幸三生好啜

却說虎臣聽小姐這一番言語他只當是想他他把色胆一

今夜里大胆無禮來問候 萬望你少要見怪且寬心

味一步連進了大帳看見小姐連衣臥在床上邊虎臣向前

我自從昨日合你見一面 好叫我時刻不忘心不虛

說道小姐夜來安否且說小姐正然思想蘇公子被高虎臣

因此上忙里偷閑將你請 特的來代月披星問一聲

一聲問的打了一個冷戰抬頭一看愴悻之間也認不出是誰

偕兩人父母配就姻緣對 論什麼黃道良辰是吉星

來連聲就問你是何人這樣大胆進我後帳虎臣說我是

偕二人象牙床上同歡樂 偕二人紅羅帳裡把情濃

看起來娘子好似巫山女

我比做襄王來會雨雲峯

王秀蘭粉臉一變氣難收

霎時兩眼圓睜皺眉頭

小姐若是逐了我生平愿

從今後將你拿來手中擎

罵了聲家教不嚴狗雜種

這里來滿口任意胡亂謔

高虎臣纏纏繞繞求婚配

王秀蘭粉臉一變面通紅

你本是堂堂身軀男子漢

俺本是未出閨門女校流

却說虎臣要與小姐成親這一片言語小姐聽的還容的麼

似你這不論禮法捨皮臉

我從來沒見這樣不害羞

遂把粉臉一變兩眼圓睜說道好个作死的冤家你的胆也不

俺本是志大心高貞烈女

又不是野草閑花任君偷

小常言道黑夜入院非奸即盜俗人雖是父母之配今夜却

現放着窈窕淑女依然在

却無有君子好逑禮貌周

無父母之命何故輕身至此孟子有云男女授受不親禮也

我合你雖然父母姻緣配

那知道今夜俗倆有了仇

你也該往太原府問問我秀蘭是何等人物怎肯與你

全不受臉面無光喪德行

你把那節義廉耻一旦休

這偷花盜柳之徒苟合佳期以留萬世不美之名你若識進

王小姐數黃道黑只受罵

高虎臣走近前來苦哀求

退快快出營而去人不知鬼不覺這就罷了若要不識進

却說小姐數黃道黑聲聲大罵高虎臣只是陪笑說娘子

退在此纏繞叫起三軍將你拿住那時你臉面何光只怕

俗是一對好夫妻你怎麼就變了臉哦是了莫不是嫌我

愧之晚矣高虎臣哪高虎臣哪你就錯安了定盤星了

丑麼常言說的好巧婦嘗伴拙夫眠古來有之我合你原

是父母配到的姻緣也說不的丑俊娘子不必介意任他怎麼

連步往上闖

餓虎去撲食

說小姐並不肯依虎臣說是了人家做新夫妻男子若與他

向前將他抱

那話不能提

婦人却要故意的拿腔你做這樣拿班作勢的以作新人

高虎臣仗着他那漢子大

王秀蘭急忙無處使力氣

之法乎想必是還等待我下手小姐聽說說好作死的冤

這小姐一時之間極了賬

忽然問心生一計笑嘻嘻

家焉敢撒野虎臣說當真不從我就動手哩看官總是王

常言道不要不笑不歡樂

我合你夫妻天生是夫妻

秀蘭另有一个主意因此才拿出這一片鉄心腸來若不然

方才我不過合你閑作事

你是個什麼樣子就撒極

男女皆同一理眼下不允到底也是還從可也無法高虎臣不

俏郎君你今暫且撒了手

我起去脫了羅衫解中衣

識高低說動手他就要動手小姐說不從不從斷不從

高虎臣聞聽此言微微笑

我料你今夜不肯把我欺

說起高虎臣

相個稜怔鷄

高虎臣雙手一撒床沿坐

王秀蘭急忙翻身把劍提

小姐模樣俊

生的皎滴滴

大罵聲無禮畜生少撒野

休拿着太歲娘子當官食

幾番來哀告

他却又不依

他那里寶劍一舉寶光現

高虎臣手忙脚亂躲不及

慾火難禁受

時下就撒極

只聽的呵以一聲着了重

只砍的連肩帶背少了皮

這小姐跳下床來復一劍

只見他人頭落地血淋漓馬他來行刺被姑娘殺了叫你們抬出去用土掩埋不可對

高虎臣除無成親害了命

從今後撇下他那毒害妻外人聲揚如有違令者斬首示衆軍卒聽說將身屍抬起

紅羅帳殺了臨潼高公子

王小姐想前容易後悔遲來出了行營伴常去了

却說小姐將高虎臣殺了自己追悔無及說秀蘭哪秀蘭

軍卒抬屍體

出了行營門

不從他攥他出去可也罷了為何將他殺了倘若那高義

一行抬着走

一行去評論

知道豈肯與我干休不免叫起僕女們來將他抬出掩埋

說起這死屍

只怕是別人

到明日父親不問便罷倘若問我哎我只推不知便了算計

他說是响馬

看來未必真

一定遂叫了環那里快來衆僕女聽的呼喚一齊向前問

一則是响馬吩咐不叫殺

為什麼半夜三更抬死人

道姑娘喚奴婢那邊使用小姐說這是一个响馬前來行刺

這時間一定有个詳合細

看光景不像响馬一半分

被我殺了快忙抬出去吩咐門上三軍用土掩埋不可對外

觀見他衣服首飾合身體

衆夥計這層可也奇怪的事

人聲揚違我令者自討分曉衆僕女聽說將虎臣的身屍

好像是潼關姑爺高虎臣

他方才手持弓箭進營去

抬起來出了後帳來至營門對軍卒說道這是一个响

未必不後帳以里生歹心

想必是姑娘變臉心不順

後帳里一時怒惱劍分身
怕的是姑娘知道抽了筋
急回來再整描眉女佳人

那個說他的事情不可管
且不言公子丑鬼來下奠

忽然的惺來知是南柯夢
却說小姐忽然一場美夢被人喊馬嘶驚惺看了看天大
明亮起的身來梳洗已畢用了早飯披掛停當吩咐三

且不言軍卒英埋高虎臣的屍體却說小姐自從殺了高
虎臣心中暗想嗒高義知道是我殺了他兒子必不肯與
我干休小姐說罷了營中未必有我存身之處等到明日
到了陣前那蘇郎若收了我二番回來把衆家放了我就
合他們反了罷倘若不收我的特節我也無面目回營了
就死在陣前罷了

軍備馬抬刀那小姐提刀上馬帶領三千軍卒出了行營
來到蘇家莊的寨門以前勒馬停刀一聲大叫响馬出來
赴死有巡庄家人看的明白慌忙走至大廳跪倒稟告員

外爺昨日那一員女將又來討敵員外聽說吃了一驚問道何
人出馬蘇魁說父親放心今日這一去才見為兒的手段管
叫他把衆兄弟放了遂吩咐家人與我拉馬抬刀公子說

這小姐思前盼後悶懨懨

聽了聽行營榔鈴四更天

衆家兄弟暫且舍下少等片時不久就回結束停當辭別

昏沉沉四肢酸困難睜眼

呼唳唳一夢陽台赴巫山

衆人離了大廳出大門提鎗上馬來至寨門令人開放催

夢見里好似一個人行走

只聽的戰馬嘶嘶人聲喧

馬竟撲江場下來小姐看的明白一伸坐冀迎將上去馬上

抱刀秉手說蘇將軍請了公子一見大怒說哇好賤人昨日把兄弟們拿去今日豈肯與你干休借兩個決一死戰小姐說借也不必死戰我若頭行你敢遂後趕來就算的且說小姐在前公子遂後二人進了深山小姐播回戰馬說道你是好漢蘇魁口中不言心內自思說道好賤人你拿我蘇將軍不必神駒此處就是你我說話之地公子說好賤當眾兄弟相看又待用什麼神仙鎖你那個東西只拿人你有什麼話說小姐說將軍我且問你家中同床無的眾人如何拿的我蘇魁好賤人那一個不趕你一催馬有公子聞言自思道這賤人分明有意于我待我混他一跟趕下來了

這小姐未及交鋒敗了陣 那蘇魁遂後催馬顛戰安
 這一個實愛郎君模樣俏 那一個正大光明漢子尖
 這一個指望遊蜂戀花蕊 那一個望有校枝不去扳
 王小姐一点私心要匹配 蘇公子正大光明意馬拴
 他那里顧與才子偕秦晉 這公子不顧佳人離恨天
 君好痴我問你有做伴的娘子無有公子說寔不相瞞自
 混看他怎麼樣的遂說道我家中八步床象牙床頂子
 床籐床俱有就是無有什麼銅床小姐聽說笑道我問
 的不是那樣銅床公子說不是這銅床可是那一樣銅床
 呢小姐說我問的夜間有做伴的無有公子說若是做
 伴的多着哩有我眾家兄弟到晚來儘有不少小姐說郎

幼無曾定婚小姐聞言大喜說道我有一句話不好出口今日事已至此不得不說了將軍哪將軍哪

這小姐馬上含笑說根由

霎時間粉臉通紅羞

之當然但男女居室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後成親

俺本是一枝梅花出牆外

只恐怕遊蜂一去不回頭

此乃人之大倫也如無此二者如同穴隙相窺踰牆相從苟

休把那千金一刻成虛度

休叫俺夜月良辰盡含愁

合佳期豈是我蘇魁所為之事賤人你也心就錯用了

俺如今回想光問從前事

不覺的虛度痴長十六秋

蘇公子怒目揚眉好心焦 他那里勒馬提鞭罵多姣

我自從昨日合他見一面

惹的俺一夜數盡五更籌

常言道良緣須待父母配 誰似你佳期任意自己招

望將軍佳期良緣早成就

休叫俺織女天邊思牽牛

俺本是衷懷不亂真君子 又道是閉門不納是英豪

借兩個做上一回蝴蝶夢

到几時飄飄蕩蕩學莊周

雖然是古聖先賢不敢比 怎肯學竊玉盜香度良宵

我合你鳳友鸞交效魚水

借把那往日離恨愁腸休

俺本是正大光明男子漢 怎肯做敗壞人倫小兒曹

王小姐口聲聲成夫婦

蘇公子大罵賤人不害羞

說什麼牛郎只在天河立 說什麼織女前來度雀橋

眾明公要知後來端的事

遂得那四卷接來說根由

說什麼良宵一刻千金價 說什麼夫妻雙雙任逍遙

王小姐口聲聲成夫婦

蘇公子大罵賤人不害羞

俺比做一輪明月當空照 你總然費盡心机撈不到時節多了他又發起什麼寶貝可就晚了遂把五勾神鑿鑿
 你總然孝弟忠信且不論 還不該節義廉耻一旦挑空一舉照着太陽一晃叫一聲師傅弟子蘇魁今日要開殺
 蘇公子將今比古聲聲罵 好不待羞死描眉女多校 戒念了一聲無量壽佛圍回馬來照小姐前心就是一鎗小姐
 却說蘇魁將今比古聲聲大罵不止小姐說好冤家我割臂 用刀架了架只見那槍夫冒烟火光照身遂了得哩麼覺
 意的言語反將惡言傷我你要再說不收我我就合你不便着眼前發黑耳邊生風說不好我命死矣番身跳于馬下
 了公子說你總然不便誰還怕你不成好賤人吃我一鎗小蘇魁這一鎗可就打空了蘇魁番回馬來看了看小姐落於
 姐用刀架過一馬上了正南一馬上了正北兩下里圍回馬來小馬下說道奴才你那拿眾兄弟的本領那里去了大約今
 姐說將軍當真不收我公子說好了頭那人收你又是一鎗 日難脫你少爺之手這就是你盡頭的日子了說罷把鎗
 公子一連三鎗把一个小姐刺的心頭火起說道好冤家你既 一拿住下就刺小姐把眼一閉只是等死忽背後一人把鎗
 無情無義那個與你干休看我擒你兩手舉刀按頭就刺 執住公子使盡力氣再拿不下去正然心悶一人大叫道畜
 這公子用槍架開火連忙迎殺在一處只有二十个回合不分 生不要動手我到了公子回頭一看原來是東方朔老祖
 勝敗公子心中自思道不如及早打發他家去罷看侍的駕至公子慌忙下馬路旁跪倒叩頭在地弟子蘇魁不知

師傅前來有失遠迎有罪老祖說畜生想當初在書却說老祖吩咐已畢回山去了這公子起的身來拉馬提槍房中誦讀之時那樣的吩咐你來竟把那話都忘了是走至小姐面前說道你起來上馬我合你再戰几合小姐說已怎麼你全不在意

這老祖一陣惡氣塞滿腔

罵了聲畜生今日欠思量 我如今收了你了你起來罷小姐說我起不去了你待收

想當初書房那樣叮嚀你

我叫你千萬莫使絕戶鎗 我就拉我起去罷公子無及奈何一伸手把小姐拉將起來了

一來是損你陰德不長壽

二來是百年夫妻定有傷 王小姐短歎長吁坐塵埃 吶嗽兩眼擎淚濕香腮

王小姐原合你是姻緣伴

你何苦叫他一命喪黃梁 郎君呵我今合你什麼恨 你方才一槍下去好利害

你快去懇求小姐成夫婦

即速的發放衆人免災殃 不是我眼力乖滑忙下馬 強人哪強人哪

隋煬帝不久五花棒下死

眼前里一統山河歸大唐 險些兒發付我上望鄉台 俺本是多情有意裙釵女

你二人成其夫婦權創業

即速的收拾去上錢塘江 遇着你又毒又惡狠狡才 俺這里和顏悅色陪臉笑

你若是謬言不聽我的教

准備着天打雷誅你命亡 你想想手拍良心該不該 我有心比目魚兒成雙對

這老祖吩咐已畢從容去

滴溜溜化道金光回山岡 誰想你僥倖只要兩登開 王小姐坐在地下聲聲起

蘇公子手扶娘子且起去

公子說得罪娘子少覓怪

到晚來與你免了心頭焦

却說小姐坐下聲聲悲怨公子士元無及奈何走向前來把

那小姐聞聽此言抵嘴笑

天殺的那個與你把情調

小姐扶起說道娘子王秀蘭起的身來說道荷蒙郎君

他兩個眉來眼去情又美

他兩個心滿意足在今朝

不棄請上受我一拜公子說這道不必快上馬頭行便了小

這一去放了衆人殺高義

這一去卧虎山下會英主

姐說夫前妻後理之當然公子說到底是娘子先行小姐

他兩個一行說來一行走

猛抬頭行營不遠來到了

說我欲頭行只拍你那一槍公子說太多心了待我與你同却說二人正照伸駒看了看行營不遠小姐說將軍不可前

行罷了

進此處就是你我分手之處了郎君回庄我且回營到夜晚

蘇士元恍忙上了坐下馬

王秀蘭即速上馬手提刀我把衆人放了這赤心盡付與郎君你休做了忘恩負義

一邊是臨陣收妻蘇公子

緊靠着任意招夫多姣之徒公子說這是那話我再問你佳期之事在于何日小姐

他兩個也有說來也有笑

如同是往日見了好几遭說好痴郎君明日就是良辰吉日何必再問請了

公子說若非師傅來指教

弄的你有了上稍無下稍

行營里來了小姐秀蘭女

蘇家庄去了公子蘇士元

小姐說恨起你來使刀剝

一霎時叫你弄的把氣消

這一個馬行十步回頭九

那一個戀情難捨懶加下

一來是月老配就姻緣對

二來是彼此都尊師傅言 你在江場中下的好狠的心不虧方朔老祖前來解救我

怕的是上廟火災不成願

怕的是藍橋路兜水來滄 秀蘭未必不做了痴心之鬼了又想起高義說道那個老

准備着犯了昨夜那件事

除非是群星來把法場掀 賊要知道我殺了他兒子焉肯與我干休看起來這件事

那一時高義陣前喪了命

下一回王巡棄職歸了山 算是從了師傅之言違了父母之命了

且不言後來吉凶禍福事

那小姐催馬來到行營前

王秀蘭左右展轉在心頭

看起來這事做的有些謬

却說小姐催馬來到營門軍卒上前接住戰馬小姐下的

不由人一陣恨來一陣惱

想了想一陣歡喜一陣愁

馬來上了大帳坐下一聲吩咐帳下三軍好上把守轅門若

恨的是虎臣無恥將人辱

惱的是蘇魁江場禮不周

無緊急軍情不可放入違令者自討分曉發放已畢歸

喜的是方朔老祖成佳配

愁的是高義知道不肯休

了後帳卸了盔甲有僕女奉上飯來小姐用飯已畢坐在

怕的是機關一透難遮飾

那一時難脫當面一片羞

大帳伸面朝天長歎了一聲又冷笑了一聲說道高虎臣

又道是為人莫犯蕭何律

果然是一言既出是難收

高虎臣你死的太苦了總死九泉之下你也怨不的別人

我欲待良心一味作了反

怕的是臭名一傳萬古流

是你自取殺身之禍又想起蘇魁說道蘇魁呀蘇魁呀

雖然是陌路之客成鳳友

遂則怕親生父母結冤仇

這佳人左思右想無主意 急回來再正潼關掛印候 乞望你即速醒來把仇報 為兒的雖死黃泉目也瞑

却說高義自從清早起的身來有中軍官報道夜間 猶碎問離苦情腸訴不盡 有人來催我去赴森羅宮

公子拿令箭一枝前去巡營至今不見回來高義聽說大 高虎臣說罷靈光伴嘗去 這高義手足張狂扑个空

驚失色急忙差人四下尋找並不見踪跡正然心中納悶忽 惺回來知是一場南柯夢 看了看四下寂淨暗無聲

然一陣蒙昧來侵正是那人逢喜事精神爽果然的悶 為什麼青天白日鬼托夢 都只為高義陽壽將近終

來愁腸渴睡多這高義場扶桌以上呼哧哧一覺就睡熟了 且說高義醒來却是一夢說道這也就奇了方才明明白白

這高義桌案以上渴睡濃 忽聽的帳前一陣起寒風 是虎臣我那兒子前來托夢渾身代血少背無頭聲聲只

只覺着冷氣颼颼毛骨乍 現出了少背無頭鬼魂形 說死于紅羅帳內仔細想來莫非是畜生不知好歹夜間

他那里冤冤屈屈放聲哭 只聞的陣陣血氣一片腥 上小姐營中幹那苟且之事被他傷害了性命也是有的老

他那里等了成親休害怕 別當作邪魔外祟作怪精 天老天若無有此事也遠罷了若果有此事這就了不的了

我是你姣生慣養虎臣子 今夜晚紅羅帳內劍下傾 又尋思一回說道那小姐是个閨門幼女這事未必做的出來

我上那城隍廟裡点了卯 一心里難捨恩養把信通 叫聲高虎臣我那兒這件事叫我真假難辨果有此事

為父的養你一場盡作枉然了兒呀

巡營至今未回王巡說差人四下追尋下落高義說親家本鎮

這高義尋思一回促雙眉

他把那夢中言語仔細推方才作了一夢甚是不祥我待對着親家講講又恐不真

我方才分明見了無頭鬼

對着我冤冤屈屈大聲悲我就成了个匹夫王巡說這是那話但說無妨高義說我方

他就說紅羅帳內死的苦

看起來不是虎臣却是誰才作了一景夢見你那門婿他渾身代血少背無頭他口聲

我那兒你若有此好合歹

好叫我經過潼關思回歸聲只說是今夜晚間死于紅羅帳內我想夜間殺人者未

那小姐未出閨閣裙釵女

似這等無法事兒怎肯為必不出親家我就不好說王巡說但說無妨高義說事已至

好叫我幾番思慮幾番感

好叫我几度徘徊泪雙垂此也不得不說了夜間殺人未必不出在令愛身上王巡听

這件事不知真來不知假

弄的我滿腹愁悶積成堆了這話想了想明明是說他的閨女殺了他的兒子遂

我待要究問這件不明事

只得是前到大帳辨是非容的哩麼遂翻起身來說吓吓吐了兩口說道親家好無

却說高義思想了一回說道這件事只得前到大帳同王親道理夜間小女殺人誰是見証呢

家究問究問方知真假遂起的身來行至大帳正見王巡料

王元帥聞聽此言寔難禁片時間白面一變紅面云

理軍情中軍官報道今夜晚間高公子拿令箭一枝前去

叫了聲親家說話太無理你也該暗地差人訪个真

常言道酒逢知己千杯少

果然是話不投机半句嗔

下落王巡說我曉的了終須是問我要人就是了一聲就叫

早知道不識輕重匹夫漢

原不該差人潼關下公文

中軍官中軍官答應有王巡說叫轅門旂牌官听令中

一來是借兵前來把仇報

二來是要與小女完婚姻

軍官一声高叫道轅門旂牌官听令旂牌連声答應有

今不究令郎無法偷令箭

今日里反說小女殺夫君

慌忙跪倒案前說道旂牌官與大老爺叩頭王巡說你拿

早知道今日大帳無光彩

好叫我悔殺當初錯結親

本帥令箭一枝到你姑娘營前把那守門的軍卒前來听

老王巡數長道短只管為

那高義鞠躬進禮笑吟吟

令旂牌官領命而去

列位各公敢說人家殺了他兒子遂陪着笑臉麼不是這等說

王元帥幾句羞辱氣難消

只為着高義一心想免曹

這不過是夢中的言語未知真假虛實高義說親家這不過

大帳上一聲吩咐傳軍令

去叫他守門軍卒問根苗

是個疑心不料親家賜下怪來萬望親家還要見諒王巡說

這才是旦夕禍福誰能料

王小姐大禍臨身那里逃

這一節甚麼話別的中疑這殺人的事可中疑麼叫我我兩

方才在江場了却佳人愿

是怎麼平地落下劍鵝毛

親家怎麼見人成的什麼体面呢你可再思再想高義說

好容易陣前對的蘇公子

好容易帳內殺的是賊卒

總是我的兒子是你的女婿萬望親家追尋追尋他的

誰備着軍卒前來說裏話

下回書難為描眉女多校

若得他夫妻二人免災難

除非是群星法場走一遭

真今有大老爺令箭叫你們兩人前去回話軍卒聽說慌忙

那一時蘇魁成了花燭夜

謝應登方才成了鸞鳳交

走至近前說道將爺今日大老爺令我們前去有甚麼事情

後來的吉凶禍福且不論

旂牌官前至營門把手招

旂牌官說大老爺軍情之事我也不曉的軍卒說還得稟

衆名公若是不嫌話絮叨

下回里秀蘭遭綁要開刀

過姑娘好去旂牌說現有大老爺令箭還稟甚麼姑娘快

若知道洞房佳人會才子

后接着大劫法場鬧吵吵

走罷這兩個軍卒無計所奈跟着旂牌旂牌在前小卒在

西江月 虎臣紅羅廢命高義為兒報仇秀蘭帳下苦

後他兩個低声說道這個說哥那個說弟怎麼好這個說

苦求王巡無計可救只因姻緣配就惹禍招災堪

你知道大老爺令階二的事情麼那個說不曉的這個說大

羞綁赴法場恨悠悠從今得借鳳友

老爺別無甚麼事情就有軍情大事也找不着你我二人

却說王秀蘭殺了高虎臣虎臣托夢高義又不見兒子回

前去聽令的呀

營心中甚是猜疑他竟來王巡營中問王巡要人王巡也無

這個開言道

叫聲我的哥

計所奈就叫旂牌官前至小姐行營令把門軍卒來問端

令階去聽令

却是為的何

的旂牌官領命來至小姐營前把手一招說到守門軍上聽

總有軍情事

那我合我

看起這光景

有些犯咯噴

頭接耳遂一聲大叱哈你們放着路不走自己說些甚麼呢這

一定夜晚事

今日起風波

小卒聽見遂閉口無言跟定旂牌來至王巡的行營進的營

你想想半夜抬的那一個

比着那潼關姑爺差不多

來來至大帳以外旂牌說你們且住待我進去繳令若令你

大老爺倘若問起這個事

到那里你我大約說什麼

們就進去小卒聽說在帳外站住旂牌進的帳來至案前跪

有心侍謹遵法度將是言

又恐怕得罪姑娘女校娥

倒說道旂牌官繳令王巡說你代的那听令的小卒呢旂牌

看起來瞞哄帥爺就該死

又想想惱着姑娘也難活

官說現在帳外王巡說叫他進來旂牌官一聲大叫聽令的

至而今左右兩營都有令

到那里不知却待怎麼着

小卒進帳來兩個小卒聽的有令往裡急走那王巡看見把

好叫我心內恍惚無定准

偈二人拿个主意机巧多

桌子一拍只聽的連聲響响的两个小卒戰戰兢兢來至案

那個說你今且莫耽驚怕

到其間寔寔落落對他學

前隻膝跪倒口稱大老爺小卒叩頭王巡說的好奴才你們可

看起來自己家神弄家鬼

偈兩人誰肯替他受折磨

知罪麼小卒說小人不知王巡說好奴才昨夜本帥差你姑爺

且不言兩個小卒閑談論

旂牌官停步回身一聲喝

前去巡營奴才怎麼不與他開門呢列位見官那王巡何嘗

却說兩個小卒在后低聲談論旂牌官回頭看見他兩個交差高虎臣去巡營來呀不過唬吓軍卒叫他說寔話小卒

說小的鬥不曉的王巡說好奴才怪起你也不肯說話兩邊刀斧軍卒說罷高義聽見這遠容的了麼走近前去一手把王巡手與我綁下去斬首示衆小卒說大老爺休要屈斬了小的侍拉住說道王巡老賊呀我那兒子明明白白被你養這一个小人寔說了罷王巡說從寔說來

軍卒扒半步

老爺聽我言

姑爺拿令箭

前來巡營盤

到了營門首

一直上後邊

也無見動靜

也無見回還

呀你再思再想

忽聽的後帳以裡傳號令

那時節行營搖鈴三更天

這高義怒發冲冠氣恨恨 他只是口聲聲罵王巡

使幾個了環僕女抬尸體

吩咐俺掩埋荒郊野外邊

雖然是畜生無理不守法 那賤人他也不該生歹心

他就說刀刺响馬遭殺害

囑咐俺千萬休對外人言

他也該舉刀想想三綱語 他也該仗劍思思五常倫

若要是有人違了姑娘令

他就說立刻拿來刀下斃

似這等不念結髮情義重 全不念月老配就夫婿君

那尸体渾身是血好面善

如同是那里見了好几番

我那兒紅羅帳內死的苦 弄的我久後斷子絕了孫

想必是結交响馬有外意 未必不苟合佳期成婚姻 軍官如何拿得他呢這一去倘若不遵是畫虎不成反為犬

似這等無耻無羞真賤輩 你怎當閨閣名門女千金 也這件事只得親家前去他若來迎接的時候親家用人拿

我合你一刀一塊對了罷 省的那太原黎民笑破唇 任萬無一失王巡說親家言之是也本帥正在昏晦之間多蒙

這高義手拉王巡聲聲罵 好不待羞殺太原掛印臣 親家一言提醒遂即吩咐衆武士過來聽令暗藏短刀各代

却說高義一手拉住王巡聲聲大罵王巡說親家暫且息怒 絕索莫要走漏消息到那里的特節看我眉目眼角行

本帥差人把那个奴才拿來與公子償命若是不能解恨 事我若把手一擺你們就把那奴才解了遂吩咐說道看我的

把本帥也綁起來殺了與公子低價何如列位名公事大事 坐冀伺候

小身到便了這高義聞聽此言也就息了些火又聽王巡 王巡忙吩咐 令人拉走龍

聲聲請罪常言說的好殺人不過頭点地他還待怎麼這 辭別高總鎮 上馬出了營

高義遂把手一撒王巡一聲吩咐中軍官你拿本帥的令箭 要拿王小姐 究問那事情

前去把那奴才與我拿來中軍官答應說得令高義說不 若是真寔話 可待怎麼容

可王巡說親家怎麼不可呢高義說他原是奉親家之命中 只因他一点公心難隱昧 顧不的自幼養的小校生

在馬上一聲冷笑一聲恨

不由的長吁短歎手捶胸

這佳人愴猝不及細詳參

悔只悔當初自己失主意

最不該叫他前來領大兵

他只說緊急軍情來計議

那知道半夜根由一特番

高虎臣堂堂身軀男子漢

總然是滅却人倫也中聽

這一去虎離深山遭坑陷

如同是龍出汪洋入蟄潭

你本是未出閨門裙釵女

叫本帥怎麼半路失節名

這一去難全莊周蝴蝶夢

如同是回覺裏王斷巫山

在馬上一番尋思一番惱

有一个軍卒前來報一聲

這一去青年宋玉音信杳

如同是悲秋樓下火來攔

軍卒來報前至姑娘的營盤王巡催馬進的營來帳外下馬

這一去潮陽文公八千里

如同是雪擁藍關馬不前

小卒接了馬王巡上了大帳坐下一聲吩咐請你姑娘就說本帥

這一去望斷雲山路君怨

如同是湘江石邊竹眼斑

前來有緊要軍情商議小卒聽說往後傳與了環了環聽

這一去西陽設立辭夫觀

如同是晉郊又起哭郎川

說即速報知小姐那小姐正愁尋思看到夜晚之時怎麼放了

這一去王英中途遭夜雨

如同是寶城臨刑冒雪寒

衆人到明日怎麼與蘇公子成親忍有了環來報稟上姑娘

這一去德武婚離春消閨

如同是孤生別却黃龍庵

得知有元帥大老爺現在大帳請姑娘前去有要緊的軍情

且不言古往今來離合事

再整那小姐來至大帳前

計議小姐聽說慌忙離了後帳代領使女竟扑大帳而來

却說小姐來至帳前看了看他父親面代憂容慌忙上前說

道父親在上孩兒有禮不知父親前來有失迎接乞恕孩兒
不孝之罪王巡說我兒你今日出馬又拿了幾個响馬小姐說
今日不曾拿住响馬有一个姓蘇的邪術與妙槍法高強孩
兒與他不分勝敗兩下罷戰回營侍孩兒今夜用神兵將蘇
家庄圍了个个盡情拿來一同起解王巡說昨日拿的响馬
却在那里小姐說在后帳綁縛王巡說一共几个小姐說共是
几名王巡說千萬的休傷損了他看楊千歲見怪小姐說現在
凡人並不傷損一个王巡說好畜生既無傷損响馬你昨夜殺的
可是何人呢小姐聞听此言張口結舌半晌無言方才說道父
親孩兒昨夜並不曾殺人這話從那里來的王巡大怒說道
好畜生還敢強辯把手一擺眾武士看見吵的一聲一齊跑
上了大帳不由分說將小姐綁了

眾武士耀武揚威跑上來 走向前綁了描眉女裙釵
這小姐雙膝下跪難張口 王元帥口聲聲罵奴才
你昨日連擒响馬得功效 為父的几番聞報喜上懷
喜的是公私兩濟將仇報 未必不芳名題表丹鳳台
誰想你粗心大胆任意做 現放着倫理綱常怎麼該
你也曾讀過三真九烈傳 盡是些賢愚遺留美英孩
到如今公子虎臣無下落 誰想你就裡機關盡明白
你說是夜間無曾將人殺 為甚麼了環僕女抬尸骸
那一時營中方交四更鼓 你吩咐門上三軍將他纏
待說是不是潼關高公子 為甚麼不叫三軍把口關
又說是有人違了你的令 拿了來斬首示眾倒下表
你安心放走响馬空回首 這其間一定有些古怪哉

你若是蘇家庄上出了丑 叫本帥太原怎麼把頭抬

王元帥不顧父女潑口罵 王秀蘭伏俯帳前淚滿腮

按下王巡大罵不息却說小姐伏俯帳前兩眼垂泪口呼父親

容孩兒一言王巡說你還有甚麼理說快講上來小姐說這件

事孩兒有一事之冤屈虎臣有一場之苦處孩兒固滅却網

常虎臣也失却倫理待說是孩兒冤屈又有殺夫之罪待說

是虎臣苦處又有無耻之名孩兒是無心之失虎臣是有意

之過又道是柳下惠坐懷不亂魯男子閉門不納都是好

人秉燭達旦閨夫子美德傳流孟姜女哭長城江心死節把

梁妻哭夫而變國俗孟姜女人稱贊把梁妻个个喝采為

兒雖不敢比那烈女節婦虎臣也算不的是下惠魯男父

親哪父親哪

王秀蘭粉頸低垂泪交流 弄的他几番欲言又害羞

昨夜晚月輪方才沉海底 行營裡柳鈴將盡三鼓籌

為兒的只想兄仇何日報 那有心去論窈窕君子迷

后帳里一夢曲台將正穩 忽听的風吹草動响聲來

又听的脚步行來像人走 忽睜眼床前站立那賊囚

只當了環休女送來茶水 誰想是天殺賊牢把情偷

夜晚間真假詳細難分辨 為兒的一時羞愧寔難收

牙床上龍象寶劍亮出鞘 他那里躲之不及一命休

雖然是為兒失錯將他害 看起來虎臣這事也太甚

俺本是閨閣名門貞烈女 又豈肯落花逐水赴東流

父本是鎮守太原大主帥 為兒的苟合佳期羞不羞

這小姐一行訴着一行哭 王元帥數聲長歎光點頭

王小姐哭訴了一遍是在是條條有理王巡也無計所奈仰高長

眼睜睜面前惟有姣生女

怎忍炮响魂飛就命歸天

歎了一聲說道秀蘭我的兒是你說的這些話叫為父的也難

我久后帝被蒙頭辭陽世

缺少那兒駕靈車女傷肝

處公道了看起高虎臣那个小畜生也太無禮他如今被你殺

這是我生男養女落的后

算是我枉做朝前一品官

了你也是有罪的了也罷你且隨我來到高義跟前你只是

大帳上王巡哭的肝腸斷

王秀蘭跪在帳前大叫喚

苦苦的哀告他倘或他動惻怛之心將你放了也是有的他若

中軍帳哭環了个裙釵女

忽有个軍卒前來報一番

是一定叫你償命叫我為父的也救不的了你只是听天由命而已

却說王巡與小姐正愁悲啼忽有人來報稟上夫老爺有高老

王元帥眼望秀蘭好心酸

虎口中点点深泪濕衣衫

爺帶領大兵前來營門下馬不久的就至大帳王巡聽說就叫王

叫了聲姣兒生生難殺我

又想起屈死墳前拜孝男

秀蘭我的兒他既然前來你少不了小心哀求他才是他一定是

你如今禍起蕭牆難迴避

你哥哥魂魄渺茫在那邊

見我不回去心中焦燥怎麼將大兵帶來呢是了想是他恐

至而今死的作了黃泉鬼

是怎麼活的又惹是非端

怕有甚麼變更改將大兵帶來高義呀罷罷我王巡不過

那一个不是我的連心肉

好叫我一條腸子兩下牽

是一点公心難昧把我那女兒綁赴法場問罪我若是像你

我如今白髮蒼顏歸期至

定不就甚年何日鬼來掩

父子那个心腸也總帶了兵來却怎能奈何我呢罷了看他

來到有甚麼話却說王巡逐出了大帳看了看那高義代領
着數十名家將怒目揚眉自外而入王巡向前秉手說道親
家我方才把小女綁了要到那邊不期親家到此就在此處發
落便了高義說在那里王巡說帳下綁的便是高義把頭一
抬看了一看不覺的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吩咐家武士
與我把衆响馬代出同這賤人一齊斬首報來武士答應了
一聲一齊往裡就跑王巡說親家暫且息怒請坐吩咐如何高義
氣沖兩肋大帳坐下王巡說親家小女還有些被屈請親家問
了原由高義說呀呸你養的這樣出丑的賤人明明白白載
了我的兒子還有甚麼被屈用手一指我把你這個賤人我
那兒子與你何仇何恨你下的這心好狠的緊哪我把你這
賤人可惱可惱

高總鎮氣滿胸膛怒生真
我那兒合你甚麼仇合恨
他是你百年終身親夫主
比不的雪梅長守望門寡
比不的英台山伯同學夫
既然是父母佳配你不論
這才是天網恢恢疎不漏
非是我出口無端將你辱
這高義大帳正然發其怒
頭一个金闕臨凡天蓬帥
鐵子建往日精神全無有
片時繩網索綁几个兄弟
大帳上咬牙切齒罵千金
你為何不論賢愚刀下分
自古來那有幼女殺夫君
仿學那紅拂揮墻夜私奔
仿學那司馬文君相如琴
想是你別處另有一夫君
怕只怕冤家到頭仇恨深
只為你做的事兒難見人
那比相綁過蘆林虎一群
后跟着天台西方白虎神
王君可低頭無語似啞人
只見那三軍前來跪了論

却說高義正罵小姐只見那武士跑至帳前跪倒稟上老爺身上來

眾响馬代到高義說也不用他來見我同這賤人代出去綁

縛住快將兵回下圍住一齊開刀斬首便了王巡說刀下留人

高義說刀下留那一个王巡說將响馬斬了到也罷了倘或楊

千歲見怪却待如何高義說這一時人亡家敗還顧的甚麼

楊千歲雖然殺了响馬千歲知曉這又不是反背朝廷他却

問我一个甚麼罪名呢且莫管他刀斧手與我綁人武士聽說

走至帳前就要動手王秀蘭大叫一声冤枉冤屈高義說眾

武士們先將响馬代出綁縛稽核听候處決我看這賤人還

有甚麼理說武士答應一声一个人如狼似虎將眾豪傑代出

營去綁赴法場兵馬四下圍住听候下令這且不言却說王秀

蘭跪在帳前高義就問了一声王秀蘭你把冤屈與我們

這高義惡声氣觸滿胸窩

王小姐未曾開口淚如梭

他就說為兒如同開門女

却怎麼禍從天降起風波

昨夜里軍情已早歸后帳

行營里陣陣搖鈴响銅鑼

你那兒無禮無法把營進

看起來大胆如天合不着

俺两个雖是配就夫合婦

為何不選擇良辰會校娥

那一時洞房花燭良宵夜

還叫我百年琴瑟說甚麼

你那兒本無拿龍折桂手

他却來番身挑進是非窩

算是來生而不幸該如此

那一時省察不及劍下磨

俺两个前生結下冤家債

總就是閉口黃泉口舌多

倘若是有親生千金女

人家來背地偷情你如何

萬望你高抬貴手且寬恕

我日后年年焚香念彌陀

王小姐半甜半苦來哀告

高總鎮虎胆兵兵一聲喝

反二字俺合你天各一方地各一處有什麼相干王秀蘭乃是未

小姐新罷高義將虎胆抓過來連聲啞啞一聲大喝說好賤人

出閨門之女你那高虎臣乃是偷花盜柳之徒名雖夫婦未

我那兒子被你殺了你今反來說話于我好大胆的賤人萬

偕伉儷不言自己之過單言他人之非俺雖無情愆先缺禮

割凌劇方才趁我心頭之恨王秀蘭看了看那高義聲聲

又道先齊其家而后治其國你家不能齊國何以治自己免

大罵賤人長賤人短這個主意一定是不放他了王小姐暗暗的

子不正總然死于非命只該克己才是你還不識時務聲聲

自己叫着自己名字說道王秀蘭王秀蘭你好不濟的緊

罵我賤人長賤人短自我看來誰是賤人誰不是賤人你那合

人家聲聲大罵你却苦苦的哀告他又不放你這是甚麼臉面

家大小連祖宗三代比我王秀蘭更賤十分你本是無耻蒼

呢罷呀起來也罵他幾句殺到存留任憑他罷那小姐主意已

生無耻匹夫自己不正焉能正人老賊呀

定遂將身立起來罵了一聲蒼生老賊你好不識進退俺這

這佳人站立帳前氣恨恨

他那里毀罵撞闖掛印

里伏乞哀求你却話出無端誰是你家賤人高義說好賤人

常言道自己不正人不敬

為何不拍拍你那疔瘡心

哪莫非你待作反麼小姐說呸老賊呀老賊呀你全不知羞耻

你生的不知禮法小雜種

該叫你閨文合他配成婚

你又不是君俺又不是臣你又不是父俺又不是子如何題起作

免的他胆驚受怕惹灾禍

倘若是你不做聲誰待嘆

您家里兒婦本是校生女

我的外甥又是你的子孫 斬首報來兩邊答應一聲就要拿人小姐大喝道：「那一個奴

您女兒叫聲婆婆親生母

您兒子叫聲爺爺代丈人 才敢來拿我我既犯王法我自出去受刑不必你們動手人笑

看的你倒賠粧奩女出嫁

看的你兒子鼓樂去娶親 地之間生而何歡死而何懼大丈夫視死如歸俺雖女流之輩

看的他面生不熟難說話

莫來是自幼相識結同心 也比不的那區區小人貪生怕死說罷方炷着王巡雙膝下跪

黃昏后二人同坐羅幃帳

他兩個姊妹夫妻把酒巡 口呼父親為兒今日帳前將頭連点几点就當了報父母之

這一個料声娘子親賢妹

那一個叫声哥哥好夫君 恩罷王巡說我的兒原是你自惹其禍也怨不的別人少不的

大約的你爺是你親姐夫

您姑娘生下你這老賊根 守法去罷為父的也不能給你作主了小姐听罷起的身來

未必不輩輩俱是這模樣

今日里如何就要改家門 罵了一声老賊我王秀蘭法場非命生前不能食你之肉死

你比做蝦蟇待吃天鵝肉

你比做乞兒得病想人參 后也不得與你干休說罷一轉身往外去了可憐哪

似俺這蛟龍原非池中物

有一日時來雷開上几雲 王小姐志氣昂昂去受刑 大帳上歎息太原掛印卿

王小姐不顧羞耻破口罵

那高義一陣羞惱作了心 只覺着滿腹如同刀劍刺 不由的無語傷心回后營

王小姐破口大罵只氣的高義目瞪口呆吩咐武士與我拿下去

中軍帳去了太原鎮守帥 法場里來了上方紅喜星

只因他私心不退臨凡世 今日里難免帳前綁一繩

這一去一腔苦楚變成喜 這一去刀斬人頭不成凶

這一去夫妻二人重相見 這一去成全百年山海盟

這一去才子佳人心意足 這一去怨女曠夫配雌雄

這一去雙雙携手入羅帳 這一去一對挨肩笑語聲

這一去牛郎渡橋會織女 這一去后羿得進廣寒宮

有佳人離營來把法場上 看見了芦林到了眾英雄

却說小姐進了法場看了看那九个豪傑个个綁縛椿上四

下里兵山相似困了个水泄不通小姐正看之間忽有一个人

稟道請小姐受柱小姐說罷了你們不過奉將令與你無干

武士們前來將我綁上椿柱便了武士聽說遂把小姐綁上

椿柱背插亡命等候開刀忽听的大炮咕咚一声响小姐看了

看武士齊声呐喊个个提刀好不驚人的狠小姐長吁了一声

說道蒼天這就是王秀蘭的結果了眼望太原府叫了一声我那

娘呀為兒的今日法場斬首揪的你老來無倚校生慣養我

一場寔指望有个好處至而今俱成一場虛夢了親娘呀

這佳人一陣淒涼泪不乾 只落的離苦難伸對蒼天

眼望着太原府里把頭点 說了声高堂百髮母年殘

你比那草上霜露將盡燭 又如同風里楊花下水缸

想想叨勞養育無從報答 好容易膝下校生十六年

我那娘不前不後空嗟歎 那娘如不南不北悲傷慘

南關外陣陣傷心忠孝子 椿柱上處斬依靠女秀蘭

好叫我滿腹傷心太原府 好叫我一腔恨惱在潼關

早知道今日椿柱受刑法 原不該昨日陣前結仇冤

哀响馬他的性命為我喪 看起來我的殘生他牽連

我與你那里結了牽連債 想是我前世燒了斷頭香

法場里嘆息多姣王小姐 忍听的二声大炮响連天

借兩個情深意長比如海 借兩個離多恨永似長江

王小姐正愁悲歎忽听的二声炮响人喊馬嘶刀兵叮咚一片殺

你那里數大凌雲依然在 俺這一盞孤灯將滅光

氣那小姐忽然又想起蘇公子暗暗的叫了一声情郎我這一

你那里亭台樓台身安穩 俺這里椿桮綁的滿心慌

天大禍皆因你身上起的若是無你蘇士元我怎麼殺了高

怕只怕追命鬼魂三声炮 不由的粉頸香面一陣涼

虎臣別了你千思萬想遇着你捨死忘生江場上受了多少

想了想離山老母今何在 思了思方朔老祖在那廟

驚恐我為的是你紅羅帳受了多少羞辱我也為的是你冤

俺與你無情虎臣不取首 是怎麼有意蘇郎兩分張

家你為何不來這里走走看看你那苦命的娘子不久的

王小姐前思后想肝腸斷 再整那定計解圍蘇家庄

就命赴陰曹寔指望合你鳳友鸞交長長聚首不料想參

按下小姐法場思想才郎不講且說那蘇公子自從別了小姐

商卯酉永不見面到如今海誓山盟盡都是枉然了郎君哪

回至蘇家庄把收小姐之事訴說了一遍又把老祖怎麼下山

郎君哪

對他父親與眾人說了一遍員外與眾人聽說俱各滿心歡

王小姐幾度思量痛悲傷 不由的腹內展轉想才郎

喜遂吩咐家人着上酒來大家開懷暢飲眾人正吃酒中

間有一人放聲大哭衆人看了看原是咬金公子說四哥這是你說是誰罷咬金說這兩個人偕兄弟中也有恨他的也有
怎麼說衆家兄弟有小弟一面全管我又收了王小姐他說今喜他的雖是愚兄的仇人却是賢弟的厚友暫且洗耳聽
夜就要放回衆家兄弟這是無事的了兄弟們得出虎穴小 我道來

弟又成佳配四哥今日理當歡喜飲酒才是為何這等啼哭

咬金閉言道

呢咬金說我不是哭的衆兄弟公子說却是為何咬金說有

呼聲蘇賢弟

此是要端詳

兩個人待我甚是薄情恨起他來我生罵他兩口算來是我

說起他兩個

待我甚不良

兩個仇家公子說四哥既有仇家等衆家兄弟回來大家就去

一個月下老

一個五閻王

報仇如何呢咬金說這仇報不的一來您不認的他二來您又找

有一個月下執掌姻緣簿

有不赫赫設立生死堂

不着他公子說天地間那有找不着的人他總是兩肋生翅騰

有一個理論男女佳期配

有一個判斷善惡輪迴忙

雲駕霧不是小弟說句大話也能找着他拿了他來與四哥報

他兩個發放衆生百樣好

偏偏的在我身上弄輕狂

仇咬金說難拿難拿若是中拿的特節我也就合他算了恨

都本是父母懷胎十個月

他生的短的短來長的長

了還等的賢弟如今動手麼公子說四哥你可悶殺我了

看起來短的是我程知節

長的就是你蘇少郎

蘇賢弟生的模樣委實俊

月下老配的娘子實相當 外爺得知方才王巡營中發出一支人馬又見一千眾犯个個綁

我生的模樣丑陋是難看

誰想他配的婦人不成腔 縛樁上只等炮响開刀請員外爺定奪不知如何下回分解

我好似東海夜叉霹靂鬼

您四嫂如同西遊八戒娘

俺兩個蒺藜疙瘩打蛤蟆

看起來他也喇嗔我不光

是怎麼欠俊男兒配丑婦

是怎麼風流郎對俏姣娘

是怎麼看見你的愛說話

是怎麼看見我的把身藏

看起來月老閻王不公道

好叫我提將起來痛斷腸

程咬金淒淒涼涼說一遍

把一个蘇魁笑的似顛狂

正是那酒席眾人齊鼓掌

忽有个門人前來報的慌

程咬金說來說去竟是恨那月老閻王不生他一个好模樣不配

他一个好媳婦眾人聽說俱各鼓掌大笑公子說四哥這是天

生就的那里犯着該哭呢一言未了忽有个家人來報稟上員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初集卷之二

二本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初集卷之二

西江月 群雄身遭羅網月娥堪可命傷法場裡邊關

嚷嚷一似天神下降喪門營前顯聖高義魂歸弟被他殺了你可好好哭泣咬金說不可取笑若是這模樣
渺渺蘇家庄上拜畫堂完却紅羅寶帳去就害了衆兄弟們的命了衆人說依四哥怎麼樣咬金說

這一番西江月說的是程咬金恨那月老閻王不生他一个好模樣依着我大家定个計策才是

樣不配他一个好媳婦大家正點鼓掌大笑忽有家人來報說咬金在馬上

張開血盆嘴

道那王巡營中發出了一支人馬擁護着千衆犯綁赴法場只等炮响開刀衆人聽說吃一大驚蘇公子說衆家兄弟不好了想是王巡與高義將他們綁出營來開刀示衆你我還不去闖營解圍更待何時公子說罷一聲吩咐拉馬抬鎗

公子同四家豪傑一个家披掛正齊結束停當各持利刀辭

了員外出了大所占燈乘翼一催馬竟往法場而來咬金說

衆兄弟們且住愚兄有一句話說衆人聽說俱各把馬勒住公

子說這是甚麼特節還要說話莫非又是待哭麼若是衆家兄

叫声眾兄弟

你看槍刀快

指望這一去

能自悔了做

偕去往裡闖

樁柱開了刀

總然是闖到法場殺兵將

好叫偕兄弟一場空回首

他那里一点靈魂飄蕩蕩

把那些患難扶持成虛語

只落的淒淒涼涼難見面

到底是早尋門路解羅網

都是冒失鬼

戰馬四條腿

斬將如削木

莫要做了悔

兵馬一齊偃

兄弟死一堆

怕只怕兄弟法場命有虧

縱有那通天漢子去救誰

偕這里兩行珠泪瞎垂垂

把那些肝胆又氣化作灰

只落的哭哭啼啼痛傷悲

免的那血染網刀不得歸

程咬金說罷解圍一節話

蘇公子声声只說把馬催

却說咬金說罷蘇公子微微的冷笑說道四哥你也太多心

了我想那王巡高義既是斬人必定二声炮响號令已下然

後開刀偕這一去冒不透風闖進法場及趕他稟明了主將

出來開刀偕把眾家兄弟就放了還怕甚麼呢即速去罷看

有過失說罷蘇公子在前眾人逐后一催馬離了蘇家庄往

正北而來正行之間抬頭一看只見那營外兵山相似四下里鎗

刀閃閃劍戟輝輝把法場圍住好利害有贊為証

愁云靄靄天地變

征塵滾滾乾坤暗

吶喊搖旂鬼神驚

巡視軍卒來往轉

鎗刀密密似麻林

劍戟森森如雪片

盔甲閃閃吐寒光

隊伍齊齊不敢亂

几个袋內寶凋弓

几个斜插狼牙箭

說這里邊是法場外面是一座八卦連環陣陣有八門按休生

鉄甲兜郎好几千

銅鎧雄兵兩三萬

傷社景死驚開若從生門而入開門而出方保無事若從死門

雖然不是會臨潼

敢比范增鳴門宴

而入傷門而出萬不能全眾兄弟遂我打生門而入罷公子說

眾豪傑勒馬抬頭仔細觀

打量那馬步兜郎掛印男

罷頭行衆人催逐后竟往法場而來說了声闐連声發喊閃

正南上丙丁環繞光閃閃

正北上壬癸如墨黑聚聚

開我到了好利害蘇魁那一杆鎗不是一杆鎗如同躡山大蟒

正東上甲乙旂舞青翠翠

正西上庚辛白衣色鮮鮮

那一匹馬不是一匹馬如同出水的蛟龍領着這四家豪傑如

中間里飄飄旌旂戊己土

設立下一杆追命取魂旂

入無人之境好似羊群里進來了几隻猛虎烏鴉中落下了几

有几个倒提蛇矛良戰杆

有几个手按利刃劍龍泉

个鳳凰一場好殺呀

有几个鉄甲短刀藤牌滾

有几个銅鎧凋弓張上弦

說起五兄弟

如同是虎狼

眾豪傑觀罷法場兵合將

蘇公子馬上開言問一番

咬金掄板斧

周臣忙使鎗

却說衆人觀罷蘇公子說兄弟們你看出這法場是个甚麽

柴少拈戰杆

云甫刀純鋼

充景來的呢柴少說好像个陣勢一般我却不能認識公子

軍卒一齊倒

紛紛四下張

逢着就是死

招着也命亡

馬長鎗全甲紅袍年紀不過十四五歲仔細觀認的是蘇

這個呼老子

那個叫親娘

公子暗暗的叫了一声老天哪老天哪想是我王秀蘭遂

好一个無敵魁首蘇公子

今日里開放殺戒頭一場不該死于非命鬼使神差叫將軍前來解救又叫了一声

嘩喇喇往下馬跑誰敢擋

嗚唧唧搖動五銜神飛鎗蘇郎蘇郎我只說今日不得與你相見誰想又得合你重逢

好似久困蛟龍初得水

一番身跳進西湖洋子江又罵了一声高義老賊呀眼前就是你對手來了

法場里進來几隻臥山虎

表豪傑脫離巢穴免災殃這小姐暗罵蒼生氣傷懷不覺的又喜情郎少多才

眼睜睜歡卡臨凡小豪帥

椿袂上驚動佳人女紅粧老蒼生設立陷坑絕戶策那晚的將軍鬼使與神差

却說蘇公子同回家兄弟闖進了法場這且不講單說王秀

你又說斬盡芦林多姣女那知道脫離繩綁刀斧災

蘭綁在椿袂以上正在那悲歎之際忽听的正南上人喊馬嘶

眼睜睜牽牛復渡銀河岸俺比做神女重會楚陽台

兵刃交加抬頭一看軍卒紛紛亂倒免郎个个爭奔如同是

好叫你畫虎類犬悔后晚好叫俺跨鳳乘龍笑顏開

崖岸下塌了太行山平地里潮了東洋海說不及話有四

弄的个前后兩空淡漕海弄的个進退無門哭痛哀

五匹馬闖進了重圍竟往法場而來頭裡有一員小将赤

王小姐暗里思想罵高義蘇公子夾馬搖鎗闖將來

衆武士不顧樁柱逃了命

劊子手殺人鋼刀撩塵埃把公子一把拉住叫了声多情的將軍可意才郎妾身為你

閔的声旂牌兜郎難招架

好不待喜了描眉文裙釵不至緊要遭了多少驚恐受了多少凌辱至而今綁縛樁柱

王小姐声声只把公子喚

叫了声郎君快往這里來閉目受死只說與你陰陽相隔情義兩絕空許你地久天長不

却說蘇公子全西家豪傑闖進法場救退衆武士趕散了劊得鳳友鸞交與君永別矣誰想偕倆姻緣不斷佳期重逢

子手要下馬解救衆兄弟忽听的有一女人声音那里叫的眼見幽冥地府不覺陽世三間算是又得再生之天我可捨

是他抬頭一看樁柱以上綁着一女人原是王秀蘭蘇字不了你了郎君哪

也不解其意遂分付四家兄弟快忙下馬解救衆兄弟小心的這小姐拉住公子泪交流他那里恓恓惶惶訴根由

保護我看看王小姐為甚麼也綁縛樁柱列位名公敢說這真好容易捨却生死遵師命好容易惡戰江場將你收

是各人往着急處來看了看他媳婦被綁那里也顧不的表好容易海誓山盟成秦晉好容易鎗架遠刀講好速

兄弟把馬一提來至小姐近前忙跳下馬來說道娘子為何我只說洞房佳人會才子我只說紅羅郎君伴女流

也受此刑法小姐說郎君妾身總有言語也顧不的說了快我只說星前雙雙談合意我只說月下對對任歌謳

忙放我起去罷公子遂將小姐的絕鎖解開小姐起的身來誰知道不測風云眼前變誰知道旦夕禍福目下憂

誰知道大帳羞愧慘肺腑

誰知道椿杖刑法劍割頭不勾哭一年不消百十年也就哭勾了你看兵勢緊急幸喜

到如今瞞怨父親不作主

到如今惱恨高義老賊囚他無有將令不敢私離況地若是等的他那主將出來說令

到如今再得郎君見一面

到如今總死黃泉也甘休已下四下里住裡攻殺你我到是小事眾兄弟門坐下無馬

王小姐哭哭啼啼不撒手

來了个東阿縣裡棧爭牛匹手中無刀鎗那一時節你可待拉着兄弟門跑呢你可

却說小姐拉着公子悲悲切切只是哭把个公子一陣哭還守着媳婦子哭呢

的呆呆的只是看這也不表却說他四人把眾豪傑去了

咬金心不悅

開口就講發

繩鎖放將起來安排就要出法場咬金抬頭看見公子與小

叫聲蘇賢弟

你也好個怪

姐那里正哭咬金就不大自然邁開大步來至近前說道這

拉着个閨女

兩眼泪麻麻

是个甚麽去處可見的您就是兩口子您偏厚些兄弟們全

他既遭了綁

想是為着啞

不管管在這里噙噙吻吻是个甚麽時節也中只管哭麼

多少說幾句

急忙去救他

您代哭等出了法場到家裡儘看您哭或是搬着脖子哭

守着仔細哭

不怕人笑話

或是樓着腰哭無當的又無嗔的一日哭不勾哭一月一月哭

倘若他死了

把你眼哭瞎

又不是五娘長亭別蔡邕

又不是鄭郎寺中辭月花

面焦黃一个个跑上了大帳雙膝跪倒口呼老爺不好了有五

你看那四下兵來困的緊

你這里只是哭的是甚嗎

个响馬前來切了法場連小姐都搶去了高義聞言怒氣

到不如保護兄弟脫災難

您两个夫妻二人到了家

上声連声怪叫好大胆的响馬如此無理看我披掛待我出

那一時您待哭來您就哭

那一時您待耍牙就耍牙

去會他一會兩邊答應了一声抬起披掛高義披執上馬分付

那一時哭笑悲歡任憑您

不強似人臉前里瞎呱喇

放炮只听的三声炮响畫角齊鳴眾武士吶喊搖旂高義馬

程咬金肆言無忌任意講

王小姐柳眉直豎將眼撇

當先冲出營來

這佳人口中不言心裡罵

是誰家積的他那丑達達

行營里出來潼關高總鎮

這一去難保存亡吉合凶

法場里按下蘇魁程知節

再整那作死高義老賊殺

他一時怒氣塞胸催戰馬

他一時氣惱難容提青銅

列位名公難道眾豪傑進了法場那高義他還不知道麼但

他方才離營走了十數步

忽然間眼前站立鬼怪精

仔細說事是一齊的事我沒有两个口說少不得按下一頭再說一處

只見他頂掛銀錢帶白布

只見他身穿孝衣係麻繩

衆人問了來歷方知是公子收的妻室大家就要出法場這且

只見他左手裡邊執哀杖

只見他右手提了漿水瓶

不講且說那高義正坐只見那眾武士形容失色劖于手臉

他那里嘻嘻哈哈拍掌笑

一片時悲悲切切大放聲

他就說高義我免死的苦 我與你鬼門關上饑餓行

也是那高義不久歸陰府 平地里來了上方喪門星

他這里不知好歹使刀劈 滴滴的一陣陰風歸了空

只覺着毛骨悚然心肺間 忽抬頭看見芳林眾英雄

却說高義出了營盤遇着喪門關聖劈了一刀踪跡不見唬

了个毛骨悚然遂不知進退一推馬來到法場看了看那些

豪傑方才要出法場高義把令旗一展四下里齊聲吶喊住裡

一裹那眾豪傑正無待走忽听的戰鼓如雷人喊馬嘶抬頭

一看只見東西南北好似銀灣弓鎖就那鉄又出碣地河凍成

了汪洋海怎見的有詩為証

戰馬咆哮鎗嬰閃閃戰馬咆哮黃膘馬白龍馬烏追馬

青宗馬一匹匹來往奔走如閃電鎗嬰閃閃赤金鎗杆

白鎗黑嬰鎗梨花鎗一杆杆齊頭光明似雪煉刀吐寒光

鋼生冷霧刀吐寒光雁翎刀几把刀鬼頭刀三尖刀一口

星光凜凜冰一片鋼生冷霧全粧鋼銀粧鋼熟銅鋼四

枝鋼一柄柄臨陣冲鋒鬼神驚劍戟輝煌又斧森嚴劍

戟輝煌連環劍方天戟虎尾鞭月牙鏢一件件殺氣騰

騰冲云漢又斧森嚴把天又宣化斧生金鐘八棱鎚一對

對愁云滾滾上下番鉄甲兜郎藤牌武士鉄甲兜郎如

蛟龍似猛虎像其奔賽獅多一起起各逞雄威不急慢

藤牌武士如五道以太歲賽喪門像吊客一个个各頭

英勇有几萬百般兵器遂身使馬步兜郎使勇健羅鳴

鼓响陣陣催江場圍裹眾好漢

觀罷連環陣

眾人便開言

看起這光景

不肯罷休干

就會他一會說罷一催馬竟我高義而來相離不遠咬金一

如同埋伏計

大戰九里山

聲招呼嗚咤那比廂來者為誰通你的名來高義正然伸

他若動了手

叫偈左右難

駒忽听的有人喊叫抬頭一視看見那咬金青臉紅髮巨口

一个个赤手空拳無利刃

一个个那討坐下馬心猿

獠牙好一似東海岸出來个夜叉鬼如今是斗牛宮下來个

兄弟們但得寸鉄乘主翼

那怕他四下兵來几萬千

温元帥高義視罷一声大喊說好大胆的响馬你敢劫我

爭乃是法場百般不湊手

莫非待臨陣冲鋒去使拳

的法場乱我的三軍還來問我馬上坐牢听我通名與你

到底是搶他几匹追風馬

到底是奪他几件义斧鞭

吾乃鎮守潼關官拜總兵之職姓高名義表字敬合原是

兄弟們一氣同心往外闖

那怕他鉄壁銅牆虎牢關

你高老爺到了你乃何名咬金說問我麼我乃有名家住充

還不如登州楊令八卦陣

跟不上遭困重圍府延安

州東阿縣姓程名咬金字表知節瓦崗寨混世魔王便是

那衆人正然議論尋出路

忽听的馬乍響鈴到面前

再往下問就是你萬歲爺到了高義聞言大怒罵道好

却說衆人正然議論怎麼出法場忽听的響鈴一派皆响衆

丑鬼不要走看我擒你兩手舉刀招咬金分頂劈來咬金

人說敵將到了誰去冲他一陣咬金說衆家兄弟放心我

用斧架住說道高義俺合你人居兩地天各一方你在潼關

俺不找你便了你反尋起俺來了若識進退早早回去免你一死不然只怕你難取公道了老賊呀

咬金在馬上

一陣笑嘻嘻

罵声高義賊

好个嗔東西

太原王元帥

和你是親戚

叫恁來成親

他却是我你

如今王小姐

不算是閨女

殺了恁兒子

成了別人妻

他如今有件古怪偷情事

你在那暗地難明未必知

他如今臨陣招婿任意樂

好叫你來這一場盡成虛

他如今辭了父母姻緣配

他如今成了娘人新佳期

恁那免成了一个頂蓋魚

王小姐令人做了比目魚

你若是不信我這一些話 那不是守着人家哭啼啼

樁上還是你的兒媳婦 這時節叫他姑娘未必依

看看你這樣羞耻怎麼受 空叫你乾燥無處使力氣

程咬金噙嘴嘻嘻笑着罵 把个高義氣的似野雞

列位名公咬金這一些話分明是招臉打了一頓巴掌何嘗是

罵那高義聞听這話氣塞滿胸一声怪叫好丑鬼你敢如

此罵我看我刀下取你說罷就是一刀咬金急忙架過火速相

迎戰在垓心殺在一處好利害有賦為証

刀來斧架斧去刀迎刀來斧架花喇喇風吹柳絮斧去

刀迎滴溜溜亂舞梨花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威風凜

凜明晃晃星飛閃閃殺氣騰騰赤旭旭電扯金光玉兔探

爪大蟒搖頭玉兔探爪一陣陣對面寒風大蟒搖頭一片

片遍体云霧好利害

他二人話不投机把臉番

好一个鎮守潼關高總鎮

噹啷啷刀斧齊來左右晃

這才是目下該立森羅殿

好一似法場安排薛鄉嶺

馬前里勾使惡鬼提繩索

他两个來來往往爭勝敗

的一声就叫兄弟們誰借刀馬與小姐使使賈云甫說兄弟

將我這刀馬拿了去罷遂將刀馬遞與公子公子接來遞與

小姐小姐遂占燈上馬順手提刀就待要走蘇公子說我與

你同去如何小姐說更好公子聽說也跳上馬去同小姐齊

催馬扑高義而來列位名公你說這一時四面三軍怎麼不

動手呢衆位不知這一座陣兵不得號令不敢私離此地若

是有人冲他的陣角他却動手這一時表豪傑無往外關他

故不敢動不過是遠遠困住吶喊助威而已若不听號令就

一齊下手休說是這几个人就是二百也難取公道這且不講

且說公子同小姐兩匹馬飛臨陣前並不答話烙着高義

這邊一鎗那邊一刀招架不及咬金又是一斧這叫做是能狼

不及喪犬好手不如人多高義總是一條好漢那是他二

按下二大戰不言且說王小姐看了看二人江場不分勝敗恨
不能着咬金把高義一斧劈成兩半又見咬金不能取勝
欲待前去助陣爭乃無有刀馬小姐說蘇將軍把兄弟中
誰的刀馬我使一使去合那老賊算一算賬公子說這也使

人的敵手一時間躲之不及只听兵的一声哎哟的一声咕
咚的一声不好了

說起蘇公子

武藝妻寔精

咬金似猛虎

秀蘭往上冲

兵兵一声响

好像是削葱

高義張下馬

一声响咕咚

齒牙與這嘴

全然不覺疼

人頭落在地

身子兩半停

指望拿响馬

誰想把命傾

就是那神醫華陀難理治

他在那七八下里怎復生

你看他頸項無頭怎吃飯

聽得此報唬的半响無言腹內自思說道我王巡做官寔指
總有那綾錦衣服無處擇 望為國盡忠替朝廷報効封妻傳子萬古流芳到不想兩

成了个項上無頭流血鬼

成了个淨肚分身脫腸精 个兒子皆死于非命只有秀蘭一女如今又做出這樣事

只落的冤冤屈屈無處訴

只落的恓恓惶惶痛傷情

只落的三魂渺渺遊地府

只落的七魄悠悠歸陰城

只落的妻妻家人不見面

只落的風吹草動胆战兢

猛抬頭看見校生虎巨子

不由的頭足捶胸大放声

且不言高義法場廢了命

再說那藍旂報與王總戎

却說蘇魁與眾人劫了法場王小姐借過刀馬殺死高義此話

不表單講那王巡正在大帳悶坐尋思無法以救秀蘭忽有一

个藍旂一步一跌跑上大帳雙膝跪倒口呼老爺不好了了不得

了潼關高老爺去上法場捉拿响馬又被大姑娘殺了王巡

來這是俺做官一場落的來忠不能進孝不能全罷罷罷罷
不如棄職歸山尋一個清淨所在以樂天年倒是便宜了

王巡聞此報

一陣情傷慘

總不如乘馬遊江訪道友

顧效那張良棄職去歸山

細想從前事

不覺淚連連

孫伯靈養性修真因受害

姜太公渭水灘頭執釣竿

子忠合子孝

俱各亡陣前

遂有那范蠡遊湖去得妙

這夥人都得正果昇仙班

潼關兵馬到

指望報仇冤

俺如今看破世事皆如此

何必去苦戀紅塵名利貪

誰想秀蘭女

做出這一端

到不如間看落花流水景

到不如居住深山一茅庵

難回太原府

何顏返故園

悶來時唱上一套歸來晚

興發時酌酒高歌鼓絲絃

不如歸山隱

養性去修仙

王元帥前思后想主意定

一心裡海角天涯去不還

王元帥參透世事人情番

一心裡不愛名利棄塵寰

且不言王巡本意歸山隱

急回來再說小姐王秀蘭

這一時田園故土無心戀

這一時家緣家計一旦捐

且不言王巡棄職歸山却說蘇公子劫了法場救了高義軍

想一想重瞳項羽今何在

思一思十面埋伏是枉然

卒四散奔逃王秀蘭與眾家好漢欲回行營來至中途忽

見兩個軍卒跑至小姐馬前，雙膝跪倒，稟上姑娘得知老翁佛家戒禪子，沒處晒二哥自我看來，丁寅丁卯今日就好用。拋下帥印，棄了官誥，出了行營，不知何往而去。小姐听的此話，甚麼縣曆哩府曆哩，倘老一兩日沒有好日子的時節，一來放声大哭，眾人俱各嗟歎不已。這且不言，却說眾家豪傑與，耽擱了他二人，來還誤了我上瓦岡寨做那營生哩。秦瓊說蘇公子王秀蘭一同進了行營，小姐分付眾軍卒各人回家安。這是他二人終身大事，不可造次，遂令取了一本曆書來，展業不可在當兵分付已畢，遂同眾人取了馬匹器械回蘇家庄。開一看，說道可喜可喜，今日就是良辰，員外遂吩咐家人堂而來不多一時，來至大門，下了征駝，公子往里廂讓員外間前排下香案，又使人往後宅報與老夫人命二位小姐各整梳粧，知接至二門，把眾人讓進客舍，又令把王小姐送至后宅，眾人在前同來前廳拜堂成親，真正是百年琴瑟，此時定萬載良緣。今且成所按次序而坐，下把法場里事情說了一遍，員外滿心歡喜，分付家人看上酒來，酒過數杯，秦瓊欠身秉手，說道：「憑兄弟今日若非令公子解救，命皆休矣。二爺說好說好，說今日小兒之事，遂望兩兄台玉成玉成，秦瓊說有憲歷拿來看，看几時是吉日良辰，把公子與謝二弟的親事成就了罷。」咬金說依了。

他四人堂前同拜地與天

一个家滿心喜悅面且歡

謝應登成就百年佳期配

蘇士元夫婦時下偕鳳鸞

只見他拜罷天地回宅去

洞房裡各整筵宴叙前緣

且不言謝家夫婦兩和美

再說那少年公子王秀蘭

他二人洞房裡邊飲喜酒

看了看東方初曉明了天

却說二人起的身來梳洗已畢王小姐仍然坐帳公子離了書房

夜裡成雙配

諧就美姻緣

上前廳而來來至前廳只見眾家豪傑俱各梳洗完備公子進

您雖是五百年前結的債

也與俺眾人作合一時間

的廳來朝上一禮說道小弟事情多蒙眾位兄台費心一言難

賢弟你容顏更比潘安俊

王小姐一似蟾宮謫降仙

盡秦二爺說彼此豪情何勞公子致謝言罷大家序次而坐方

您二人交頸鴛鴦魚得水

又像是比目魚兒並頭蓮

才坐定謝應登從後宅而出同來入坐坐畢家人捧上茶來茶

倘若待上三年並五載

准備着抱着女來挾着男

罷咬金滿口答應登暗了暗公子忽大笑說道我有句說待合

真果是天生一物各一主

休忘俺江場使的兩背酸

公子說說不知肯容納否秦二爺說四弟不可多言我要合字

程咬金一行說着一行笑

秦二爺呼聲四弟莫多言

面議借虎山搬取家眷好收拾起身哩咬金說你管的人正麼寬

却說咬金言罷秦二爺說四弟兄們何故出此戲言話猶未了

呢不要我說話我偏要說說公子請坐聽我道來

員外從後宅而出彼此謙讓了一回方才坐畢員外命人看酒飲

咬金微微笑

賢弟你聽言

酒中間秦二爺秉手說道員外晚生的家眷尚在卧虎山上意

你與王小姐

成就百年緣

欲搬取回來一同起身員外說這事容易正說話間家人端上

良宵恩情美

永效魚水歡

飯來飯畢員外命人上卧虎山而去不到一日將家眷搬回皇星

魯明月亦來相聚把太原府與法場之事說了一遍不覺的

有幾個一心奔上壽陽府

蘇公子帶領家眷上錢塘

紅輪西墜玉兔東升大家收拾安寢一夜不提遮明早且起的

一霎時蘇家庄上大失散

下回書群星聚會豹頭崗

身來梳洗完備用過早飯秦二爺要辭行公子說道二哥小弟

詩曰 天生豪傑扶大唐

到處仗義破隋場

在家難以存立也要上錢塘江去祈二哥與眾兄弟再住幾日待

此回兵會太原府

不久又聚豹頭崗

小弟收拾完備同行走如何秦瓊無可奈何又住了幾日是

朝問脫却虎口難

不日翻身离龍潭

日起身看了看天朗氣清息風和暢眾人堅意要行員外遂

明公雅靜暫洗耳

听講大戰豹頭山

命人重整酒席大家暢飲了一回各人收拾行李一擁而出員外送

這一首詩說的是秦瓊與眾家好漢反出太原府大破了蘇

至大門拜別公子又送出庄外說道兄弟們今日分別不知何日相

家庄謝應登蘇士元二人成婚已畢卧虎山搬取了家眷兄

會言畢兩下裡酒淚而別

弟門也有看親的也有訪友的也有回家的大家同約會日期

眾豪傑拉馬離了蘇家庄

一秉手辭了公子蘇少年上瓦崗寨取齊只落下秦瓊程咬金賈雲蒲允通二共兄弟

有幾個興心要去訪朋友

有幾個立意要去還故鄉 四人別了眾兄弟保着秦瓊的家眷竟扑河南瓦崗寨而來

有幾個奔走紅塵探親眷

有幾個要上河南秦瓦岡

秦二爺催馬离了蘇家庄

一秉手辭了同心結義郎

謝應登會同羅成看親眷

蘇公子帶領家眷上錢塘罷大家離鞍下馬坐在樹下眾豪傑方才坐下忽見葉

張公瑾約合大奈去訪友

鐵子建相伴君可奔壽陽上有一夥農夫竟近大樹而來不多一時來至近前那眾農夫

柴樂天一同圍臣保妻妹

還有那明月明星返故鄉看了看他兄弟把陰涼站住其中有一个小夥子啣的一聲就

只落的叔實相遂三兄弟

還有那雲甫尤通程大王了話說你這夥人精混帳把陰涼站住叫俺們那里吃飯您就

他四人保着家眷登長路

這一去要上河南寨瓦崗起來快走罷二爺暗笑說列位不必動怒我們是過路的行

這一去黃花店上把拳使

這一去豹頭山下大戰場客見樹下無人些須乘涼片時你們既待吃飯俺就起身讓與

這一去乾坤晃動群星會

這一去地震天翻民遭殃你們何必生氣那小夥說這就罷了

且不言兄弟後來凶合吉

那一日忽見路旁一垂楊 二爺賠笑臉

咬金氣滿腔

却說秦瓊同兄弟妻子曉行夜住說不盡跋涉之苦行了

鬍子一把抓

大口張兩張

有十數日期那日正行之際忽見路旁一株垂楊大樹此時雖

用手只一指

抓定斧純鋼

是秋天却還暑熱二爺說賢弟們你看紅日當窗天氣又

罵聲小雜種

好个男盜娼

熱大家暫且下馬乘涼片時再走不遲咬金說言之有禮說

俺本是過路行客因天暑

在此處垂楊樹下暫乘涼

莫說是大路一旁垂楊柳

總就是水閣涼亭得何妨依舊坐下且說那一夥子農夫到了西邊樹下一个家摸碗的

你也該瞪起眼來看一看

俺兄弟那一个來受你降摸碗拿快子的拿快子開的一聲將午飯吃完受了咬金氣的

我看你本是鄉間蛆皮鬼

人前里高聲怪氣兀挺腔那个小夥子雖然吃了飯却帶着一肚子氣自言自語的道

惱一惱將你劈个吸呼爛

我看你待吃飯來待喝湯既有這樣漢子為何不與那母夜叉使使內中有一个就問老

程咬金據拳捲袖講動手

有一个老年農夫笑臉揚弟那里有个母夜叉呀小夥說你還不曉的麼說起这个母

却說咬金就講動手秦三爺不可只見有一个年老的農夫秉夜叉來利害的緊

手笑道老客息怒他不過是一个年幼的人不知好歹我這

小夥開言道

叫聲李大哥

里陪罪了老客只管在此乘涼我們且到西邊小樹下吃飯

說起這女子

好似五閻羅

便了說罷開的一聲都往西邊去了咬金怒氣不息還要答

到此才兩月

日子還不多

他算賬三爺說四弟他不過是村野農夫合他爭論甚麼起

獨霸一山廠

殺人當快活

身走罷咬金說等等看本等該走看他言三語四的我偏不

四外庄村內

誰不受折磨

走借去了他好來吃飯等他吃了飯借可走三爺無奈只得

他生的本領高強力量勇

那一方誰不懼怕醜娥

他雖是容顏欠俊心裡趣

愛的是少年郎君在心窩身行路了說罷就去拉馬雲甫尤通也去解韁咬金無計奈

倘若是有入着了他的手

担不的身上兩下去撲揀何只得牽馬大家扶持賈氏月娥宮喜俱各上了坐驢向南

這本是人言傳說相談論

沒見他生的模樣怎麼看而去行了二里之遙只見四外庄村有許多烟上南行走一

那小夥張長李短來說話

好不待問殺瓦崗混世魔個家穿紅着綠披紫掛藍大男小女老者少者也有說的也

程咬金走近前來待要問

衆農夫打聲號來去做活有笑的也有男子頭裡跑的也有婦人走不動的也有說等

却說那小夥子正然說母夜叉還未曾說完那个年老的農一等的也有說駁一駁的忽相言語而前好熱鬧

夫見是咬金去問遂叫一聲小夥子們不說罷做生活業秦二爺馬上留神仔細觀村庄內來了許多女合男

看主人家來了說不是言罷打號一聲往東南上去了把个咬有幾個白髮老叟拿着手有幾個少年子弟依扶着

金問的無人可問待要發作人都去了待不做聲腹內又氣有幾個蒼髮婦人懶開口有幾個青春女子喜笑歡

叫一聲俺二哥您且在此待我將這狗娘養的抓回來每人那幾個老者談論庄農事就說是納了錢糧不怕官

打他一頓方才說甚麼母夜叉我待問他一問誰想他理也不理那幾個少年說的風流話就說是誰家女子寬耐觀

竟自去了這是可惡的狠二爺說四弟不必與那小人爭氣俺起那幾個老媽年殘難行路一个家手持拐杖不出言

那几个幼年婦人相談說

就說是誰家女婿做活歡二爺听畢說多蒙指教了回身上馬同兄弟妻子竟往黃

有一起嫂子就把小姑娘戲

就說是他那姑來在頭前花店下來了

秦二爺馬上不解其中意

一翻身跳下馬來問一番 二爺頭引路

大家催走龍

秦二爺在馬上見這些來來往往的行走不解其意跳下

咬金開言道

呼聲秦二兄

坐冀望着几个老者上前束手問通借問一声這些人

若到黃花店

暫且停一停

是做甚麽的老者說老客想是過路的不曉的前面二里

尋店吃了飯

大家到廟中

之遙有一个黃花店店上有座龍王三太子廟只因今歲

看看這台戲

唱的精不精

大早四方人等各降香花供獻到廟中祈雨那三太子到也

人那說昨日唱的嬰武記

有一个會粧潘葛好老生

靈應果然三日內下了一場甘露細雨衆百姓无以為報今

想必是排場人物件件好

到那里何故不去听一听

日演戲一台猪羊午祭謝蒼神聖洪恩我門今日一來上香

程咬金一心只要去看戲

那曉的平地跳進是非坑

二來听戲聞听人說昨日唱的是嬰武記有一个粧潘葛的

他若是一直過了黃花店

誰人待豹頭山下大交兵

唱的甚好你門此去必由之徑到那里看看戲走路也罷秦

都只為高興出言一看錯

到弄的遍地血流米紅

正是他兄弟催馬街前進

忽聽的買賣人烟鬧噓聲

一个端盤子

一个把酒提

却說二爺同兄弟妻子不多一時進了黃花店看了看那些

茶水先送到

各樣甚整齊

買賣聲喧人烟湊集有許多的高房大廈酒肆茶房忽見

起先是四碟小菜桌上擺

然後米溫麪澆頭是鮮雞

那街東走出幾個人來近前把二爺的馬來攔住說道客呀

熱騰騰羊肉包子沾醋盤

內裡邊蔥花姜系細粉皮

若是吃飯就在這里罷蒸酥包麵雜菜俱全二爺說你家可

上幾壺美味奇香好黃酒

有幾樣東洋五香世罕稀

有上房麼那人說上房甚是方便二爺回頭說兄弟們就在

程咬金扑着酒食一齊吃

如同是飢餓囚犯吃賊食

此處吃飯罷咬金說既有好酒好菜不在此處欲待何往言

霎時間兄弟飽食一頓飯

程咬金秉手開言把話題

罷下了坐驢店家拉馬賈氏頭行衆人送後進的店來到了兄弟們不多一時酒醉飯飽咬金說二哥且叫嫂嫂在店中少

上房坐下二爺說店主聽我吩咐我是有家眷的收拾兩桌酒停你我前去看看戲何如二爺說走路要緊着甚麼戲

飯若有閑人不可叫他進上房店主說曉的

咬金說人生一世有限的光陰似這樣有趣的光景不去看

店主連聲應

慌忙去收拾

看却不虛過了麼二哥你不去我去走走就來二爺見咬金

草料喂上馬

桌椅擺兩席

一心要去無奈說四弟你既要去愚兄就陪你走走那

里千萬不可惹禍我可對你說過咬金說二哥你也太急二人正走之間出了南街看了看果然有一座戲台坐北朝
 了不過是看看戲呀却有甚麼惹禍處二爺說四弟既不南頭場鑼鼓已畢尚等二場鑼鼓開戲二爺說四弟偕
 惹禍我就同你前去回身秉手說雲甫俊連二位賢弟在來的早了一些不如且到廟中拜了神相再來听戲不遲咬
 店中少待我與你四哥走走就來二人說知道了兩個雞子上金說使的二人向北而來忽見大門上圍着許多人爭看兄
 房二爺頭行咬金遂後出了店門竟扑三太子廟而來弟二人來至近前停步一觀原是个紅帖子上面有字寫的
 店房里寄下男女人丑口 長街上來了山東惹禍精 是具請帖人裴堅正南裴家庄人氏因家有不測之禍喪
 頭里是全闕臨凡天蓬帥 後跟着兗州東阿程四青 子之苦告白四方親友但有力大通武藝者即赴寒舍寔訴
 他两个舉目留心觀仔細 見了些許多人熱鬧烘烘 其情倘若患難能解願以家私相贈這一時之豪強除四青之
 見幾個富家子弟騎驢馬 見幾個貧寒鄉農徒步 灾殃不惟惡下感再生之恩即一郡生靈亦感德不淺矣听具
 見幾個俊俏佳人搖涼扇 見幾個丑陋女子極奴形 是寔二爺觀罷往裡就走咬金近前拉住說二哥你才看的那
 見幾個舉步艱難高年更 見幾個一步三跳小頑童 个帖子是做甚麽的對我說一說二爺待對他說又怕他惹禍
 這才是一言難盡街上景 忽聽的陣陣一派羅鼓聲 遂順口答應他道這人家不見了母猪帖的招字程咬金

只當是真並不再問二人進了大門只見那燒香男女來往不
斷好熱鬧的緊
為何鑼鳴想是另有甚麼光景你我且慢悄悄如何二

看了看燒香人等集成堆 火池里帝馬片片起飛灰 爺說四弟不久就要開戲等了看一看好走路不必閑遊

有幾種奇花異草香拂拂 有幾樣綠竹青松翠巍巍 咬金只等站住秦二爺定睛看那戲台上裡面俱掛了牌匾

旂杆上黃幡寶蓋勅封誥 廟兩邊建造幾個蛟龍碑 兩邊貼的對聯紗燈高掛紅彩飄蕩好齊整的緊怎見

兩廊下二十四間分左右 盡都是水怪龍精好嚴威的有西江月為証

有幾個乞食花子連声叫 有幾個遊方僧人上鉄錘 五彩重簷燦爛抹紅格扇輝煌陽春白雪兩門廟楚

明柱上粧塑几條金龍現 厦沿下彩畫几隻鳳凰尾 越調是兩樣左邊掛弓插箭右邊排列刀鎗雖非埋

道士們撞鐘撞鼓把佛念 喇叭匠打的打來吹的吹 伏戰烏江行動就将打仗

二豪傑進了大殿將佛拜 忽听的外面鑼鼓陣陣催 說起戲台上 百樣甚周全

二家好漢進了大殿參拜神像起得身來忽聽的外邊一派 牌匾書大字 寫的不一般

鑼鼓各鳴咬金說二哥外邊開了戲了出去看看好走這 裡面神人悅 外作如是觀

兩付紅紙對

俱是七字言

不一時來至將近看了一看有許多人圍着一個場子裡面

頭一聯金榜題名虛富貴

下對看洞房花燭假姻緣

打鑼的打鑼使奉的使奉兄弟二人挨在眾人叢中細看

第二聯老叟閑來消愁悶

下贊看小童子去作美談

只見有一個大漢子打了一套腿傳身說道列位鄉親您侍

兩旁里許多眾人相談論

都說是今日唱的是連環

看那一件事眾人說任憑尊意罷大汗說且叫徒弟們先

有一個董卓亂朝廢天子

有一個刺殺了陽呂奉先

使一回棍棒然後使奉何如眾人說這也使的大汗說徒

有一人曹操獻劍逃故里

有一人三軍大戰虎牢關

弟們先使來一言未盡只見兩個小夥子跳下來就講動

到後來王姓設下連環記

全仗看歌姬美人女貂蟬

說起二少年

兩個惡乍殺

且不言眾人談論這部戲

忽听的一陣喧嘩在東南

攏拳揀袖子

去把兵器抓

二人正看戲台听人談論這一部戲忽見有許多人亂跑都

看起這光景

想是侍磨牙

說道是使奉的咬金說二哥哥也看看如何二爺說四弟

雖無不平事

自家把爭差

使奉有甚麼好處不必看他咬金說又沒開戲偕且去看

起先是笑嘻嘻的說声清

次後來惡恨恨的似仇家

看拳棒何妨言罷就往東南竟走二爺只得遂后跟來

這一个兩手掄開梢干棍

那一个單提柳邊一片花

這一個烏龍盤頂往下落 那一個急忙撥草去尋蛇 二虎相爭必有一傷借輸了也不好他輸了也不
 這一個兩肋鳳凰雙展翅 那一個太山押頂似摘瓜 好使的那里的拳二人說話旁里有一人就多
 他兩個使到中場變了臉 只听的棍棒一齊响乒乓 說話這里有一位朋友待合你頑頑哩那大漢正
 這一個虛來胸前点一着 故意的跌了一个仰吶 噫然讓着忽聽說這里有个朋友待頑就連聲問道
 他二人弄了一个眼前戲 引的那衆人拍手笑哈哈 是那一位呢那人指着咬金說就是這一位那大
 却說兩個小夥子弄了一个眼前戲引的那一些人都哈哈漢走至近前陪笑說道既待頑頑就請下來罷秦
 哈大笑說使的好頑的好那大漢說徒弟們靠后我也使 二爺說道我這兄弟他不會打拳咬金說我怎麼
 套拳與衆人看看言罷脫了衣服又打了一套腿停身說 不會頑二哥你看我下去頑頑言罷也不管二爺
 列位鄉親惡下有一言告稟如今的人好頑的甚多通拳 叫他下去呀不叫他下去喝的一聲說列位閃閃
 棒的也不少若有好閑的下來一位大家取一取樂何如問 我下去了分開衆人往裡就跳了不的了是非只
 了數聲再無一人答應把一個程咬金燥的抓耳撓腮低 為多開口惹出一天大禍來
 聲說道二哥我下去頑頑何如二爺說四弟又來多嘴這 說起程知節
 時下激風顛

撇下秦叔寶

往裡只一躡

來是幫助小弟二來是過路過客理當如此兄台不必推辭

看他稜爭樣

勇猛似虎狼

請了罷言罷一轉身往南就走咬金止得上北站了上首

要合那漢子

两个去使拳

二人一回身兩人相對大漢說今日不過是取樂比了架

場頭里下來東阿程知節

好不待唬殺金闕天蓬官子便了千萬不要講打咬金說豈有此理你不打我

秦二爺無奈何的留神看

怕只怕輸了容易得勝難也就勾了我豈有打朋友之理言罷咬金又說我

一霎時提心吊胆無主意

單看看醜鬼咬金去弄喧就討借了

兩旁里許多衆人齊喝采

都說道這才是个好漢尖 咬金點了此

那人却上南

程咬金打个飛脚停身站

問了聲朋友待使那一拳 两个秉秉手

就講把臉番

程咬金下了場子聲聲要將使拳那大漢說兄台貴

一个地塘滾

一个使長拳

處何方咬金說我是山東人氏大漢說是過路的客了常

一个加拗步

一个拉單下

言說的好英雄尋英雄好漢訪好漢兄台既來幫助小弟

他两个過了門戶請動手

一个家各顯其能要爭先

理當請教咬金說只怕使不的大漢說兄台說那里話一

這一个夜叉探海往下使

那一个黃龍轉身使得全

這一個金鷄獨立架勢好

那一個猿猴獻果往上躡說吃打就是一腳這一腳扑了咬金面門咬金用手去

這一個走馬垂鞭高等候

那一個撥草尋蛇不放寬招只聽的扑嗤一聲把咬金摸了兩手屎明公咬金還

這一個烏雲罩月人喝采

那一個童子送書寶可觀受的這樣膾臑麼一聲喊叫說好狗頭你與我這膾臑

這才是平地是非風波起

引出那群星大戰豹頭山誰肯合你干休招着我的罷一存身炤着那大漢下三

他兩個眼下難分勝負

那大漢忽然一計上心間路說了一聲吃打罷就是一腳那大漢未招下三路把

二人使了多時那大漢見咬金那拳只在他以上不在那上三路現出來了好咬金炤着那大漢劈鼻子帶臉

他以下口中不言心內暗思說不好這個丑鬼我若是敵就是一掌只聽的扑嗤的一聲就抹了那大漢一嘴了

不住他我這一方就吃不的飯了必得與他個眼色才好不的了

一行思量看了看西南上有一堆狗屎說有了我就好个程知節

性兒三脚毛

弄他一身屎罷一轉身往西南而來將狗屎踏了一弄了兩手屎

怎肯就開交

脚轉回身來飄白一隻脚扑咬金而來咬金無防備下邊這一脚

大漢忙來撈

這一看加了个剪步往上就迎二人相去不遠那大漢上邊一巴掌

急忙無處招

抹了一鼻子

好似黃面糕

的兄弟總有不是我管陪罪大漢說你這個人真真的

那大漢滿臉代腮都是屎

弄的他臭氣難聞好心焦混帳早在那里來叫人家抹了一臉屎你才來了事二

一霎時老羞成怒變了臉

恨不能揪過咬全活折了命說朋友呀常言說的好殺人不過頭點地我陪罪也就

叫了聲眾家徒弟快動手

似這等體面叫人怎麼賄罷了還該怎麼樣呢大漢說好不好連你都打了秦

又只見兩邊上來七八个

一齊來要合咬全把氣啣二爺說我到是好意勸你你就出口傷人待打僭就打

有幾個脫了衣服撲短棍

有幾個挽挽袖子扎扎腰有本事的上來一言未盡那些小夥子們一齊近前要

眼睛時要打東阿程知節

那比廂下來山東省英豪

打秦二爺秦二爺說您真果要打麼真果要打的時

却說那大漢被咬全抹了一臉屎老羞變怒說徒弟們

節四弟動手打罷咬全恨不能得這聲哩聽說一聲叫

還不動手等待何時眾徒弟答應一聲跑上了七八

打好咬全只氣了个變足暴跳虎目圓睜两个拳頭輪

个攬拳掠袖短棍鉄尺要打咬全秦二爺在眾人裏

開了二爺左右相助兄弟二人一陣好打

中看了看這光景是要講打不由的跳進場子連聲

惱了天蓬帥

發了程咬全

說道使不的使不的不過大家取樂為何講打這是我

加步徑上闖

一拳左右輪

跌尺當不住

短棍齊埃塵

這個青了臉

那個破了唇

場子里歡乍蘆林兩隻虎

个家的東倒西歪無處奔

有一个趴在地下手抓土

有一个抱了腦代哭淋淋

有一个屈骨朝上猪拱地

有一个仰面朝天吐紅津

有一个鼻子流血舞着臉

有一个呱呼野叫抱着心

這個說完了我的打卦算

那個說斷了我的脊梁肋

起先時好似一群漢子胆

次后来打成一斷幾輩孫

正是那二家豪傑行凶惡

看外面忽然有人把話論

却說二豪傑正然打人忽見眾人中出來了一人連聲說此等候還有大事相求不想就是老客今日見面還為老

道不可不秦二爺聽說遂住了手脚抬頭一視看了漢之萬幸二爺說那道人的書在于何處老者說就在老
看這個人年近六旬鬚髮銀絲還垂玉線相貌不俗二漢身邊二爺說取來我看老者將書取出來遞與二爺

爺也不敢輕視他說道老翁有何見教老者說這些人都是

我的庄客方才得罪二位老客我是來陪罪的二爺說選

是愚兄弟粗鹵萬望老翁見諒老者說老客是那里人到

此有何貴幹二爺說我是山東人因訪友而來老者說老

客莫非姓秦麼二爺說然老者說小夥子們散了罷這

是我的朋友不必爭論眾人听说各自散去二爺說想是

那里會過來老者說不曾二爺說既是會過怎麼就知道我

姓秦呢老者說數日以前有一道人來我家中借宿一宵他

臨行之時留書一封就說有个姓秦的來叫我今日今時在

二爺接書在手只見那皮面寫的是秦二哥開折二爺將何處老者說正南上離此有五里之遙裴家庄人民姓裴名書折開一看

上寫着黎陽徐勣三頓首

多拜上同心結義秦二哥

仁翁立的么老者說正是二爺說想是你家有件大事叫我

聞聽說太原府里身得病

聞聽說蘇家庄上受折磨

門前去幫住你了老者說正是這等咬金在旁聽到這里就

莫是你大運未來時不至

因此上處處災殃起風波

忍不住的發了說看你這個老頭子甚不在行若是冲鋒

不覺的久違台駕數個月

為弟的終日思想掛心窩

對敵俺兄弟門頭住難道你家裡不見了母猪也來叫俺

無曾去親看探望兄長病

千萬你少要見怪弟情薄

去我么俺兄弟們不洛到底可不合人家我母猪老者說豈

急速上裴家庄上將我等

不久的兄弟齊來會丑婆

敢兄台錯怪了那有不見了母猪請客去我的理我別有大

那一時大家過了豹頭嶺

偕好去尋訪真龍整山河

事相求咬金說廟上那招字不是你立的么老者說那不

秦二哥見書不必胡思想

到那里他就自從對你學

是招字那是個請豪傑的帖字咬金說好俺二哥人家是

秦二爺觀罷書中一些話

參不透內裡情由做甚么

請帖你就對我說招字我又好多嘴分明是東我就說是

秦二爺將書看畢其意不解就問老翁貴姓高名家住

西人臉前頭這是个甚么體面二爺說四弟不必爭論自

然分曉又說道老仁翁我有心不去又有三弟的書信仁翁且 雄糾糾幾個芦林客 馬提提到了裴家庄

請頭去我到店中帶着家眷遂后就到老者說大家同行便却說秦二爺見了徐勳的書遂同裴員外齊至店中領了兄
了老者與秦二爺一同到了店中帶領了兄弟妻子各人上 弟妻子一直往裴家中而來眾人催馬不多一時到了裴家
馬同着裴員外一直上裴家庄來了

一个个出離黃花店

急忙忙上馬起了身

讓眾人進了大門員外吩咐家人將賈氏月娥官喜送往

眼觀觀日暖鶯兒噪

耳听听翠柳鳴蟬音

后宅安歇把他兄弟四人讓進大庭各人坐下兩邊看上茶

虛飄飄粉蝶來往特

翅冷冷蜜蜂左右奔

來眾人接茶在手眼睜細看好整齊的緊

一片片荒地生蔓草

一朶朶野花彩色新

照壁上畫幾株山水故事 所前画列几種花木紫紅

清亮亮牧童吹笛曲

鬧吵吵農天鬧爭論

屋簷前排几个蛾眉俊女 魚池內養几尾金鱗藏形

滴溜溜金風飄殘葉

唼唼唼問下水流津

兩旁邊有几株青松翠竹 花台上安几塊怪石玲瓏

叶嚼嚼牛羊踐荒徑

叫喳喳枝頭盤飛禽

廳左邊掛几幅真草隸篆 廳右邊擺一架八角圍屏

一條條陽關冲鎮店

高聳聳路旁五路墩

東山上放一套琴棋書畫 西山上擺几樣松梅蘭竹

中間裡安一張金漆方桌 兩旁擺几把交椅藤椅兒 說您說您的話我吃我的酒不言咬金吃酒員外禹坐朝上
眾豪傑看不盡庭中佳景 秦二爺忙動手問了一声 一躬二爺慌忙扭住說仁翁這是甚麼說員外說我若講出

却說眾用茶已畢二爺說老仁翁相召愚兄弟到此有甚來但恐列位不為老漢請先受老漢一禮二爺說既有三弟
宏說請講个明白員外說等待用了飯說也未遲二爺說的書信豈有不為之理員外說既是為我兄台且可听我道來
方才在黃花店上用過酒飯了有話請講罷我一還要走 老員外未曾開口泪湧泉 唬的他心驚肉跳透胆寒

路哩員外說我若是說出這些話來兄台們若是不為我 急回頭二目惶惶左右看 遂恐怕有人走透這机關
則可若是為我足走不成了咬金說默精混帳休悞了我及 他就說一方太平多盪靜 忽然間驚動風波起狼烟

岡寨上做皇帝呀二爺說四弟又來多說甚麼荒地家中自 正南上离此約有二十里 自古來有座青峯豹頭山
有人耕何勞你掛心咬金這才不做声了二爺說我這兄弟 五月裡來了一个夜叉女 高山上聚集婁羅行不端

家一有二畝荒地無故多言仁翁少怪員外說怎敢就是理 俺這一處黎民遭魔怪 俺這里四百姓賽倒懸
田地是理當思慮的說話時問家人看上酒來眾人飲酒咬 他聞听老汗家中有一子 我那兒一十六歲正青年
全說且不說話吃酒何如二爺說酒也要吃話也要說咬金 着人來題媒定親行財禮 到明日親自前來女娶男

裴勇外流，泪言罷一些話。秦二爺微微冷笑，好几番，又將那女子下的好狠。母夜叉聞听他家一女娘。

二爺听罷，微微冷笑，說道：「員外，你的心事我明白了。想事令那一日，率領婁羅進了庄，先送上黃金、白銀四十兩。」

公子有了親事，不肯于他。那母夜叉愛公子年少，安心強霸。遂有那五色綉緞好几箱，那一些合盒果品，無處算。

成親我想這又不是男霸女，這是女霸男。員外你就從他。后代着四口猪、來八隻羊。前有那女子結為十姊妹。

一步可就罷了。這原是恭喜的事，為何驚動員外？說止知。原許下同心義氣奉高堂。他兩個雙雙回去，豹頭岡。

其一不知其二，你當那母夜叉是當真與我兒子成親麼？單好人明朝早起着紅粧。只說是女兒之中多享福。

爺說還有別事不成。員外說：「兄台，你那里曉的利害我。且誰想是却被夜叉大開腔。只落的敢怒不敢言，言語。」

說一个比做你听，听俺這西南上有數里之遙，有一个單家。幸喜是無從把他老命傷。到如今滿腹冤屈對誰訴。」

庄有一人，姓單名士章，字子文，平生好善，和睦鄉里，尊敬。只落的一腔悲切，哭痛腸。似這等不平事，見誰不恨。」

長上他一个外號，人都叫他單好人，約有四十多歲，中年無。怎能的得个人來除灾殃。老員外從頭言罷一節事。」

子止生一女，年方十五，尚未配人。誰想被那母夜叉知道了。秦二爺秉手開言問短長。」

爺說他不過是个女子，他知道便怎樣呢。員外說：「母夜叉說畢，二爺說：「員外，這件事與令公子又當別論。那單。」

家不過是个女子原不是男人若是令公子到那里 那一日笙歌細樂娶了去 到那里却被夜叉扒了心
一定是男婚女配你敬我愛成一對好夫妻了那有這 他本是假說成親為名色 其實是連肝代肺下酒吞
樣事員外放心料不至此員外說兄台你當他就害了 弄的人哭聲天來哭聲地 弄的人斷了子來絕了孫

這個女子麼他害的人多着哩那遠處的不說這近處的 眼前頭放了許多這樣子 我那兒一定也是屈死魂

我再說一个你聽這東南六七里之地有一个祁家庄有 裴員外言到傷心淚不止 好不待氣殺東阿程咬金

一人姓祁名國祿字是君恩家中廣有銀錢有一个咬金聽的說到這里酒也不吃了跳將起來一聲怪叫說拿來
外號就叫做廣有錢約有五十多歲家中所生一子年方十七殺了員外忙攔住說兄台謹言倘或外邊有他耳目聽的
尚未娶親誰想被夜叉知道了二爺說他知道便怎麼咬員怎了咬金說呸怎麼樣的个丑了頭就唬的也麼先景想是
外說這個人說起來比那孝子更是可憐 沒過着敲手若是撞着我老程的時節定要合他算个清賬

母夜叉聞知他家有郎君 屢次的差人前去題婚姻了二爺說四弟還是這麼粗魯事必三思不可造次咬金說二

廣有錢腹內尋思心不允 怎當他花紅表禮強過門哥你好胆小的紫他不過是个小小丑花娘有甚麼利害何用

也不論黑道紅沙凶惡日 好夕的定了日子來成親等的他明日來娶親今日就先去找我他看他是幾個頭幾個

眼幾枝手幾根腿幾丈粗幾丈高出上我這碟子小菜把他
切切來與我下酒拿我的盧來拿我的甲來拿我斧拉我
馬來我就去找他我

惱了程知節

聲聲把山上

一手去拿盧

拿過鎚金斧

吩咐聽候的

大廳上發了東阿程知節

叫了聲員外穩坐把心放

他不過井底蛤蟆井裡轉

我叫他從今不取風流稿

他是个無故傷夫毒害女 遇着我見面殺妻公夜入

程咬金聲聲要把山來上 裴員外一陣唬的戰打撒

却說咬金聲聲要去我母夜叉算賬員外說兄台暫且少待

大家斟酌而行那母夜叉不是好惹的咬金說的那母夜叉

不是好惹的俺這公夜叉就是好惹的裴員外說兄台你當

聽我說他傷人你還不知他的本領咬金說你就說一說員外說

兄台請坐聽我說來咬金坐下員外說兄台你當那母夜叉

是小小之輩麼我雖無親看見面也常聽的人說他身高丈

快把馬來拉

這光景更合夜去磨牙 二兩臂有千斤之力頭不頂盧身不披甲騎一匹五色花斑豹

腰裡只一揸

這一去必定跟尋到他家 日行千里使一根鉅齒狼牙棒二百四十斤上將不過一合展手

那知道乾坤以外是甚麼 就要拿人他那時節也有官兵追趕也有鄉兵征討全無人

我叫他一時飄渺染黃沙 與他戰幾合的都是一到就成了少頭無腿之鬼母夜叉已則難

敵這數日之前又收了兩員大將俱有萬夫不撓之勇一个家童說不久就到門前員外听说就像熱身子提在涼水
叫是生喪門一个叫是活太歲莫說是夜叉就是他這兩盆内一碾魂魄皆散咕咚跌落塵埃真果是魂飛野外三千里
員將也是難見的題起來不是的叫入毛骨悚然
十二重樓喚不回眼前就是刀兵動不知殺誰留着誰且說

好叫人題得起來泪先垂 不由的遍体多傷戰成堆 眾豪傑上前扶住說通員外慳來那員外慳有良久說大

也是我老來不幸該喪子 過過看丑女夜叉把命追 王饒命罷二爺說俺不是母夜叉員外定睛一看才知是表

到明日岁岁灾殃家難保 好叫人点点血泪心成灰 豪傑說通列位兄台俺父子殘生就在目下萬望死台可憐哪

算來是難捨姣生連心肉 因此上各處求救來解圍 這員外心慌燎亂跪塵埃 只見他点点眼淚濕衣衿

萬望恁大展宏才英雄胆 憑父子結草啣環立誌碑 他說俺三世單傳至今日 惟獨有無知犬子這茶根

兄台門早尋良謀定巧計 算到那臨時無成却怨誰 眼睁睁斷絕堂前奉祀子 渺茫茫疎淡林墓祖先墳

裴員外一行說看一行哭 忍見那家童往裡跑如飛 可惜他少年兒童遭坑害 可憐我老來殘軀失終身

員外正愁苦訴怨有几个家童跑的張口氣喘扑上大庭一
聞的那丑惡夜叉肝胆碎 題起那苦命姣兒刺肺心

声就叫員外了不的了母夜叉來了員外說來在那里了
只恐怕五更不作陽台夢 我那兒蕩蕩遊魂苦海琛

裴員外哭到傷情淚不斷

忽听的一陣啞嘩在大門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初集卷之三

頭本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初集卷之三

却說員外正然啼哭忽聽外面一陣啞嘩員外說這个光景一定是母夜叉到了兄台有何計策保全我兒子性命二爺說事在危急俺們暫且回避既受人之托必終人之事就是捨死忘生斷然不叫他把公子娶去眾兄弟們聽我分付眼前就是屍山血海定不就誰死誰活各加小心一齊動

手不可失誤衆人答應一聲謹遵二哥之命言罷取个母夜叉又來了婁羅門拿定禮物如狼似虎進了大門
 盛盒甲包各整披掛手持利刃竟撲西廂而來
 撲上大庭員外一見忙問道大王來了么婁羅說不曾

都是為家人慌張來傳報
 大庭上慌了蘆林四英豪明日才來先差我們前來送禮有禮單在此請員外

一个家抓着盛盒跑來看
 一个家意急忙來取甲包過員外接過禮單去了封套只見皮面上是雙喜二字

秦二爺提定兩柄熟銅錮
 程咬金鍍金板斧揸上腰展開一看上寫着俊巾一頂藍衫一身緞鞋一雙皂靴

尤俊達三股鋼叉繫掌上
 賈雲甫單背提定一口刀一對喜猪二口喜羊二控彩紅二疋喜儀十錠奉申聘

他四人忙進西廂整披掛
 一个个扒着窓前往外瞅敬女大典秀葵檢社拜員外看畢分付家人將禮物

這個說等他進來就下手
 那个說看他動靜莫輕饒收下對婁羅說你們回山多多拜上大王我這裡總有筵

西廂裡寄下蘆林四隻虎
 進來了許多婁羅把禮挑慢少要見怪婁羅說大王還有句要緊話叫我們對

四英豪在廂屋裡埋伏好
 你說千萬不可錯了

四英豪總在西廂埋伏這且不講却說母夜叉差了十
 我大王明日前來整好迷 分付俺先來對你把話究

二名婁羅前來送禮員外的家人看花了眼只當是
 就說是情願兩下結秦晉 比不的別家兒童把命休

到明日堂前不用男子漢 分付說一切使屬皆女流甚么人呢這一回也吉凶不定也罷你就對他說員外有

除了你員外父子許見面 就是那三尺兒童休出頭請看他進來有甚話說家童領命往外就走秦二爺在

倘若混雜違了大王命 准備着一怒拿來把頭揪 西廂內說四弟且不可聲揚也不可出去才說是又來了

囑咐你幾句良言要緊記 莫到那臨時合家盡含愁 四个人偕且在此暗藏再看是甚么光景

眾妻羅言罷一齊往外走 西廂裡氣壞東阿稜爭牛 二爺開言叫 四弟莫發青

眾妻羅言罷出了大門回山去了 西廂內把个程咬金 且在西廂內 暗藏再聽聽

氣的怒目揚眉恨不的一齊拿來殺了多虧了秦二爺 大約着不是高山夜叉女 一定是喪門太歲到門庭

再三攔擋咬金忍不住一聲怪叫說拿回來殺了二爺 搃不如一把揪住先除滅 到明日再合夜叉把賬清

說四弟謹言他去還不遠倘或被他人聽見那時怎了 一个家手持利刃為等候 惡恨恨廳前目下講行凶

咬金說他就聽見該揪了我這頭不成么咬金正然發 且不言二爺設下穿籠計 四外邊進來蘆林四英雄

話忽然跑進兩個家人來說員外外邊又來了四个人 看了看頭裡走的魯明月 第二箇緊急隨定魯明星

坐下有馬身帶兵器聲聲要見員外自思這又是 第三箇北直河間王君可 第四箇陝西延安鐵總戎

秦二爺看見蘆林眾兄弟 一个个跳出西廂問一聲 爺說賢弟你不曉的方才員外說母夜叉新收了兩員大
 秦二爺看見是四家兄弟一齊出了西廂說兄弟們從將一个是生喪門一个是活太歲一定是這個人君可
 那裡來這四人抬頭見是秦二爺一齊上前彼此問候進 說這也去不的既是母夜叉的人前去尋他只怕有些不便
 了大廳員外說兄台這都是甚么人二爺說都是我一拜二爺說賢弟你三哥看到了的事料想不妨君可說差
 兄弟員外聽說慌忙讓坐眾人一齊去了盪甲大家次序而 誰去二爺暗想差咬金去走走遂說別人都去的惟有四
 坐二爺問道兄弟們為何到此君可說數日前有三哥給弟去不的咬金跳起來說我怎么去不的你好小看人的緊
 的書信就知二哥先到此處我們不分晝夜而來大家會我偏偏的要去拉我的馬來
 齊好與母夜叉對敵還有三哥一封書現今帶來君可 秦二爺一句言語未曾盡 程咬金一聲喊叫似打雷
 把書取出遞與二爺二爺拆開觀看寫的是字奉二哥 二哥你拿着別人長江水 拿着我好像牆下一泡尿
 莫多心夜叉勇力實難禁代要裝公得安吉早尋太歲 時常里說話帶着小滅我 除了你我看去的都是誰
 與喪門二爺觀罷說這書上是明明叫俗尋太歲喪門 叫了聲左右快拉我的馬 死活的約頭山上使使威
 了君可說去不的若是個人還好我這可那里去尋二 看一看喪門生的怎麼樣 賄一賄那个却是活太歲

到那里好歹合他算算賬 他若是擋我一擋誓不回齊帶定利刃離了大庭員外送出門家人拉馬一齊
母夜叉從今有了公夜叉 我兩個天生一對進羅幃上了坐冀拱手作別一直往豹頭山來了

他生的模樣醜陋人驚怕 你看看我這人才也不白 他二人催馬離了裴家庄 這一去要上青峰豹頭岡

程咬金聲聲要把山來上 把一些衆豪傑喜笑成堆 看了看紅日將沒天不早 一个家提鑿加下抖系江

咬金聲聲要去上山二爺說四弟你既有這樣漢子不好 不耐看秋色樹木曠野景 不耐聽百鳥喧動淒涼聲

么咬金說我就去拉我的馬來二爺說四弟當真要去 心忙忙只嫌坐下馬行漫 意急急又恐崑崙落太陽

咬金說合誰頑不成二爺說也罷若不是你三哥的書我 無心看担柴樵子奔山嶺 懶待看垂釣漁翁釣長江

也不叫你去你既要去千萬小心見景生情咬金說知 衆英豪急走陽關十數里 忽見那路傍一个大深汪

道二爺又問說衆兄弟們那个陪您四哥走走那明公何為是汪這也是各處風俗俗本處有水者為灣

里叫他上山在山下等候君可鉄玉說小弟願往三爺說為坑他那里叫做汪三人行有數里忽見路傍有一个大汪

你二人保您四哥只要他在不要他壞紅日已西天氣那起身時即忘了飲馬那馬見這一汪清水連聲頓嘶

不早就此去罷二爺分付已畢三家好漢各人披掛整要下汪飲水咬金說這馬是渴了你我下馬飲他一飲

再走不遲三人下馬牽到汪邊飲足才待起身忽見正南又害了的我去問他一問君可說四哥不必日已沉西行
上來了一夥人也有男人也有女人一个家頭頂孝布身路要緊說罷各人上馬這撲豹頭山而來走了幾里慌
穿白衣悲悲切切哭的死去活來好可怜人也

他三人舉目抬頭觀東南

許多人抬着一口材木棺說天已黑了路徑又深不如暫且回去罷咬金說既到寶山

頭前里紙糊一對童男女

兩房里高挑一對引魂幡怎肯空回君可說這又不是白日黑夜天氣要尋喪門

左邊廂一人捧定五谷圓

右邊廂一人拿着紙鏢錢太歲只怕見他死甚么好處不如四哥同子建在此我

有幾個恹恹惶惶頰嗟嘆

有一个哭聲孩兒叫聲天先試試毒何如咬金說殆你這也小滅我了我既誇口為甚

有一个婦人嚎啕聲不斷

他那里捶胸跌足在后邊么叫人去試毒您個在此待我去罷

罵了聲夜叉生生殺了我

恨了聲冤家淘淘淚湧泉 山坡下寄下蘆林弟兄倆 山口裡來了闖禍程咬金

那婦人一行哭着一行罵

好不待嘆壞蘆林義氣男 只因他為人信崇不信滅 一提響進了豹頭曠野林

程咬金有心上前問一問

看了看紅輪不覺落西山 眼前裡吉凶禍福誰敢保 一心裡尋找太歲合喪門

咬金看到已畢就說賢弟你看這光景大約是被母夜

看了看凜凜怪石路旁立

睜了睜淡淡殘烟月一輪

有幾處密密圍的黃栢草

有幾處黑呀呀的青松林偌大王屢次娶了許多少年男子可不知夜晚也有那

有幾隻野鷄咕咕鳴山澗

有幾個麋鹿啞啞咕咕根件事无有這個說无有一到就講吃了那裡還有那件事

山頂山噹噹籬响起更鼓

又搭上陣陣柳鈴把山巡呢大王心裡到想着一个人合他做那件事但不知那人却

程咬金上的高山停坐冀

忽然的一陣恐懼口問心在那裡看起大王的心來好不利害的狠

程咬金上的山來這才害怕自己叫着自已的名字說程

看起來高山聚義大王姑

屢次的行的事兒大刻枯

咬金你好无要紧兄弟們那个來不的偏偏的你就

誰人家姣生慣養堂前子

當做了陸地猪羊海底魚

來這不是來到這裡只得拿个主意才好咬金正犯尋

倘若是在再住一年和半載

准備着四外村庄人盡無

思忽聽的有人說話咬金聽了聽的有半箭之地難看

不管人斷子絕孫傷天理

拿了來活拔人心當蒸酥

不見人却聽的典切這個說哥那个說弟怎麼樣呢那个

細想他徃徃害了多少命

只都是青春年少者者疎

說明日又是大王的口福到了這個說甚么口福那个說

有一个四海揚名羅士信

偌大王終日思想將他圖

你不知道么偌大王定的裴員外公子家明日就去取親

也曾去差人下山相訪問

但不知如今他在何處居

若是娶上山來一定扒心飲酒這不是口福么那个說

因為他得了一場相思病

恨不能請上山來作丈夫

眾婁羅言言語語相談論

把一个咬金笑的似糊突咬金全身甲冑勒馬橫斧婁羅不敢近前就問你是程咬金說有趣俺羅賢弟真是犯桃花星我看不過甚么人咬金說我是訪朋友的婁羅說你的朋友為難咬金是怎麼死論是那裡人家就算計着他我咬金也是全說生喪門活太歲婁羅聽說放下撓鈎套鎖一齊向前東一個人再無人思念就有人思念的不是罵就是呪我想手說得罪得罪咬金說不知者不罪眾婁羅聽說請問來母夜叉大約也是聞羅成之名未曾見面若是見面還的上姓高名我好往大將軍那裡通報咬金說我是公夜叉不知怎麼樣的光景我這一來莫說是喪門太歲好見婁羅聽說慌忙下跪

就是夜叉也無妨了他若是難為于我我就指着

咬金者說罷

慌了眾山軍

羅賢弟給我請情咬金想到這裡拿定主意一聲

一齊到馬前

雙膝跪埃塵

就叫婁羅們這裡來咬金叫了一聲那比廂跳起來了四

磕頭如切蒜

聲聲把爺尊

五个婁羅連聲發喊說你是甚么人大胆偷上山來還敢

小的們有失迎接多得罪

萬望你寬宏海量莫掛心

大呼小叫說罷各班撓鈎套鎖一各向前要來拿人咬金

你說的名字蹊蹺驚人胆

大約是與我大王有至親

說好狗頭少要散野婁羅停住脚步月光之下看了看

若不是一母同胞兄合妹

一定是百年結髮親夫君

衆婁羅窮念雜語不敢動 程咬金馬上一陣笑破唇个二更天咬金說我從沒見你大王是怎麼樣的行動
 衆婁羅跪在地下身也不敢動咬金說你且起來我對你我進去看看何如婁卒說這行不的誰敢倘若被大王看見
 說我不是你大王兄長也不是你大王的夫君我是喪門太就了不的了咬金說不過是遠遠望望誰待說話哩婁
 歲的朋友快去通報婁羅起的身來說我的爺唬殺了卒說你既待遠遠看看必須小心咬金說自然么婁卒
 俺既不與俺大王是親為何叫做公夜叉咬金說同名說跟我來咬金跟定婁卒進了大門到了二門以外婁卒
 者多不必多疑婁羅說你既要見喪門太歲跟我來婁說跟我來咬金跟定婁卒進了大門往裡一視看了看還
 卒頭行咬金遂后不多一時來至寨門婁卒說你且下有半箭之地才是大帳裡面燈燭光輝白晝相同正坐上
 馬等等我們先去看看若是大王不在大帳俺就與你通坐的是母夜叉左邊生喪門右邊活太歲两个朝上
 報若是吃酒少不的等等我家大王是極難見的咬金而坐雖然不見喪門太歲的模樣那母夜叉生的好威
 听说只得下馬等候有两个婁卒進寨而去待不多時嚴的緊

出來對咬金說早哩早哩我大王還在大帳中吃酒兩家 二門外站住東阿程知節 他那裡偷眼留神夜叉王
 將爺在那里陪着大王說話哩若等大王回了后帳得一 遠遠的恍恍惚惚看不切 幸喜的燈燭焰甚輝煌

只見那硃紅頭髮蟬蓋面

又搭上唇外獠牙血口張甚么去處你大呼小叫的快出去罷一言未了只听的

只見他掃帚粗眉銅鈴眼

又搭上升口拳頭十指長大帳上母夜叉一聲怪叫說甚么人喧嚷給我帶上來

有兩隻小小金蓮看不見

却被那身前桌衣把他藏只見兩壁廂一齊答應有七八個大漢提繩拖鎖往外

好一似齊國昭陽鍾五彦

缺少那鎮守臨淄渾海王就跑要來拿人不好了大帳發了母夜叉咬金難保項

兩邊裡許多婁羅分班站

一个家威風凜凜似虎狼上頭

左邊廂靴鏢抓挺生金鐺

右邊廂毛鏈月斧黑英鎗 母夜叉喊叫如雷發了恨 慌了那兩邊排列眾婁羅

有兩個喪門太歲朝上坐

只見他盛英閃閃放毫光 一个家謹遵法度連聲應 如同是奉命探花蜂一窩

程咬金觀罷夜叉威風勢

唬的他遍體如水滿心慌 一个家提繩拖鎖往外跑 眼睜睜要拿瓦崗混世魔

咬金觀罷唬的他毛骨悚然長吁了一口氣說好利害

只為他一言不謹是非起 母夜叉聲聲要把頭來嚼

好利害明公這咬金的一天大禍打這利害二字惹出來

只才是一言既出惹下村 眼前裡誰敢保他死與活

了利害利害以先那利害還小后來那利害聲音就大

程咬金如同幽冥听審鬼 母夜叉好似豐都五閻羅

了一些婁卒將咬金拉住說掩親達你可殺了我了這是

提鎖夫好像一起勾死鬼 活活的拿來帳前下油鍋

二門外唬殺臨凡文士帥

忽听的婁羅發喊連聲喝他說我自幼生來不成人

終日裡創蕩江湖在蘆林

却說有七八个婁羅跑出二門一聲大喝說甚么人方才多因看著山中人稀難存立

才落的遊走天涯無安身

嘴咬金想了一想說罷呀醜媳婦脫不了見婆婆相到各處裡畫影圖形細察訪

惹的那府縣兵將密接尋

這裡他就說道我呀一个我字還沒說出來只听的唰唰聞听说此處大王招賢士

因此上不避生死投寨門

唰一連就是七人條掙在項上鎖將起來進了二門撲上方才我无故多了一句話

論法度就該抽了我的筋

大帳不多一時來至帳下卧的一聲把咬金摔在案前一望大王高抬貴手饒初犯

我怎敢輕自大胆欺了心

齊稟道大王小人將那个多言拿到了夜叉擺手婁羅我願把犬馬之勞帳前効

我如同塔下臣子您為君

占班夜叉抬頭一看看見帳下伏俯一人金盃金甲這一个好一个能言巧語程知節

一時間說動夜叉醜婦人

光景不像是山上婁卒一聲就問下邊那个大漢眾明公要知后來端的事

還得那四卷緊急說原因

你是甚么人偷上我山寨看我的寶帳大呼小叫失下回書咬金通名公夜叉

驚動了喪門太歲二故人

口亂言你的胆也不小咬金說大王暫且息怒容我說我西江月 徐勣設謀定計咬金打探軍情豹頭山上我賓

就說話夜叉說你有甚么速講上來咬金說大王听稟

朋友又有母有公醜婦大帳發怒文士几乎命

傾喪門太歲兩調停從此五道顯聖

程咬金渾身是口難分辯

總就是遍體排牙說不清

却說母夜叉雖是性子暴躁為人最喜奉承被咬金一

一時間渾身繩索難扎掙

綁縛了兗州東阿程四青

席話把个母夜叉奉承的鼓掌大笑連聲誇獎說好好

這才是一行福來一行禍

這才是一回吉來一回凶

你叫甚么名字咬金說我的名字叫做公夜叉母夜叉

早知道一言既出身無主

論甚么夜叉母夜叉公

聞言把环眼一瞪血盆口一張說好一个公夜叉甚么是

算來是馬到臨崖收韉晚

眼前裡那討人來講講情

投降分明是訛誑于我叫左右與我拿下去斬首報來

豹頭山倘若死了程知節

久已后誰待痴心保唐童

兩邊答應了一聲跑上來了几名婁卒一齊動手好利害

眼睁睁舉目抬頭無生路

忽有那喪門太歲稟聲

有西江月一詞為証

程咬金正在危迫之際只見那喪門太歲朝上打恭稟

金翅鳥從天降下白額虎就地奔來凱甲袍服一齊開上大王刀下留人母夜叉說小輩的名字明明欺詐于

抓着斷獅鬘寶帶盛落頭髮散亂口連耳帶腮目我因何與他講情二人說那是末將的一个朋友不忍

下難脫這場災只怕人頭不在

坐視受刑乞大王留一線之路夜叉說既是你的朋友何

母夜叉一聲分付把令行

兩邊廂慌了許多婁卒兵不早說二人說他方才上來俯伏帳前未見其面及至

通了名字大王發怒將他綁了才看來是末將朋友望
左邊侯君濟
右邊王伯黨

大王見諒夜叉說既是你的朋友是當真的叫做公夜叉
程咬金舉目留神細端詳
如今是拾了一架紫金梁

二人說當真還敢戲弄大王不成夜叉說道我料知也不
他這裡口口聲聲叫賢弟
不覺的珠淚流來苦斷腸

敢左右與我放將回來兩邊答應一聲將咬金放回解
賢弟們自那年来分分手
誰知你如今流落豹頭岡

去繩索咬金伏俯帳前口呼大王謝過不斬之恩夜叉說
好容易患難扶持全肝胆
俺本是生死相交血一腸

那不斬你若非鎮山大將講情你狗頭切了多時了抬
我如今流落大海波心滾
一時間伸手提出揚子江

起頭來咬金說不敢夜叉說不見你的罪有你兩個朋友
程咬金伏俯帳前哀哀痛
母夜叉分付兩邊整衣粧

抬頭認他一認咬金聽說這一句話抬頭一視如像在方咬金見是一拜之朋聲聲悲切母夜叉你不必啼哭了

丈深穴裡被人一把提將出來一般
既與我的大將是朋友收你帳前聽用必須改了名字

好个程知節
抬頭把臉揚
方好若論你也模樣像个公夜叉咬金說既然像也罷

喪門合太歲
站立在兩傍
了夜叉說胡云與你大王同名不好不如改了罷咬金

仔細將他認
却是一拜郎
說任憑大王更改夜叉說你的朋友一个是生喪門一个

是活太歲我給你改了名字叫你賽五道如何咬金說有禮咬金跪拜已畢方才坐定母夜叉一聲分付將賽五道的改的甚好我就是賽五道夜叉說看賽五道的披掛上器械馬匹取來听用婁卒應命而去這且不講單說母兩邊答應一聲霎時間把咬金披掛停當咬金將身一夜叉一見咬金威風凜凜一團殺氣遂即問道你是那抖往上朝叅口呼大王在上賽五道有禮夜叉說免禮裡人程咬金說末將是山東東阿縣夜叉說你既是東阿平身賜坐咬金說不敢夜叉說坐了好與你說話咬金朝縣人東阿縣裡可有我一個仇家你可認識不認識咬金說上一恭說告坐了

俺東阿縣不知有幾萬萬人家有名的我認識几个無

雖不是龍樓鳳閣皇宮院
大帳上一時且為金鑿殿

好似宰相臨朝進午門名的多着哩我就不認識了請大王明講夜叉說這個人
母夜叉端居正坐冲當朝待說他有名我看他不過是那小之輩也算不的有
如同是五更待漏一朝臣名待說他無名他的聲氣也不小又似乎有名你

程咬金舞蹈山呼丹墀拜
兩旁裡喪門太歲執瓜將

還有那五百婁羅御林軍且听我道來

駝皮鼓權當左邊龍鳳鼓

巡山鑼且為右邊景陽鐘

這個人提將起來恨滿腔

他祖居原是東阿班鳩庄

賜繡襦坐下見駕程宰相

母夜叉帝露銀牙君問臣

有一个响馬叫做程知節

他也曾長夜林裡短黃粮

算是他生來八字多扶助
他就該尋訪天下為寨主

大關了沿海登州澤海王為我少為的不分辨分辦夜叉說你既是投降于我就是
誰想他眼空四海生瓦崗我的心腹了豈可有為難于你之理呢我還有两个仇家

我有心收服于我為頭領

他竟自大胆做了混世皇你却認識他么咬金說請大王請來夜叉說一个是黎陽

到几時冤家路上會一會

我試試他的本事強不强縣人姓徐名勳字茂公一个是山東濟南府人姓秦名

在我這馬前但有三合戰

我情願屈已恭身受他降瓊字叔寶這不過是聞名无曾見面我只恨他有眼無

他若是三家毛兒半瓶醋

我教他身子腦代兩分張珠不識英雄為何不來尋我女大王共圖大事他可每

母夜叉聲聲提起聲聲恨

程咬金回頭咬指一陣慌日家呼皇道寡保的是誰秦瓊徐勳你也就瞎了眼

母夜叉說來說去竟是說的咬金把个程咬金說的心胆
母夜叉提起二人怒生嗔

好不待氣乍三毛七孔心

俱裂連聲答應說我不認的不認得他姓程我姓公與
罵了聲秦瓊徐勳瞎了眼

怎么該扶保東阿程咬金

我無干夜叉說我是問你難道是拿着你就當了他
現放着豹頭山上女寨主

他也該忙裡偷閑尋一尋

不成你為何說起有干无干來咬金說那个狗頭我
恼一恼橫掃天下跑跑馬

我看你誰敢創業在蘆林

雖不認的他却也聞名算是我的鄉里恐怕大王難
那一時秦瓊拿住把頭剝

那一時拿住徐勳扒了心

非是我心狠手毒將你害

只為你平日眼底太無人

這個人提將起來有根苗

他父親也曾做過靜邊侯

母夜叉一陣怒罵氣不忠

忽然又想起青春美郎君

一杆槍幌動乾坤無敵手

一匹馬踏破天下少對頭

母夜叉罵罷了二人又說道我還有個朋友你可知道

就是那朝中人人恐懼

就是那邊關將帥個個愁

他么咬金說仇家就是仇家朋友就是朋友為何又是

隋煬帝心怕懶去將他惹

楊王子胆怯不敢忌他仇

仇家又是朋友夜叉說你不曉的我那心事這個恨將

如今他鎗馬奪魁誰不曉

他如今四海傳揚把名留

起來就是仇家那個想將起來就是朋友我這個朋

他住在山東淄川盤陽郡

名羅成字表士信傳不朽

友雖無見面說起來你也聞名他那名如春雷灌耳遍動

我與他人居兩地无見面

時刻的牽腸掛腹為他愁

乾坤皓月當空無處不照他坐下一匹馬手中杆槍百萬軍

山口裡立下招夫旗一杆

好歹的委曲宛轉將他收

中能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隋煬帝聞他的名亡魂

上寫着天下無雙羅士信

第二句世間魁首女班頭

喪胆蘆林中聽見他的號拱手扶強我雖無見面常

這就是我的心間一件事

賽五道少要笑我不害羞

听的人說不在他那槍馬高強就是他那一表人材生夜叉說罷咬金說這個人我認的我認的夜叉說想是你

的天下少有听我道來

會過他來咬金說有一面之識夜叉說你既會過他他生

的人才如何呢咬金說好的緊哩夜叉說你把他那人才 弄的他心猿反曹鎖不住 弄的他意馬顛狂耀又寇

講來我聽聽一聽咬金說他朋友好處一言難盡且把 弄的他慾火燒身面通紅 恨不能一時拿來懷中抱

他那大畧講一講罷他生的那臉兒白而又亮如同是 恨不能立刻抓過掌上擎 恨不能錦帳羅幃會一會

一輪明月那兩邊眉兒清而又秀如同那柳葉新彎 恨不能巫山雲雨經一經 恨不能笙歌酒宴談笑話

那一雙眼黑而有神如同是秋波可愛那兩個腮又紅 恨不能洞房花燭把親成 恨不能結髮仝眠數千載

又白如同是初放桃花那兩片唇又厚又小如同是塗抹 恨不能白頭相守几萬冬 眼睜睜相思害殺夜叉女

丹硃那一口牙又白又朗如同是密排碎玉那兩隻手又白 不由的含羞帶笑問一聲

又尖十指真似春筍那一段身又輕又妙體態實在嬌母夜叉說賽五道我再問你那羅成不知可有了親事

嬌雖是一個男子恰像是絕色佳人就只他那心我深見呀沒有咬金說沒有沒有他今年一十五歲還未成親

他那肺我沒見他那肝花腸子我沒見夜叉說誰也有與他做媒人的也有願把女兒配他的倘若應承一

同你那一件來呢記打咬金說是末將不言了 聲這如今三二百也不止夜叉說他却待要甚么樣的人

程咬金誇罷淄川小羅成 好不待喜壞高山夜叉精咬金說他也不論醜俊只是那力大身強他就要若像

大王這樣本領人才就是他的對手了夜叉聞此言
程咬金帳前一句言語狂
發乍了高山鎮守夜叉王
不由的朱唇微動笑嘻嘻的說道他算是個有眼色
霎時間滿面春風成了怒
也把那一天喜事轉了腔
的男子如今他在於何處你可知道么咬金腹內自思
且不言淄川多情羅士信
一聲聲要看何人不服降
說且住了我上山之時君可鐵玉他二人不大服我且把他
母夜叉暴叫如雷連聲喊
兩邊廂慌了許多衆兒郎
二人送一程看他如何咬金說我不曉的有同來合我投
赤滴滴牽過五色花班馬
沉顛顛兩邊拾過鉅齒狼
降的兩個人他知道羅成的住所夜叉說在那裡咬金
惡恨恨轉身邁步出大帳
氣沖沖一心要下豹頭崗
說現在山下夜叉說為何不同來咬金說他要合大王
怒恚了高山醜陋夜叉女
眼前裡難為芦林一拜郎
比試三合若是大王敵住他就受降若是大王敵不
兩邊廂喪門太歲不敢勸
賽五道欠皆躬身尊大王
住他往下就不敢說了夜叉說講來咬金說要把大王母夜叉離了大帳聲聲就要下山咬金向前說稟上大
碎剝其尸夜叉一聞此言把血盆口一張啣好小輩欺王未將有一言告稟母夜叉說賽五道有甚么話講
吾太甚兩邊與我拉馬抬捧我把這廝拿上山來不來咬金說大王下山千万不可傷他人性命夜叉說傷了
好了
便怎麼樣咬金說若是傷了他的性命不至要緊就找不

有羅成的下落了夜叉說多言存留在我言罷一聲分付天二人抬頭一看只見那燈籠火把炫耀與白晝相同挑起燈籠點起火把喪門太歲五道俱遂我下山與我堪可相離不遠出了山口五百裏卒發一聲喊一个个掠陣分付已畢即跳上五色花班馬提定了鉅齒狼牙棒雁翅排開有三个金甲大將把馬往左右一提押住陣角三家毫杰一各上馬各持利刃即出寨外大小婁卒兩府硃砂夜叉旂左右一分旂角下有出一匹五色花班喊竟扑山口下來了

馬鞠躬上坐着一个母夜叉頭上無盔身上無甲兩手端

且不言夜叉一怒下了山

急回來再整芦林二魁元着一根鉅齒狼牙棒如同是烟黃的太歲火燎的金剛

鐵子建二目迷迷像打鈍

王君可兩眼難睜伏戰鞍喊叫一聲就像半空中打了一个霹靂平地起了一

只覺夜深露凄凄金風動

只聽的銅鑼當當三鼓天沉雷怎見的有西江月一詞為証

只聽那戰馬嘖嘶尋草料

只覺着腹內空虛想飯食

硃髮橫打抓吉

藍靛臉放豪光

這人說四哥一去无音信

那个說不如催馬暫且還

未曾說話血口張

獠牙唇外晃當

正是的二家魁元想知己

忽聽的山上鑼鳴鬧聲喧

如同鐘馗顯聖

好似八戒親娘

二家豪傑正然思想咬金忽听山上鑼鳴鼓响咧咧連

金蓮到有尺半長

腰似鐔合瓦一樣

二人看罷只見那母夜叉一聲大叫好小輩早下馬背后咕咚一聲响亮跌在馬下母夜叉這才把那狼牙受縛免你的大王動手鉄玉說王大哥你自與我掠陣我棒往上一竿喝一聲小輩吃你大王的棒罷烙頂門打將會他一會說罷催馬搯鎗飛臨陣前母夜叉見敵將下來不好了

已到用手中狼牙棒一指說哈小輩漫來知我的利害早好一个百戰百勝鉄子建這一回難脫夜叉鉅齒狼

早下馬受縛再若饒舌叫你捧下作鬼鉄玉說唬好了頭想人生莫誇英雄無敵手才信道天外有天強中強

你若担的我一鎗我就下馬受降母夜叉聞言微微的冷兄弟們創過湖海為好漢不料想今日遇着醜紅粧

笑說好小輩少要猖狂你大王這里就挺身不動等着若不虧徐勣暗設埋伏計鉄子建一命難逃棒下亡

你扎我一鎗不是這等講那母夜叉又有一身天玉鎧穿在却說母夜叉一肚子把鉄玉膩將下來各棒就打忽听一

袍服裏邊不怕刀砍斧劈故此才敢叫人扎他一鎗那鉄人大叫說大王不可看羅成分上饒了他罷夜叉聽的

玉不知利害兩手端鎗竟扑夜叉前心說是遲那時快這一句話停棒一視看了看是咬金夜叉說賽五道依

二馬相撞好鉄玉喊了一聲丑了頭抬鎗那母夜叉並不你怎講咬金說大王莫傷他的性命暫且拿上山去將羅

轉身把肚子往上只一迎响了一聲那鉄玉坐不住凋鞍成的下落問个明白然后發落不遲夜叉說就依你講暫

且留他的殘生左右與我綁了兩邊要卒答應一聲一齊在我馬前展上三展誓不為人激你的馬來君可听的
向前繩縛二背鄉將起來了
此將馬一提兩手舉刀竟烙夜叉而來二馬相撞君可大

眼睁睁綁了延安鐵子建

那比廂嚇殺河間創業勇喊一聲好醜了頭抬刀罷叟的一聲烙頂門就劈那夜叉

看了看夜叉凶惡心胆戰

賄了賄鐵玉落馬好傷肝不慌不忙用棒往上一架只听啞的一聲响君可那刀跼

有心待勒陣逃走脫羅網

怎好見裴家庄上眾英賢了有七八步遠近方才落地君可看了看手中無刀一

這豪傑懷揣鬼胎無其奈

不得不鬆馬提轡要近前着忙撥馬就跑夜叉一聲吶喊道好小輩那裡走把五

只因他兄弟相交情義重

顧不得生死存亡顛故鞍 色花班馬一夾遂后追來霎時間赶了首尾相連夜

王君可催馬舞刀連聲喊

母夜叉擎棒停駒便開言 又說小輩料你担不的一棒吃吾一掌罷左手押棒右

母夜叉命人綁了鐵玉忽听的正北上鑾鈴背响一馬當先

手一幌烙君可連盔帶甲就是一掌好利害的緊

相離不遠夜叉一聲招呼哈小輩漫來早早下馬赴死君

說起醜陋女

真正是夜叉

可聞言一聲大叫醜了頭快把我兄弟放回若是才崩半

左手押下棒

右手一乍煞

个不字叫你馬前作鬼夜叉冷笑說好小輩你若是

巴掌蒲扇樣

好像五齒巴

頂門幌一幌

君可坐不住

金盃沒了影

母夜叉若不看着羅成面

不過是怪來怪去无用力

女大王只當等閑取取樂

母夜叉擎棒馬上啣啣笑

輕輕的一个巴掌招不住

分付聲兩邊與我上繩鎖

衆明公要知后來端的事

西江月

凶神頭前引路

一聲响呵呵

張在就地下

拱了一頭沙

這一掌打發他兩還了家這一首西江月說的是王君可在豹頭山上與母夜叉大

好一似頭上打了一金瓜戰却被母夜叉一掌打下馬來婁卒上前上了繩鎖夜叉

王君可一陣昏迷滿臉花分付撥馬回山婁卒答應一聲倒捲旗幡不多一時來至

這東西好似一盆豆腐渣寨門夜叉棄鎗離鞍三家豪傑一齊下馬婁卒拉馬夜

你還大胆興心來找咱又頭行三人遂后上了大帳夜叉坐定一聲分付將那兩個

有一起婁卒上前便把抓小輩帶將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君可銖玉代上前去夜

須得是下部書畫再刮達又一聲就問小輩知罪么明公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頭二

人伏俯案下一齊答應未將知罪夜叉說本領之大小你

二人服也不服二人說願服夜叉說道料你們也不敢不

夜叉直下山崗

裴家庄上娶新郎 但看公子怎樣

賈氏權作孀母 柴少替他承當

取去上山當肥羊 與他胆量花槍

服我且問你你既在蘆林創蕩山東淄川縣有一人羅向前將繩去了夜叉又問你兩個叫甚么名字二人答曰成他如今却在何處你可知道么咬金在旁就說這個末將鉄玉夜叉聞听大怒說陡分明是秦瓊徐勣一是大王朋友你若是實實說了免你一死鉄玉這一時也夥之人兩邊拿下去殺了咬金慌忙向前打躬尊聲大就知道上了當了少不送風使舡稟道大王在上听稟 王不可他兩個往日秦瓊徐勣一夥之人今日久不在

他二人身代繩鎖伏帳前

尊了聲大王納耳細听言一處改邪歸正禮當饒免將他殺了不至緊要恐四方

有一个槍馬高強羅士信

俺與他會過也有好几番豪傑聞知此事那知道的就說是他得罪大王應當處

那一日各人離別兩分手

他如今流落不知那一邊斬那不知道的就說是大王閉塞賢路不能用人殺他二

他對俺也曾說過一席話

就說是興心要上豹頭山人性命其事甚小招集天下豪傑其事最大倘或羅成

他算是人間俊杰督領袖

要來訪天下英才女魁元到此未必輕自上山一定逃奔他那外國似這等舍近求

但不知大王與他何親眷

只見他朝思暮想挂心間遠望大王還該斟酌末將言語大王再想夜叉聞言大

王君可激了一篇瞞天謊

弄的那夜叉代笑滿心歡笑就說賽五道真是你的高見兩邊看坐來叫二人坐

二人說罷母夜叉仰面大笑分付兩邊去了繩鎖要卒了君可鉄玉說末將不敢夜叉說不見你的罪過二人告

罪就位坐下夜叉說但凡到我山上必須起个利害名字這秦瓊一心想着咬金兄弟三人一去未回吉凶不定生死二人說任憑大王更改夜叉說叫你一人是紅士彩一个是難保左右輾轉恐怕有失又愁那裴公子明日如何保全他看白帛客二人謹尊大王之命夜叉說今晚連收三將算是了看兄弟們都睡着了听了听外面無人暗暗的叫了聲大喜明日大家遂我上裴家莊將那隻肥羊取上山來三弟三弟你好死來由的緊似這樣元相干的事情管他助些酒興左右看酒來

母夜叉端居正坐在當中

兩亭裡擺列一起凶殺星道是在家不打人外頭無人打人無害虎心虎無傷人意

左比廂坐着喪門侯君濟

右比廂相伴太歲是王榮至如今聖上無道各處狼烟上山者為王落草者為寇倘

紅七殺河間任丘王君可

白帛客鎮守延安鐵總戎若是那母夜叉死故我借借豈肯與他干休今日何必苦

賽五道兗州東阿程知節

到明日降臨白虎左青龍苦合他作對三弟呀三弟你的主意豈不錯了

只等的群星聚會約頭嶺

那時節一腔熱血滿地紅 秦二爺雙眉一促好心焦 思想起左右輾轉睡不牢

且不言夜叉大帳開筵宴

再說裴家村裡的勇秦瓊 看了看床上眾人陽臺夢 听了听外面梆鈴三鼓敲

却說秦瓊在裴家庄上與眾家兄弟用了晚飯大家安寢 怨了聲黎陽徐勣失主意 恨了聲東阿咬金把禍招

若不是黃花店上使武藝
若不是金石敬請持書信

裴員外那裡知借是英豪天二爺全員外慌忙讓到大廳徐勣說二哥小弟向來有誰肯來裴家庄上走這遭失探望兄長少怪二哥請上受小弟一禮二爺愚兄再生

徐茂公不知何日才來到

程知節一去吉凶無音信之恩禮當拜謝兄弟遊讓已畢員外讓坐按次坐下三

母夜叉誰敢料他狝不狝

裴公子那裡保的牢不牢爺說却着何人上豹頭山去了二爺說咬金子建君可昨日

這才是平地拾了愁腸坦

好叫人左思右想怎么挑上山音信皆無吉凶不定三爺說二哥無慮原是用

秦二爺提心吊胆難合眼

忽听的金鷄三唱鬧吵吵良謀早已安排就了

秦二爺一夜無眠不覺的東方已曉遂全眾家兄弟起

自那日離却瓦崗棄河南

都只為尋訪二哥到這邊

的身來梳洗已畢裴員外早到讓坐待茶方才坐定忽

過了些山川崎嶇跋涉苦

到此間聞聽夜叉作禍端

有家人來報就說是前日來的那道人帶領了五个人要

都只為昏君無福天下亂

都只為各處黎民遭到懸

見員外二爺聞言就說是一定是三弟來了同眾家兄

偕兄弟倘若不救生靈苦

怎成的世界丈夫大兒男

弟大家迎接一步一齊起身離坐往外迎接只見進來了

我早已定下一條緩兵計

暗差故意投降的上了山

六个人原是徐茂公單雄信張公瑾史大柰柳周臣柴樂

分付他私自更改名和姓

他那封為大將只在帳前

我差的本是伯党合君濟 就是那太歲生活喪門官哥听我講來

徐茂公言罷前石一席話 秦三爺方才省悟這機關 雄信開言道

三爺言畢二爺方才省悟就說三弟山上總然有他二人 若扮裴公子

擋不住他來娶親不久夜叉就來三弟有何計策保全 天生胆量大

裴公子三爺說不妨且把裴公子藏位僭兄弟中叫一个 雖然模樣醜

假將公子叫他娶去料想不至于死留下一个同我在家 若是他笙歌細樂前來取

别的兄弟前去半路投降那母夜叉雖是利害我叫他 俺两个同生二處吃茶酒

好手不及人多兄弟們以為如何二爺說這也使的但不 俺两个雙雙同歸豹頭嶺

知留下那一个假扮公子三爺說量其才而酌其用那个去的 又道是少年洞房花燭夜

就叫那个去一言未了只見有一人連聲答應說我去 要講武跨馬提槊就講武

的我去的三爺抬頭一視看了一看原来是單雄 單雄信滿口應承扮公子

信三爺說賢弟扮公子你先講一講我听雄信說三雄信言罷三爺大笑說道去不得去不得那裴公子他是 好不待笑煞黎陽徐茂公

三哥你是听

須得我單通

見他又不驚

善會弄風情

我就去曾中蓋衫假充鶯

俺两个拱手埃肩離門庭

俺两个對對堂前謝蒼空

勝似那凌烟閣上標虛名

要講情景帳羅幃會弄情

好不待笑煞黎陽徐茂公

你這模樣么定前我曾會過一面雖不十分俊俏生的到也清秀那母夜叉雖未見公子的面貌却也聞名若是一百樣禮貌套數我全會你假扮公子母夜叉一到就講打發了還等的取上山去么班鳩跟着鷓鴣子飛食也打不着還宿了眼哩你去不的單通被三爺几句話說的閉口無言忽听的又一人連聲答應就說我去我去三爺看了看是史大史大柰言罷單雄信在旁喊的一聲就發了說的史大柰三爺說賢弟你既是要扮公子也把你的主意講講奈你那一件强的我不過是席上吊到坑上也只差了一我听大柰說三哥听講

大柰開言道
若作這樣事
說起單三哥
我雖不大俊

三哥休笑話
必得是我咱
他是瞎喳喳
模樣強似他

俺三哥你叫旁人論一論 我就去扮个公子也不差
他若是將我取上約頭寨 得个猛劈頭就是一柏杌
省的那兄弟屈膝假投順 我叫他魄散魂飛染黃泉
史大柰對着眾人誇大口 單雄信旁裡氣的大跳媽
彌彌呀叫眾人評評我單通就不如你人前裡就該逞
你的威風滅我的志氣且不用合那母夜叉弄景僧兄弟
預先試一試大柰說單通誰還怕你不成你待試試僧
就試試說罷二人就講動手二爺說不可兄弟們那裡犯
着這等爭差你二人都去不得我自自有道理不必多言

二人被三爺攔擋了几句各人閉口不語三爺說衆兄弟我是不去的衆人說若是你去不的別人更去不的了柴依我一件我選一个何如衆人說任憑所差三爺說少說既是大家論就我也不敢抗違領命就是了三我選出來却也不許更改衆人說斷無更改三爺說爺說這才是好兄弟員外他的這一个千金担子俱既無更改我就選了

徐三爺欠身兼手喜笑歡

叫了聲衆家兄弟听我言了好去半路投降員外聽說分付家人不多一時看上

我看那公瑾大奈不中用

又搭上雄信俊達扮不全酒飯來衆人一齊飽食一頓二爺說三弟你同柴賢弟在

我看那明月明星難合式

又搭上云甫周臣不相干家打扮裝公子罷我們大家就此起身前去投降不可延

秦二哥面貌身軀不用講

我徐勳更是與他大相懸遠三爺說二哥我對你說若是半路上遇着母夜叉

惟有那應登士信到還好

他如今不如來到那一邊就少不的下馬屈膝于他他的力量無窮合他難以動

我心裡看中一人不好說

柴賢弟這事必須你樂天手一來不可過了名姓二來不可性暴還有几句要緊

徐三爺隻名說出柴公子

衆兄弟一齊亂道周全的話聽我說來

三爺言罷衆人亂說使的使的柴少說三哥選別人去罷

徐三爺未曾開言帶驚惶

囑咐那肝胆同心義氣郎

到那里千萬不可性兇暴

休惹着豹頭聚義醜紅粧有一處林木二爺說衆家兄弟不可前行暫且在松林

他生的身高力大世無比

誰敢去烙他身上糖一糖子以內等候片時料他不久就到衆人聽說各人下馬進

他雖是三縷梳頭一女子

論凶惡比个男人更是強了松林棚下兵器拴坐馬匹就地坐下大夥預先談論這

好一似三國西蜀張翼德

又像那九里山前楚伯玉个說哥那个說弟這個說母夜叉來時可是當真投降

他雖拒水斷梳曹兵懼

論聲音喊叫如雷振天堂呀却與他動手一个就說母夜叉凶惡難敵投降為上

他雖設殿前斧鼎人陽未

論勇力兩背一晃敵將忙不可失了主意一个就說不可投降憑着偈這樣漢

徐三爺言罷夜叉威風勢

衆毫傑連聲答應去投降子為甚么下馬跪着个醜了頭總不如等他來時一齊

三爺言畢衆人一齊答應說我們曉的了就此起身前去動手將他殺了到是兩便一來省的假扮公子二來省

不可遲悞一个家披掛整齊結束停當各持利刃分付家的跟他上山又一个說兄弟們不必亂自談論等他來

人拉馬離了大廳員外遂后相送出的大門一恭兄弟九時看風使軀得動手便動手得投降便投降千萬不

人一齊上馬回身秉手辭了員外一个家鬆馬提轡可輕視了

出了裴家莊向正南而走行有數里之遙忽見路旁邊 衆兄弟密松林裡亂揣摩 一个家呼聲弟來叫聲哥

這個說投降動手那件好

那個說不知其間待何如離不遠只見轎后吓拉拉一連躡出五匹馬來馬上有五

一個說投降承順為上策

省的那夜又變臉動干戈員大將眾人仔細一認原是程咬金侯君濟王伯覺鉄子

一個說半路不如將他害

誰肯去下馬屈膝跪醜婆建王君可待不多時又打那夜又旗角下吓躡出一匹

一個說兄弟不必亂談論

等他來看該如何就如何五色花班馬來馬上有一個人比他弟兄五个大不相

兄弟們主意難拿定未就

忽听的正南一派响銅鑼同只見他頭上無盔身上無甲如同是半空中落下

衆豪傑正在松林之中正然談論忽聽正南的一派鑼來了一个霹靂鬼平地裡跌出來了一个五道神看

鳴秦二爺說衆兄弟們你聽正講這個聲勢大約是母夜那个光景好利害的緊

又來了大家出林一看說罷一个家上鎧乘翼各持利刃 衆人出林皋

斧目往南眺

出了林外抬頭往正南一看看了看有許多相離有 銅鑼鐺鐺响

花鼓陣陣敲

半里之遙一派笙歌細樂有兩杆大旗頭前風飄半空 笙歌並細樂

一派鬧吵吵

的無數的妻卒左右護持鎗刀密擺燈籠高挑中間有 燈籠對對擺

大旗半空飄

一乘五彩花轎轎后有兩杆夜叉旗左右招展不可相 花轎是五色

妻卒歡跳跳

夜叉旗兩杆

左右來往招

一個婁卒喝道爾等是做甚么的敢在此招大王馬頭二

轎后頭漫閃英雄五隻虎

原來是知己同心一拜交爺秉手說道我們是投降的婁卒說既是投降的你且少

五色駒端坐豹頭夜叉女

只見他兩鬓髮紅丈二高待我與你通報婁卒說罷轉身自來到母夜叉馬前送

好一似南天門上溫元帥

又如同五名宮門作怪妖夕跪倒稟上大王有一起人前來投降母夜叉在那裡

秦二爺看到甚是心胆惧

背後裡發乍一起衆英豪婁卒說現在前邊林外夜叉說爾等閃開待我看来

張公瑾一同大奈舞兵刃

魯明星繫靠明月战杆搖兩邊一閃好母夜叉一催五色花班馬躡出隊伍果然有

尤俊達跟定英雄信舉叉槩

賈云甫代領周臣動鎗刀一起人在松林外一个个勒馬停駒好威風緊哪

眼睁睁衆人一齊講動手

到位公要知下回再扣腰 母夜叉勒馬停鞭仔細觀

打量那一起芦林創業男

衆豪傑一齊講動手秦二爺慌忙攔住說兄弟們不可 一个家殺騰騰氣冲霄漢

一个家威風凜凜在馬前

性暴母夜叉若是好惹的他兄弟五个早已就下了手了

一个家金盔燦爛光閃閃

一个家鎧甲輝煌色鮮鮮

還等着借來動手的么休要失了主意你三哥看到了

一个家手提利刃似秋水

一个家坐下战馬似龍歡

的事不可抗違話說不及夜叉的頭行已是來至目前有

一个家壺插雕翎犀牛角

一个家腰掛寶劍虎尾鞭

一个家俊的俊来醜的醜 一个家青紅黃白紫早益人同員外柴少回至大廳坐下三爺說柴賢弟這才是

母夜叉觀罷芦林眾兄弟 在馬上用鞭一指便開言眾兄弟們去了少不的你也扮來柴少說一言既出

夜叉看罷一聲就問爾等是甚么人前來投降三爺豈有更改之理三爺說既是這等快看衣巾上來

見問遂同眾兄弟来至夜叉馬前俱各跳下馬來路傍 徐三爺吩咐一聲着衣巾 向旁裡跑過許多眾家人

伏俯口稱大王末將們俱是芦林的豪傑聞聽大王招 霎時間靴帽藍衫桌上擺 柴公子時下要扮新郎君

賢納士向北不避生死前來投降望大王收留末將們感德 這才是誰的灾殃誰来替 這才是誰的佳期誰来親

不淺夜叉聞言鼓掌大笑就說你們算是有眼力的男 倘若真是真正洞房花燭夜 那裡找不相干的來成親

子你内中可有咬金秦瓊没有眾入答曰死有夜叉又 裴公子如同偷生怕死鬼 將柴少送與夜叉來開堂

問没有他二人可有羅成么眾入又曰没有夜叉說也罷 若不是茂公再三情意懇 柴樂天未必輕意捨了身

你們既是投降且起來各人上馬送你大王上裴家庄娶 只是他人前說過難更改 少不得靴帽藍衫穿在身

親回山領賞眾入聽的此言一个个起身上馬頭前引路要 大廳上柴少假扮裴公子 徐三爺開言又把賢弟尊

奔裴家庄而來這且不言再說徐勣在裴家庄送出眾 眾明公要知夜叉娶親事 還得那二卷接來說原因

却說柴少粧扮已畢三爺說賢弟我對你說母夜叉他若 見人家佳婿乘龍添喜色 今日裡雙眉不展那見歡

來時千萬不要害怕他待坐你就同他坐他說話你就 雖死見少年女子醜和俊 預先裡聞見聲名透胆寒

合他說話他誰然心扑手毒却喜的奉承又喜的是武 倘若是鬼怪妖魔臨宅舍 見了的誰不藏頭把門關

藝若是將你取上山時你先將好言奉承他几句然後再 出上个死疼死熱柴公子 少不的胆驚受怕跟上山

使回武藝與他看料想不至于死愚兄別有良策賢弟 裴員外領定柴少把宅進 廚房裡驚動兩個小了環

放心這天不久就是辰時到了母夜叉將近也就來了我員外領定柴少進了后宅那廚房內有兩個成了器的了

且往西廂迴避你同員外上后宅聽便罷三爺說畢欠身頭一個有十六七歲一個有二十多歲都是荒年買來的

離坐往西廂而去這柴少无奈何只得跟定員外往后宅他兩個起先也聽人說有一個替公子只說是平平常

而來 常的人及至柴少進了后宅被這兩個了頭看見上下

徐三爺迴避西廂藏身密 后宅裡來了郡州柴樂天仔細一觀又是喜又是愛那眼也迷縫了口也合不上

一行是清清淨淨逍遙客 把一根是非担子橫在肩來了這個說俺姐姐那個說妹妹怎麼來這個說你看

母夜叉喜笑怒來誰可料 柴公子生存亡難保全 這個人未必他不強似偕家公子看他年紀有十六七

歲員外爺不知使了幾百銀子才雇得這個人來可
愛他青春少年一表風流人才就叫母夜叉斷送了若
無父母則可若有父母的時節生生的哭煞了若死媳
婦也罷若是有媳婦活活想煞了不知姐姐心裏怎
樣我這心裏只是怪疼他呢

春花開言道

叫聲姐夏蓮

你看這公子

生的正青年

如同宋玉美

行動是潘安

夜叉取了去

一定扒心肝

這樣好人物

實在也可怜

員外爺舍人為己不公道

他那心不與你我是般且不言了環暗地談論却說員外同柴少進了宅宅員

自古道青春少年人人愛

為何不雇兩個來配與階外說母夜叉我是不敢見的他若來時任憑你答應罷

似這樣容貌堂堂男子漢

弄的他棄捨殘生赴黃泉

又不是戰馬知恩垂韉救

又不是靈大為主將人攔

不過是一面之戲初相會

他就肯無故癡心來向階

階與他又非親來又非故

是怎么滿腹愁腸替他酸

看他那美貌青春真可惜

看他那俊俏容顏痛心肝

好叫人一點惻隱心轉動

好叫人幾回長吁回偷彈

他若肯與階做對鸞鳳友

我情願替他去上釣頭山

真乃是水底明月取不出

又如同貓咬尿泡難解饒

怎能得夜晚做个風雲要

把的些心頭離恨也少寬

他兩個一陣疼來一陣愛

柴公子返步進了宅宅中

我就告辭了員外辭了柴少往外而去方才出去只見待說是你是兄弟我是嫂
東邊房內走出一個婦人柴少看了看是賈氏慌忙問待說是膝下姣生娘兒戲
道嫂嫂一問安否賈氏說承問了他嬌子合他柴大姑為我比你大了只有七八歲
何不來柴少說妻妹在親妻家不曾來賈氏說有件母夜叉倘若問起詳與細
事對你說員外叫你替公子老安人說也不敢見那母夜叉那時你也算不得堂前子
又叫我替他論起來替他也罷了母夜叉若是問起借可他若是一怒變臉行凶惡
怎麼樣論呢待說是叔嫂又恐怕他還我老安人待說是倘若是在夜叉獨自害了我
娘們只怕使不的你叔叔就講難為你了

賈氏開言道

你叔叔聽云

你扮裝公子

我粧老安人

無是無非的

這也不理論

夜叉倘若問

却就難為了

賈氏說了這話把一個柴少算的那臉一紅一白說嫂嫂
這使不的叔嫂們那裡犯着這等戲頑若是在第二個
去處我就惱了賈氏說你不要惱罷不人新媳婦取了
倒踏門是一場大喜你惱的甚么害羞只怕有些這一節

事說是說幸喜他嬌子沒來他若來的時節斷然不肯 准不取了去

一怒大開腔

叫你去其中有許多不便一來你與母夜叉當真的成了 他嬌子若是聞知一个字

是必的黃天黑地哭斷腸

親他嬌子是不自在的算的个丈夫又東又西不得在處 弄的他小小青春熬日過

弄的他孤孤少年度時光

安眠穩睡二來你被母夜叉殺了他嬌子更是不自在 弄的他點點珠淚流粉面

弄的他片片離恨滾滿腔

的算的他守一世空寡還有句話不好對你說罷話來到 弄的他懶對菱花容顏碎

弄的他夜伴孤燈受凄凉

口邊上又不得不說只怕他嬌子年小小的墨夜睡不着 他本是三貞九列賢良女

只落的无語傷心守空房

那裏不尋思了去了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就生出別的心 倘若有意馬心猿鎖不住

准備着別處另去想才郎

腸來未必就肯守空寡了

只恐怕那時傍人相談論

都說是柴少落的這一場

賈氏開言道

你叔欠主張

這賈氏言來語去正講話

忽聽的外面銅鑼响叮嚕

我想這件事

你不該承當

叔嫂二人正然談論忽聽的外面銅鑼响亮鼓樂喧天滿宅

若是真佳配

這個碍何妨

亂跑都說是母夜叉来了一个家藏的躲的躲恍成一塊

夜叉性兒惡

未必肯同床

賈氏說不虛的說話往家中就跑柴少上前一把拉住說

嫂嫂那裏去你去了誰待粧老安人呢賈氏說叔叔你激我就說原來不是使屬女

這是我未曾取親把妻收

了手罷我一个小媳婦子家粧不的老安人柴少說嫂嫂俺兩個成親到有多半載

叫夜叉不必將你細追求

莫要慌借兩個在這裏且說着話等母夜叉進來問你他若是寬洪海量不動怒

少不的你也跟着上約頭

是誰我就說是我的姪女賈氏小天殺的誰是你姪女我那一時他是大來你是小

大夥子一處同眠度春秋

是你的姑罷柴少說姪女也罷姑也罷我是不激手的賈倘若夜叉不從變了面

我柴少不敢保你存與留

氏說我再不敢了你快撒手罷看他進來柴少說他是個他伸手將你身上指一指

准備着三寸氣斷夢悠悠

漢子怕他看見你這小媳婦我寔話對你說罷你寔應承秦二哥從今以后打光棍

撇下了兩個孩子哭無休

是姪女我也不肯叫你去了

柴公子拉着賈氏不撒手

弄的他粉面通紅代着羞

柴少帶着笑

嫂嫂莫藏頭

柴少拉着賈氏全不撒手弄的賈氏滿面通紅就說恁

說起母夜叉

本是一女流

叔叔你且撒手我實對你說當真是老安人叫我替他家

又非男子漢

這有甚公羞

我跟着恁二哥不知見了有多少凶惡將帥母夜叉不

他若將你問

我就說根由

過是个女流我怕他恁的柴少嫂嫂當真不怕賈氏說我

不怕柴少將手一撒賈氏就要講跑看了看兩邊的房門
俱各闔上了待往外走只聽的角門以外喇喇甲冑之
聲响成一片霎時間跳進五個人來俱是盧明甲亮各持
利刃往兩邊吵的一聲左右排開賈氏這一時前后無
門少不得停身貼住看了看是芦林中豪傑說話不及
從外面又跳進一個人來好不好的凶惡的緊

只見他獬蓋臉上搽宮粉 好似秋后摘的大冬瓜
血盆口赤紅不用胭脂抹 唇外邊生的四个大獠牙
上穿着五色一套十樣錦 下墜着百折羅裙金線掐
生的那犍牛身子兩三樓 有兩隻拍扒金蓮四五撞
他二人看罷高山夜叉女 雖然是口說不怕渾身麻

柴少睜眼看

賈氏往外瞧

柴少賈氏二人觀罷唬的口呼大王小婦人迎接夜叉問道

衆人兩邊列

鎗刀斧共叉

你是裴公子的甚么人賈氏說我是他的嬌子夜叉說既是

進來一個人

生的惡促促

尊親請起請起賈氏起的身來夜叉說裴公子的母親為
何不來賈氏說他得大病不能迎接大王叫小婦人替他代

若是膽小的

生生活唬殺

勞夜叉又問裴公子在那裡賈氏說現在房內夜叉一

如同判官妻

好似八戒媽

聲吩咐兩邊衆將進去搜來若有閑雜男子在內拿出

只見他朱顏頭髮梳大脫

右比扇代着一枝牡丹花來殺了兩邊答應一聲一齊跑在房內停不多時出來

稟道大王並無閑人請大王進房母夜叉這才頭行賈氏說我的心頭之願足矣夜叉就問中間坐的是裴公子么遂后進內房來了
柴少答曰然夜叉說見我為何身也不動柴少說做新

母夜叉晃晃當當在頭前

賈氏女吊胆提心在后邊人理當不動夜叉你可知道我的主意么柴少說不過是

進房去二目一瞪左右看

觀了觀靜悄無人到也開扒心飲酒別還有甚么主意夜叉說既知如此你為何不

正北上安排兩把金交椅

坐着个青春郎君美少年怕柴少總然是害怕你還饒了雖不成夜叉笑道我取

只見他頭代逍遙巾一頂

有雙粉底官靴登足上了好幾個沒見你這個大胆的裴公子柴少說不是小

有一條紅絨絲條條腰間

只見他眉清秀目天生俊生胆大原是大王胆小夜叉說怎見我的胆小柴少說大

又打上唇紅齒白模樣全

母夜叉觀罷邵州柴公子王請坐聽小生把大王的胆小處細細講來

不由的腹內展轉好幾番

棕交椅坐下夜叉女姣流 柴公子從容開言把話提

夜叉看畢口中不言腹內自思說只个人好清秀的緊有

尊了聲大王既是胆量大 為何不興兵前去揚州

這等人才到算是雙全男子暗暗的叫了聲羅成羅成

隋煬帝昏王無道失仁政 至而今遍地草木盡含愁

空聞你的名好鎗好馬沒見你的面倘似這个人的容

到不如拿住昏君劍割首 那一些殿前奸佞刀割頭

那一時大王登基坐龍位

然後去四海英雄任意收肯害你你且跟上山去走走說罷將柴少一把扭住往外

說的那刀兵滾滾不安寧

免的那天下荒荒亂無休就走賈氏在亭說大王少坐一坐吃一杯茶走也不遲夜

平治就一統華夷太平世

普天下各處黎民盡歌謳又說多蒙厚情我不茶賈氏說小婦人還有幾句話

放着個現成伯業不動手

為何去愚夫身上結冤仇待對大王說說夜又說有話請請賈氏說我這個姪兒

這本是幾句良言金石語

望大王自拍胸膛想情由年記還小不過是個孩子總然不知好歹望大王多

好一個理直氣壯柴公子

說的那夜又無言暗點頭要担待

柴少說罷夜叉將頭點了數點就說裴公子你這一篇高

這賈氏滿臉和氣喜笑歡

尊了聲大王納耳請聽言

論我到服你且跟我上山不日興兵就到揚州找一找隋

我姪兒今年虛度十六歲

他還無輕自到了大門前

煬帝將那昏王殺了寧息天下清平了世界我若是

只知道紅日西沉就講睡

只知道腹內飢餓要飯食

稱王作帝封你一个夔國軍師柴少說小生不敢當此

在學中誦詩讀書領師教

放了學來家抱着公鷄頑

重任只求饒免殘生足矣母夜叉說我害的不是你這

算來是嬌生慣養這么大

他母親不敢說說就叫喚

樣人俱是愚夫無能之徒你算蓋世英才求之不得怎

拿着他如同當個真寶貝

到山上他若想家即放還

倘若幼年不知好合歹 望大王千萬休合他一般 前頭對子馬

擁護婁辛兵

這賈氏團團套套說一遍 混煞了假扮新郎柴樂天 若到約頭嶺

難定吉合凶

賈氏言罷柴少口中不言腹內暗罵好一個混張東西給 母夜叉橋馬離庄上南走

正北上戰馬歡乍响鑾鈴

我這樣苦的吃等我回來才合你算賬母夜叉向賈氏 嘩喇喇跑開兩匹銀鬃馬

那馬上端坐少年二英雄

說不用你再三叮嚀我知道了說罷抗着柴少出了后 只見他雪煉銀盔素袍鎧

倒提着安邦定國杆白鋒

房一聲吩咐外邊的轎馬伺候兩邊答應一聲往外一 頭一個淄川盤陽羅士信

第二個陝西臨潼謝應登

傳不多一時前至大門婁羅跪稟請大王上馬新郎上轎夜 也是那醜女夜叉活倒運

平地裡又來青龍白虎星

又說裴公子請上轎罷一撒手婁辛上前推推擁擁進了五却說羅士信謝應登自得了茂公的書信兄弟二人不分

彩轎內去了 晝夜而來那日相離裴家庄不遠只見村中出來了許多

柴少坐彩轎

夜叉跨能行

人馬二人勒馬而視看了看旂旗招展笙歌細樂婁辛列

鼓樂一派响

銅鑼數棒鳴

擺對伍齊齊二人看罷羅成說謝二哥不好了這光景

衆將分左右

俱是一拜朋

想是母夜叉取親回去了偕來的晚了一些那裴公子倘若

被他取到山上有死活叫借空來一場三哥若是說借二跳下坐驢問道三哥向來安否三爺說好羅成說幾時到此衆人來遲却將何言答對搃不如將馬重脩一條前去招回兄弟們來了么三爺說我是今早來的衆兄弟們俱已齊如何應登說這也使的說罷二人齊跳下坐冀來了 備大家投順夜叉去了羅成說方才下是夜叉取親么三爺說為

母夜叉娶親轎馬上正南

二豪傑心忙急脩戰鞍何叫他取去了三爺說你不曉的夜叉的利害他生的凶惡難敵

這一個頭上銀盔按一按

那一個抖抖身邊素羅衫我叫衆兄弟們假意投降又將柴少扮个裴公子叫他取去

他二人倒提杆白銀戰杆

一齊來跳上坐冀馬心猿我方才到庄外看夜叉行動不期又遇着二家賢弟你且隨我

這個說轎前將他攔擋住

那個道輕自莫要放歸山進庄到裴員外家中大家犯个商議應登說三哥何用進庄

倘若是虎入岩穴龍歸海

搃有那拔山漢子解危難俺兄弟二將夜叉赶上殺了把柴賢弟放回用甚么商議三

羅士信跨馬搵鎗往上闖

解應登將身一縱急加鞭 爺說二家賢弟不可造次且隨我來

正是那二家魁元講動手

忽聽的有人點手喚一番

徐三爺言罷邁步在頭前

後跟着竹林知己二魁元

二家豪傑正然催馬忽聽的庄頭上一人連聲高叫道不

裴家庄來了上方白虎帥

管叫那夜叉難存豹頭山

可不可二人抬頭一看見是徐三爺慌忙催馬向前一齊

這才是惡人自有惡人報

這才是天理昭彰有循環

準備着氣作春風陽台夢

再不得生扒心活吃肝 繪圖秦瓊訪友大關太原府初集卷之三

二本

豹頭山若是存留夜入女

唐高祖焉得華夷四百年

一來羅成大展的英雄胆

二來是屈死少年也釋冤

且不言未來吉凶存亡事

再說那兄弟三到廳前

徐三爺領着二家豪傑來至大門家人拉馬一齊到了大廳

員外才敢出頭一見三人進廳就問這二位又是那裡來的三爺

說這也是我兩兄弟早已有書前去叫他來解危他二人繪圖秦瓊訪友大關太原府初集卷之三

方才未到員外聽說慌忙答裡大家方才坐下下回分解且說徐三爺領着羅成應奎進了大廳方才坐下羅成說

衆兄弟們是幾時投降的三爺說有數日以前去的也

有自下去的他們暫且投順待等二家賢弟到來取夜

叉首級羅成說衆兄弟不敢動手俺二人豈奈他何三

爺說賢弟你不曉的其中大事我常聽人的說這母夜

又是江西人氏姓典名秀魁自幼父母雙亡上無兄下無弟 徐三爺言罷一套殺人話 羅士信一聲吩咐拉走龍

至今二十多歲還是個處女因在本處殺害平民官兵捉 且不言村內出來兩隻虎 急回來再整高山夜叉精

拿他又殺了官府在家不能存立所以逃走至此任意縱羅成應登要講上山這且不表了且說那夜叉將柴少

橫莫之敢櫻他惟獨有一件心事賢弟你聽我說來 取去同眾豪傑催馬加鞭一直來到豹頭山寨門外下

母夜叉五月來到豹頭峰 高山上聚集許多婁卒兵馬柴少離轎夜叉頭行眾人隨後上了大帳夜叉坐定

頭一個恨的東河程知節 第二惱我黎陽徐茂公一聲吩咐兩邊婁卒把那隻肥羊給我帶上來兩邊答

第三個深恨濟南秦兄長 第四個思想淄川你羅成 應一聲將柴少帶至帳前柴少面對夜叉停身站住

聽說你鎗法高強人才好 恨不能一處相交山海盟 夜叉一聲大喝哇好小輩你當是真果不害你么見我為

我早已定下一条美男計 羅賢弟算是你的頭一功 何不跪柴少說當跪則跪不當跪則不跪夜叉說何為

你二人今日速把山來上 他一定設宴擺酒去接風 當跪何為不當跪柴少說大王若是取我為夫夫乃

他身上穿着一付天王鎧 千萬的不可輕自動無名 婦之天這是不當跪若是將我扒心飲酒又不過一死

哄的他沉磨東風脫袍鎧 那時節一齊向前加力冲 而已跪你也是無益是不必跪且是大丈夫生而何歡死

而何惧這不是我裴公子站在面前殺斬存留任
憑你罷

柴公子滿口說的一片理 母夜叉聲聲大怒定不依
柴少言罷母夜叉大怒說唬好小輩焉敢將今比古的罵

柴公子站立帳前把話題

尊了聲大王納耳且聽知我你渾身俱是胆子你還不知死么柴少說不知死到知

現放着朗朗乾坤心何忍

又道是湛湛青天不可欺一場好笑夜叉說你敢笑誰柴少說我笑是大王夜叉

終日裏設謀定計將人害

也想想你的心胆是何如說你笑俺怎的柴少說笑笑大王空有招賢納士之名却

怕的是善惡到頭終有報

說甚麼只爭來早與來遲有眼不識英雄夜叉說誰是英雄柴少說小生就是英

也想想紂王無道殺臣宰

到後來血染朝歌失邦基 雄夜叉說我問你既是英雄你可騎的馬使的鎗舞的刀

都只為信寵如己害黎庶

把一個萬里江山屬西岐 么柴少說這有何難論文胸藏錦繡論武百般有通提筆

想一想江東項羽重瞳子

這個人匹馬單鎗誰敵敵 有安邦之策上馬有驚人之威文武俱全這才算是

都只為不聽范增忠良語

只落的自刎烏江喪身軀 英雄夜叉說小輩好大口氣既通武藝使來我看柴

這才是滾滾前浪牽后浪

這才是一雞啼罷一雞啼 少說大王請待看那一件夜叉說先與我便鎗柴少說

自古來多少凶惡無結果

望大王輾轉低頭仔細思 領命了

柴公子尊道謹頌大王命

兩邊裏妻卒抬過鈴一根 那人是誰柴少說這個人不是本處人他是山東淄川縣

只見他脫了藍衫打二起

一伸手抓過蛇矛走四門 人姓羅名成字表士信當今之世頭一個豪傑夜叉聽的

好一似大蟒搖頭躡山澗

又如同蛟龍擺尾闌波心 這一句話慌忙束手笑道裴公子我多有得罪了兩旁

戰兢兢惶動未櫻花了眼

响嗖嗖展放花杆看不真 整衣看坐一言未了只見兩邊跑過來了幾個妻卒搬

說甚麼開寶台前明甫勇

說甚麼比攬凭兵將任卒坐的搬坐穿衣的穿衣將一個柴公子扶至帳前坐了

說甚麼轅門射戟諸侯呂

說甚麼長板久戰猛趙雲 一聲吩咐看酒上來霎時間酒到夜叉斟一杯兩手高擎

為甚麼芦林兄弟人人惧

這杆鈴能敵隋場百萬軍 叫聲裴公子領我一杯權當陪罪柴少說小生不敢當此盛情

兩旁裏許多好漢齊喝采

正座上喜壞天河夜叉神 夜叉說你乃當今之後傑不是那等愚夫不必謙讓請酒

柴少使鈴已畢夜叉連聲誇獎說好鈴好鈴算是我不

大帳上按下夜叉又來讓酒 急回來再整二位少年郎

識人了希乎把一個英雄殺害裴公子靠前來我且問你

他兩個領了茂公幾句話 大門首上馬出了裴家庄

柴少來至案前尊聲大王有何話問小生夜叉說你這一路

這一個意急加鞭策戰馬 那一個心忙不住抖系繩

鈴法是何人傳授柴少說是我一拜兄弟的傳授夜叉說

正是這二家魁元走荒徑 看了看前面來至豹頭崗

却說兄弟二人領了徐三爺的命來至豹頭山下那馬進了

左比廂山石古怪神仙洞

右比廂河澗樓榭獨木橋

山口正走之間忽聽的風擺旂响抬頭一看前面一杆大旂

二豪傑征駒觀罷山中景

他二人這才商議計究

旂上有兩行大字看不真功羅成說謝二哥你看那是二人觀罷山景應登說羅賢弟愚兄在山下候一候你

一杆甚么旂應登說不用看一杆招軍旂羅成說咱去一自己上山去吃喜酒何如羅成說二哥這樣喜酒你何不

觀便知端的二人催馬來至了旂下抬頭一視看見上面吃應登說我就先有你那表人才一是學成一身武藝

頭一句是天下無雙羅士信第二句是世間魁首女班頭若是與你一般母夜叉終日思念又上下招夫旂我就

下墜着豹頭山寨主女大王典秀魁立二人看畢應登上山吃喜酒何妨羅成說我讓給你如何應登說讓不

說道羅賢弟大恭喜了我當是杆招軍旂原是一杆的讓不的一來賢弟未必肯二來我也使不的羅成說這

招夫旂羅成說少得取笑你我先把那山勢一觀看是如何有句話我與他又沒會過一番兩故他認的誰是誰又搭

旂角下停住白虎與小將

他二人舉目留神山上睛上鈴馬盔甲是一樣的你就說你是羅成他那裏難辨

只見那奇花異草遍飛地

有幾處樹木林下長蓬蒿真假應登說這也罷了倘或弄發了可怎么好羅成說

山下頭陣陣秋風吹殘葉

山頂上雲霧迷迷透九霄不妨他若認真就罷了若是看破還有真的燈着他呢

應登說賢弟你待上那裏去呢羅成說我就在這松林說你是甚么人進我的山口應登說你們快上山去報與中隱藏你在這裏往山上叫自然有人答應二哥事你家大王你就說有山東淄川縣羅士信前來相訪那裏不宜遲我就迴避了說罷一偏馬往林內去了

擇才為去了上方白虎星 閃下個精肌淡的謝應登去往山中好跑恨不能先跑到頭裏去報喜的誰是誰

他這裏勒馬橫銜心自想 不由的一陣喜來一陣驚母夜叉正坐大帳吃酒只見外面跑進來了一起要卒闖上

喜的是假粧美男吃喜酒 驚的是不定眼前吉合凶大帳疊膝跪倒口呼大王大喜臨門了夜叉就問喜從何

正是那應登腹內犯展轉 忽听的叮鐺銅鑼一棒鳴來要卒說大王听小的們稟上

見一夥要卒吶喊在山下 一介介撓鉤套鎖粉潤方 要卒帳前跪 跑的喘吁吁

片時間飛奔山口不多遠 謝應登點手開言叫一聲 大王則洗耳 听俺把將題

應登正犯思慮忽見一起要卒相離不遠應登招呼一聲 前去巡山場 見个穿白的

說要卒們這裏來那要卒正行听的有人呼喚抬頭一 他在山口旁 看看那杆旂

觀看了看招夫旂下一人勒馬橫銜通體挂素要卒 只見他頭上良盔光燦燦 只見他單身袍鎧白羅衣

只見他手是杆白鎗一杆 只見他坐下跨定白銀駒左右招展應登明知是夜叉下山目不轉睛的觀看只見他說是山東淄川羅士信 到這裏來訪大王會佳期有許多將士俱是芦林一拜兄弟看他那个形勢好威

他如今山口勁馬高等候 小的們急速慌忙來報知武的緊怎見得有西江月為証

這才是大喜臨門新郎至 報喜的每人該賞一隻雞 鑼鑼銅鑼數棒咚咚花鼓輕敲漫閃芦林眾英豪馬

這婁卒跪在帳前報一遍 把一夜叉喜的着了忙 上威風照耀婁卒頭打執事右邊列擺鎗刀夜叉大

婁卒言畢夜叉鼓掌大笑就且上外邊听候若是新郎 旂左右飄云惡佳人來到

上山自然有賞婁卒即叩頭起身往外而去夜叉一聲吩 謝應登勒馬細觀那行藏 這一回准死臨潼少年郎

咐大小婁卒兩邊將士俱各隨我下山去請羅將軍上山來 還无見夜叉生的惡下惡 預先裡寒毛皆豎手足忙

大家都有封賞兩邊答應一聲謹遵命令少時間牽過五 又恐怕一時間來難答應 弄的他心神慌忽無主張

色花班馬來夜叉離了大帳跳上坐驢眾將領行婁卒隨後 正是那豪傑馬上担驚怕 只見那夜叉旂開列兩旁

出了寨門竟林而來且說應登正然觀看忽听的鑼鳴 喇的聲蹶出一匹花班馬 端坐着高山聚義醜紅粧

鼓响來了一起人馬下了山口中間有兩杆硃砂夜叉旂 只見他血盆口張連聲問 在馬上欠身躬背笑臉揚

正不言應登正在恍惚之際只見那母夜叉一匹馬蹶出隊使一定是个刺客與我當面使來

伍將至近前束手問道那旂角下莫非是羅將軍么應 母夜叉乍言乍語幾句話 好不待唬煞芦林小英才

登答曰然夜叉偷眼一視看了看那人面帶惧色夜叉曰 弄他个心神不定胆恐懼 弄的他滿腹猜疑懷鬼胎

中不言腹內自思說且住了到是我差矣久聞羅成是 有心待跨馬搥鈴使一使 又不知七十二路陣自排

一条好漢為何見我如此驚恐那其中真假不定待我 有心待晃晃銀鈴下毒手 又知道夜叉本願太利害

先味他一嚇看是如何夜叉想到這裡少時聞把臉一變 暗暗的呼声声芦林羅賢弟 是怎么仔營藏頭不出來

一聲大叫說唬好小輩你是甚么人敢大胆的闖我山口 眼睁睁難壞臨凡小耗神 母夜叉馬上冷笑把口開

假充羅成被你看破了你快與我實說來夜叉這 應登正在為難夜叉馬上冷笑道我看你這个光景一

句話把一个應登弄的那口張了一張才回言說道我是定是人假的了應登說怎見我是个假的夜叉說既

我是个真的母夜叉微微的冷笑說道小輩呀小輩不是个假的為何不使使那七十二路花鈴應登說七十二

必假充嘴硬你那心肺我都看見了既是真的我听人路花鈴頭緒甚多不知你待看那一路夜叉說兩頭不用

言羅成有七十二路花鈴你若能使就是真的若不能只要你中間的罷應登說凡事有頭有尾去了頭尾打

一路下手夜叉一聲大喝說好小輩分明不會使你還支

說起臨潼將

平日不算操

吾甚么便是通你的名來免的你大王動手應登說

今朝遇敵手

力氣用不著

我是羅成我是羅士信還有個外號是無敵大將

使鈴莫去札

夜叉不係招

軍這就是寔話夜叉大怒說哇少要發狂看你大王

伸開拿人手

抓過戰鞍喬

手到取你說罷一捉花班馬就要拿人應登看了看

望空只一舉

像個豬尿泡

夜叉是赤手空拳心裡拿了个主意他若近前我就

謝應登除沒撈着吃喜酒

弄的他手削脚登號了腰

給他一鈴應登想到這裡把鈴端了四平立馬等候說

母夜叉声声老問說寔話

眼睜睜就待烙着石頭敲

是遲那時快話說不及夜叉催馬到了近前好應登

謝應登生死存亡在眼下

衆明公要知瑞的把錢鈞

把鈴一恍照著夜叉左肋下就是一鈴夜叉伸手抓住

却說應登假充羅成被夜叉看破無的遮飾兩手端

鈴杆遂即往右一拉應登跨不住雕鞍身上往馬上就

鈴烙著夜叉就是一鈴誰想那夜叉也不用招架順手

張了幾張夜叉又加上一隻手抓住袍帶喝聲好小輩

就抓過鞍喬望空一舉應登之命死在眼前那羅成

你與我過來罷不好了

在林內看的明白恐怕有失大喊一聲說手下留人真

羅成到了夜叉所的羅成二字輕輕把應登放下用目一
視只見那林中躡出一匹馬來馬上有一个青春小將
比謝應登大不相同一似半空中滾過來的一片白雲
平地裡落下的一堆白雪怎見的有十樣錦為証

戴一頂白茫茫明皎皎光閃閃透雲霄瑞雪片
片素英飄千槌打萬槌敲安珊瑚噲瑪瑙巧手丹青

難畫描冲天晃晃爛銀盔身披一件整飛龍結彩鳳
能工成大將用當中懸挂護心鏡龍麟砌全銷錠鈴
來捲箭來踏威風凜凜寒光迸遮身罩体銀頁鎧
穿一領素白綾能工造巧女綉佳人剪上不長來下不
短欺雪團霜花振避休珠統人眼大地乾坤真希罕
護身罩定素羅袍挂一張面鋪金巧匠畫白玉扣紫

金靶虎肋細絃當中挂臨陣驚敵將怕多強能力
量天不是魁元誰能拉銅臉鉄把寶雕弓插一棚皂
雕翎紫金披鳳凰毛頭頂珠点鋼刀世間希無鱗蟒
似虎疾串无雁叫龍駒冷氣嗖嗖寒光閃串泥透
凱狼牙箭挂一口兩刃鋒九秋寒少魚鞘黃金盤龍
吞口下亦英雄蟒番冀吐青泉吹毛刃玉連環敵將驚
拍透腹寒斬將誅軍太和劍代一柄大裡煉白玉霜鋒
打就似粉粧冷氣森森起寒光出手疾把人傷擔著
死撞着亡安邦定國將寔強鬼入廟素銀粧鏢端一
杆丈八矛冷霧飄梨花鎗好白銀粧光閃閃轉三道
銀龍尾玉蟒腰按三畧依六韜活現出水混海蛟追命
取魂銀杆鈴騎一匹肖銀棕鱗馬片白如霜似雪煉

河中圖出人罕見快如風疾似箭蹶的山跳的濶吞雲魂兒盡被他勾去了馬上代笑問道那比廂來的真是羅吐霧龍出現日行馬速白龍駒駝一員面如粉塵似將軍么羅成答曰然夜叉說方才這個假的為誰羅成說殊赤肝胆素羅衣凜凜身才猛將軀懷戰沙氣兵是我一拜兄弟夜叉說將軍就到荒山也罷為何叫今機威風將誰敢敵豪氣騰天空世無比能爭憤戰將假的來混我羅成說是我叫他先試試你的眼力夜叉笑英才

道真是英雄不易出豪傑多計甚你既是真羅將軍少

松林內漫閃臨凡白虎星

好不待喜熱天河夜叉精不的使几路花鈴我看羅成說這有何難戰馬上請看

顧不的考問真假臨潼關

急忙忙將他落在地流平待我使來夜叉說且住不用使鈴待我問一声便知真假

提了提坐下戰馬迎九步

急忙的欠背秉手打著躬一回身就問紅叉殺白弟容何在二人齊聲應道末將在

好一是久旱蛟龍初得水

如同那閉困餓虎入山峯夜叉說你寔對我說這是真羅成是假羅成二人應道這

好一似雪裡行人見炭火

如同那暑天熱客遇涼風是真羅成夜叉說我看他也不是假的遂秉手笑道羅

眼前頭喜壞高山夜叉女

不由的馬上代笑問一声將軍久聞大名今日相會寔為萬幸從先多有得

母夜叉看見羅成雖不定真假先看那一表人才早已把那罪了請將軍上一叙何如羅成說不遠千里而來原是

相訪請尊駕頭行小將隨後夜叉說豈敢將軍至此到大王的尊位小將怎敢放肆夜叉說將軍不必太謙從今就底是客我那有先行之理羅成說既是這等講小將是將軍尊位了羅成見夜叉讓的真切只得上面坐了夜叉陪了一座吩咐快看酒宴與羅成將軍接風不多時兩

羅士信催馬提轡頭戰鞍

母夜叉隨後伸駒滿腹歡

邊正上酒來夜叉又吩咐兩邊眾將大小婁卒俱各外面听

眾豪傑亂撒征靴左右擺

謝應登無情打來也上山

候無故不可輕入違吾令者把頭揪了兩邊一齊答應吵

雖無有紅梅開放出牆外

到惹的遊蜂飛來近花前

的一声往外散去夜叉這才滿斟一杯兩手高敬就說

這才是落花有意隨流水

但只怕流水無意戀花殘

羅將軍接風酒到了

這二人一腔心事下毒手

那一個滿腹情懷想鳳鸞

兩旁裡眾將婁卒往外散

大帳上拋下醜俊人一雙

不多時來至高山寨門首

眾婁卒慌忙前來把馬牽

母夜叉兩手高敬一杯酒

他這里代笑開言訴衷腸

却說夜叉同羅成來至寨門眾婁卒拉馬的拉馬抬鈴的

尊了声將軍開懷飲酒罷

好容易盼你來到豹頭崗

抬鈴一齊下了坐龔羅成頭行夜叉隨後眾豪傑一齊而

我只說海角天涯不得見

又誰知鬼使神差會才郎

入上了大帳夜叉秉手道羅將軍請上面坐羅成說不敢

我為你自思念想挂肺腑

我為你晝夜思慮愁斷腸

我只說一特難成佳期會

不料想今朝花燭入洞房
道我的親丈夫明公看他二人這不就成了兩口子

母夜叉滿口說的夫妻話

羅士信開言尊声女大王

好一个改澈風顛羅士信

滿口里叫声熱來叫声親

母夜叉声声與羅成成親羅成說小將不敢大王此言不可輕出夜
叉說這該打你的嘴羅成說怎麼該打我的嘴夜叉說為着像你

我大王羅成說叫你甚么夜叉說別人叫就罷了你叫不的大王叫

這兩声叫的娘子不大緊

不由的回過頭來連声應
忙叫道可意才郎天婿君

的小着此罷羅成說叫你寨主罷夜叉說還大些你我同在一處

我就算不的寨主了羅成說叫你个將軍夜叉說不好你是將軍我是將

羅士信滿斟一杯回敬酒

这一个眉來眼去說情話
那一个笑裡藏刀要殺人

軍到也罷了就是不大親熱你把那親親熱熱的名兒叫

这一个心裡要講成佳配

那一个腹內只想撲婚姻

我一声罷羅成說這到容易我的親我的熱夜叉說不是

他两个你說我笑吃樂酒

不覺的堪可紅日墜西山

這等叫我是你的親甚么熱甚么叫个明白才是羅成說

却說二人正然談笑看了看天色將晚夜叉說將軍你看天

我怪害羞的叫不出口來夜叉說將軍又來取笑了我還不

已不早了兩個回後帳去罷羅成說但憑娘子尊意小將

害羞你到害羞哩羅成說我叫你却休着我夜叉說我回

願遂夜叉一声吩咐說外邊裏卒何在衆人一齊答應來

過頭去你叫罷羅成叫道我那親娘子夜叉回過頭來叫

至近前一齊跪倒口尊大王用小的那邊使用夜叉說今日收

羅將軍上山你大王心中大喜賞你們十個人一瓶酒一個豬
母夜叉觀罷美男心猿動 不覺的海裡潮來往上番

首大家吃去眾妻卒滿心歡喜一齊說謝大王的賞賜夜叉
喜孜孜走近前來忙拉住 尊了声郎君比那蜜還甜

說去罷眾妻卒這方洋洋而去夜叉又叫道眾將何在眾人
顧不的眾人在前失了口 你看他假作張致害羞慚

答應一声往上皆闕
他二人攜手接肩往後去 好不待笑煞那州柴樂天

母夜叉一声吩咐將令傳 兩旁裡恍了声林眾魁元
却說母夜叉正然吩咐犒賞眾軍還沒安排停當一頭看

一个家謹遵號令往上闕 一个家如狼似虎到帳前
見羅成那个模樣不由的春心一動顧不的羞恥也不管那

母夜叉看見声林眾好漢 忙傳令吩咐兩邊抬酒坛
眾將在旁將羅成一把拉住說我那郎君咱回後帳去罷二人携手

大帳上擺開棹張澈下椅 安排着慶賀天下群星官
回那後帳去了那柴少忍不住嗤的一声笑道好个咚東西可駭殺

你看他吩咐已畢往後轉 一心裡想着羅成配鳳鸞
我了衆人道柴賢弟做一回女婿担了多少驚恐受了多少折

一回首看見淄川羅士信 不任的上下打量美貌男
磨弄的个到口的東西叫別人吃了去了你也是放屁拉桌子

好一似前朝宋玉重出世 不約的虎牢關前呂奉先
沒的遮羞了柴少說衆兄弟們看看是个好果子么似柴少

好一似觀音面前美童子 就像那洞賓代酒落了凡
看不到眼裡那一時就不該水富扮裴公子呀

眾人閉言叫

賢弟你所知

既沒看上眼

不該上豹頭

担驚受怕的

為的是何由

巧嘴來強辯

難脫這場羞

這個說到口東西不得吃

那個道你拔扶手入牽牛 出了后帳回到廚房

這個說按着葫蘆扣了子

那個道心裡不怯也該羞

眾兄弟裏的柴少沒好氣

誰知道早地拾魚小狗頭

且不言眾家豪傑相談論

急回來再听夜叉弄風流

按下眾豪傑閑談不提且表母夜叉與羅成拱手來到后帳

他如今得了美男心胆大

並肩而坐一声呼喚僕女何在只見兩個僕女來至近前朝上

咱大王從今心里無別事

跪倒口呼大王用俺那邊使用夜叉吩咐一声快看酒來僕女

似咱這薄命女子住在世

答應得得而去停不多時提了酒來夜叉滿斟一杯遞與了

怎得他發个慈悲行行善

賞給咱姊妹二人交一交

羅成說將軍酒到羅成慌忙接酒這且不講却說二僕女見

羅成這一表人才看了又看萌了又萌不住的上下打量往前

湊了又湊恨不能的吃了他的席母夜叉忙回頭一看看出那

个光景來了一声吩咐僕女將門閉上外邊伺候二僕女無奈

出了后帳回到廚房

二女僕原是否兒合小桃

他二人回至廚房鬼搗椒

這個說今日大王如了意

那個說一就想他似醜貓

這不說同入羅縵常言好

那個說一夜不少歡言語

他如今得了美男心胆大

好叫咱見景生情坐不牢

咱大王從今心里無別事

他只是朝雲暮雨似醜膠

似咱這薄命女子住在世

看起來事不遂心該死了

怎得他發个慈悲行行善

賞給咱姊妹二人交一交

明二人黃昏之後同衾枕

嘗嘗香甜滋味免心焦

羅士信假弄情意來奉酒

母夜叉心中難免代春風

且不言僕女厨房胡思想

急回來再說芦林葉葉豪

一伸手拉住羅成往上湊

血盆口紫對香腮動了情

却說衆英豪在前帳飲酒中間見夜叉與羅成回進後帳待

母夜叉扯一扯來就一就

那羅成故作張致弄情声

有良久不見動靜二爺心中納悶一声叫道衆家兄弟

叫了声胡哭娘子你好笨

沒想想中間不解怎么行

誰能上後帳探探夜叉的信息何如一言未了曹明月曹明

母夜叉听說這話脫袍凱

帳門外恍了明月共明星

星兄弟二人應道小弟願往二爺說二家賢弟千萬小却說明月明星兄弟二人在帳外看的明白見夜叉脫了袍

凱二人慌忙倒將回來二爺低声問道二家賢弟打探的何如二

心須要斟酌而行二人听說立時却了盛甲敢說怎么却

凱二人慌忙倒將回來二爺低声問道二家賢弟打探的何如二

了盛甲呢明公穿着盛甲做不的細事行動不便裡邊

人說夜叉脫了袍凱正合羅成那里纏繞我二人方才回來

早已打扮就了首巾包頭皂布袂袂纏鞋裹腰中剔上

與二哥高識二爺听說這話一声叫道衆家兄弟趁此機會

兩口短刀躡足潛踪不一時來至後帳門首裡伸頭一看

他不防恰給他个金風未動蟬先覺暗算無常死不知

母夜叉那裡與羅成開懷大飲

衆人听說一个家按盛紫甲手持利刃暗暗往後帳而來

帳門外站下芦林二英雄

他那里留神偷看夜叉精

都只為明月明星一言傳

前帳上恍了殺人一夥男

一个家按盔戴甲提兵刃 一个家眼快不用戰雕鞍
 一伸手將羅成抱住連呼了幾聲郎君就要講那話起來了
 秦二爺拿定兩柄熟銅鎗 程咬金湛金板斧橫担肩
 母夜叉仗勢強伯偁才郎 那知道生死冤家在身旁
 王君可大刀一舉如門扇 更不奈手提拍扒跟后邊
 羅士信如同淮陰韓元帥 母夜叉如同項羽到烏江
 鐵子健相伴芦州單雄信 謝應登身旁緊隨柴樂天
 衆豪傑如同一百單八將 一霎時九里山前動刀鎗
 衆豪傑手提兵刃往后關 一个家躡足潛踪到帳前
 母夜叉拉着羅成行雲雨 他這里暗傳號令不声揚
 衆家豪傑來至后帳門前就要動手多虧秦二爺攔擋
 羅成說暫且從容告苦便 即回來我好與你共枕床
 說衆家兄弟不可造次斟酌而行衆豪傑听说方才停步
 羅士信喊叫一声往外走 帳門外恍了芦林一拜即
 站在轅門以外且說羅成與母夜叉正弄情景夜叉說郎君同
 却說夜叉要與羅成成親羅成說小娘子且住待我告一告
 安歇罷羅成說小娘子再飲幾杯咱就安寢夜叉一時色幸便不
 一時即回咱好寐寢夜叉說我也陪你走走一伸手拉
 高高那管三杯五杯十杯八杯羅成趕着母夜叉趕着飲一
 着羅成挾手並肩同出帳來却說衆豪傑听的明白一个
 連吃了有二十杯也不止不覺的酩酊大醉那時酒幸又助个
 手持利刃着意等候夜叉與羅成迈步出了帳門衆
 着色幸發作怒火燒身潮上心來不管那羅成從與不從衆
 豪傑喝了一声各持兵刃往上皆闖夜叉看了一看勢頭不

好逵即回身仍進后帳去朴那天王凱急伸手抓了一把那天時著急正在危迫之際只听的半懸空中一聲喊叫說夜又王凱兵兵响了一滴溜溜一陣火光騰空而起

只見那一陣火光起風雲 好不待唬煞夜叉醜婦人 面朝天長吁了一口氣說道吾命休矣夜叉此時拿了一

天王凱待要后日重出世 羅士信轉世投胎另為人 个主意德不如跳在澗下跌死豈肯落人之手尋思一就

準備着周西坡下喪了命 那一時大戰遼陽各素文 趕步上前來到澗邊又听的眾豪傑响了一聲喊夜叉說吾

眾豪傑耀武揚威齊吶喊 母夜叉急急忙忙出后門 命盡于此矣遂擦衣襟蒙了面目往下一眺只听的咕朶咕朶

那眾人亂舉兵刃來追趕 你看這夜叉着忙无處奔 响了一聲如沈雷相似一陣火光騰空而起

只听的半懸空中連声叫 就說道夜叉星官離紅崖 一霎時上方收去夜叉精

母夜叉聞听此言心恐懼 一刻間手忙脚亂出了魂 眾豪傑个个胆戰心裡驚

正是那夜叉着忙往前跑 只見那面前跌澗萬丈深 他就說我今不是那一个 原來是龟靈聖母離天宮

母夜叉出了后門要想逃命眾人遂后追趕夜叉舉目看 叫了声列宿星官休害怕 快收拾大焚巢穴下山峰

只見前面万丈深澗后邊又有眾家豪傑齊声吶喊夜叉一 隋煬帝不久揚州崩了駕 快忙去尋訪真主保江洪

不久的就是花花太平世

眼前里黎氏百姓得康寧

一个家一行說來一行笑

裴家庄儼然不遠在自旁

龟靈母言罷一回伴律去

衆豪傑轉步齊上聚義所

衆豪傑舉目留神睜眼看

又只見許多人言鬧嚷嚷

且說衆豪傑听的明白秦二爺說原是龟靈聖母將

有許多鄉老前來拉着馬

那一些少年小夥抬刀鎗

這個夜叉收去快忙收拾大家下山衆人來至帳前坐下秦

有幾个人報喜往後跑

老員外听的這話喜的慌

二爺一声吩咐衆卒們听着今日舉火燒了山寨各人散

急忙忙正頓衣衾來接待

宅門首鞠躬進禮笑臉揚

去有家的回家無家的各人投親友去罷二爺吩咐已畢

不住的連声只說請請請

衆豪傑一齊下馬走忙忙

那些裏卒吵的一声雲時間星飛雲散衆豪傑一齊拉馬

員外說耽驚受怕多辛苦

衆人說薄情不必挂心腸

跨上雕鞍下了豹頭山竟奔裴家村來了

衆豪傑隨同員外往裡走

不多時來至大所待客堂

衆豪傑齊跨雕鞍下山崗

大夥子催馬上裴家庄

一个家次第長幼安了座

許多的小廝前來擺喜張

一个家亂激征馳左右擺

一个家順口謳歌提系纜

雲時間茶罷已畢整酒飯

看了看菜蔬班制的強

一个家唱的提吊金洛鎖

一个家唱的邊關桂枝香

只見那鮮魚嫩雞共醃鷄

還有那魚肚海參做成湯

一个家唱的黄鶯共西調

一个家唱的雲南山坡羊

只見那活腿板鴨切薄片

還有那醬油醋碟擺四方

只見那燒燎東西盤盤換
俱都是三碗大菜一道飯
為甚么裴家庄上設盛饌

眾豪傑狼啼虎咱吃的飽
今夜裡裴家村里住一晚
眾明公要知後來端的事

西江月

隋朝煬帝失政

芦林羣英心忠誠

逐日替天行道

濟危扶傾報不平

又有那火炆猪頭加葱蒜遠近西方大小村在內倘若俊男美女假借結義成親詎

次后來于飯饌饌面茶湯上山來俱是扒心飲酒也是他惡貫滿盈有芦林兄弟因此

都只為眾人替他除災殃經過暗設美男之計叫羅成假說與他成親將他哄醉卸了

大家子收拾殺宿寐在床盛凱眾豪傑趁此機會一擁而進給他个措手不及安心

到明日虎牙嶺上關飢餓將他殺害逼的他跳入湖中有色靈聖母將他收去眾家

且听后回便分明 豪傑火焚山寨回進裴家村來這且不表却說那母夜

又只有两个心腹小校見山上大起偷跑下山急急忙忙一直往虎

千戈紛紛不宣

素好殺人性命

不往東戰西征

到處飛揚名姓

牙嶺上是母夜叉的甚么人呢原來嶺上有一大寨寨上有

母夜叉的两个仁妹一个是母夜叉一个是玉美人那一夜叉

生的紫紅髮腰大十圍坐下跨一匹白龍駒能登山越嶺手

使一柄渾鉄槊重有三百六十斤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展手

這一首西江月說的是母夜叉在豹頭山橫行伯道作害良民就要拿人就是母夜叉也不能在他以上那玉美人生的千

蛟百媚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坐下跨一匹龍
他在豹頭山

咱居虎牙峯

駒能征慣戰手中使一杆梨花鬼怕神驚年方二八尚未
相隔路途遙

無人把信通

許人看模樣效羞無比論本事能押萬人且莫說母夜叉
三妹呀

聞所說豹頭山上成事業

不是他的敵手就是那二夜叉也還讓他三分這兩個女
招服了幾員上將許多兵

有意待兵臨長安圖大事

子在此山上稱為寨主他與他母夜叉有生死之交專他
缺少个當家男兒去成名

又所說山下豎起旂兩杆

大姐姐為王在豹頭山鎮守他二人在虎牙峯稱男寨
待招過文武全才結髮公

這一向彼此往來无音信

主那日無事他二人在大帳上閑坐二夜叉便問三妹妹呀王
但不知那件事兒成不成

姊妹們生死之交情義重

美人說道二姐姐有何話說二夜叉說我想咱姊妹三人誓
這几日做夢也是在一處

連夜里未曾合眼就相逢

同生死大姐姐鎮守豹頭山你我在此虎牙峯招軍聚將
王美人說夢是心頭想既然如此到明日你我收拾下

呼黃道黑但不知后来兩下里果是如何結果

山就到那豹頭山探望探望就是了

夜叉開言叫

賢妹呼幾声

明日去探望姐姐把安問

到那里打听打听這事情

咱與大姐姐

誓同一母生

只說是招了乘龍跨鳳客

少不的你我與他道更恭

兩寨王大帳正然閑談論

又見个妻卒前來稟一声

芦林結義郎

大家聚一會

二寨主女寨大帳正然閑談叙話忽見一个妻卒跑進帳來

有个小羅成

後俏无比對

坐前跪倒說稟上二寨寨主外邊有豹頭山來的妻卒前

他把俺大王

哄了一个醉

來求見二夜又說叫他進來妻卒應命叩頭起身向外而

二夜又說呀醉了怎麼樣來妻卒說如今大王是

去一行走著高声叫說豹頭山的妻卒走上那妻卒一声答

算來大王一時是失主意

怎麼該捨上身子將他配

應哈往裡急走不多一時來至座前雙膝跪倒口呼二家

他两个白句說的來龍客

安心要男婚女配不用媒

寨主可不的了二夜又聞言大驚失色一声問道怎麼來

大約是小將嫌他模樣醜

滿口里雖然應承心不能

有甚么大事這等驚慌與我慢慢的說來妻卒所說往

哄的他代酒却了天王鎧

那羅成把臉一變發了威

前趴了几步叩了个頭未曾開口淚流滿面尊了声寨主

又搭上芦林兄弟往里闖

俺大王總然力大困重圍

呀說起這些事來一場好苦也

唬的俺得空就往山下跑

回頭看火无冲天大風推

妻卒開言稟

眼中先落泪

俺大王死的真真是好苦

算來是死后妻无存尸骸

說起這件事

叫人心肝碎

把一个勇猛身子化成灰

這妻卒言罷豹頭山上事

二夜又喊叫一声似打雷

不去待愚姊自己去也左右與我將盔甲招來兩邊齊

妻卒言罷二夜又听說毛骨皆悚二目圓睜把一个紫臉面声答應不多一時將盔甲招至面前二夜又打開盔盒取

變的蓋錠相似大叫一声三妹妹呀大姐姐如今死于非命出甲包一霎時頂盔貫甲扎束停當又吩咐拉馬招梨那

你我理當下山報仇才是玉美人說二姐姐不必性急這左右哈答應了一声拉馬的拉馬招梨的招梨一齊來

件事非同小可還得有个躊躇二夜又說有甚公躊躇玉到帳前二夜又吩咐報事的妻卒起去頭前引路我領

美人說頭一件芦林衆兄弟不是好惹的第二件向來衆妻兵前去將裴家村圍住那芦林兄弟住他甚么好

聞听人言亂傳大姐姐全不以玉經為事每日家恃強欺弱漢我要斬草除根若留他一人定立誓不回也

非聘良民之女即取鄉村之男叫人家哭兒呼女實在可怜這 說起二夜又 生的性子猛

成甚公道理常言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今日大姐姐 一心去報仇 仗着力量勇

死于非命也是他自取之罪與人何干二夜又說呀呸這樣 不怕生與死 要下虎牙卷

話來合誰說總然大姐姐性毒心恨如今叫人家殺了難道 三妹在旁裡 笑着把手秉

就罷了不成姊妹相處一場如何坐視不理罷了妹妹你既 玉美人在旁秉手說道二姐姐莫非怪起小妹來了大

姐姐一時誤被人所害

二姐姐呀

王不時即來與兵問罪若有禮講即來村外講禮若无礼

你問之小妹心裡疼不疼

雖然是異姓相交姊妹講自知其罪即來赴死言罷連真代草寫書一封交與

而其寔勝似同胞一母生

常言道兔死狐悲物傷類婁卒婁卒接書在手叩頭起身竟往裴家村而去玉美

况且咱三人結拜有數冬

勸姐姐暫息雷霆今日怒人又吩咐左右看我盔甲過來兩邊答應一聲取過盔甲這

小妹妹情願同下虎牙峰

不是我人前誇說大話玉美人不多一時披掛整齊又一声吩咐快與我拉馬

到那里單鈴敵敵百萬兵

這一去須問其間詳合細招鈴兩邊答應了一声拉馬的拉馬招鈴的招鈴他姊

千萬的不可輕自動无名

說他个閉口无言死无怒妹二人一齊出了大帳百鎗乘翼一个持槊一个提鈴点起三千

何愁那血海冤仇報不清

二夜又听到這里將頭點異卒只听鼙鼓掃動喇連天旌旗招展戰馬咆哮喊声

玉美人又把婁卒喚一声

振耳隊伍齊齊擁護二家寨王下了虎牙峰林着大路

玉美人言罷便叫豹頭山的婁卒婁卒答應道有玉美人竟往裴家村來了

說听我吩咐于你我這里修書一封你两个先去下到裴家寨王下峯來

声勢本不小

村內當面對那芦林衆兄弟說知就說虎牙峯二家寨

往來斷客商

路上行人少

經過庄村處

誰敢伸頭腦

醉漢一溜烟

乖狗不敢咬

一起鋤地的

捨了命的跑

帶了草帽子

拋了破袂杖

齊道不好了

白白的捨了工錢三頓飯

那个敢大胆回頭正眼睛

有一起剗菜婦女黃了臉

自忙里脚上套鞋穿不牢

路途中有一个小窠見兵馬來了跑藏的藏就乍了

營了

常言說原是非集三六九

生的人馬一過活乍了

只見那各家舖面把門閉

又見那趕集人等亂鬧交

有几个闖者先生把卦算

見兵馬來了吵的声好跑

顧不的拆字抽簽把課擗

厦簷下烟攤收拾趕着跑

哄的声蘭花漱了兩三包

有一夥老寔庄家把牌看

各人跑的是各人哩

顧不的皮虎混江听紅潮

南場里一起清唱閉了氣

他把那琵琶絃子滿地拋

惟有个說鼓响的胆還大

在那里高声怪叫鬧吵吵

且不言路途集場多慌亂

再說那裴家村里衆英豪

不言二家女寨王統兵前來報仇且說芦林衆兄弟在裴家

村與裴員外大所飲酒正然議論大家就要起身忽見員

外的家人前來報道有两个下書的妻卒前來要見徐三

爺三爺說叫他進來家人領命向外而去不多一時將兩

个妻卒領至所前伏俯在地說道下書的妻卒給衆

位爺們叩頭三爺問道是那里來的書札妻卒說是虎

牙卷來的三爺一聞虎牙卷三字冷急急的打了一個寒戰暗自想道是我一時就忽畧了這一股頭如今虎牙卷

他既然知覺不用說眼前又是一場大戰了也罷少不的

將錯就錯看他的來書是何言語再作定奪遂大聲問

道書在何處要卒听說慌忙取出兩手高擎將書呈上

三爺接過書來將封拆開一看眾兄弟們大家一觀寫著

芦林義士台覽二夜又玉美人同拜當今之世天下滔滔

狼烟滾滾各處稱王四海皆叛愚姊妹居豹頭山虎牙卷

眾義士伯河南瓦崗寨正是天南地北風馬牛不相及

也大姐姐于君何罪竟爾暗設圖謀置于死地于心何

忍于理何安手足之仇不能不報先遣要卒達知倘若

自知礼義先自絕縛出迎郊外或者苟全性命不然大

兵困住庄村叫你等碎骨粉身悔何及矣

三爺看罷書

低頭不言語

促了兩眉尖

唬壞裴員外

磨拳擦掌的

三爺說兄弟伯且莫使英雄這兩個女子比那父母

夜叉更利害哩

我雖然不曾與他雷面會

這兩個小小了頭名大

二夜叉馬快掣鏡人難擋

各處的官兵聞名俱喪胆

打發來人去

長吁幾口氣

心里无主意

怔了眾兄弟

要使英雄勢

常听的人言傳說知其寔

他比那豹頭夜叉更出俗

玉美人一杆銀銖出手疾

馬頭前三个漢子寔是希

咱如今既然惹出長門女

說不的生死存亡在咫尺弟為何發笑咬金說我笑的三哥三爺說我有甚

一來是眼前灾星未嘗退

二來是月令不高運氣低么可笑咬金說兵未將挽水未土屯勝敗存亡古之常

好叫人智短謀窮難鋪畧

但不知眾家兄弟是何如理到底是早設良謀破敵才是只管低頭愁未愁去

大所上難壞黎陽徐廷茂

怎見个家人胆的踴吁吁難道他饒了誰不成既然伸虎就不該焚人虎皮前三

三爺正在危難之際只見一个家人慌慌張張前來報道哥傳書寄信東叫眾兄弟前來大家共破醜女何足

眾位爺們不好了正南上有無數兵馬旌旗蔽日坐土冲為慮當初想是你不知他有這兩個姊妹么若是知道

天不久就到座前了三爺說再去看來家人答應了一就該早作一个準備為甚么大禍臨頭只落的手足无

声是遂向外而去三爺把頭一低背于向心走來走去左右措呢三爺說一時失了主意令人悔之无及咬金說呀

輾轉全无半點生机停有良久招起頭來把那些眾兄這就是三哥的武藝麼

弟們着了着這個瞞了瞞那个說道咬眾兄弟呀我徐咬金呼三哥

不必悔後晚

勸無有主意了一言未盡只听的身旁一人連声大笑平素會算計

今日了了胆

哈哈三爺用目一視看了看原是咬金三爺問道四

自我看起來

何足以為罕

兄弟不必怕

撞着程四青

不是我人面前來說大話

常言道天平無星自有法

這其間得使力處就使力

三哥你回頭想一想

是怎么過的那座斷秦山

是怎么大家過的伯陵川

我不信洋溝裡邊番了紅

使我這小小銅鑽鑽一鑽

再說二家寨王到了庄前

且說二夜又同玉美人代領人馬下了虎牙峯催動征統正真正是兵刃密排麻林后

我去展一展

三哥你放心罷

然行走忽然有頭行旂卒馬前跪倒口稱寨主大兵的前哨相隔裴家村不遠了二夜又聞言一声吩咐衆婁卒排

俺如今既要吃醋不怕酸開陣勢把裴家村四面圍住那個婁卒呵答應了一声

不過是迷路多轉幾個灣吵一吵時四面八方鈴刀密排盔甲層層旌旂蔽日鼓氣

倘若是不敢行粗用機關冲天就相似岳山將峯鐵壁銅牆一般把裴家村圍了个

是怎么定的那條水底計水洩不通好利害的緊

是怎么捨命破的延安府二寨主一声吩咐把令傳 只听的婁卒打號喊連天

似這等波心大浪都經過 四下里鈴刀戰劍層層排 八方上鞞銅鎚鎗共鎗鎗

那怕他鬧神砲驚燒的大 只見那盔甲鮮明繞人目 又見那旂旂招展遮日嚴

不言這咬金滿口說大話 步下的婁卒敢作如猛虎 馬上的大將威武似龍歡

不住的呀呀喝喝咧咧响 又搭上嘖嘖嘶嘶馬叫喚

你看那人操馬擡殺不盡

裴家村因的內外不通信 那光景令人一見心胆寒

胆亡魂齊聲說道不好了

二家寨主一聲分付要下行營眾要卒各守汛地二家寨

慌了裴家村

个个胆魂飛

主下了坐蓐進了大帳按次序坐下二夜叉一聲叫道旂牌

關門去開戶

藏頭一首尾

官听令旂牌答應一聲有來至帳前跪倒說道旂牌官

幾個走不動

几个軟了腿

候令二夜叉遂伸手取過一杆令字旂來放在案一聲分

眼錯不及的

成了屈死鬼

付道旂牌官將我的令旂拿到庄外傳與那芦林兄

這一特滿村

人都慌動了

弟知曉叫他絕縛二臂早前來赴死免得合庄生靈

只听的哭的哭來叫的叫

吵時間大家小戶各逃生

之苦旂牌官答應了一聲遂出了大帳拿着令旂急急

這才是平空落下殺身禍

那个說算吃了員外虧

忙忙出了行營來到村外把令旂一展一聲招呼喚出村

這个說寬有頭來債有主

那个說開刀不論是非

內的人听真著虎牙峯寨主有令叫芦林兄弟出來早

各說道藏藏藏了罷了罷

有几家富人家眷把樓上

早赴死若是遲慢殺進村去叫你們拔茅兒不留那旂

有几个貧家妻子踏草堆

有几个扯被蒙頭不敢動

牌官說畢了把那些庄村人等唬的个个面目改色長

有几个揭下席來將身圍

有几个不顧羞玩往里跳

吓的声跌了一身屎合尿 有几个人掀了鍋去鑽坑洞 羅成既忙欠身離坐尊道四哥喚小弟有何指教頭一個
躲不及生生抹了一臉灰 且不言村內人等多慌亂 先差你羅成說小弟願往咬金說好這才是我的个好兄弟
早有人跑至大所報一回 這一去也不是叫八弟自往還有愚兄陪也不是叫你去掄

却說虎牙卷二夜叉同玉美人領了三千裏卒來把裴家 於舞劍趕去死殺羅成說是叫弟怎樣呢咬金說我自
村圍了唬的庄村人等手足無措盡皆藏躲忽有个善處之法

家人跑上大所報道說了不的了声声叫衆位爺們出 咬金呼羅成 听我几句话

去赴死不然他要殺進村來孩芽不留好利害衆位爺們 上了繩合索 將你獻了罷

定奪再去打听三爺听说冷笑一声說四弟呀你笑愚 見了二夜叉 不必將他怕

凡武藝平常你有甚么本事早早的使出來免得合村 宣只捱一刀 莫要跌了架

之人担驚受怕咬金說這到不難但恐怕兄弟們不听 死後也有名 算是胆還大

我的號令三爺說四弟既有高見誰敢不服咬金說既 賢弟呀

是服我先分付一个人看是如何言罷便叫羅八弟呢 咱二哥方才說的甚利害 他說是二女強似母夜叉

眼前里合庄生靈在湯火

不過是死許奈何將你罰說既然如此請了罷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有本事的

常言道三人走路小為苦

俺因此將你去擋那般利各保其身死本事的死而已矣三爺說四弟呀我看你平

他若是向上一刀殺了你

一天大事就完了

素的計謀本事也只平常怎么今日輕出大言敢說自保

老和尚頭上帽子半抄塌

二夜又心滿意足把仇報其身咬全說哎呀我料着還不相干哩三爺說莫要自誇

兄弟們打夥收拾好還家

早晚間上你坟前炷香燒不是愚兄小虧你若是你保守住了眾兄弟們就萬无

你在那九泉之下莫怨咱

羅士信听到這裏將頭擺

一失了咬全說這也看不透各人的武藝各人使論不

說道我四哥免勞罷

似這樣妙計不必去定他的鈴馬高強身體雄壯不是我說白大話那二夜又就

却說咬全言罷羅成說俺四哥我當是甚么妙計原來是未必敢把我怎麼樣咬全說到這裏羅成在旁微微冷笑

差小弟自送其死俺四哥得罪你些也羅小弟決不以命咬全說八弟你休要笑我還叫你哭的拿不着韻哩

咬全說是何如我說兄弟們未必服我呀三爺說四弟呀

休要把我笑

莫怪八弟不服明明的人要人出去送死叫人如何服的莫說

夜叉這一來

原是把仇報

是八弟任憑是誰斷死有捨上自己性命去服人的咬全

身大力无窮

誰敢合他傲

出上我咬金

他若算計你

八弟呀到那時就晚了

好叫我言善難救賢弟命

連累的眾家兄弟不干净

張員外滿門成了屠死鬼

這不是四面人馬把庄困

眾兄弟呀

到回來咱再商議計字籠

徐三爺呼聲四弟且住了

先去闖一闖

到底死處跳

去說了个情不成三爺說此言差矣這一去同不的去見母

看看你去捱項上那一刀夜叉彼時內里有人咬金說那見的如今就無有人呢

二夜叉馬到庄前掃了巢三哥放心待我前去看看先景何如回來再講你千萬百

眼睜睜先教生天那里逃計羅八弟再脫不的這一繩子一行說着向外竟走三

我看你那个敢去合他柳爺攔擋不住就任憑咬金出門而去眾人無計奈何只

你看我先出去趟一趟路得听天由命而已正是眼望旌旗耳听好消息不言眾

程咬金言罷起身往外走人納悶且說咬金離了所台出了大門低着头摔手搖

肩也不管些大男小女驚慌不已不多一時出的村來指

咬金言罷起身往外就走三爺說四弟那去咬金說我頭一看只見那些婁卒於刀劍戰密擺如麻林何常有

要去會會二夜叉看是何如三爺說四弟呀你不善好半路出路咬金看罷把胆一壯放開大步一直徑闖進

了大隊只听的一齊發喊啞味你定是何人敢大胆沖我
頭一个先殺奸謀徐廷茂 第一个莫要走脫滿川羅
的對位咬金听的喊叫才停住脚步抱拳秉手專道列
倘若足冤仇得報早回轉 休教那無辜生靈遭風波
位不必喊以想是尔等與我們會少些不能認時正是
一來是員外義子多感德 二來是合村百姓念彌陀

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一家人我說起來你就知道了
程咬金声声說的一家話 有幾個婁卒拍手笑呵呵

咬金秉秉手 列位你听着
程咬金一行說着眾婁卒拍手大笑說道我當是何人呢

若是赴死的 必定代繩索
原來是鎮山大將軍么你且少待我們與你通報言罷遂

但是一家人 重來人一夥
跑進行營帳前跪倒說道乞寨主得知庄內出來了一條大

提起母大王 愚義寔難討
漢生的甚是醜陋自稱豹頭山母大王麾下鎮山大將軍賽五

豹頭寨五道 原來就是我
道便是羅成前來有事商議二夜又听说二目一番把那血

列位呀還要動旁你們哩 盆口張連声怪叫哎呀分明是芦林狗党假意來投左

你與我急急報於二寨主 我前去一五一十對你學
右與我綁進來兩邊哈答應一声有數个婁卒一个家

這其間竟有頭來債有主 在不可賢愚不分劍下屠
提絕拿索向外跑來大声叫道賽五道在那里咬金應

道有一个有字方才出口，妻卒一擁齊來，只听的喇拉搭搭，二夜又声声要殺咬金，妻卒前來，往下就拉，只听的玉美人上兩條鉄索，一霎時五花大綁，押進營來，將到大帳，喊輕啟，未唇笑着說道：二姐姐暫且息怒，刀下留人。二夜了一声好，細進夜叉說帶上來，明公這就不好了。

說起二夜叉

模樣生的醜

二目向上番

張着血盆口

喝道帶上來

声音似雷吼

總就是醉漢

可也醒了酒

程咬金滿腹驚慌無主意

二夜叉声音拿來，要斬頭，閃吵各人，退後把一個咬金收在帳中。二夜叉用手一指，喝

總就是又剛又硬男子漢

到此處，雄心豹胆也生愁，道那醜漢有甚么情由，快快的說來。明公二夜叉這就錯

吵的弟帳前，摔下文土星

二夜叉一股怒氣冲斗牛了，若不就此殺了，再叫他辨話，仔細還不要當哩。咬金雖然

吩咐声兩邊，與我拉下去

問他个万剎絞刷大報仇，面貌醜陋，性体粗獷，大凡做這巧事處，人再不能及他。他腹

程咬金此時有口難分辨

玉美人尊声姐姐把人留，內有調度，舌尖上又來的，總是無影的件事，他也說有救有

葉閑言莫論且說咬金正拿着主意把頭一招牌的声哭

俺本是王氣男兒心胆大

用着俺那怕赴火去投湯

起来了二夜叉說這就可笑有話自管說來你哭的是甚

寔只望投奔大王有了靠

不料想未及二天各一方

么呢咬金說寨主呀母大王待我的情高逐日放心不下今

夜叉說住了我且問你大姐姐是被何人謀害呢咬金說寨

日見了寨主不由的想起大王來因此目覩心傷所以啼哭二

徐后功定了一條美男計

小羅成權馬提鈴上山崗

夜叉說你且莫哭你把大姐姐起初情由后来結果細細的

母大王為他擺下接風酒

寔只望洞房花燭配成雙

與我講來咬金才把淚痕止住尊道寨主承耳容稟

算來是姻緣未就不湊巧

生生的才子佳人兩分張

咬金呼寨主

承耳听我講

二夜叉說轉這就該打嘴明明的謀害說甚么姻緣二字呢我且

說起大王來

無一時不想

問你大姐姐是怎麼樣的死法來咬金說并不曾死了

俺本芦林漢

多蒙他收養

那一晚天氣方有二更鼓

有一个黃巾力士到后堂

恩德十分厚

不是我撒謊

手捧着玉帝敕旨前來召

就說是早赴天河歸上蒼

寨主若不信

暗地你再想

呼的声一振風來人不見

后帳里粧合紅燈盞无光

寨主呀若拿着我當奸細就屈死人了

閃的个小小羅成先精打采

這兩天那日不哭好几場

程咬金無中生有一些話

二夜又低首沉吟拿主張

要卒來綁鬆

絕索去个淨

咬金言罷二夜又低首沉吟多時才問道那一醜漢我那姐姐

咬金伏帳前

身子不敢動

身歸上界是你親自見來呀是你听的說呢咬金說這

謝了不斬恩

這才庄上擗

件事是听的羅成說二夜又說呀這就不定了俗語說的好

心里念你絕

有了我的命

眼見是寔耳听是假你話明明是欺乍了左右與我先將這

尊道寨主我就回去罷

玉美人那邊點頭喚一聲

斬舌頭割了然后再去正法兩邊哈答應了一聲就要下手

這咬金告辭轉身往外走

玉美人那邊點頭喚一聲

慌的个咬金連声尊道寨主暫且寬恩喚羅成前來對證

玉美人說回來咬金說是玉美人說我再問你問

若有欺乍死而無怨二夜又說羅成在於何處咬金說現在

你方才說的羅成一場苦

這其間拿个股縛殺不明

村內待我回去即刻帶來任憑寨主發放二夜又說你若不來

看起來開口就有三分蔬

你還不定說么

呢咬金說我若不來寨主殺進村去將我拿住任剝其尸夜

誰叫你花言巧語假奉承

大姐姐原不是小美貌女

又笑道不怕你不來料你也不敢不來左右將他鬆了綁那

羅士信聞听人言模樣精

似這等醜女怎與才郎配

左右哈答應了一聲齊來綁鬆

分明是上了你的情色當

嗔我那胡吳姐姐呀

你怎么拿着虚情当真情

玉美人声声说出心头病再與姊姊商議二夜又說妹妹若問出破綻即連綁出去殺

程咬金開言又把寨主稱

了玉美人說知道那一漢子快跟我來咬金說是這玉美人

咬金听的玉美人說的一些話只唬的毛骨悚然暗自說道輕移連步出了大帳咬金后邊跟着遂往偏帳而去

不好了我的机関被他恭送八九分了羅成若來倘或不

心里寨主悶

便那時怎了一行自思斜月偷將玉美人一看暗自誇道呀

暗地遂盤問

這一个風流女子大事要成就在此人身上好我老程又有

講出醜合俊

了主意遂俯伏帳前來道寨主不必生疑羅成思念女大王

順了羅士信

是實不敢相瞞還有幾句要緊的話不敢輕易出口只好對

程咬金放開大胆隨后跟

着寨主二人自面來親講玉美人笑道好話不背人背人沒

這咬金暗將玉美人偷看真正誇之不盡

好話你且講來咬金說机関重大的誰不傳路耳玉美人

戰巍巍兩邊笑客腹邊分

說既然如此你且起來隨我到偏帳去咬金說這到使的

赤旭旭金環繞眼望耳明

玉美人尊道二姐姐且在此少待小妹暗地盤問他一間問來

層迭迭一副金邊五彩裙

洒洒洒月藍衫係香羅帶

皎滴滴粉頸香肩天生秀

黑森森烏雲高盤扎倒髻

新鮮鮮戴高黃纓帶飄彩穗

窄蹻蹻三寸多鞋步看空也出奇既是天姐姐的話那里用的着你說咬金說寨主有

說甚么姑蘇台上西施女

活現現賽過西漢王昭君所不知這句話是母大王臨歸上界之時親自說于羅成

為甚么花容月貌却不輸

都只為咬金在後看不與羅成又說于我我方來說于寨主玉美人說于子太多了是

似這樣嫩蕊鮮花誰不採

就是那真人一見亂了神甚么話你真說了能咬金說母大王與羅成臨別之時骨有力

不言這美女姣態人人愛

不多是來到行營偏帳門士催促話也不及多說他說羅將軍哪我與你有夫婦之名

却說玉美人進了偏帳正位坐下咬金跟到帳外挺身站住不兩先夫婦之實我這一去與君永別矣令我放心不下我有个

敢輕入玉美人喚道那一漢子進來咬金這方低頭垂手來至三那咬金言出了个三字往下就不說了玉美人說三甚么咬

坐前就要下跪玉美人說免你的跪罷一旁站着你把那要全說話已至此不得不說了待我就說了罷

緊的話講來我听咬金說話是有的還望寨主見諒若不咬金未開口

先來下一跪

見我之過方才敢說玉美人說莫非有甚么細言么咬金說不

玉美人起來咬金說是

敢原是正話玉美人說我料你也不敢既是正話但說不妨咬

問口心先碎

全說這句話不是我說的也不是那羅成說的玉美人說這

落下個恍淚

親說虎牙拳

有个三賢妹

鈴馬定過人

怕這里雖然設下銷錦帳

那羅成未必敢來進羅帷

年方二八歲

可與羅將軍您配成

程咬金手誦半套話

玉美人低頭面紅促双眉

玉美人說成甚么咬金說您成一對玉美人說呀這是

咬金言罷玉美人羞的面紅過耳腹內自思說這叫人怎么處

我大姐姐說的么咬金說正是

有心不從又有大姐姐之言欲待從了那羅成四海為家性

若不大王親口有這話

誰敢來寨主面前惹是非

意飄零甚么是个定準且是又沒見他人物何如豈可糊

我方才說的羅成一場苦

還未定他那心里是想誰

淺輕許况人生天地之間擇配是件大事千万不可草草的

平常里不見重念豹頭王

口声声牽挂美人何日歸

苟且也罷等他來時見視而作中意即成如不中意我自

到晚來褪床搗枕睡不穩

全无法懇求水人作良媒

有分處他想到這里遂把頭一招說那一漢子听我吩咐於你

玉美人說這小冤家到也可惡雖然是大姐姐有言難道

咬金說願教玉美人說我差人將你送出營去回到村中必於

說他就認以為真么咬金說寨主海量莫怪這不過是

羅成同來咬金說是玉美人說我這對你說二姐姐性氣粗

他的一番妄想罷了

暴爭万要訴就于他不可違抗咬金說是玉美人說還有

看起來頑石難比金山玉

小小的山難怎與鳳同飛

一件那羅成進營必須受一路繩索方才穩便咬金說容

易我這一去就把羅成綁來言罷往外就走玉美人說你且聽住

有多少王孫公子不願配

愁甚么乘龍佳婿會良宵

美人呼踏住

且听我分曉

玉美人杏眼圓睜變子臉

咳呀

豹頭山大姐

事情美未巧

粗咬金一似心頭冷水澆

力士提上去

不知好不好

玉美人起先善鼻子善眼的並無惡言惡語那咬金心里暗

留下幾句話

叫人一場惱

想道這个了頭比那二夜叉算是好說話心里就熱呼呼的這

誰家的漢子

却來將奴我

一回見他把臉一變何常還是那个模樣頂上殺氣堆壘面

大姐姐好來拉談也

他一則對面談心各分手

前威風暴疊令人一見亡魂喪胆真正是發作了蓬萊仙子

小妹子怎樣重把姐夫招

呵我那姐姐呀

怒惱了月里嫦娥咬金他一个身子好像是提在了冷水盆

你出上不害羞的一片面

這件事却叫小妹子罵不罵

閃一般閃言少叙且說那玉美人一声喝道你快回去速將羅

呀這是甚么好事惱殺人也

你快去速綁羅成來相見

成綁來咬金說是還有下情上稟玉美人怒道還有甚么

咬金說是

必須要絕縛二背拴的牢

話說將羅成綁來是叫他死呀是叫他活呢玉美人說存

管甚么姐姐留的狗臭屁

惱一惱將他綁來開了刀

留在我家殺則殺要放則放不必多言快看去罷咬金說

聲多謝寨主我就去哩言罷往外就走玉美人說回來咬
說不盡提心吊胆帶着愁 我自幼生來剛強性子暴

金說是即忙回身轉來說道寨主有何吩咐玉美人說那
今日里又軟又弱又是柔 總有那凌霄豪氣無處使

羅成有甚么年紀哩咬金說一十五歲玉美人把頭一點
只得是乘吳附勢依着頭 也是我通權達變看時勢

說道我當是多大本年紀原來是個孩子饒了他何如玉美
多虧了啗天扯地任意為 二夜又說的被我消了氣

人說誰叫你與他講情咬金說是是是玉美人說為他是
本說的美人留意把情偷 要知道咬金怎把羅成綁

个孩子綁的輕着一些就是了咬金說是我明白了
且等待下回書里說根由

咬金出帳來

喜了一個勾

却說程咬金說動了玉美人吩咐他來把羅成綁這咬金出

美人順了情

這就有了救

了大帳來至營外往前正走忽有幾個婁平一齊跑來問

此去綁羅成

他還未必受

道鎮山大將軍回來了么咬金說回來了婁平說寨主怎么

你若知的寔

應該來俯就

的吩咐你來咬金說楊好了么婁平說沒有難為你呀咬

有件好東西

摸摸肥合腹

金說起先不吃你皮包說起來了一家人算是寨主歡喜賞

咳你哥也費盡疗瘡心了

好容易死里求生活來生創了我一瓶酒一方肉叫我吃了个酒足飯飽才出來要進村去婁

卒說進村去做怎么咬金說奉寨主之命去拿羅成婁卒的說說起來一言難盡婁卒說你多少說几句我听听咬金說這羅成莫非就是母大王招的那個女婿么咬金說正是金說也罷我就多少說几句你听听罷

婁卒說你且少停我有二句話借問一声咬金說你待問甚 咬金笑着道 列位好糊笑

么婁卒說你既為山上的大將軍其中的情由你盡明白伯 羅成會過少 大王也算熟

母大王與羅成那件事成了沒有哩咬金把頭一搖說難難這 平素須知道 怎么還問吾

叫陰天豎直去婁卒說怎么講咬金說一點影也沒有婁卒 羅成是淨身 大王是石姑

說我就不信伯大王正在青春那羅成又是少年他兩個既 一个沒有那 一个手撲撲

在一處正如乾柴近烈火豈有不成之理咬金笑道你攔止 列位你想想這還成的么 兩口子生生混了多半夜

知其一不知其二其中的情由你們那里曉的伯大王不消 莫不知其中舊裡細詳情 一个是狗狗骨頭子咽沫

說是情願那羅成可也樂心婁卒說却有來這還有不成的 一个是猶咬尿泡一場虛 小羅成却被大王猫儿把

么咬金說事乃有兩件大不便處生生的把件好事就瞎 俗大王羅成將他牌子污 你當是他亥了臉么却

了婁卒說有甚么不便呢咬金說我有要緊事不暇 不是原是來了命了 看起來無有餘力難去陣

你想想缺少銀子怎備驢

常言道沒有磨棍推不轉不耐煩跑上來將咬金推了一把說我四哥你是死了么咬金

又說是上市須用抗着鋤

江湖們來到集上占下所才把頭一指說咳賢弟呀嚙那到有一个該死的却不知是誰

若還是沒有教杖怎說書

八又匠未下頭不過禮物兒羅成說想是吃那二夜叉的虧了么咬金說你回來慳哥

必有些塊壯搭包或肉魚

俱都是無有還身難回利自來就不吃家的虧眼前里仔細你還死有个分吃哩羅成

何況是男女交合配夫婦

就是豹頭一場精壯我說小弟如何吃虧咬金說你還做乜夢也二夜叉声声要叫

看驚動大帳里邊兩寨王

你前去赴死只怕跳了你死了你不成好好拿根繩子綁起

咬金說到這裏裏辛還要往下再問咬金說罷心我待連去綁來罷饒會子舌也是不中用的羅成說我不去便怎么你呢咬

羅成哩看回來的晚了寨王見怪言罷遂辭了衆人進了裴家村全說你能敢說几个不去羅成說不去不去真不去咬金說不

來至員外門首低首一直而入上了大所衆兄弟一見又驚又喜好了二夜叉殺人殺人要殺人

一齊問咬金並不閉言那咬金座來低着頭閉着眼好似吃咬金把臉變

声声呼小八

醉了一般三爺說四弟你到了那里怎么樣來咬金低頭不夜叉要殺人

一口就是難

語泰二爺說四弟為何不語咬金也不答應羅成旁里就撞着徐三哥

頂門使槊打

還見你羅成

分心鈴未扎

有甚么下面處二爺說那二夜又雖然生的凶惡怎么就該先

小人到你待我要要么

赶到那一時

綁一个前去赴死我想這一件事總是八弟自己惹的也不該

看你要不要八明你再想呀

着他自已描若是八弟死于非命二夜又雖然不搜來四弟

放着个听亮人情你不做

是怎么合您四哥覺磨牙于心何忍于理何安當初那刺血臨盆誓同生死難道如今

生生的連累壞了眾兄弟

又是活活害了咱全家就忘了不成四弟你再想呀况是人心不足殺了這一个再要那

叫我說綁起來罷

終須是賢弟難逃這一繩一个殺了那个還要這个甚么是个了手咬金說依二哥有何

若等的事到臨頭定有差

言定留你說罷

妙計二爺說用甚么妙計不過他一鈴借一刀合他生創創罷

你再說不去借就放了絞

從今后閉言管他玖甚么

啣常言說能在陣前死不在陣上亡漢子到底眾兄弟

程咬金声声要綁羅士信

旁邊里一声喊叫如天塌

大家跟我前去與二夜一會定決雌雄不必畏刀避劍咬

咬金声声要綁羅成忽听的兄弟之中有一人喊叫如雷連声

全喘的一聲笑道我看看你去創創不殺算是常命的咳

說道不可看了看原是秦瓊咬金說二哥你這个先景是待

咬金咧着嘴

把頭恍儿恍

要怎麼樣呢二爺說四弟太下面了咬金說二哥你說小弟

叫声我二哥

休講合他創

望見他模樣

誰不胆魂喪

听的喊一聲

攪了鉢合棒

他若這一邊

三哥呀就不該他那了

算是了了張二哥不信你再問問各處的官兵殺了有几十万

弟願隨咬金看了看原是單雄信咬金說好借二哥死的不利諒你再送他一程今日是一個出去一個死我就排

見面的搥在不活也代傷

不怕你蘇秦舌頭張儀口

頭問問是誰們要去誰們在家里在家里的預備下几

但只怕望見影兒捫了控

莫說是你我就是那城

張常儿串鏢好與出去的前行拜路咬金先問候君濟道

里鄉外大男小女没有一个不怕的么

賢弟你去呀不去君濟說小弟是經過的不敢去咬金說好

買賣人見了澈了生意舖

庄農人見他閉門閉藏

兄弟算是一個活的又問道伯党王賢弟你去不去王伯党

好女們見他捨了小鞋底

孩子們見他就哭找親娘

說小弟也是經過的不敢去咬金說好這也算是個活的

二哥消了氣罷

母夜叉那時何不與他戰

話不可多叙大凡經過母夜叉的俱不敢去都是誰呢先是

厭煞人密松林外去投降

程咬金句句講的是情理

侯君濟王伯党又有鉄子建王君可謝應登柴樂天這

秦二爺腹內躊躇拿主張

一夥齊聲說道不去咬金說好兄弟活的活的

咬金哈哈笑

說起這了頭

他比母夜叉

合他去劍的

眼錯不及的

胡突秦二哥

兄弟們哪不要錯了主意

一个家新將擒敵如反掌

誰敢去大胆馬前招一招

又打上喊叫如雷振天曹

咱兄弟比起他來似羆貓

准備着嗽的一声開了交

兄弟听我道

拿着追命索

生的更勇躍

閻王上了號

小鬼就來叫

是待活倒造

二夜叉渾鉄大製真利害

玉美人一杆銀鈴毒又狠

一个家新將擒敵如反手

行營里坐着兩叉斑爛虎

看起來狸貓怎與猛虎閑

都是些肉包打狗無回路

好歹的不過存劍在一邊

枉咬金手樓鬚子算大款

把一个雄信好不弄性了

咬金言罷單雄信說我四哥你好無裡你說起來我兄弟

們不依小錢也不值了要招獎你招獎一个樣待殿滅你

就敗滅一个臭俗兄弟們總然不濟比着那二夜叉怎么

就成了群貓了咬金笑道我說的是群貓比的還大

了一些雄信說再小是待成个甚么呢咬金說依我看來像一群

老鼠就罷了我看老弟心裡老大有些不服就叫你大一大值甚

么你是獅子你是象你是口比的駱駝比虎又粗又大老弟心下

何如只怕奉承的雖大到底不中用還是要實本事大也罷

小也罷我再問問兄弟們還有幾個去劍的一言未盡只聽的

一齊亂道我去我去連就有七八个明公這去的是誰是張公瑾

史奈賈云甫柳周臣魯明星魯明月尤俊達單雄信帶着秦

一定是該綁我才將你綁

你為何貪生怕死全不依

權寶共兄弟九人咬金又問道別沒有去的了么只見羅成答應

到那裡總然他就將你殺

我保你頭上剩下一指皮

了一聲說我才說出來了一個我字咬金把眼一擰好一个伶俐

程咬金絮絮叨叨正說話

秦叔寶把手一擺大發極

羅成遂口說道我是不去的

秦瓊聽的咬金這些話只急的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把手一擺

咬金把眼擠

羅成就會意

大叫一聲說願遂者擁而出不遂者各自取便二命言罷有幾個

說道我四哥

今日我不去

不知利害的忙成一塊抓盔的抓盔抹甲的抹甲一霎時頭盔貫甲

咬金將羅成

伸手來拉住

吞北停當的一聲鈴的鈴刀的刀叉的叉子的子各持利刃

叫聲小羅成

我的好兄弟

叫家人快去臨馬門外伺候兄弟九人秦瓊在前眾人隨後

衆兄弟今日不聽我的話

到了那馬到臨城收江邊

了二爺出了大門各人占燈來驢鞍轡加鞭不多一時出了裴

分明是肥羊要去送虎口

再想想狐狸那有不吃雞家村相離行營不遠秦二爺把劍一擺兄弟八人左右分押

二夜又這幾日裡口內淡

就有這懸蛋東西送暈食任陣角一邊是張公瑾史大奈魯明星魯明月一邊是賈

我近日在他營裡走一蹣

盡知他好歹利害虛和實云甫柳周臣尤俊達單雄信好秦瓊用十照營一指大呼一

聲喧唱營外的婁卒快去進營通報就說敵將來也

好个勇秦瓊

抖抖英雄胆

兄弟押着陣

左右只一閃

大帥臨軍隊

不住連声喊

催開呼雷豹

手執熟銅鑼

喝道巡事的

你即向裡轉

我就是芦林劍湯秦叔寶

今日里因報不平到這邊

傳與那無知了頭來臨陣

須叫他躬身敬禮跪馬前

倘若野心不退無回轉

准備着馬踏大帳掃營門

也是那天蓬大帥活倒運

惹出了萬夫莫擋女魁元

若不是羅成走馬戰裴將

兄弟們俱赴黃泉鬼門關

准備着二女爭夫變了臉

二夜叉信馬遊江去不還

裴家村安排洞房花燭夜

小羅成巧使珍珠倒捲簾

且不言后来一切吉凶事

再談那婁卒帳前報一番

却說二家女寨主正然談論咬金去綁羅成之事忽有

巡事的婁卒帳前跪倒口呼二家寨主營外現有芦林兄

弟声声討敵小人前來報稟二夜叉聽說二目一閃把頭一扭

把手擺婁卒叩頭而去二夜叉大叫一声說三妹妹同愚姐姐

走到那里我伴他人茅不留玉美人說小妹願逐二家寨主

即時披挂整齊結束停當左右拉過馬來二人占鎧乘驥

一个持槩一个提鈴吩咐左右擗鼓吶喊助威左右婁卒

答應一声尺听的鼓响成陣剝剝連声頭前有四杆大

旗分為左右二家寨主一提系韉出了行營直照象家豪傑

而來却說秦瓊正在討敵只听的營內催陣鼓响人喊馬

嘶嘶開處的一聲列成陣勢折角下叶叶一連蹣出兩疋馬
馬上有兩員女將有醜有俊各自不同

的的古怕後的的的清雅有一隻贊為正

紅白旂左右梳漫閃出二女將馬前威風百步遠項上豪氣

三千丈這一個朱英內內耀太陽那一個銀盔紫紫寒

先放這一個紫面環眼着着唇那一個杏眼桃腮定姣樣

這一個東海發現夜叉形那一個閨閣蘭房美人像這一個全

甲紅袍如火猷那一個素袍銀甲似雪亮渾鉄梨誰敢當却說二夜叉勒馬橫梨一聲喊叫噴臨來的那一黃面漢子

蓮花鈴萬人上武結葵姓名陽小三春誰不讓大烟駒跳潤為誰二爺說問我么吾乃山東濟南府人氏姓秦名瓊

躡出自量馬番波登浪生來一對殺人精敵將一見胆魂字衣板寶芦林義士是也二夜叉說我且問你內中有个徐

喪人人不敢對面睛逼着他上了炕

二寨主出的行營似虎狼

一個家威風凜凜性氣剛家因何未到呢想他是少一日不死我那大姐姐的仇人

二夜叉勒馬擊梨喊聲限

玉美人倒提銀鈴四下張

照着那芦林兄弟從頭看

並無有美貌青春少年郎

都是些醜頭怪腦男子漢

一個家青紅黑黃甚么腔

有几个看上眼的年紀大

人項上鬚子搭撒甚平常

這佳人看到這里低頭想

說道我明白了

必定是羅成還在家里藏

不言這美人心里暗有意

二夜叉一聲喊叫接上倉

勸羅成么二爺說未到二夜叉冷笑一聲說那兩個小寬

秦瓊虎口開

梨鋼錐的聲

就是他两个身上一个定計一个献色也罷既他二人

六十三步遠

好利害呀

未到我也不與你們作寬早早回去將他二人現將出來

秦二爺身子挽了好儿挽

魏乎的失驢張下馬戰前每人項上一刀我於你萬事皆休去罷二爺怒道哇好个了

說了声我要走也勒了陣

嘩喇喇頭也不回一溜烟頭高敢無禮口出大言你有甚么本事我與你比試三合二

二夜又馬上擊刺唾唾笑

說道你看那咳

夜又馬上笑道呵呀不是我說句大話若叫你在我馬前

這么大一个孩子不識頑

似這樣輕來輕去担不起展上三展我武結葵言不為人激你馬來先讓你一鋼二爺

笑煞人當日怎么反常要

是怎么未及一回就講跑听說魏馬舞鋼劍將上來

你也該咬着牙閃纏一纏

人常說若要聞名休見面

說起這秦瓊

算是个大胆

誰是想見了却是黑羊山

二夜又並不追趕私自論

催馬闖上前

舉起熟銅鋼

玉美人催開坐下馬心猿

照着二夜叉

不論鼻子臉

秦瓊敗走二夜叉並不追趕正自談論他的好勇忽見池三

加刀徑下落

夜叉不為罕

妹縱馬搖鈴趕下去了大声叫道三妹妹呀赶上他拿回來

用梨只一招

大无只一閃

不言二夜火喊叫且說這秦瓊正然跑着忽所後鸞鈴小輩休走待我還你一鏑言罷照着秦瓊打一鏑來好
皆响只說是二夜又起來猛然回頭一看並不是三夜又原秦瓊見事不祥把那身子一歪不好了冬丁声跌下馬來
是那玉美人秦瓊暗自思道好我欺負不的瓜我且揉 好个玉美人 把馬只一夾

揉那馬寶罷我吃了他姐姐的虧我拿着這個了頭 照着自秦瓊 頂門使鏑打

殺殺氣罷料想他塊塊娜娜的還是個小女孩兒未必 秦瓊着了忙 兩手只一撒

有甚么本事不過是仗着他姐姐才來追趕想到這 咕咚一声 跌在馬蹄下

里遂把那呼雷豹獲將回來那兩柄鏑被二夜又方才打 哎呀這一跌好板 雖然是沒遭鏑打得了命

去了一柄還有一柄在手一馬闖至近前單手舞鏑喝 幾呼的跌了鼻子捨了牙 在地下手的脚登擰不動

一声了頭招打照着玉美人頭上就是一鏑玉美人不慌不 好不待把个美人活笑殺 水三春照着婁卒把手點

忙回銜往外一跳哐的一声那一柄鏑往上折了有兩多 吵的声一齊跑上十二天 眼睜睜綁了上方天蓬帥

高那鏑力盡才往下落好个玉美人一手提銜眼力垂 有几个婁卒前去把馬拿 玉美人說與我連人帶

滑將白馬一跨一轉身將那一柄鏑顺手接來喝了一声 馬拿進營去婁卒說是

玉美人鞞鼓全盤回戰馬

衆明公要和后来吉云事

那比廟生喜壞二夜叉

還得那四卷我來緊接刺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初集卷之四

頭本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初集卷之四

却說衆嘍卒把秦瓊繩綁二背連人帶馬解進營去玉美人楚回坐驢又撲戰場而來二夜叉大聲叫道三妹妹你拿的再將七八個押陣的孩子一并替愚姊拿罷了玉美人說小妹領命縱馬擺鎗照着盧林兄弟而來這且不表却說那衆家兄弟見他秦二哥落馬只嚇的個個咬指喪胆這個

說哥呀那個說弟怎麼講這個說借二哥既難取勝這仗就合他打不的了那個道我看看也打不的了千策萬策總不如走為上策借走了何如只顧在這裏等死不成這

個說走也罷了只怕走不利亮眾人正然談想要走玉美人馬臨不遠用鎗一指馬上喝道有不怕死者早前來比試

連問了數聲並無一人答應玉美人把鎗一擺分付嚙卒與我圍住一個個細綁起來抬進營去嚙卒聽說吵的一聲把他

兄弟八人圍在中間象嚙卒提繩抱索就要拿人象兄弟們其中有幾個要講不服忽見二夜叉催馬的來把鎗一視

大喝一聲綁起來我在此看着若有一個走動的把他皮來剝了這一句話把那象人就嚇的住了運動也是不敢動的

說起象兄弟

已先說大話

這回把氣消

夜叉姊妹威

嚙卒跑上來

伸手去拿人

大錯了

一個家捨了鎗刀槊共叉

真乃是惡龍懼怕地頭蛇

生治的老山落葉不發芽

才知道咬金那話是向他

象嚙卒單探領子使把抓

再說那有人報與員外家

二夜叉與玉美人把蘆林兄弟綁進營去這且不講却說咬金

心內有些怕

旁裏列着架

口中帶着罵

說道下來罷

眼看着罷了一起蘆林客

如同是虎離深山怕象犬

那去了劍蕩天涯英雄勢

此一時禍到臨頭悔後晚

二夜叉吩咐帶進行營去

且不講蘆林兄弟遭羅網

在大廳之上正與徐三爺議論衆人出馬不利忽有員外兩個弟高見愚兄幾乎悞了大事八弟呀你四哥之言不可抗
家人跑進大廳大叫一聲說不好了咬金說怎麼來家人說出違遵令行去萬無一失此亦美男之計也

去的那幾位爺們俱各落馬了咬金說是都死了吶還有活

提醒徐茂公

聲聲呼八弟

的呢家人說並不會死一齊上了繩索綁進營去了咬金說好

今日你四哥

原來是好意

等着死了上帝在炕上還差了一點點你們再去打探家人領

不必犯驚恐

只管同他去

命去了咬金說三哥我說的甚麼話來他們只是不聽定是

把你綁起來

是條美男計

要去生創只等的創清了舅子才是了手三哥你有甚麼

賢弟呀

妙計快忙定來好去搭救衆兄弟們三爺說四弟愚兄正在混

現如今兩個了頭無敵手

這其間誰敢合他使力氣

沈之際並無一點生機還是四弟定奪咬金說呀啞一樣的法

借二哥不知好歹去生創

大約是此時他也悔後遲

那裏會使這裏就不會使麼再問三哥當初羅人弟去上

這一去風波場裏求平穩

全仗你舌乖嘴巧眼見機

豹頭山見母夜叉是個甚麼主意來咬金這一句話把一

千萬的不可自己錯主意

你四哥教你何如就何如

個徐茂公提得如夢方醒把一張說道呀此時若非四

大約着行事還要明辰去

你看這天色不早日沉西

且不言茂功指點羅士信

再說那虎才寨主回營裏往下就拉玉美人說姐姐不可一來天色不早二來徐勣羅成

且不言茂功指點羅成却說二夜又令玉美人叫喚卒把蘆二人未到以待明晨再作定奪二夜又笑道便宜這廝們

林兄弟一個個綁了喜孜孜大敲金鑼笑吟吟齊奏凱歌想是他還該多活這一夜一聲唱道象強人你們的首級

打得勝鼓回營姊妹二人帳前下馬卸甲更衣一齊歸了本且寄在頸上以待明晨為首示象左右帶下去押在一

帳就位而坐二夜又一聲吩咐將那夥人帶上來象喚卒哈邊用心看守若有走脫爾等自干軍法兩邊答應一

答應了一聲不多一時把他兄弟九人帶至大帳嘆嘆嘆一聲得令就將象人押下去了

齊摔落坐前二夜又大聲問道你這些強人快把豹頭山上的象兄弟行營裏邊受苦刑不覺的紅日西沉崑崙峯

事情一一其實與我說來若將實話辨出賢愚或者苟全性命倘有欺瞞爾等一概難免梟首之罪二夜又問了一回象人

滿天上銀河長橫星斗現只聽一聲噓

低頭不語二夜又就惱了大喝一聲說爾等為何不語想是聽的那巡營銅鼓起初更不多時用過晚飯重正酒

理曲辭窮我那姐姐死於非命看來果係真情了叫左右論幾句黃公三畧呂望韜又聽的初更已盡交二鼓

與我推將下去一齊開刀兩邊答應了一聲哈齊來下手噓噓帳前裏夜淨寂寂暗無言

忙收拾鋪陳床帳來安寢

不覺的早起陽臺夢寐中呼呼霎時番土揚塵飛砂走石不多一時風頭過去正中

玉美人心中有件終身事

虛飄飄一點靈魂出行營跳出來了一隻白虎搖頭擺尾張牙舞爪大吼一聲有山崩

却說二夜又玉美人後帳就寢到了那天交三鼓的時候玉地裂之勢惡恨恨照着那隻花豹赶上背後打了一掌那

美人他心中有事不覺的一點靈魂出了行營飄飄蕩蕩花豹棄了少年頭也不回一直去了

無定無准忽而觀山忽而看水恍惚不定令人難測玉美人

美人定睛看

白虎甚踴躍

正自閑遊忽見西北上來了一個少年人物清高舉止端詳

風勢助着威

赶上那花豹

笑嘻嘻撲玉美人而來好相有甚麼話說的一般這玉美人

背後打一掌

花豹跳兩跳

才待開口問他路旁荒草之中大吼一聲跑出來了一隻花

一去不回頭

少年撒當道

豹把頭一搖前爪一伸將那少年一口咬住向南而去玉美人

玉美人說好啞

常言說惡人自有惡人破

一見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大聲喝道畜生無禮焉能

看起來獸中也有低合高

一定是那個少年不該死

平白就要傷人意將待去與他解厄真奈兩腿全走不動連

故有這一隻白虎出窩巢

可不知那人咬的輕合重

叫幾聲咳咳可惜可惜正自感嘆忽見溝壑之下一陣風响

等着這猛虎退後我瞧瞧

這佳人心內動了慈悲意

誰想那白虎不肯將人饒
向西北頭也不回就去了
恨的是坐下少馬手無刀

只見他伸項一口來咬住
玉美人捶胸頓足苦連聲
忽聽的背後一人呼賢妹

妹妹不必多問後事茫茫不可預知細將羅衫一觀便是
姻緣玉美人聽道這裏又將羅衫一看吃了一驚何嘗是羅
衫原是一捧杏葉這玉美人把杏葉一撒伸手將母又拉住

回頭看原是同心一拜交

說道姐姐這是怎麼說母夜叉說妹妹不必纏擾愚婦天河

玉美人正看那個少年被害無計可施忽聽背後有人呼

有事不暇奉陪那比廂是你丈夫來了哄的玉美人回頭去看

喚回頭一看却是豹頭山他的大姐姐手捧着一身羅衫恍

那母夜叉用力將玉美人推了一把咕咚一聲跌倒在地呼的醒來

的這玉美人走近前去連聲問道大姐姐是從那里來的呀原是夢也

夜叉哭着說道愚婦從天河而來牽掛三妹未成終身之事

玉美人醒來床上把身番方知道一段奇景是夢間

所以送羅衫一身以表愚婦寸心言罷遂將羅衫雙手遞與

思了思虎豹奪食忝不透又想想姐姐前來幾句言

美人這玉美人伸手接過便問姊姊送小妹此物主何兆也母

就說是為俺佳期來相會他手內送我一身素羅衫

夜叉笑道妹妹莫要輕看此物此乃佳期媒証百歲良緣非

轉眼間成了一捧枯杏葉但不知好事成就在那邊

他人之衣也玉美人問道小妹良緣定在何人身上母夜叉說

呵有了我明白了既然羅衫為憑作媒証

大約着八分還是羅家男

到明日那人若是把營進

盛取甲拉馬抬鎗兩邊哈答應了一聲端盛的端盛取甲

把這仇就報不的了

我與他解了豹頭事一椿

抬鎗的抬鎗拉馬的拉馬玉美人即時披掛正齊結束停當出了

明公這佳人就把手意拿錯了

他把那相交情腸置度外

大帳來至營門提鎗上馬帶領數名嘍卒出了行營手提線

一心裏拿着羅成當良緣

這佳人定就一个大主意

縵來至村外勒馬橫鎗大聲叫道莊內衆人聽真着早早報

衆兄弟脫却虎穴離龍潭

正是這佳人暗把才郎盼

與徐勣羅成叫他出來赴死若是遲慢我就殺進村內去了

不覺的東方發亮了天

玉美人收轡勒馬橫着鎗

聲聲的只叫徐羅赴法場

玉美人一夜夢景不提到了天明早晨姊妹二人起的身來

明明的假公濟私來去馬

他心裏牽掛羅成少年郎

各人梳洗已畢前帳料理軍情玉美人把這一場奇夢記在

回想起夜來做的那場夢

遂罷這姻緣二字暗存腔

心中並不與他二姐姐提起發放軍情已畢玉美人說二姐姐

自今後心內觸動神廟火

要去那望夫台上整容粧

昨日那個醜漢要將羅成獻來至今未到待小妹出去催逼

但不知少年郎君好不好

又未見郎君鎗馬強不强

他一番姐姐以為何如二夜又說好正該如此愚姊且守大帳

這本是之子于歸大翻業

要先將乘龍佳婿相一相

妹妹前去算是偏勞你了玉美人說這有何妨左右與我端

這佳人等了多時無動靜

不由的信馬由縵進了莊

這玉美人在村外等有多時不見獻出羅成此一特心神恍惚裏還敢再問往裏飛跑跑上大廳喘吁吁的說了了了不的了並不催逼皆因情之所至不由的催馬提轡要進村去慌的咬金說怎麼來這等驚慌家人說大門以外來了一員女將那跟隨的嘍卒一齊稟道不可前進村內其間吉凶未定倘有素袍銀鎧白馬長鎗自稱三寨主聲聲要徐羅二位爺綁不測怎麼了的玉美人說小胆的嘍卒你寨主就到裏面料想去正法咬金說我當是件甚麼大事就如此慌張倘若是一誰敢正目而視爾等退後不用你們跟隨待我親到村內探探夜又來了唬的你就該怎麼樣呢你去對他說少待就到家他的虛實嘍卒聽的吩咐遂各人退後這玉美人催馬竟進人領命而去咬金說八弟呀昨日隔着還遠些今日找上門來了莊來到了裴員外家門首用鎗一指大聲問道這是裴員外你可去呀不去呢羅成說就憑在四哥分付咬金說好兄弟家不是裏邊有幾個聽事的家人並不認識遂口應道是呀既然願去把我昨日進營那話先對你說羅成聽說將耳向玉美人又問道那蘆林兄弟俱在裏面麼家人應道俱在咬金一伏咬金說這般這般如此如此羅成說我曉得了咬金大廳玉美人說快與我傳進去你說有三寨主親上門來了說三哥他那裏原來是要你我先綁羅成前去且饒你一絕早早把徐勅羅成綁出來與我帶去正法萬事俱休那幾個子罷又道八弟你就摘了帽子脫了衣服來領綁罷家人聽的說是寨主只覺的那頭暈的一聲就魂不附體了那好个程咬金要綁羅士信

叫聲好兄弟

借去混一混

咬金正與羅成說話只見一個家人跑來說道快出去罷那寨

把胆要放開

那怕他來問

主等的不耐煩了聲聲要講進來殺人哩銑玉在旁說道四

死裏去求生

全憑模樣俊

哥且休羅成少等一等他若進來借兄弟們一齊向前給

又道俺三哥

你且納着悶

他个寡不敵衆拿住他一刀殺了免的羅成這一綁何如咬

八弟呀

你只管放心前去莫害怕

金聽說把嘴一咧說道罷呀皮狐打不着只怕還惹的一股

天大事有你四哥程咬金

千萬的莫要說的錯了話

好騷哩玉美人縱然下馬也未必有人敢去靠他一靠縱然就

必須是你我一口要同音

任憑他刀斧臨頭莫開口

是殺了玉美人那二夜又也未必干休他若惱了只怕滾水潑

我方才伏耳對你說着那話你可休要忘了

老鼠大家都死在一窩了你想當初豹頭山與母夜叉你那

你照着那話說來好護身

這原是我看透的一件事

一鎗是扎着他裏來莫不是你四哥在旁老弟呀如今脫

因此上把个奇寶獻美人

有幾分遇難成祥凶化吉

生好幾日了那一遭就該唬破胆了怎麼還敢與他姊妹們

兄弟呀這就着你造化了

全在那風流佳人水三春

犯爭差我就且等一等你出去先合他試試你休看着他善

程咬金正合羅成說着話

又有個家人跑來催起身

鼻善眼的他若怒了比那母夜叉又還更利害哩

咬金笑哈哈

你那鎗合馬

遇着他姊妹

休說那了頭

擔着辣殺人

偌若合他比

老弟呀

到如今魂夢還怕豹頭山

比不得躍馬搥鎗反延安

好叫偌凡夫俗子難較扳

但恐怕夾道跑馬進退難

休往那太歲頭上去弄磚

呼道鐵子建

算的是好漢

就算無用漢

生的這樣善

是顆獨頭蒜

成了軟皮蛋

你把那良心拍拍說實話

休拿着大海當了溝溪過

他好似月殿蟾宮娑婆樹

又道是鏡子盆裏難洗澡

我勸你閉戶閉門家內坐

程咬金言罷可才動了手

把羅成扯將過來使繩拴

咬金言罷欠起身來拿過來了一根勒甲絲絛把羅成去了

衣服就要下手羅成說四哥莫要綁重了咬金說八弟不用

你說我這心裏早已有底若是綁重了還有不過意的不過

是輕輕攪住些是了閑話不可多叙咬金將羅成綁起來說

了聲走罷眾兄弟送出廳來羅成在前咬金隨後別了眾人

向外而來未及到那大門咬金先一聲喝道赴死的羅成出來

了這一聲喝道早已把玉美人說動勒馬橫鎗一轉秋波向裏

邊一看只見綁出來了一個少年赤身露體細着他的形容

前髮齊眉後髮垂肩面如傅粉唇若丹朱那一身玉體水肌

令人一見誰不愛慕這玉美人行者看漸漸且近不多一時

出了大門將至馬前玉美人在馬上問道受綁者是羅成麼

咬金在後一聲應道這就是他寨主先扎他一鎗然後帶到營裏弟首何如那玉美人把頭一搖說道不用你多嘴咬金說早

還不知臨陣他那馬合鎗 這一去帶進營中即發放
准他的披掛上馬到江場 倘若文武俱全俱中意
出上這一付羞臉將他央 哼不好

着些發落了這一件事到是場利亮玉美人說且住了我有一句話先且在此問他一問馬前受綁者就是羅成麼羅成一

二姐姐心中若是生波浪 好叫人淚流只怕滿湘江
也罷也罷 怕甚麼姐姐不遂心頭願

說正是玉美人說那無敵大將軍就是你麼羅成說然

這羅成順口連聲並不忙 玉美人秋波留神細端詳

惱一惱鎗捲浮雲一掃光

這佳人有意看中乘龍婿

不由的腹內展轉動惻隱

暗說道算的青春美貌男

下回書姊妹變臉鬧飢荒

眾明公要知後來姻緣事

怨不的豹頭姐姐中了意

安心要洞房花燭配成雙

準備着二女爭夫拔了香

哎我那不識時務的姐姐呀

且說程咬金將羅成綁出門外玉美人看罷腹內自思了一

你本是溝壑一株楊柳樹

怎配的這樣架海紫金梁

回馬上問曰這羅成是誰綁的咬金說是我美人說呀我叫

不枉的姐姐指點一場夢

小妹妹今日定了大主張

你綁輕些為何這等重咬金說綁的不重恐怕太鬆了二寨

妙呀且住了

雖然是一表人才天生俊

主見怪若嫌重了且鬆了綁願着他走罷美人說使不的

且把他的盛甲鎗馬取來一同帶去咬金說羅成進營算是
個死人了要這盛甲鎗馬何用美人說不必多問我自
用處咬金說是咬金轉身又到裏面將包裹銀鎗搭在馬上
拉出大門就說寨主走罷美人說將羅成扶上馬去咬金說
這就使不的了不用繩來拴着脖子就是勾了怎麼還叫
他騎馬美人說誰叫你多問咬金說是咬金把羅成扶上馬
去美人說頭裏押解待到隨後咬金說曉的了

押解小羅成

咬金在馬後

暗想這了頭

會將人俯就

綁起仇家來

不把眉兒皺

想是看中了

待吃這塊肉

好叻

從今後我却服了那句說

人常說閨女大了不中留 似這等小小年紀精孩子

是怎麼見了漢子不害羞 料想你心裏有了那件事

怪不的窈窕淑女君子逵 用手點着叫了一聲八咧

這一去是非身子有了主 斷不怕項上鎗刀一命休

總就是豹頭山上有欠缺 見了面看看模樣把氣收

玉美人合你有了風流賬 兩口子要成夫婦那裏仇

程咬金心裏說了一套話 不覺的來至營門下了馬

慌忙的伸手拉住馬轡頭

程咬金心裏正然說話不覺的來至營門了咬金伸手將

馬來拉住就說兄弟不可弄那些自在款下來罷你四哥跟

着牲口你好受用的紫言罷將羅成扶下馬來又見玉美人

遂后即至跳下坐驥嘍卒向前拉馬抬鎗美人分付犯人且在

營外聽候咬金說知道了美人分付已畢進營去了把咬金
羅成悶在營外忽有巡視一起嘍卒吵的一聲圍將上來咬

金說歎怎麼來創了罷嘍卒笑道發甚麼俺是看看這起

犯人咬金說自來沒見麼嘍卒說若是見了看他怎的咬

金說既是沒見過好好看看到家好說古嘍卒說怎麼說古

呢咬金說遇着那親戚朋友就說俺見了那無敵大將軍來

嘍卒說這就是他麼咬金說你當是誰啦嘍卒嗤的一聲就

笑道平日聞名只當有幾丈高幾丈粗原來是個小孩子這

怎麼稱的無敵大將軍咬金說你看着他小麼金剛鑽到小

專以撲拉大瓷磁那山大王那岑當了他不會說話先去與你

再看他看他的結實這才是貨哩

咬金呼嘍卒

莫要看着小

你的身子大

晚間不得眠

一朝出了差

把這個小小孩子鬆了綁

雖然就赤手空拳起了潑

再讓你一看罷

我看你那个敢去摸他腰

千斤鼠那裏敢會八斤貓

忽見个嘍卒點首喊聲高

咬金先說大話忽見營內出來一个嘍卒連聲喊叫寨主有令

犯人進見咬金聽的呼喚把鎗馬交與嘍卒押着羅成隨令

而進不多一時來至大帳咬金向裏一觀止有二夜又不見至美人

却有甚麼好

起了一些早

直看腿跟跑

你合他當面弄弄鎗合刀

你担的一个指頭算他操

單單的站在中間不動手

千尺蟒見了蜈蚣忙迴避

程咬金滿口屯腮說大話

明公這美人為何不在方才進營卸甲更衣後帳用飯所以

羅成雖有名

他的胆不大

不在咬金不見美人在帳只覺着心神不定暗自思道「不要

見了寨主容

心裏就害怕

緊的不在二夜又變臉甚麼是個殺手一行念着來至帳前

帳前正發昏

有口難說話

沒奈何全羅成伏於帳下二夜又喝道「那个少年就是羅成

時常裏人人都說是好漢

論其實却是虛名眾口誇

麼羅成答曰「然二夜又又冷笑道「看你年紀不大胆却不小我那

天生的從來沒見大世面

不過是井底之蛙井底臥

大姐姐何等情義你為何暗生奸詭將他殺害從實說上來

茅子草怎麼比的靈芝秀

小雞冠那里跟上朝陽花

二夜又問了一聲羅成低頭不語咬金老大着忙把羅成拉了一

並沒有三二十年紀大

原本是十四五的孩子茅

把就說問你哩有甚麼話說上去羅成還是不言二夜又說「你為

一來是進的行營心先怯

二來是看見尊容就唬殺

何不言這等欺詐左右先把這廝的嘴來割了哈兩邊答應一

望寨主海量含容且寬恕

少等等定省過來再問他

聲講就動手慌的个咬金向前說道「寨主息怒還有下情上

好一个舌乖口巧程知節

幾句話生生哄信二夜又

稟二夜又把頭一擺嘍卒停住二夜又說說上來

咬金這幾句話說的二夜又把頭一點就說這也近理問他

咬金動巧言

就說不敢詐

一問省過來了麼咬金又將羅成拉了一把叫道「說話呀羅

成這才把頭一抬，尊道寨主是問道豹頭山之事麼？二夜又道：二姐姐方才羅成這一套話，小妹後帳聽見了。

說正是講上來，羅成說母大王獨霸山場，聚集群雄名傳。細聽他句句說的一片理，大姐姐其實行的有些歪。

宇宙威鎮四方，乃當今女子之中第一人。也應當是草野村。想必是月老未上姻緣簿，這其間定有鬼使與神差。

庄秋毫無犯，惜孤憐寡，愛老念貧，乃山寨欲成大事第一。料着這羅成未必有多意，二姐姐莫要屈了小奇才。

基也誰想他殺男辱女，倚強欺弱，萬民恐懼，百姓含冤。依我說不如將他放了罷，常言道得開懷處且開懷。

天地間嘯聚中第一罪也。看此三者，銘刻肺腑，廣施仁義。玉美人有意留心把情講，二夜又把頭一搖，不自在。

霸業之王乃統御之主，而今不然，焉得榮光？那大姐乃殺夫之美人，言罷二夜又面上有些不悅，沉吟半晌，促眉而呼曰：三妹。

女我羅成乃坊妻之男，參商卯酉兩不見面，豹頭山之會實莫非忘了手足之情了麼？美人說豈敢姉妹的情腸如何忘。

係天網恢恢，談笑於杯酒之間，佳期空留夢魂之想，孤鷺解的不過惻隱之心，一時感動殺人罪重，情理可恕。小妹且有。

寡鳳歸於草野，毒女別恨男昇於天河，實陳上稟寨主施行外意。姐姐意間當有何罪？二夜又長嘆一聲，哎，姉妹相交。

羅士信方才言畢一套話，玉美人輕移蓮步轉出來，誓同生死，雖係女子願效男人，常恨雲蒙之孫龐，不忘桃園。

從容容上了大帳就了位，只見他朱唇一動，把口開之闢張，大姐姐的生死令人展轉難料，這可如何定罪？三妹。

高見當何以處之美人笑道小妹若定主意二姐姐又道我忘了手足之情二夜又笑道愚姊一言之失妹妹就怪起來了

問一問自來不在一人下
不過是一時苟免求生路

今日裡生屈膝跪帳前
誰料想寨主發落不與然

姐妹二人正然談話咬金看了看這個光景聽了聽那個口

到不如要斬一刀斬了罷

受不的一番兩次瞎拿灣

氣有八分不殺羅成遂大聲尊道寨主多謝不斬之恩二

大丈夫視死如歸何足懼

走下个滾滾油鍋我就鑽

夜又正與美人談話聽的咬金在帳下聲聲謝恩這就惱了

小羅成一行說着往上起

把一個咬金唬的立戰戰

把臉一變說道哼是那個釋放就敢謝恩咬金說着寨主

玉美人暗自誇獎不動怒

二夜又說反了

有釋放的意思不敢叫寨主勞神先把恩謝了罷二夜又

血盆口喊叱一聲報天關

笑道你這醜漢算是一付巧口左右暫把羅成押在一旁却說羅成挺身站立帳前二夜又用手一指大聲喝道小輩作定奪嘍卒向前才要去拉羅成說且住寨主把話講清莫非反麼羅成說反之一字乃係君臣父子你非君俺非臣

了着

你非父俺非子不過是平肩等輩如何言反字俺今既在

俺本是百不服輸志氣男

每日裡創蕩天涯占人先
羅網要殺則殺要放則放這才是个爽快不殺不放扣在一

就是那當今天子豈肯讓

仗的是坐下馬快與精鎗
邊是何道理二夜又說可惡焉敢帳前辨口左右與我拿住

掌嘴哈兩邊答應一聲就要動手羅成說哇奴才你們那個
敢動手你羅少爺嘍卒那裏肯聽跑去了幾個被羅成抓
了一把好羅成把左腿一抬一連踢倒了幾個右腿一登一連
登倒了幾名慌的个咬金以將起來跑上去把羅成一把抱住
嘍卒還要向前玉美人把手一擺嘍卒退後咬金抱着羅成
叫道兄弟好作人家作的不勾你是作的剩下在先怎麼
囑咐你來人家是死中求活你竟是活中求死這叫做一根麻
線拴着紫鷺死了你也跳不了我的兄弟呀

咬金將羅成

罵聲聽東西

又沒中了風

惹的到了頭

背後使把樓

去的甚麼醜

又沒吃了酒

方才了了手

平素的在家俱是活軟性 是怎麼今日像个楞怔牛
曾記的有句古語說的好 人在那矮屋之下須低頭
看起來魁門前吊甚鬼 休上那魯班手下把斧丟
你能有多大點子墨水氣 就敢去聖人門下文之叟
我勸你猛虎性子收了罷 到底是任罪服輸苦哀求
程咬金抱着羅成不撒手 二夜又一聲分付把頭揪
咬金正然說着羅成只聽的二夜又一聲喝道將羅成小輩
拿去把頭來揪了咬金答應一聲得令把手一捺拉着羅成
就走二夜又冷笑一聲就說那一醜漢與我回來咬金聽的呼
喚撒了羅成跑將上來俯伏帳前就說回來了二夜又說你
這醜漢也有些可惡犯人正法自有左右的嘍卒誰分付你來
就敢往下拉人你的意思聞我曉的了大約是把羅成拉出去

你就得空好跑是那不是先把你這廝手來剝了哈兩邊就要動手咬金掙命把手擺了幾擺就說你們且住我還有話

把你那平生漢子顯顯能
從今後情願拱手落下風

若在那姊妹面前走三躡

講二夜叉說住了叫他講來哈嚙卒退後二夜叉說有甚麼話

明公這玉美人是甚麼心思他没見羅成鎗馬好不好

講來咬金說嚙卒不能近前寨主令下悞了寨主的嚴命怎

一心裏走馬江場觀英雄
準備着白虎下降付了體

麼了的我拉羅成的意思到有兩便一來邊寨主之命二來

玉美人弄了一个大不精
姊妹們一齊相中乘龍婿

替嚙卒代勞二夜叉又笑道這廝模樣雖醜算是會說

顧不的數載同心姐妹盟
且不言未來一切吉凶事

二夜叉一陣腦來一陣笑

程咬金幾番恐懼幾番驚

二夜叉分付一聲把綁鬆

羅士信呆呆歎歎挺身立

玉美人從從容容喚一聲

美人言罷二夜叉將頭一點就說三妹言之有理帳前那一醜

叫羅成你過來

有好話當面對着姐姐說

漢把羅成的綁來鬆了咬金說羅成身上的繩索是不用

何必你喬聲怪氣動無名

常言道理服太山自然倒

鬆的再鬆就着不的了原先就鬆的不大緊二夜叉說不是

休仗着無敵將軍有名聲

今日你身帶繩索雖然死

論綁的鬆緊把他的繩索一概去了咬金說這就是了臥將

有甚麼聲色

准你的披掛上馬到營門

起來走至羅成近前一行解着繩子一行說話小小的聲叫

道兄弟有本事你去創麼不敢指望你全勝只求你招住

下邊的粉底戰靴依然在

伸手去抓過杆白鎗一條

了架子就是个好的眾家兄弟就有了活路了一行說着

向大帳呼道二家寨主我羅成今日雖死戰場弄不的屈了

把繩子解完二夜又帳前呼道羅成准你的披掛提鎗上馬

一番身跳上坐下白龍馬

立候着輪迴場中定低高

營外比試雖然死於鉄梁之下莫生報怨那一醜漢把他的

玉美人秋波不轉對面看

暗誇獎算的美貌小英雄

盧甲鎗馬取來咬金說得令撒了羅成往外跑一直來至營

這佳人未及交鋒心先順

不由的一件驚事促眉稍

門一聲喝道羅成的鎗馬在那裡有一嘍卒應道在這裡咬美人看着羅成暗自誇獎忽然一事上心暗自思道不好羅

金說快拿來用着了嘍卒聽說牽過馬來咬金伸手接將軍出去比試怎當二姐姐馬快緊堅措手不及死於非命

過急忙忙牽進營去撲上大帳到了羅成面前將馬上七怎麼了的呵有了我有主意逐叫道二姐姐咱姊妹們是誰

東八西一齊扳下叫道兄弟這是一齣送命的戲扮起來罷出去與他比試二夜又說我與你全姓美人說正是左右看

羅士信晃晃膀子扎扎腰

一探身抓過盧金取甲包甲冑來哈答應一聲抬過包裹二人一時頂盧貫甲結束整

把一項雪練銀盔頭上按

將一身索子連環觀索袍齊嘍卒早已拉馬帳前伺候美人說二姐姐先出營去命

腰中間扣了幾扣絲帶

胸前裏扎了幾扎勒甲絛嘍卒佈成陣勢小妹押解羅成遂後即到二夜又說莫叫

他暗地逃走美人說姐姐放心二夜又遂離了大帳順手提我與你各人暫存肺腑間玉美人催着羅成頭裏走
梁占鏗乘驥雄糾糾出營去了美人這才下帳乘馬看了
嘩喇喇一齊顛開馬戰鞍

看咬金在羅成馬前美人說那一醜漢且先出去咬金說我與美人言罷羅成在前美人遂後催開坐驥向外而走羅成
羅成牽着馬咱一塊出去罷美人說哼誰合你咱咬金說正行之際只覺着心神不定二目迷迷眼前發黑耳邊生風
是我又明白了
面前有千軍萬馬之狀頂上如同翻土揚塵之威呼的一聲撲上身

程咬金說聲明白出營去
撒下這青春年少小魁元
來栽了幾栽晃了幾晃
猛然驚覺好似一場春夢
後人看到其
玉美人馬上輕把朱唇動
好叫他欲要開口帶羞慚
問有一詩為証
沒奈何細語低聲將郎喚
將軍哪
五雲呈祥九重開
果然有靈助將才

這一去江場替你把心担
二姐姐渾鉄繫下難招架
覺來能添千斤力
白虎下界赴本胎
我可對你說呀
千萬的走馬莫叫他占先
羅成此時只覺着精神加倍力大無窮
並不知是何情由玉美
倘若力氣不足招我跪
你只管放心罷
人在後見羅成的身子一時不能支持
連聲問道羅將軍怎
敢保你刀斧臨頭不相干
奴還有幾句長詞且莫論
麼來羅成並無回言一直出營去了
玉美人遂後緊急跟來不多

一時早臨戰場看了看衆嘍卒早已列成陣勢二夜叉勒馬

大約的貪食魚兒上了鈎 看起來這件事情休瞞我

橫梁專等比試只見玉美人全羅成亦到二夜叉大聲叫道三

俺本是做酒引子搭瘡油 到後來你倆雙雙並頭鳥

妹呀一旁與我掠陣待愚姊先與他比試美人說領命未及

我咬金生成了未入流 不見那美味佳肴喜中味

跨馬先招着羅成把眼一睜羅成將頭微微點了一點美人跨馬

撰了些担驚受怕苦裏愁 程咬金自言自語來說話

押住陣角羅成一提絲轡撲二夜叉來了

玉美人目不轉睛旁裏瞅

說起二人

心裏俱有

却說羅成催馬撲二夜叉而來相離不遠收住坐驥二夜叉

咬金在旁

喜的咧口

馬上呼道羅成既到此處你我必然定个高低撒馬來我先

暗說他倆

有了勾手

讓你一鎗羅成說豈敢請寨主先行一槩二夜叉馬上笑曰我

小浪了頭

是待出醜

若是打你一槩只怕你還不了一鎗我料你也不敢占先牽

嗜好一个情景啦

一个是把眼瞞了好幾瞞

着看我打你明公二夜叉未及伸駒把玉美人就講唬殺了情

一个是輕輕點了幾點頭

他方才先叫我頭裏走

暗的叫道羅將軍營內怎麼囑咐你來怎麼該叫二姐姐占

就知道你倆必然吊着猴

一定是袖裏冒烟着了手

先你若招不住祭子怎麼了的玉美人正担驚怕二夜叉催馬鬧

上來了將渾鉄槩一舉喝了一聲說招打使了个泰山押頂

錯把那荆山名玉作石堆 好呀

照羅成打來玉美人在旁咳的一聲說了了了咧明公方才羅

不枉的姐姐點指三更夢 俺如今一點靈犀將他隨

成言過白虎赴体力加千斤此一時見二夜又槩打天門用銀

叫一聲二姐姐呀 有本是趁着這裏你却使

戰杆向上二拿呵以响了一聲把个二夜又振的身子晃了好

還恐怕眼睛不及吃了虧 少等等小妹合他創一創

幾晃嘩喇喇一馬往北一馬向南不多一時各人整回坐驥二馬

不是我自誇口 三眼鎗會會我這振天雷

相撞好羅成把銀戰杆端了个四平照定二夜又胸前唱了

這頭一遭利害一輩子怕 新媳婦先使一套下馬威

一聲照鎗二夜又眼力乖滑用渾鉄槩加上平生的力量向外

玉美人正想欺負女婿話 二夜又架住銀鎗講一回

一拿剛剛拿開一馬又撲南一馬又向北二夜又馬上連聲怪叫

美人正然思前想後忽見二夜又縱馬而來把羅成的鎗來架

的我典勉葵今日遇着敵手了

任羅成說寨主莫非怯戰麼二夜又說不怯戰羅成說既不怯

羅士信江場敵住夜叉女 玉美人旁裏帶笑放雙眉

戰為何將俺的鎗來架住二夜又笑道有幾句話要與羅將

暗暗誇道好鎗好鎗 看他那年紀生的不多大

軍講羅成說一時要將俺抬舉起來了有甚麼話寨主講來

喜殺人馬上好似如電飛 真正是英雄名下無虛話

二夜又說將軍果然名不虛傳我典繼葵縱橫數載那些

官兵上將不知見了多少並死一人馬走一合今日與將軍一會正是將遇良材棋逢對手怨不的大姐姐招為東床但

凡為女子見此人物鎗馬令人如何放心的下我有心與你罷

戰回營爭乃難掩嘍卒的耳目我與你再戰幾合將軍哪

你那鎗出手輕着一些我這槩也不肯加力打你羅成說撒馬

來二人言罷各催戰馬這不一鎗那不一槩去去回回來來往往

殺在一處怎見鎗槩的利害有讚為証

鎗來迎槩來架槩去鎗來素纓乍風吹柳絮左右分亂

舞梨花飛上下驚人魂誰不怕旁裡不敢多說話星飛閃

灼振耳邊雷拉金蛇眼前掛生死路不敢岔小鬼提鎖列

着架旁裏笑殺程咬金口內不語心裏罵暗暗叫了聲羅

成這个才頭殺了罷

他两个一番走馬動了手

此一時江場難分勝合敗

暗暗的叫了幾聲羅八弟

你好似隔宿豆腐發了渣

你可創麼

染房裡送了印子來取布

醉漢子平空遇着燥烟鬼

小藤蒿活活盤住枯松根

程咬金比長說短正談論

只聽的喊叫連天要活拿

不言咬金旁論却說二夜又被羅成冲的人仰馬番遍体流汗

張口氣喘馬也跑的慢了槩也覺着沉了咬着牙瞪着眼

赤滴滴殺氣騰騰透雲霞

把一个混世魔王活笑殺

好鎗呀

吃功的力氣要拿出來罷

純綱刀那怕他是硬皮瓜

你两个手對手來殺對殺

生骨頭可巧撞着乖挫牙

白蒺藜生生纏着莖菜花

羅士信幾路花鎗勇更加

不濟了虎牙峯上二夜又

只管死挨就是不敗玉美人在旁看出光景說道不好了再
停一刻二姐姐必死於羅成之手把白龍駒催開一馬當先
把羅成的鎗來架住二夜又見他三妹擋住了羅成這才收住

坐驢也顧不的說話張着口一陣好喘不言二夜又定省神思
且說羅成見玉美人架住他的鎗正色而言曰寨主此來莫非

助陣麼美人說不是助陣羅將軍你為人不甚公平羅成說
怎麼見的美人說俺二姐姐架來的有情你那鎗却去的無義

我若是不來解危二姐姐定作將軍鎗下之鬼矣我若與你
比試也是這等麼羅成說一樣姊妹豈有兩樣比法美人說咳

我猜你還不肯羅成說我麼我麼美人甚麼我呀我呀的大
約你那心裏也明白了

這美人馬上擎鎗呼將軍

口角裏恍恍惚惚許了親

恨殺那左右人多難開口
不過是眉梢眼角暗留神

若不是一拜姐姐在身後
早把那海誓山盟吐朱唇

全不論姐姐冤仇未得報
只想着紅絲雙牽結同心

好一个風流將軍羅士信
引動了元敵佳人小三春

這一个忽迷忽醒情戀戀
那一个半親半踈意沉沉

這時節彼此難訴離情話
早把那想思娘子各自伸

二夜又貪顧喘息不掛意
旁邊裏轉上多嘴程咬金

玉美人羅士信他两个鎗架着鎗並不動手也不說話你看我

我看你叫做君料裏折午飯熱了盆二夜又正然喘着粗氣

他妹妹合人家瞪眼也掛不在心上咬金在旁看出破綻他平

生為人偏偏轉的是點趣楞裏楞爭的往上好跑一響跑到兩

个馬前大叫一聲死了人了美人正與羅成瞪眼瞪到好處忽

被咬金跑上來大叫一聲死了人美人唬了一驚看了看原是
 咬金美人大怒哈你這醜鬼如何踐聲怪氣唬我這麼一跳
 是那里死了人呢咬金說就是你二姐美人聽的一聲慌的回頭
 一看只顧着二姐姐在馬上安然無事說哈你這醜鬼當面撒
 謊我二姐姐是怎麼來咬金說我看着他閉着眼倒氣這咬
 金把个美人弄的又是惱又是氣馬上唱道醜鬼多嘴一派
 謊語不用在此退後去罷咬金說要去合羅成俺倆去將軍來
 領軍去他丈人交代與我的人我還交代與他丈人這叫是全
 始全終美人驚而問曰這羅成有了丈人家了麼咬金說小
 歲的小夥怕沒的是丈人家美人說他丈人家是誰咬金說
 我也不大囉瑣了你問他本人罷美人說咬將軍你竟是有
 了麼

這佳人遍體如水皺雙眉
 咱說是才郎有了姻緣配
 忽想一念說且住
 大姐姐因何指點這一回
 尊了聲將軍馬上且承耳
 是幾時定的親來下的聘
 是幾時看的良辰黃道日
 玉美人問着羅成全不應
 羅成被美人幾句話問的無言可答代說是有其實是沒
 有代說是有他四哥又說是有弄的口一張一閉全無的說
 無奈何把頭一低出上就是不答應美人說將軍為何不語
 咬金說他是害羞說不出口來我替他說說罷美人說講來

幾乎的血淚如水心成灰
 熱撲撲一片痴心化作悲
 既然是鵲橋早約七夕會
 暗說有了待我問他
 我問你令親大人却是誰
 是那个作的水人題的媒
 到幾時雙雙花燭入羅幃
 程咬金開口又來問是非

咬金說他丈人是裴員外今年六十一歲他媳婦是裴家
千金今年八十一歲美人說哼這就該打掌嘴難道說父親
六十一歲女兒就八十一歲麼那里有這樣老閨女咬金說我滾
別了嘴了是一十八歲美人說這就是了再講來咬金說論人
才也是中中的皂角色頭髮淺白麻子長軀身子水折腰半
喇子脚美人嗤的一聲笑適你這醜鬼說人就代出個樣來既是
千金小姐不出閨闈蘭房如何見的這等詳細咬金說那日出
來剗菜我才知道美人說胡講庄農人家女兒成器還不出
門戶何況還是千金小姐或者有甚麼公事一時失於迴避
旁觀一眼也是有的你說他出來剗菜我全不信咬金說剗菜
裏邊有個分解哩

咬金呼寨主

聽我道其詳

說起剗菜的

不是女兒粧

那日到庄外

樹下去乘涼

見了一婆子

年紀有半蒼

支生蓆蓆菜

誇着一大筐

我問他那里人氏落何處

他說是員外門下住着房

又提起千金小姐結親事

他方才一五一十說短長

他說小姐他見來

滿頭上俱是一片栢油蓋

雖然是皂角頭髮不甚黃

洗洗臉那朝不搭四兩粉

生抹的淺白麻子光溜光

長條條一個身子筆管樣

水折腰扭扭捏捏不慌張

有兩隻半大不小倒搭脚

多虧了白綾裹脚繫包藏

扮巧時抬步就有三分俏

愛穿的綉花紅綢鞋一雙

這扎點原是聽的剗菜話

並未曾見他本人到門旁

程咬金信嚙亂打笑着講

把羅將軍敬備小酌一來接風二來慶喜三妹意下如何咬

二夜又縱馬前來把口張

金說這話是吃了燈草灰了好不輕妙的緊叫出來也是你

咬金正然說話二夜又踹迎過來提馬向前一聲喝道你這醜

叫進去也是你出來進去的看悞了成親人家二夜又說醜

鬼自先說的是甚麼咬金說名大點子言又到了你耳朵

鬼又來多嘴咬金說叫人家評評咱兩個誰是醜鬼不才也有

二夜又說想是背我的話麼咬金說沒有甚麼背你怎說

小小的個聲名看我太下面了二夜又說哈醜鬼無禮焉敢

的是他丈人家的事二夜又說是那裏呢咬金說方才說過比你寨主有甚麼聲名講來咬金說聽俺道來

了也不必再去長話傳而沒之裴員外家的閨女是羅成家

說起咬金

半怒半喜

的媳婦兩句話說完來二夜又說成了親了麼咬金說雖沒成

罵聲了頭

太也無禮

隔着也不大遠了二夜又說是到幾時咬金說還講甚麼幾時

我的聲名

沒人敢比

就是今日晚上兩口子合房美人聽到這裏才把心來一放暗自

瓦崗寨上

做過皇帝

說道好哇既沒成親俺自有喜慶之法不叫他去我看你與

我雖然醜

還俊及你

誰合房美人心里正拿主意二夜又說三妹呀不用比試了且

實對你說罷

明明仗着的就是羅士信

你若是再叫醜鬼我不依
 俺本是創蕩蘆林程知節
 早這個稱呼我那的屁放
 二夜又說魔王與羅將軍進營去
 曾在那瓦崗寨上登了基
 各處裏望見影兒驚破胆
 罷咬金說罷呀那個死窩子
 俺還帶去做甚麼二夜又說還

老楊令提起我來尿滴滴
 先把這個人根基論一論
 有大事相論咬金說有甚麼大事
 就在這裏論論罷何用

這其間那個高來那個低
 再比比咱你模樣醜合俊
 回營二夜又說機關重情此處如何論的
 咬金說一定這件

罷呀
 看起來你近何如我何如
 事背人二夜又把口張了幾張
 說不不背人咬金說休講

俺如今有了一付降人藥
 再休想橫眉豎眼使力氣
 不背人依話呀這件事情奉透八分
 要說細話到底是與我老

程咬金待合羅成滿口發
 二夜又又羞又氣說不清
 程說你把馬牽在一旁
 我去合你商議二夜又將馬一提
 走有

程咬金連說代發把一個夜又混的
 聲聲叫道治不的明公這
 半箭之地
 獲馬點了魔手
 這來咬金說就到

是怎麼講二夜又此時不回營
 光景一來
 悞治羅成那杆槍二
 好個程咬金
 這回大了胆

來心裏想着要羅成的帳把這一口
 惡氣就押下去了
 遂問道
 仰面扭鼻子
 橫眉又豎眼

你這說你先我當是那個原是
 混世魔王麼咬金說你當是
 一步三擺的
 會弄自在款

誰呀二夜又說營中之有事
 提程將軍萬勿見怪
 咬金說
 暗思二夜又
 是待順了俺

好哇

這其間就講難為羅賢弟一時裏丈姨子找妹夫妹子再不受這不惱了氣了麼你

我看你一馬怎樣跨雙鞍

玉美人早就有了偷情意道我這句話說的是呀不是你若不信好生看看你三妹

二夜又心裏也要解解饒

我成了說煤婆子月下老合羅成他兩個又不打又不罵睜眼扭嘴的是做甚麼咬金

在中間彼此與你把情傳

暗暗叫道了頭們

這幾句話把一個二夜又說的如夢初醒把口一張呀的一聲就

你看是上了我的急丟先

生生的叫你姊妹把臉番

說魔王一套話生生把我提醒怪不的三妹口角之間有些偏

程咬金一行說着行走

霎時間來至夜又坐驢前

向自先出營他兩個又落在後邊一定有些甚麼話說咳

咬金來至馬前就說有甚麼細話咱兩個可講一講二夜又

魔王這件親事既是妹妹留心我的痴情盡赴于東流矣

說魔王你方才說忒透八分你就先說說是件甚麼事咬金

二夜又銓中跌足不耐煩不由的腹內展轉促眉尖

這件事我不說你也不好開口我胡猜一猜看是呀不是寨

把一腔鳳結鸞交鴛鴦侶忽變做苦惱傷心離恨天

主的意思是待叫我給你找婆婆家二夜又聽的這一句

暗自說道也怨不的了三妹妹一朵梅花才初放

話羞的把臉一扭就說呀那有這樣事咬金說罷麼休要辟

俺好似霜打殘紅色不鮮但知道此處羅成終身事

唐若不早裹下手眼錯不及的就成了你的妹夫了到那

就不該帶領了頭到這邊至而今才郎正赴瑤池會

怎麼肯辭了廣寒到人間 也罷

高強今人如何不掛心麼除此而外更有何人哎如今俺一點

出了我這付皮臉當中混

我叫你才子佳人不得安

痴心盡屬他人了咬金把頭點了幾點騰的一聲就哭二夜

那怕就白白捨了這口肉

弄一個我不得來你也難

又驚而問曰魔王為何發悲莫非為俺兩個這件事不成

二夜又心裏定了大主意

準備着自此姊妹不甚甜

麼咬金把眼揉了兩把就說我哭的是我自己二夜又說魔

程咬金旁裏看出其中妙

他方才又把寨主呼一番

王本身有甚麼該哭處咬金說你那裏曉的我如今好

二夜又正然展轉咬金說寨主不必難為曾記的有句俗語幾十歲還自着光棍又無男又無女你道該哭不該哭

說的好要煮爛豬頭在我燒火的寨主要與羅成結親是件二夜又說自小就無成家麼咬金說提起來叫你怪笑哩

容易事有程咬金作媒料想羅成不教不允三寨主雖然

咬金呼寨主

說來休見笑

齊正那裏赶上二寨主的老誠這件事在我罷二夜又聽說

日子過的窘

模樣又不妙

馬上含羞而笑道魔王我的心事叫的看出來如今瞞不的

典煩說煤的

个个胡支掉

你了少不得以定告之那羅成非等閑之輩乃當今之奇

長了好幾十

沒坐花花轎

男得配良緣者女子終身之幸也那一段風流人才搭上鎗馬

提起媳婦來

又焦又是燥

見人家男兒大了娶媳婦

盡都是閨女長成把婿招

二妹不可輕易放了他快忙與我拿來咬金說我在這裏正

也有那醜女配的郎君俏

也有那痴男伴的女紅姣

合寨主說話何嘗走了二夜又說說的不是你走了咬金說說

不論那醜俊俱各成夫婦

都只為生男育女立窩巢

可是那个走了呢二夜又說是羅成走了咬金回頭一看果然

世上美人多着哩我是一點頭也是沒有的寨主呀我不

羅成真真要走只見把馬一提花喇喇竟撲裴家村而去明公

過是

求一個灣刀就着瓢切菜

這玉美人不用他二姊姊吩咐他如何捨的羅成呢美人見羅成

就是那腳大臉醜也勾了

叫人好可恨哪

要走慌忙跨馬揠鎗遂後趕來大聲叫道羅將軍且住一位

屎蜣螂偏偏嫌我疥蝦蟆

野蓬蒿抓不住無根子苗

奴家還有片言相告羅成正走之間忽聽背後有人呼喚遂即

惱一惱今年發下明年恨

好多的不守空房免心焦

攔回馬來看了一看原是玉美人趕來把鎗擎住大聲問道

安排着銀子使上幾百兩

大約着我撈不着甚麼好的呀

頭趕來有甚麼話說莫非要講不使麼玉美人說咬俺只說還

會一會秋菊臘梅合小桃

程咬金正然講論姻緣事

有好意到不想誤了个了頭呢羅將軍莫要看小小奴家你敢

那壁廂羅成提馬開了交

在我馬前舞鎗三合麼羅成聽的此言大聲唱道了頭少得獨

却說程咬金正然叨着無根子瞎話二夜又馬上一聲唱道走了

狂看我取你言罷催馬揠鎗直撲玉美人而來咬金在旁看的明

白大叫一聲二寨主不好了二夜叉說有甚麼不好處呢咬金說

又叫道二寨主呀你試試羅成這一杆鎗罷

三寨主與羅成他兩個就講不使呢這叫做銷金帳裏剪子响

虎牙岑樸杆鎗聲棧名大 自覺着馬快鎗堅

二夜叉說這是怎麼說呢咬金說兩口子瞧上瞧待我叫他一聲

却不知冤家路窄逢夾道 准備着總然不死添上愁

咬金大聲叫道羅成你好生拿出力氣來合他創創罷這叫的

那羅成鎗強馬壯萬夫勇 大凡是遇着他了命必休

是鎗快馬威若是這一遭輸了准備他一背子哩

三寨主呀 倘若眼錯不及落了馬

咬金在旁里

點了點那首

好叫你難洗今朝一面羞 程咬金說長道短聲不住

巧聲怪氣的

張着血盆口

羅士信撒放龍駒馬難收 玉美人催動坐驥犯招架

叫聲小羅成

莫要出了醜

一霎時兩馬相交鎗對頭

那怕腰裏粗

捨命樓一樓

却說咬金正然點光看他二人交戰只見那羅成催馬搥鎗招

賢弟呀

既要是變臉莫要留情意 着玉美人刺一鎗來玉美人向那一架雖然架開却把那平生力

常言道一不做來二不休

眼前裏須要拿出丈夫志 氣都使盡了花喇喇一馬向北一馬向南不多一時各人轉回坐

饒老猪莫要貪心戀舉淮

驥二馬相冲玉美人用梨花鎗將羅成那銀鎗杆架住羅成

說了頭又有甚麼話說玉美人說甚麼呀先了頭了頭的叫

奴家這心裏

是待將你

且問將軍今日比試要使活鎗呀是要使死鎗呢羅成說着

羅成說是待將我怎麼樣呢玉美人說

那得活則活得死則死玉美人說將軍又來唬人哩我料你還

是待將你嫁

郎君呀

不肯下此毒手這不是我不動一動就先讓你扎一鎗罷羅成

俺如今一點痴心無別意

要叫你狂蜂來採芙蓉花

說這不動手的鎗不是大丈夫所為玉美人說罷喲分明是

縱有那姐姐冤仇不掛意

自今日既要成親休磨牙

不肯的意思又來弄人款致你敢不動手讓我撲你一鎗麼

勸郎君不必執定裴家女

普天下那裏沒有這人家

羅成說鎗頭無眼還不知你心裏是怎麼意思如何讓的

裴千金雖有其名未曾配

將軍你再看看

玉美人啞的聲笑道郎君你既不肯我就忍的麼

料着俺模樣未必不如他

若不是織女早把牛郎戀

美人呼郎君

休要將奴怕

行營裏千方百計為甚麼

玉美人巧言低聲把情順

雖則在江場

不過比比架

旁邊的悶殺虎牙二夜又

跟我進營去

有句知心話

這二夜又與咬金相離他二人也有半箭之地玉美人與羅成說

出口不害羞

俺倆招了罷

話聲音音細又小並聽不見他說說的甚麼言語二夜又一聲

叫道魔王你看他倆說的何言語咬金說我雖聽不真切大約一猜也就猜一個七八分了他說的也不是傾生的話不是對命的話八分是偷情的話我實對你說罷你三妹安心要打個

對你說個法
他倆要偷情

得空往裏進
你在當中混

偏手了二夜又一聽此言沉吟半刻一聲叫道魔王說的有理我

羅成花了眼

不論醜合俊

如今有兩句言語要央煩了你却不知魔王意下如何咬金說

你自先沒看出光景來麼

三寨主早已有偷情意

二寨主有話請道其詳二夜又含羞而言曰我這心裏也待與

若不然進的甚麼裴家村

常言道女大向外不戀母

羅成說幾句話我不好叫他央煩與你替我叫他一聲咬金說寨

怕的是一旦變臉似浮雲

縱然是相交姊妹情意厚

主有甚麼話就與我老程說罷何用叫羅成呢二夜又說這句

你生的容顏平常又欠俊

三寨主千姣百媚愛殺人

話不是對你說的咬金說我明白了寨主你的這事目下難

常言道無媒夫婦要合式

比不的從小父母定的親

以從命各人的武藝各人使罷倘若你與羅成說着私話三

這其間須要早些拿主意

莫叫他眼錯不及配了婚

寨主着我叫他你意下何如寨主再想一想

咬金呼寨主
不必去納悶

倘若交杯合盞成夫婦

只落的獨卧牙床恨枕衾

程咬金那話明是反間計

二夜又被他說的亂了神

二夜又被咬金這一套話只說的眉頭雙促心亂如麻一聲

你那丈人

合家歡喜

叫道魔王你這句話合我如夢初醒三妹既有此意我若少

把人說合

許給了你

有些算得唔昔日之交盡赴東流了咬金說寨主不必煩惱

安排桌凳

拉下交椅

你若果有真心我就保這親事有成二夜又說親事成就感

好東好西

儘着你吃

激不盡不免就在馬上先拜謝罷莫要謝的早了待我先

两口合婚

大事第一

去混他一混言罷辭了二夜又竟扑羅成而來相離不遠連

到了晚上

那就在你

聲叫道羅成羅成你錯走了路了羅成正與玉美人談話忽

兄弟呀

你不去做那新郎在這甚

聽背後有人喊叫回頭一看原是他四哥羅成說甚麼事呢

裴小姐綉房不知怎樣極

婚姻事錯過良辰並吉日

咬金說唔你這個光景想是忘却了裴員外家公母二人

準備着一生不和造化低

我勸你休捨今晚合婚酒

足足忙了一早晨把一个女兒扎掛的花朶一樣要與你成

莫悞了洞房花燭好佳期

其夫婦兄弟呀若是悞了良辰吉日就是錯走了路了

我還有幾句話三寨主休要見怪呀

聽我對你講講罷

眼前裏守着一个花花鳥

生生的閃下一隻好肥鷄

羅賢弟有還有一件使不的處哩

見諒還有下情上稟料我吃了熊心豹胆也不敢死故多嘴

哥大王已則與你名分正

你怎該姐夫調唆他三姨

這些話若擎着當了我的話就屈了好人了玉美人說可

程咬金當頭當要仔顧說

小羅成故意收響把馬提

又出奇了既是你說不是你的話却是那個呢咬金說是你

羅成被咬金一陣混的只得將機就計撥馬而去轉眼之時
二姐姐的話他差我來這等說我不是學了一學其時與
出去了有半箭之地二夜又見羅成離了他三妹遂把那火
我無干玉美人說原來是這等麼咬金說你當是怎麼來
烟駒一提迎將上來把羅成遮住說道將軍奴家也有句話
呢玉美人說我再問你俺二姐姐的意思是待怎麼樣呢咬
要與將軍講講不言二夜又要與羅成講話且說玉美人正
金說他的意思我也忒透了八分了我只是不好出口美人
在興頭之際忽被咬金混的你東我西只見他柳眉直豎杏
說我不怪你就是了咬金說若不見怪聽我講來

眼圓睜用手中梨花鎗一指大聲喝道我這醜鬼無

咬金閉言道

寨主你聽講

故多嘴休當我這鎗不利咬金見玉美人惱了遂束手當

那個二寨主

心裏胡思想

胸滿臉陪笑尊道三寨主息怒休要屈了好人哪玉美人說

一口好東西

恐怕你先捨

哼甚麼好人歹人既是好人因何這等無理咬金說三寨主

差了我前來

打草要驚蛇

這是實情話

不敢來撒謊

寨主休見怪

我這口兇傲

三寨主呀

你姐姐一心要脫閨女氣

看中了乘龍佳婿俊才郎

安心要伯占羅成為夫婦

可只是一件美人說那一件咬金說就是怕你哩

恐怕是你吃果子他喝湯

他當面自己不好對你講

差我這扯淡東西來幫腔

看你姐姐來也有些使不的呀

既是你男婚女配成恩愛

怎麼不大家會同細商量

暗地裏叫我將你生折散

看起來姊妹面上有何光

三寨主若還不信你看

那不是麼

他兩個一定有些不相當

程咬金幾句說轉多情女

呀不好了

玉美人一股怒氣透上蒼

玉美人聽了咬金這些話只氣的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

把櫻桃口一張連聲喊叫咬的咬的好了頭焉敢如此無理欺

吾太甚魔王閃開待我沖他一陣看他有何話說咬金聽說

慌忙上前說道寨主息怒且莫要心急看傷了姊妹的和

氣玉美人說道平素是姊妹今日論不的姊妹了咬金說道

寨主雖是這等說能要說道莫要做到既是姐姐凡事就該

讓他一些玉美人說這是件甚麼事叫我讓他咬金說總

然讓不的也要從漫說來千萬的不可就講變臉我自

有个小法兒你且在此莫動我先看看他兩個說的是甚

麼言語若是好話也就罷了若是外你的話我就把手點

你就撒馬前去使鎗就扎千萬的不可扎你姐姐玉美人說

叫我扎雖呢咬金說你扎羅成玉美人含羞笑道我却為何

扎他呢咬金笑道你當是叫你下死手的扎來麼你可聲聲與他比試把羅成引到無人之處那時全在你了

寨主從容

且莫心亂

你與羅成

你倆戀戰

把你姐姐

孤雁閃蛋

蒼子開花

兩不見面

其權由你

無有可絆

三寨主呀

我本是拙口鈍舌老實話

萬望你休要見怪當戲言

嘗言說才子須把佳人配

你姐姐自我看來不相干

不過是捨上皮臉當中混

料着他一時難成並蒂蓮

三寨主你放心罷

小羅成這門親事全在我

敢保你兩家合結百年歡

程咬金滿口應承作媒証 那壁廂夜叉纏住白虎官

不言咬金合玉美人說話却話二夜叉把羅成攔住笑而言

曰將軍要往那去羅成說要進村去二夜叉又問方才俺三

妹與你說的甚麼話來羅成說閑談了幾句並無甚麼關

切二夜叉說有甚麼話對我說好俺三妹口甜心苦若是聽

了他的話一定是个死的了羅成聞言大驚失色問道三

寨主有何利害請道其詳二夜叉說你兩個說的是甚麼

話來你先說與我聽然後自有分解羅成說並無多言令

妹口角之間是待要與小將成親二夜叉說是何如他若是

哄着你上了鈎好殺你在先行多少俊俏男子貪着他那

俊模樣與他成其夫婦後來俱廢命我看將軍乃人間第

一俊杰奴家不忍作視因此以實言相告不是奴自誇海

口容顏雖醜心中俱是實意將軍若不見棄我就羅成
說你就怎麼二夜又含羞帶笑說道我就就哎我就說了
罷將軍洗耳聽稟

成親麼二夜又羞得把嘴一抗滿臉通紅正是羅成說既是
如此小將配得此女乃終身之幸也傑住鎗我眾家兄弟敢
將出來姻緣之事無不從命二夜又說將軍今日果然依從

二夜又一心安排要偷情

先把他結義姊妹送一程

奴家馬有殺害眾將之禮言罷將手向營門一指大聲喝道

尊了聲將軍馬上且洗耳

捨上這不休皮臉紅幾紅

眾嘍卒聽真快把蘆林眾豪杰一个个放出各人器械馬匹

俺如今眼看四海無敵手

那一些愚天俗子看不中

交代明白不可有候兩邊答應一聲跑進營去將英雄放

咱兩個方才陣前相比試

就指望可意佳婿喜乘龍

出眾人回村而去這且不表單言咬金看了看二夜又與羅成

三妹妹俱是放的狗臭屁

你就該掩着耳朵不要聽

這個光景向玉美人將手一擺說道三寨主二十不好了你二姐

他俱是蜜口甜舌心內苦

似俺這老寔人兜莫放鬆

姐這個光景大約是看中了女婿了玉美人說這却怎麼處呢

我與你天南地北初次會

一心要千里姻緣拴赤繩

咬金說我方才說的那話不可錯了我頭裏先去聽聽你可

二夜又說的滿口成親話

羅士信虛心假意應一聲

看我的手脚行事我若將手一點你上去使鎗就刺玉美人

二夜又言罷羅成說寨主之心小將明白了莫非要與小將

說我明白了咬金辭了玉美人照二夜又而來少時跑到羅

成背後停住脚步不言不語那里站着這二夜又那偷情之心勝並無看見咬金站在羅成背後還說的是偷情之語咬金聽在耳內正說中間忽見秦瓊與眾弟兄出的營來如全傷弓之鳥漏網之魚也顧不的合咬金羅成說話一直扑裴家村而去咬金這才照着玉美人把首一點明公這一點首可就不好了

只見程咬金

把首只一點

慌了玉美人

搥搥梨花杆

照着小羅成

吶了一聲喊

背後只一鎗

假意變了臉

生生的把个夜叉唬一跳

羅士信急忙翻身跨戰鞍

此一時並不答話動了手

啣啣啣兩條銀龍尖對尖

二夜叉口不住聲呼賢妹

江場上鎗頭無眼休當頑

到不如任个下風是便宜

咱在這人之前占的甚麼先

二夜叉使破咽喉叫不應

吧喇喇兩匹馬跑來往蹶蹶

唬的那眾多嘍卒默默看

喜的那咬金旁里跳蹶蹶

暗說道吃了我的冰涼藥

這其間並無熟地與黃連

他兩個一時難分勝負

轉眼一看不好了

敗走了淄川盤陽小魁元

明公方才言過羅成是白虎付体為何他又敗走了呢這其

間有个分解羅成合玉美人馬走江場約有个數十回合鎗

法皆同不分上下羅成正戰中間偷眼一看只見玉美人那

一杆鎗好似大蟒番身蛟龍出水寒光閃閃冷氣侵人羅

成暗暗誇道好鎗好鎗料想一時難以取勝不如敗將下去

用回馬鎗取勝便了羅成拏定主意遂虛點一鎗說道敵
你不過吾要走也玉美人一見微微冷笑暗暗說道羅將軍
你的虛又不歪甲又不卸好好敗走一定待使你那回馬鎗了
待我追趕下去遂催馬搥鎗趕將下來羅成正然敗走忽
聽鑾鈴响亮就知是玉美人趕來早早把那鎗順在馬尾暗
暗的叫道了頭你這一來只怕有來路無回路了不多一時
趕了個頭尾相連好羅成把那身子一扭大吶一聲了頭
照鎗好唬人的緊哪

就起小羅成

戰杆扑前心

讓過鎗頭去

二人掙不動

吶了一聲喊

美人往外閃

順手抓鎗杆

這才瞪了眼

玉美人加上力氣只一拈 羅士信幾乎吊下馬戰鞍
小羅成抓住鎗杆往後掙 玉美人馬上戰戰又兢兢
這一個口內吁吁喘粗氣 那一個熱汗流來濕衣衫
他二人你掙我拉各加力 那時間夜叉催開馬心猿
程咬金拏定步下兩條腿 急忙忙脚打腿踢舍命顛
遠遠的連聲大叫快撒手 玉美人忽生一計上心間
二夜叉程咬金見他二人奪那杆鎗金不鬆手催開馬的催馬
激腿的激腿照著玉美人合羅成跑來這且不表却說玉美人
拉了幾拉全拉不動暗自說道這一杆鎗我拏的是上半截
他拿的是下半截倘或眼錯不及被那鎗頭扎着怎麼了的
待我把這手來倒一倒拿的多了些越發得力玉美人想到
這里遂把手往前一倒明公這羅成是那等人物他見玉美

人把手一倒他敢則也把手一倒你一倒我一倒不消幾倒只倒
的手對着手人靠着人了玉美人眼力乖滑一伸手把羅成
的寶帶抓住說聲過來罷把一個羅成抓的栽了幾栽羅成
一時着忙也伸手把玉美人的勒甲絲絛抓了一個結實用
力一抓抓的那玉美人慌了幾慌他二人你一扯我一拉只聽的
咕咚一聲他二人俱張於馬下此一時他二人俱跌在地下生
的就搵成一處了

說起他倆

站下戰馬

滿地亂滾

不把手撒

這一个揪

那一个拉

把个美人

壓在底下

明公他二人這一回俱成不的个樣子了

羅士信頂上銀盔沒了影
玉美人鬢邊青絲亂如麻
下邊看好似蝦蟆四條腿
往上瞞堪堪朱唇對銀牙
若不是袍鎧中衣相隔阻
幾幾乎男女陰陽對了撞

玉美人使盡力氣掙不動
上來了混世魔王二夜又
程咬金跑將過來忙拉住
二夜又跳下馬來笑哈哈

走近前口口聲聲呼賢妹
你兩個青天白日做甚嗎

滴滴金門後點火等不黑
自沒見人臉前里就成家

二夜又嗚嗚啞啞說又笑
羅士信這才撒手往上臥

今日里夜叉將他三妹戲
下回書姊妹二人犯爭差

程咬金定計名為平天斷
羅士信帶子扎眼粧摸瞎

洞房里哄的美人酩酊醉
裴公子假充羅成配了他

却說羅成與玉美人大戰江場其先是在馬上奪鎗後來是

在地下搥成一處二夜又與咬金齊來解勸羅成被咬金拉
將起來只覺着眼前發黑耳邊生風忽聽一聲崩開天門

滴溜溜那白虎就赴位而去羅成的身子一時難以支持咕

咚跌倒在地慌的咬金一把抱住連聲叫道兄弟怎麼來羅

成停有良久二目微睜汗流滿面叫道四哥呀小弟身上好

疼痛的緊哪明公羅成這是怎麼講呢原來起先勇猛皆

因白虎付體如今白虎歸位而去所以閃的他身子軟弱

遍體痛這一時二夜又並不顧羞恥走近前來扶着羅成

聲聲叫道將軍遂我進營安歇去罷玉美人見他二姐姐

這個光景心裏也就不自然了遂臥將起來正理盧甲占燈

來驢在馬上大聲叫道二姐姐你使不的呀

我與你姊妹相交這幾年

咱兩個日則同桌夜同眠

都只為豹頭姐姐情義重 因此上一怒提兵下了山

俺如今陣前比試無他意 落了馬不過出在無柰間

並不是私約情郎邂逅會 姐姐你為何前來出唾言

姐姐呀你如今就是個樣子了 你還敢來說人麼

平白的拉着漢子營裏讓 又不是姑舅兩姨會幾番

你好似蝦蟆要吃天臙肉 又如全痴心求子愛張仙

你也該澈泡尿來照照影 羅將軍這樣女壻你怎担

俏郎君不娶你這秋胡戲 蜜蜂兒豈肯採你敗柳殘

玉美人馬上幾句風言語 二夜又紫臉一變乍了肝

玉美人言罷二夜又把臉一變說道三妹出言太無禮了玉美

人說呀吐俺說的話無禮你說的話就有禮了麼二夜又說

我方才不過是句唾言却有甚麼無禮處呢玉美人說我

也不過是合姐姐頑頑又沒有甚麼不是處呀二夜又說你

算是都有心

看中羅家將

這個光景是待變臉麼玉美人說你那個意思是要饒舌麼

一個暗算計

一個想有賍

二夜又說哦好小三喇你還緊著我甚麼細處麼玉美人說小

若是我老程

誰肯讓一讓

繼葵呀我還有甚麼不正處麼二夜又說你合人家漢子擠眼

寨主呀你作怪我口出唾言你聽我說你一心要想誰

扭嘴的還不是不正處麼玉美人說吓你把人家漢子拉着聲

盡都是各人愛吃蜜食菓 沒見得嘗嘗我這老生姜

聲的要往營裏讓還說是人不止麼二夜又說拉與不拉着

我勸著二家寨主息了罷 到不如你且進營俺進莊

你的漢子了麼玉美人說這可定不就了二夜又說羅將軍

今晚上且讓裴家千金女 叫他去紅粉佳人成了親

成了你的漢子你是幾時下的聘禮來何人作媒說與我聽

到明日我來請你吃喜酒 二家寨主要成這門親事

聽我看你那眼裏也太沒有你姐姐了玉美人說似你這樣

咱須要大家周全 那時節我自有个大主張

姐姐多要幾個好與你妹妹爭漢子咬金笑着說道二家

二寨主你做偏房為二室 三寨主要讓合式是三房

寨主罷啲依我看來你倆都有些

你二人若不棄嫌且將就 就合那千金小姐同一郎

咬金呼寨主

你倆不必降

看起來姊妹又不失和氣 不强似你爭我鬧吓情腸

倘若嫌不如意我不管 任憑你另擇佳婿送東床

上邊捶捶胸

下邊頓頓腳

程咬金連說代笑答白話 弄的那兩家女子沒主張

拉過火烟駒

抓起渾鉄槊

程咬金這一陣混話說着那兩個女子低頭不語停有良久

飛身上了馬

就要將發忿

二夜又說小三姐不必爭了我把這小老婆讓給與你來

玉美人說你唬誰呀

好好的你且不必唬哄我

罷玉美人說沒的話說滿心裏待做小老婆還不知人家收

咱今日須決雌雄分強弱

我與你一刁一塊對了罷

你呀不收你呀二夜又說咬你擎着羅將軍當真成了你

怕甚麼目下死活與存亡

不過是割了鼻子平了臉

的漢子了麼我看着羅將軍還合沒有主的一般哩玉美

你就是仗着姐姐是奈何

常言說將軍對面不下馬

人說沒有主你拉了去罷怎麼二夜又說我就拉只怕你還不

從今後各人前程各奔去

姊妹們相交一傷情義斷

依玉美人說你拉着看哪有不依里也是有的二夜又說你實

總甚麼虎牙巖上安樂窩

眼睜睜江場二女就動手

在要找我麼玉美人說看哪明對你說罷還怕你甚麼二夜

旁邊裏轉上瓦崗混世魔

又聽畢把口一張說咬的好小三喇我與你成不的姊妹了

姊妹二人一時就要動手咬金跑將上來說道二家寨主不

說起二夜又

動了死名火

必如此姊妹的和氣如何失的呢自我看來不過為的是

羅賢弟把你那劍借給與我把羅成扯成兩塊二寨主你拏一塊

帶子扎着頭

臉上昏又黑

去三寨主你拏一塊去這不強似你爭論麼玉美人笑道我不

你倆跑一陣

叫他難分別

要咬金說三寨主你不要二寨主你拏塊去何如呢二夜又說我

羅成摸那個

就是那個得

也不要咬金說何如是真正留者不足讓者有餘在先是撈

這就是甚公道的平天斷

我老程誰肯向誰把誰滅

不着手裏這一回又都不要二寨主的意思我明白到了要

還有一句話先說明白

得了的我也不能領厚謝

是可要不是塊是要一個整的這件事欲要周全必須

失了的你也休惱把嘴尖

並不用花紅表禮作聘定

是用平天斷玉美人說道何為平天斷呢咬金說這個平天

我就是冰人月老程知節

不強似好好姊妹變了臉

斷可不是集了那愧盒子玉美人說是怎麼樣呢咬金說我

羞殺人爭論是非把冤存

程咬金拏着他倆如兒哇

自有法轡我講來

二夜又連聲應承喜心悅

咬金開言道

我又多甚說

咬金言罷二夜又說就是這等咬金說算是中了一個了三

這個平天斷

妙法真奇絕

寨主你的意下何如玉美人說我也是個不字方才出口咬

我叫小羅成

撇開兩腿蹶

金把眼一擠玉美人就知其意說俺也從了咬金說這不

當面講的明白再不許犯爭了二夜又說自然麼以金說
待我將羅成的眼扎起來你倆將馬混跑一陣就叫他摸罷

左右轉三遭
兩馬橫豎跑

却才把手撒
鑾鈴响喇喇

一轉身來到羅成近前笑而言曰賢弟呀少不的做一做

不多時各占方位兩邊列

他二人單等新郎去摸他

孩子營生哩羅成說做甚麼咬金說才沒聽見麼待叫你

小羅成脚步輕抬仰着臉

兩隻手左右伸開齊乍然

瞎胡摸哩羅成說我却摸那一个好呢咬金說你愛摸那小

伸伸脚好似面前有坑井

仰仰臉如同滿天罩雲霞

就摸那小羅成說我明白了咬金說待我給你扎起來罷遂

玉美人看見喜的扯着嘴

二夜又笑的張口吐着牙

拿過了一根帶子將羅成的眼來扎任又大聲叫道二家寨

程咬金兩手拍腿雙足跳

衆嘍卒不知他是做甚嗎

主撒馬罷他二人聽說把馬催開混跑了一陣各佔方位把馬

羅士信腹內定了大主意

漏漏眼單摸美人一支花

催開單等羅成來摸咬金把羅成拉任左轉三轉右轉三轉

程咬金連聲唱道任了手

生生的淡殺痴心二夜又

把手一撒說賢弟你摸去罷

今日小羅成

平白要極賄

咬金拿帶子

將他眼來扎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初集卷之四 二本

一聲就散去了有一大半有一小半願遂者說全去二夜
又把馬一催向東南就走玉美人一見不覺的目擊心傷大
聲叫道二寨主少等片時待我等趕送一程二夜又並不
答言頭也不回一直去了這個說如此就難為情的了麼

二夜又見此光景不耐煩 一霎時面紅耳赤埋怨他

只當是千里姻緣今朝會 那知道事不湊巧枉徒然

俺好似神女來赴大羅會 不料想風阻雲路各一天

又想起陣前許多私情語 羞殺人抱愧無門待怎行

總然是淚盡五湖三江水 看起來難洗今朝面羞慚

二夜又越思越想越發燥 不由的抓耳撓腮是油煎

氣昂昂信馬遊繯伴常去 從今後結下不共戴天冤

到后来羣雄反出揚州府 二夜又一怒截住青雲山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初集卷之四

却說二夜又見羅成撲玉美人而去閃的他一片痴心盡赴

東流自覺羞愧大聲叫道三妹呀你如今有了丈夫愚

姐告辭去也言罷將渾鉄槊一擺大聲叫道眾甥幸聽真

俺如今也不回虎牙嶺吾乃信馬遊繯亦不定何所歸

往願遂者跟我同去不願遂者各人自便眾人聞言吵的

若不是玄真道人來搭救

苦殺了蘆林衆劍葉魁元

只吃的金烏西墜漸漸落

只吃的玉兔東昇往上躡

且不言未來一切吉凶事

玉美人跟着羅成顛戰鞍

正是那員外衆人同笑歡

徐三爺束手當胸使開言

且說二夜又領衆嘍卒而去不提單說咬金這才跑來將羅成

衆家兄弟在大廳以上飲酒多時天色已晚家人秉上燈燭

拉住把他那眼上的帶子解去說賢弟你可上馬咱回村去

徐三爺一聲分付擺下香案家人伺候停當徐三爺叫他

罷這羅成遂提鎗上馬以金玉美人扑裝家村而來不多一時

二人拜謝天地已畢入洞房而去員外又使了環整上酒

到了裝員外門首家人報與員外得知員外接出大門讓進

肴叫他對飲羅成此時言語謙恭百般奉承把一個玉

大廳分付了環將玉美人請進后宅這且不提再說員外同

美人哄的無所不至不多一時吃了个酩酊大醉羅成分付了

蘆林衆家兄弟在大廳讓賓主已畢分付家人整酒備飯

環扶上床去羅成方才出了洞房上了大廳與徐三爺商

大家開懷暢飲好不歡喜人也

議此事三爺向員外說道愚下袖占了一課早知羅成與玉

衆豪杰心滿意足把杯傳

好不待喜殺員外老殘年

美人原無夫婦之分叫他拜堂者不過煖玉美人心耳恐其

這一個說回今來道回古

那一個講回後日論眼前

見疑方才如此他如今既然如此大醉睡寢床上正是天意

這一個說了一回黃公畧

那一個論了一回武子篇

人心合當為令公子之妻耳我欲使令公子前去以成秦晉

之交永結朱陳之好也是玉美人一片痴心不至有白頭之寬代不以為然一霎時顛鸞倒鳳恩情美滿一夜無辭及至
歎豈不美哉但不知員外意下何如員外聽說茫然答曰到了天明玉美人起的身來看了看不是羅成只急的柳
犬子乃山野之村夫玉美人乃當世之虎女正謂風馬牛不眉直豎杏眼圓睜連聲問道你是何人竟敢大胆前來與
相及焉焉敢痴心以取殺身之禍呢三爺說不然我看玉美我成親呢

人雖為王冠頗知大義自我看來料知無妨員外不必

公子聽的問

吃了一大驚

過慮象家兄弟又向員外說道今公子與玉美人成親

面目改了色

兩眼雙淚滾

正是才子得配淑女乃終身之幸也員外不必推辭羅成

慌忙欠身起

床前打一躬

又來苦苦相勸員外無奈只得應承三爺遂向公子說

叫聲小娘子

賢妻尊又稱

道你與玉美人成親之後必須這般這般如此如此公子領

聽我幾句話

你可細詳情

命了環遂公子進了洞房合玉美人成其夫婦這且不提

俺本是碌碌無能員外子

何嘗敢陡胆欺心配雌雄

單說玉美人與羅成拜堂之後心中甚喜並無疑心吃了

玉美人說哼你因何在此公子說我原是吃了別人的虧

一个大醉倒在牙床東西莫辨南北不知任從公子解衣

徐茂公言之諄諄偕秦音

羅士信苦苦勸我結婚盟

玉美人說我必然擊此二人碎尸萬段以消我心頭之恨公
子說娘子息怒聽我講來

徐茂公意胆恢恢心無二 羅士信一片肝胆向人傾

衆豪杰濟困扶危多仁義 從不曾欺孤凌寡將人坑

玉美人說既是如此因何暗定計謀害的我好苦也公子

說那羅成也是難

他說他飄流四海身無定 他說他朝秦暮楚是轉蓬

他說他置足之地何所有 他說他先有前妻婚志重

又說你一片痴心情意美 怎麼肯有始無終留臭名

他本是天下揚名英杰士 怕學了浪子王奎負桂英

因此上勸我與你成夫婦 也是他兩全其美一片情

望娘子回心轉意且忍耐 千萬的不可輕易動無名

裴公子細語低聲懇懇勸 玉美人含羞忍恥只吞聲

玉美人見不是羅成一時動怒公子苦苦相勸待有良久怒

氣稍息想了想大姐姐死於非命二姐姐不知何往家嘯卒

盡皆散去我如今孤掌難鳴縱然欲待報仇也未必能保

的全勝玉美人想到這裏不由的喟然長嘆又看了看公子

那一段人才相貌暗暗的誇道哎不料草野之中亦有如

此人才可見山林出俊秀無地不生才怪不的此人逢凶化

吉遇難成祥我看此人決非下品我如今既然失身於他到

不如將錯就錯與他成其夫婦亦可以為終身之托玉美人

想到這裏遂回臉作喜一聲叫道公子呀我與你人居兩地

天各一方如今中了羅成之計方才失身於公子倘不見

棄願從衾枕之歡永借魚水之樂但不知公子意下何如

公子聞聽此言即忙說道小生乃山野村夫得配虎女終且說公子勸的玉美人回心轉意方才放下心來又安慰了身之幸也倘若異日忘却娘子之恩天必厭之玉美人聽幾句遂辭別了玉美人進了內堂見了他父母道知其詳說此話方才回心轉意說道公子呀自今以後再不向人員外合家歡喜員外說我兒咱蒙蘆林兄弟再生之德成全之恩跟我前去拜謝與他公子領命全員外上了大廳前爭強奪勝了

玉美人前思後想左右難
叫了聲公子前來聽我言
只見眾位豪杰梳洗已畢茂公見公子遂問道夜來之
我合你既然成了夫和婦
想必是五百年前結下緣
事怎麼樣來公子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眾人聽說不勝之喜

好叫我回想從前已往事
不覺的痛淚流來濕衣襟
員外說愚父子蒙眾兄之德恩重如山眾兄請受老漢一禮

再不去呼皇道寨稱寨主
再不去跨馬擒鎗要爭先
眾人那裏肯依大家坐下家人獻茶茶罷正酒飲酒中間只

再不去鎗刀劍戟耀日月
再不去萬馬營內把名傳
見員外鼓掌大笑眾人問道員外笑因為何員外說眾兄

再不去痴心望想凌雲志
再不去強向人間說紅顏
洗耳聽我道來

但只願荆釵布裙長相守
咱兩個願結白髮偕百年
裴員外束手擎杯滿心歡
尊了聲眾位恩兄聽我言

玉美人說罷前後一些話
裴公子滿面驚恐盡釋然
俺只說大禍臨頭無解救
俺只說老來無子誰見憐

怕的是老幼俱作刀頭鬼

還恐怕連累合莊女共男 拉馬使人報後宅知道老安人送出賈氏母子三人員外也將

每日裏行走坐卧無生計

到晚來捶胸搗枕五更天 眾人送出大門此時還有許多鄉民俱來送行大家到了莊

也是俺祖父先人陰德好

幸遇着濟困扶危眾英賢外三爺說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就此請罷員外心中不忍分手

前一日救了小兒殘生命

今日裏又與犬子配鳳鸞 不得已洒淚而別眾豪杰各人上馬竟撲河南大路而行

好叫俺屢蒙大恩如山重

愚父子結草啣環報也難

眾豪杰辭別員外與鄉民

一个家急急忙忙奔紅塵

眾豪杰聞聽此言哈哈笑

俱說道員外何必挂心中

這個說世上多少不平事

那個說天叫英雄把氣伸

俺原是好打不平真義士

豈是那望報施恩小兒郎

這個說創蕩蘆林許多載

那個說從來沒見這婦人

今日裏日暖風清天色好

俺兄弟欲辭員外上河南

眾人言罷了一回俱无事

那知道大禍當頭不久臨

裴員外諄諄懇懇留不住

無奈何分付家人把馬牽

準備着古佛寺內失戰馬

眾豪杰辭別員外要上河南員外說眾兄大恩未曾補報

西江月 隋煬昏皇無道羣雄混亂不寧各佔一方逞英

稍住幾日畧盡茶水之敬再走未遲三爺說我們還有事

誰能安排鎮定惟有蘆林豪杰仁義正直公平殺奸

政待後日有相見之期何必拘此一特員外无奈分付家人

除惡性生成隨處救人性命

這一首西江月說的徐勣定計破了豹頭山母夜叉投澗而死

眾豪杰辭別員外上河南

一个家威風凜凜顛戰鞍

火焚了山寨眾人回進裴家村來員外早已聞知迎至大門

走了些高高下下不平路

過了些曲曲灣灣流水川

讓進客舍按次序坐下把那破豹頭山的事情說了一遍員

聽了些風吹田禾聲細細

聽了些野鳥爭巢鬧喧喧

外滿心歡喜分付家人看上酒飯飯罷天色已晚秉上燈

見幾個打柴樵子奔出嶺

見幾個垂釣漁翁立江邊

燭眾人收拾安寢一夜無言透明早旦眾人早起梳洗已

見幾個大路奔馳名利客

見幾個老叟林下任性還

畢徐三爺向員外辭行員外說蒙眾恩兄殺救小兒殘生

見幾個王孫公子騎俊馬

見幾個紅粉佳人喜笑歡

恩重如山雖結草啣環難已為報康兄須再住幾日聊敘

一路上觀不盡的路途景

看了看紅輪漸漸墜西山

微情那時長行不遲徐三爺說道後日自有相見之期何

眾豪杰急奔紅塵見天晚

那幾個招商旅店把身安

必拘此一時員外苦留不住無奈遂分付家人拉馬搬取

正是這眾家豪杰無宿店

來了這牧牛童子他還家

行李使人報後宅知道老安人送出賈氏母子三人員外將

他那裏橫吹短笛往前走

徐三爺秉手開言問一番

眾人送出大門眾人與員外作別各人上馬竟撲河南瓦崗

眾豪杰離了裴家莊往正南大路而走這一个說一回古往

寨而來

那一个論一回將來言言語語說說笑笑正然行走咬金一

聲叫道兄弟們你看天色已晚日落西山那里討个歇店

丹墀下樹木蓬蒿生滿地

有幾座東倒西歪蛟龍碑

安身眾人正議論間遠遠望見一个牧童自山路而來徐

大殿上不蔽風雨漏佛相

又不知住持僧人何所歸

三爺一提絲繮離童子不遠下馬束手問道借問一聲

那去了暮鼓晨鐘警世客

又不見誦經拜佛却是誰

前邊可有歇店否牧童答道此處無有歇店正南上離

衆豪杰觀罷這座古佛寺

總就是鉄石人心也傷悲

此三里之遙有一寺院名為古佛寺那里可以安身只是

衆豪杰觀罷甚嘆不已一齊下馬徐三爺說兄弟們看起這

地方上不大安淨老客小心便了三爺說多蒙指教了个

光景一定沒有住持僧人少不得將就一宿罷了說畢

辭別了牧童復上馬來說兄弟們且到前邊寺內借宿一

大家進了山門來到丹墀以下將馬拴在樹上搬下行李一

晚何如眾人說使的三爺頭行眾人遂後不多一特來到齊進了大殿恭拜了佛相將賈氏月娥官喜東殿安歇大

古佛寺前天就有起更的時候眾人看了看那壁古寺家就在神前坐下三爺說兄弟們馬也不必去鞍借不過歇

凋零的那个光景好不傷感人也

息一二更天就要起身走路咬金說借們行了一日身上困

衆豪杰勒馬停鞭觀一回

看了看磚頭瓦片滿地堆倦不去尋个村店投宿如在這破寺內湯水缺少馬的草

只見那山門院牆倒塌壞

兩旁里廟宇僧舍成土灰料又無還要坐着不睡如何是好住憑你幾更天走我是

待要睡的三爺說四弟不必發燥到了這個地方也說不
徐三爺見景生情心慘切 不覺的二目雙合也待眠
的了但有村店誰肯在這裡兄弟們你只管睡覺待我
他方才閉目朦朧打一盹 忽聽的戰馬嘶叫喊連天
與你敲更三爺說罷眾人也有和衣而眠的也有對面閉
徐三爺正在朦朧之間忽聽的咆哮連聲嘶叫二目一閃只見
談的不多一時眾人俱已睡熟只有徐三爺在神台之下
外面那馬在丹墀裏亂跑三爺一聲叫道眾兄弟快醒來
雖然無睡也有待睡的意思少不得強打精神目不轉
馬開了繮了快起來拏馬眾人聽的叫了一聲一齊臥將起
睛的往來觀看看了看月色微明秋風陣陣白露淒淒
來連聲問道誰的馬開了三爺說我也認不出是誰的馬
萬籟無聲三爺看到已畢不由的見景生情好不悽涼
只見一齊亂跑眾人聽說一齊上了大殿只見那馬嘶叫不止
的緊哪
眾人上前一齊揪住數了數止有十三匹少了八匹眾人說這

象豪杰一夢陽台睡正眠 徐三爺強打精神受更天 馬少了三爺說少了幾匹眾人說借是二十一匹馬如今止有
看了看銀河耿耿星斗現 聽了聽寒蛩唧唧鬧聲喧 十三匹算是少了八匹想是走了外邊去了快去尋來三
看了看月色淡淡乾坤照 聽了聽松聲唳唳透心寒 爺說不必向外邊尋找這馬那有一齊開了的哩大約着
看了看蓬蒿閃閃像人影 聽了聽金風陣陣催花殘 了人手了想是他要一齊牽去被我知覺叫了一聲只得了

八匹去了看看少了誰的咬金聽說一咕嚕扒起來說道休

正是那眾家魁元心裡惱

忽聽的東南一人啼哭聲

要少了我那捲毛紅呀仔細一看果然少了他的馬遂大叫一

眾人正在惱怒之際忽聽的東南上有人啼哭而來聲音相

聲道好狗娘養的當真偷了我的馬去了待我趕上拿回來

離不遠咬金大叫道那不是偷馬的又來了三爺說四弟

說了一聲往外就跑三爺說不可造次縱然趕去他是馬上你

胡言那不是偷馬的好像是個女了聲音一來女子不敢偷

在步下那里趕的上他呢不如查看都是少了誰的叫幾個

馬二來那有哭着偷馬的哩兄弟們且在寺中俤俤使人

去追趕咬金被三爺阻住眾人亂道這說不見了我的了

去問他一問為何啼哭咬金遂應我去向他問罷三爺說男

那個說不見了我的了

女說話不便不如叫秦二嫂前去到還使的三爺遂來至東

徐三爺阻住咬金且慢行

那眾人七言八語亂作聲

殿門首叫了一聲嫂嫂醒來外邊來了一個女子啼哭悲切我

看了看不見秦瓊呼雷豹

那去了交州東阿捲毛紅

們問他不便嫂嫂去問他一問是為何啼哭賈氏聞言答應

不見了河澗仁丘赤兔獸

那去了淄川盤陽肖銀鬃了一聲遂起的身來看了看月娥官喜都眇着了出了東

不見了陝西臨潼雪黑站

那去了湖南在上墨高龍殿門首將門關上款動金蓮來至山門外邊挺身佔位聽

不見了山東濟南栗子色

那去了蘆州天堂蘇萊青了聽那女子相隔不遠竟往古佛寺而來一行哭着一行痛

罵了了一聲蒼天喚了一聲黑地罵了一聲奸賊恨了一聲爺
 娘哭了一聲黃天好不痛傷人也
 之人可怎麼了的那女子想到這裏也不走了就坐在地下
 一聲也不言語賈氏不見動靜就知道是心中害怕又叫

賈秀英站立寺外呆默
 那女子步步荒郊哭了來
 道那女子莫要害怕我是女子來此相見不妨那女子聽的

只聽他一腔心事難盡訴
 只聽他滿口悲聲痛傷懷
 賈氏的聲音是个女人才把心放開了些遂起的身來走至

只聽他哭聲蒼天喚聲地
 只聽他罵聲奸賊怨喬才
 賈氏面前說道這位嫂嫂半夜三更為何至此賈氏說俺是

叫了聲湛湛青天無報應
 嘆了聲幽幽地府不明白
 過路的只因天晚無處投宿所以至此方才聽的你哭的甚

罵了聲畜生要來成婚配
 念了聲郎君駕齋兩折開
 是可憐因此前來問你我看你像是个幼女為何半夜

恨了聲爹娘年殘無主意
 怨了聲公婆胆小怕惹災
 三更啼哭至此幸而遇着我倘遇个不良男子豈不是你

那女子聲聲哭至古佛寺
 賈氏女點頭開言喚裙釵
 一番羞辱廢似你小小年紀私奔在外休怪我說就裏機

賈氏聽的那女子哭聲漸近遂開言叫道那个女子跟我來
 關我忝透八九分了不是來尋自盡欲作幽冥之鬼就是

賈氏叫了一聲將那女子唬了个魂飛魄散心中說道不好
 私奔才郎欲借魚水之歡我有幾句金石良言待我說與

實指望來此尋个自盡留个美名誰想有人在此倘遇不良
 你聽

山門外坐下一對女娃娃

賈氏女絮絮叨叨說根芽 今日嫂嫂這一些話說的俺羞愧無地縱死九泉之下未免

他說道父母生身非容易

男合女都是一樣奴養娃 有私奔之名了叫俺如何瞑目俺今心緒如麻望求嫂嫂

好容易十月懷胎千辛苦

好容易三年乳哺萬嗟嗟 指教一二賈氏說你既待領我情意你把你家鄉居住尊

終日家兒女階前嬉嬉樂

那知道父母家中眼巴巴 姓高名所為何故對我說來那女子說這東南上約有五

倘若不是兒女些須有此病

到把那高堂爹娘活唬殺 里之遙有个金家庄父親姓金名通字是先乾一生無子

待要是足了父母心頭願

除非是女大出閣免成家 止生我姊妹二人奴家一十七歲取名玉春妹妹一十六歲

似你這青春應當守閨志

你為何黃夜私奔走天涯 取名玉環這就是俺的家鄉了女子說到這裏就含羞不

只顧你招風惹草不大緊

全不管說長道短人笑話 語賈氏說你可有婆婆家麼只這一句話問的那女子兩眼

賈氏女言語說道傷情處

那女子大放悲聲亂如麻 落淚如斷線珠子一般尊了一聲嫂嫂不說起婆婆家來

賈氏說罷那女子痛哭不止說道嫂嫂俺雖是生長蓬門自 則可說起來叫俺柔腸百結心肝俱裂好不痛傷人哪嫂

幼也曾讀書識字賢良淑女人稱楊水性楊花个个痛恨 嫂呀

這也俺曉得的俺這一來非為淫奔而來是為全節而來 這女子未曾開口淚紛紛 尊了聲嫂嫂洗耳聽我云

俺自幼生慣養成人大

費盡了父母提携多少心

皆是前定縱然你家丈夫有些不堪也是冰人月老前生

西北上有个富貴呂員外

他家中所生一子正青春

配就的豈可強來你不嫁他人家也不嫁他你看這世上

央着那冰人前來作媒証

我父母不論財禮許了親

有幾個無夫之女有幾個少妻之男醜俊不一賢愚不等

今年間七月二十下紅定

許多的金珠綢緞雪花銀

少不的俱是一婦一夫成其婚配你方才說你讀書識字你

俺家內衣服妝奩收拾就

到明朝黃道良辰來娶親

不聞孟子有云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

那女子說到這裏又不語

有賈氏輕啟朱唇笑吟吟

有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你只願你私奔在外全不念為

那女子說到明日來娶親又不做聲了賈氏笑了笑說我

父母一見兒女不在就心如刀割還是小事到明日人家來取

當你是為甚麼逃走原是為做媳婦跑了麼你的心事我明

親且將何人發付與他那時一定要爭論起來一家少女一家

白了大約是你的丈夫五体不堪你的心裏頭不肯匹配於

少婦未必不驚官動府為女兒的不能與父母增光反與

他安心要自己尋个俊俏才郎又不能自與所以三更半夜

父母送禍你莫怪我苦口這算是你大不成才了

私奔至此我可對你說的人生天地之間廉恥是件大事俗

這賈氏從從容容把話談 叫了聲女子莫怪聽我言

那前世不曾修金今生才托生女人貧富貴賤榮枯得失

常言說男喜洞房花燭夜 又道是女望佳期借鳳鸞

想人生女大不必常留戀 怕的是留來留去結下冤
 如同是父母憂心一塊瘡 終日裏提心吊胆掛胸前
 只等的之子子歸出了閣 到那裏宜其家人父母安
 上來了我那婆婆家勢力萬不及他必不敢來娶我

倘若公姑夫婿皆和順 為娘的方才放下這塊磚
 到明日笙簫細樂大恭喜 你為何悲悲切切不耐煩
 總有那滿腹委屈當忍耐 原不該暗地私奔到這邊
 悔之晚矣賈氏說他來強霸為妾你父母就輕易許他

算是你年少性抗無主意 怎免的旁人笑話說不賢
 賈氏說罷女子痛哭不止 說道嫂嫂你這些話俺豈不知

這賈氏半甜半苦來解勸 那女子頓足捶胸好傷恹
 沒奈何只得勉強應承 賈氏又問道你可知那強人的下落

賈氏說罷女子痛哭不止 說道嫂嫂你這些話俺豈不知
 是金石良言真乃事情多復 俺實有不得已處明日我
 那婆婆家未必敢來取我 賈氏說怎麼說想是有人阻
 我告稟

擋麼女子說豈止阻擋還要強霸為妾也是明日來娶賈
 這女子未曾開口恨滿腔
 好叫他又是羞愧又傷

一時間欲言又止難張口 他敢則幾度徘徊心裏慌 口一張大叫一聲咬啣好的娘養的馬敢如此到那里把這
 他說道西南十里有下落 那老賊居處一名叫柳江 廝等來殺了除了這一方之害咬金喊叫一聲不大要緊把
 他家中水面戰船有百支 他手下慣戰兵卒有千隻 那金小姐唬的魂不附體面目改色忙叫嫂嫂快救我的性
 終日裏披掛騎馬弄弓箭 不就是排列陣勢演刀鎗 命廟裏有了追命鬼了賈氏說小姐莫要害怕那不是鬼
 第一個伯古南莊高家女 第二個北村夏氏女紅救 那是我一個兄弟為人有些粗魯一定是聽了小姐之言動
 至今日一天大禍輪着我 我只得捨命一死赴黃梁 了他那不平之氣故此喊了一聲金小姐聽到這裏才把那
 那老賊聲名振動誰不怕 他本是姓洪名伯字永元 懼怕之心少放了些閒話不表且說咬金在丹墀之下怒目
 為甚麼四外庄村人人懼 都只為他有兩個好兒郎 揚眉摩掌擦拳叫一聲眾兄弟誰的馬借一匹給我前到柳
 洪如龍旂開得勝兇無敵 洪如鳳馬到成功勇莫當 江口我找這個狗頭三爺說大事不可欺小事不可量黑夜
 這女子戰戰兢兢從實訴 寺裏面發作瓦崗混世王 之間四弟豈可輕自前去咬金說我這一肚子氣那里等到明
 金小姐對着賈氏訴話咬金在寺內聽了個一字不差只 日依我看來借這馬有八九分是這狗娘養的偷了去了
 氣的三尸神暴跳五靈豪氣飛空一時忍耐不住把那血盆 我這一去一來我馬二來會會老賊的本領何如拉馬來

風了文土帥

發乍在丹墀

程咬金發作如雷氣不息 西南上一夥人來走的疾

鋼牙聲聲措

氣的喘吁吁

程咬金正然發顛只聽的西南上有一夥人如飛而來三爺說

把眼瞪兩瞪

摩拳擦掌的

四弟且不可高聲你聽聽西南上來了一夥人未必不是偷

手指柳江罵

混賬胡鬧的

馬的又來了快將嫂嫂與那女子叫他進來你我一旁埋伏

兄弟快借馬

與我騎一騎

看他如何動靜不可輕易放他走了三爺遂低聲叫道嫂嫂

那老賊強霸良女圖快樂

不想他親生女兒是何如

快進來後面迴避那邊有賊動了賈氏一伸手將小姐拉任

我也去看看他那姣姣女

我也去瞧瞧他那美貌妻

說道快跟我來有賊到了那女子聽說有賊謊成一塊沒奈

怒一怒了頭小廝殺个淨

把他那老婆閨女臊臊皮

何只得全賈氏撲入大殿躲藏那眾豪杰在丹墀之下暗傳

不過是割了鼻子平了臉

出上我他待何如就何如

號令鎗的鎗刀的刀叉的叉斧的斧有在回廊之旁的有在

他不過一頭二背兩根腿

料不是七手八脚大出奇

蓬蒿之中的有在樹木之間的有在垣墻之下的有在大殿

借方才不見八匹能行馬

大約是老賊偷去定無移

之前的有在丹墀之內的一時之間一座古佛寺變成了九

我叫他馬走臨墀收纜晚

我叫他船到江心補漏遲

里山了不言眾豪杰四下埋伏且說那一夥人有三十餘名如

狠似虎攏拳揀袖雄糾糾的竟奔古佛寺而來

按下蘆林客

且說偷馬人

疾忙走如箭

懷揣不良心

頭次得了馬

二次又來尋

撓鈎與套索

短刀緊逐身

共有三十個

个个似凶神

准備死的苦

沒个上坎人

西南上來了一群該死鬼

眾豪杰不久輪棒打破盆

大殿東頭跳將起來大喊一聲哎哟好个狗娘養的少得牽

常言道不義之財莫再往

他擎着生鉄柱子作綉針

馬找到了那些人聽的喊了一聲心中就有幾分恐懼一齊

算是他二次出差多不利

偏遇着當值太歲喪門神

問道你是人呀是个鬼咬金聽他問了一聲心中自思說他問

准備着肚破腸開流肝肺

准備着少頭无腿斷了腔

是人是鬼必定是他怕鬼待我嚇他一嚇看是何如一聲大

空有那駁馬良驥不能牽

總有那金銀財寶不得分

叫道我也不是人也不是鬼我是一位神那些人說你可是

且不言未來一切刀兵苦 那夥人來到古寺進山門

却說那些人來到古佛寺前這一回比前番大不相同仗着

那夥人多一齊進了山門來至丹墀聲聲發喊說道唐裡

的行客聽真明人不做暗事實對你說我們是柳江口水

路大王的人要借你們首前去獻功若有不允者請出來

說話連問了幾聲全無一人答應內裡一人說道這些人不

是不敢動就是唬的跑了借牽馬罷一言未了程咬金從

位甚麼神咬金說我是王靈官那些人聽的大笑不止叫了

一个家聲聲只要拿活的

一个家說道掣來把眼剗

一聲朋友你休要嚇我們似你這話就是三歲的孩子也哄

偷馬賊起先進廟說大話

這一時毛骨悚然透心寒

他不過自來沒見佛爺廟裡也有王靈官了咬金又隨口說

却說那些偷馬的賊看了看四下裏吶喊許多的英雄一个

道我是天王那些人又笑道你才說是靈官怎麼又成了天

家凶如太歲惡似金鋼鎗刀亂舉又斧齊來不敢敵往外

王咬金說我是靈官帶着天王的印那些人說天王是四个就跪咬金一聲叱咤好狗頭你們往那里走回來看看這些

沒見有獨自一个的咬金說要二十个多也有哩我叫出來你天王若是看不足再叫你看看閻王說罷兩手舉斧大步

們看看眾家天王那裏還不出來更待何時哩

趕來這些人看了看後有咬金前有眾家豪杰料想不

程咬金一言未盡閃英賢

只聽的一聲喊叫响連天

能走脫這才是人急必反狗急跳牆不由的發起潑來一

一个家凶如佛前天王像

一个家惡似巴山王靈官

一个家喊了一聲倒轉回來鉄尺短棍撓鈎夫刀照着咬金一

一个家雙手舞刀使勇力

一个家單臂提鎗按龍泉

齊下來乒乒乓乓打將下來那眾豪杰一擁而上使鎗的掄

一个家暢動手內熟銅錮

一个家展放花戟又斧鞭

刀的舞劍的提斧的一陣好殺

一个家勇如猛虎離山洞

一个家歡似蛟龍出水潭

歡乍一群虎

罷了該死囚

又斧一齊响

鐵尺擋不住

短棍落平地

幾個砍了背

幾個破了肚

真是他貪心不賒無回轉

落的來滿腹冤屈隨風化

落的來三魂杳杳歸地府

料想他今日做了傷弓鳥

眾豪杰掄舞刀鎗殺一陣

眾豪杰把偷馬賊殺了一個干净收了兵器徐三爺從廟

內出來一聲問道偷馬賊殺了幾個咬金說一個也沒留莫意你不上娘家裏去你待往那裏去呢莫不是一定要尋

鎗刀滿地愁

尖刀地下丟

捨了那撓鉤

幾人沒了頭

幾人沒了康

只落的刀斧臨頭才罷休

落的來一腔心事赴水流

落的來七魄悠悠在靈址

久已後一芥微物不敢偷

盜馬賊俱赴黃梁夢悠悠

道方才三弟問你你為何不言小姐說不是俺不言一眾

男女說話二來俺不回娘家去了賈氏說小姐你好無主

是斷了他的音信了三爺說兄弟們這裏不是安身之處

必須另尋一個去處一來吃飯喂馬二來安置下嫂嫂娃兒

明日好上柳江口去要馬咬金說借起身了方才那女子可

待怎麼樣看呢三爺說只得送他娘家去才是咬金說我

送他去罷三爺說四弟胡言你可怎麼去送罷三爺向女

子問道這位女子俺們送你上你娘家去何如連聲問了

那女子全不言語三爺見他全不言語遂向賈氏說道嫂

嫂這位女子方才我問了他幾聲他全不言語想是男女

說話不便嫂嫂替我問來賈氏聽說遂來至小姐面前說

道方才三弟問你你為何不言小姐說不是俺不言一眾

男女說話二來俺不回娘家去了賈氏說小姐你好無主

意你不上娘家裏去你待往那裏去呢莫不是一定要尋

死麼小姐說若回娘家去仍不免老賊來取豈不還是一番
羞辱我有一句話全然不好出口事到如今俺也不得不說
了嫂嫂洗耳聽我講來

到那裏對着公婆訴苦 也見俺真節貞烈血一腔
那怕那老賊動怒無人嗎 總就是碎骨焚身也增光
金玉春声声只往婆家去 賈氏女帶笑開言問瑞祥

金小姐滿面羞愧口難張

一霎時粉面通紅心內慌 金小姐言罷賈氏說小姐你待上你婆家去也是个主意我

好叫他一腔深恨柳江口

好叫他滿腹情懷呂家庄且問你你可知道你婆婆家的住處么小姐說我雖然未

少不得萬般無奈含羞臉

叫了聲嫂嫂聽俺訴家常 到過他家裏俺也曾聽的父老常說想離這古佛寺有

俺今日事到如今難迴避

不得已披星戴月離故鄉 十里之遙在西北上一名是呂家庄那就是我婆婆家的住

一來是洪伯老賊行無禮

二來是回去志見爹合娘處賈氏問罷遂起的身來往外叫了一声三弟這女子說

一心要古佛寺內尋自盡

俺方才步走荒郊野外中 是回上娘家去恐怕老賊還來強取他不回娘家去了他

若不遇恩人嫂嫂來盤問

俺如今冤魂早早上西方 要往婆婆家裏去三弟只得差人送他才是三爺說你二

今日既蒙嫂嫂救我命

俺有个拙見要與嫂嫂商人說話我早已聽明白了遂回個頭來一聲叫道眾兄弟

俺不願柳江口去見洪伯

俺只願呂家庄上會呂郎們 各人收拾起身一來相送金小姐二來找个安身之處明

日上柳江口找馬會會水路大王兄弟們以為何如眾人正是那眾人從容走荒徑忽聽的西北有人催征駝說謹遵命令三爺說嫂嫂快請出來請小姐上馬大家眾豪杰保定金小姐行了有五六里之遙忽聽的西北上送他上呂家庄去賈氏聽說遂將小姐領定出了廟門馬嘶連聲鑾鈴响亮徐三爺把馬收住一聲叫道眾兄弟今月娥官喜一齊上馬那些兄弟們也有騎馬的也們暫且住下西北上鑾鈴响亮不知是甚麼人來咬金說有步行的大家離了古佛寺前前後後撲呂家的左一定是俗那馬來入羣了三爺說決無此理且聽聽他的村來了

眾豪杰離了荒郊辭古佛

一个家心誠意正送娥娥步的停步齊在路旁納耳細聽列位你說三爺既聽的那

這時節天氣約有三更鼓

不聽的巡視柳鈴與銅鑼人鑾鈴响亮那人怎麼就沒聽見這眾人行走呢不是這等

呂家村來了蘆林一群虎

下回書惹起柳江大風波講原是三爺說眾家兄弟從容而行那人馬奔走如飛只

這是他災星未滿遭魔障

是怎麼脫離龍潭入虎窩三爺聽見他他却聽不見眾人這也說他不著且說眾人

到明日金家庄上保親事

那一時誰敢定就死與活聽了聽那一匹馬不往東南而來却往正南急走如飛而去

常言道苦盡自有甜來到

又道是那个成人不受磨不多一時轉回坐驥又向北來一連跑了數盞忽聽的勒住坐驥

把那寶劍連敲了幾下只聽的噹啷啹啹的劍声响亮三爺

不過是須讀人間萬卷書

是怎麼雨露偏滋無根草

回頭向眾兄弟說道你聽那人敲的劍响不久就要作歌一言未盡墨頌曰歌曰

是怎麼風雷不化有鱗魚

想當初相如發奮題橋志

嗟嗟英雄氣怎消

提鞭催驥走荒郊

到後來果然高乘駟馬車

俺如今愧忝肺腑難消受

兄弟同洒悽惶淚

夜淨更深到天曹

到不如命染黃泉喪身軀

到幾時男兒得遂風雲志

歌罷又作詩一首詩曰

定把那奸臣賊子劍下誅

他那里說的俱是不平話

場帝登基百姓憂

遍地草木盡含愁

路旁裏眾家豪杰盡嗟吁

狼烟滾滾何時了

天下荒荒幾日休

眾家豪杰聽的那人言語个个嗟嘆不已終不知所為何事

男兒空提三尺劍

丈夫又帶一番羞

又聽的長嘆一聲天哪天哪又罵了一聲柳江口老賊俺與你往

眼前若得英雄助

敢取奸賊項上頭

日無冤近日無仇你怎麼下的這樣狠手料想俺今生不能

詩罷又聽他傷感起來了

我看他玉兔金烏飛走疾

與你作對死後豈肯合你干休又叫一声金小姐呀俺與你往

真正是少年光陰過隙駒

不覺的虛度光陰二十載

期在適寔指望諧花燭之歡誰想鸞鳳各飛竟不叶琴瑟

看起來老天生我待何如

常言說欲攀天上三秋桂之樂俺為你半夜三更愁思悶想馳驅荒郊尋死覓活全

無半點生機你那里夢赴陽臺穩眼闔闔那知俺這一些苦處

你那裏雙雙對對成鸞鳳

俺這裡孤孤單單恨枕衾

我與你無夫婦之分到有冤仇之名了說罷又仰天哈哈大笑

你那裏欺心行霸取良女

俺這裡乘龍佳婿斷了親

說道俺好痴心的緊他那心裡不知何如就這管念他怎的古

呂公子數長道短声声罵

路旁裡燥殺東河程咬金

語說的好魚兒不上金鈎餌空勞岸上執竿心不如此罵

咬金聽到這裏忍不住的一聲招呼說朋友不必罵了你待

他幾句以消心中之氣罷了洪伯老蒼生玉春小賤人我這

要媳婦來合我說話公子正在痛罵忽聽的東南上有人

性命生生的斷送在你二人的之手了

招呼說是要媳婦合他講話黑夜之間看不真切遂大聲

這公子短嘆長吁氣傷心

怒冲冲痛罵洪伯金玉春

問道那壁廂是何人無故戲我咬金說俺是行路的公子說

老蒼生設謀定計無王法

小賤人甘心穩坐自家門

既是行路的將軍不下馬各人奔前程閑事莫管咬金說

柳江口雖無獻圖毛延壽

全家庄却有出塞王昭君

俺待上呂家莊去不知路徑借問一聲還有幾里了公子

洪伯賊比做亂朝奸董卓

全无乾算是連環司徒臣

說你待上呂家莊去有何事故咬金說俺方才拾了一個

我呂鈿如全温侯吕布將

金玉春好似貂蟬玉美人

閨女他說是呂家庄人家的媳婦俺待送了他去路徑不

你那里一支梨花海棠伴

俺這裡幾点涕痕珠泪淋

熟方才聽的朋友言來語去好像是你的媳婦一般公子

聽的此言半警半喜說道莫要笑我咬金說豈有此理你是金小姐遂問道你拾的那個女子在那裏呢咬金用手一我素不相識我可哄你怎麼你不信你來看看若是哄你指說那不是金小姐聽的說了一聲他是一個幼女有些害羞我這嘴上就生一个大疔瘡罷咬金這一些話把個公子弄往賈氏身後一躲公子來到近前向賈氏問道娘子為何的半信半疑一提絲鞭竟撲衆人而來了

至此問的賈氏低頭不語公子說娘子為何不言賈氏拾

呂公子聽了咬金這些話 弄的他不定是來不定非 頭答道你錯認了人了咬金說混賬東西你這位朋友好無

只說是分離失落溫涼盃 不料想又要相逢紫金盃 道理你也睜開眼看看是個閨女呀不是不管是誰就該

這一時腹內展轉無主意 不由的按劍提鞭把馬催 胡問麼這都不是你家娘子到你嬌嬌哩三爺說四弟

意忙忙好似除了心頭病 心急急一像有了解了圍 胡說的是甚麼黑夜之間看不明白何足見怪咬金說三哥

急煎煎奔走荒郊撲大路 看了看黑呀呀的一大堆 這是甚麼話我若是叫他的嫂子一聲娘子你依呀不依公

路旁裏也有男來也有女 但不知私奔新人却是誰 子見咬金發作遂即將馬倒退了幾步滿臉陪笑說道列

呂公子眼前難辨金小姐 他只得勒馬向前問一問 位朋友少得見怪倉卒之間失言錯語望衆兄見涼三爺

公子來到衆人近前看了看若男若女有許多的人不知那 說黑夜間辨不明白這有何妨待我與你叫他一聲徐三

爺一聲叫道：「金小姐，這是你的丈夫到了，你何不來相認？」方見明白小弟乃呂家庄人，姓呂名錡，字是華金。言遂來。

徐三爺馬上一聲問：「嬋娟，到惹的賈氏心焦不耐煩，盡咬金鼓掌大笑道：『借是要緊的親戚，我從先還不識哩。』」

他說道：「三弟平日甚知禮，是怎忘今日輕着也妄談。」公子驚而問曰：「是那裏的親戚，自不識面，祈速示下。」咬金說：

「金小姐本是未出閨門女，算是他事出無奈到這邊。」我是程咬金，你是呂華金，借是連於這，不是要緊的親戚。

雖然是捨死忘生尋夫主，可莫作野草閑花一樣觀。庶衆人聽說大笑不止。公子聽說是程咬金，遂大驚連忙問：

「一來是人多羞愧難說話，二來是初次見面開口難。」道足下莫非瓦崗寨混世魔王，咬金說不敢，那就是我家。

到不如大家送他呂家庄，成就了鳳友鸞交借當年。公子說久聞大名，今日相會實為萬幸。借問：「我有一個朋

那，一時洞房花燭兩相識，准備着離恨詞長一大篇。友你可認的，咬金說你的朋友為誰？」公子說：「這個人天下

須知道人心不測難分辨，我不敢定就他。」呂家男有名聽的說與光台，是全會之人。他是濟南府水南寨人，氏

好一個舌劍唇鎗賈氏女，說的小公子素銜離離鞍。姓秦名瓊，是叔寶咬金說你且住了，我且問你你合他是那

呂公子聽了賈氏這一些話，遂棄銜離離鞍，手當胸說道：「賢裡的朋友却曾會過幾次？」公子說：「這話說起來就長了。」俺

嫂之言正合吾意，真正人心莫測，真假難辨，必須全到寒舍，曾蒙他活命之恩，再生之德，只叫俺朝思暮想，時刻不忘。

但不知他在於何處程兄聽我講來

名榮字是華菴麼公子說正是楊華菴是小弟的表兄

呂公子未曾開口好傷慘

他把那已往事情訴一番

兄台何以知之秦二爺說實不相瞞我就是秦瓊公子聽

他說我有一表兄中進士

初上任山東正堂在樂安

說遂一步來到面前仔細一看認的果是秦瓊伸手一把拉

幸喜的院臺保舉陞官職

吏部裏欽點黃堂下河間

任說道恩人你在那裏來俺却對面不知有失問候多有

那一時小弟相隨仝作伴

有一日行程到了二龍山

得罪請上受小弟一禮說罷就要打恭施禮二爺用手拉

被強賊挈住綁到高山上

安排着涼水澆頂扒心肝

住說道公子郊外相逢不必多言大家就到貴宅一叙便

若不虧秦老兄台將俺救

我呂錮早赴黃梁鬼門關

了公子說這些人莫不俱是蘆林中的朋友麼二爺說正是

到後來差人相請把恩報

不料想又遇強徒狗伎奸

公子說好俱到寒舍少敬一杯以表寸心這公子言還未盡

把秦兄打在南牢要起解

多虧了蘆林智創業男

只聽的東南上銅鑼响亮不知甚麼人來却說呂公子正與

那一時羣雄馬踏河澗府

我表兄上司見怪休了官

秦二爺叙話忽聽的東南上銅鑼响亮嚙嚙眾人說半夜

呂公子言罷從前一節事

秦二爺想起知府楊華菴

三更為何鑼鳴抬頭一看只是火把通紅光耀如同白晝有

呂公子言罷秦二爺一聲就問莫不是河澗府知府姓楊一起人轟轟烈烈不多一時相離不遠又見頭前一對燈籠

上寫着柳江口三個大字呂公子說眾位兄弟且閃一閃水路大王的人馬到來莫要冲撞了他程咬金聽說水路大王四字把那血盆口張開一聲大吼道俺不知水路大王是誰待我這旱路大王會他一會罷列位明公你說這一起人為誰這原是柳江口洪伯的女兒在他娘舅家裡洪伯差人接取來家到明日好看取新人不期來到這裏遇着眾家豪杰正是善惡終須報早晚定有時眼前就是一場笑話了

眾人抬頭看

舉目東南眺

來了一夥人

銅鑼數棒敲

燈籠光閃閃

人言鬧吵吵

了頭左右排

家人坐鞍轡

那夥人車轆轟烈烈往前走

路旁裡潑着蘆林眾英豪

程咬金喊叫如雷忙舉斧 王君可怒目揚眉舞大刀
史大柁兩柄拍扒幌幾幌 尤俊達三股綱叉搖幾搖
秦叔寶熟銅二鋼黃金塔 單雄信棗陽大槩人難招
鉄子建丈八蛇矛無鱗鱗 羅士信杆白戰杆出水蛟
洪伯賊自從柳江聚人馬 這是他掃興敗名頭一遭
到明晨未必取着金小姐 今夜裏先賠自己女多姣
且不言眾人一齊動了怒 那夥人擺手招呼喊聲高
且說那般取洪小姐的那一夥人相離不遠一聲喝道哇那壁廂是做甚麼的還不閃閃若是姑娘見怪爾等俱是該死的了咬金說你是甚麼人家說這等大話就不閃閃便怎麼樣呢那一夥人大怒說你好大胆的狗頭還敢撻舌若是對你說是甚麼人家只怕把你那筋還呢轉了哩就

是柳江口水路大王的家將今夜來扳取姑娘回家明日好

看取新人咬金鼓掌大笑罵了一聲賊囚少得猖狂把你

姑娘請出輪來會會你這些姑爺罷那夥人大怒說好狗

頭馬敢胡云豈不知俺是水路大王的家將咬金說你是水

路大王的家將俺是旱路大王的班頭看起來把你這廝們

一个个拏來殺了把你姑娘留下俺好合他走走水路我

有幾句言語叫你死而無怨快臥着耳朵聽我說來

咬金閉言叫

我可對你云

水路大王賊

柳江稱豪杰

終日行伯道

作惡天必絕

冤家難迴避

遇着這小姐

暫且請出轎

大家歇一歇

叫你大王爺

成个真老鸞

常言道為人做了虧心事

准備着暗地傷心自嘆嗟

他不管良心何在傷天理

仗着他两个狗子將人挾

曾記得平日積下冤合債

怕的是禍到臨頭沒處避

他只知懷抱姣娥圖快樂

再不想自己閨女也離別

少不得含羞忍辱還友債

未必能無事無非還業穴

想是你姑娘今日該出嫁

遇着你闖禍姑爺一大些

程咬金數長道短聲聲罵

有幾個長隨家人把馬覘

却說咬金正煞大罵忽有幾匹馬走開連聲發喊說好狗

頭馬敢無禮辱罵姑娘不要走了一个个拏住解上柳江口

發落說罷催馬竟撲眾人而來咬金一見冷笑一聲說孩子

們少得猖狂好好將你姑娘留下便罷若是行粗只怕

八字吊在井裡賠了孩子們的命了你姑娘就在旱路上住位也罷了何必一定要上水路哩哦是我明白了想是河路馬頭上有錢的客人多些是呀不是

你大王無窮富貴財主戶 你姑娘是他財神小奶奶
算來是許多孤老將他愛 一輩子穿吃不愁又自在
程咬金拍手揚脚任意講 那夥人無名火起鬧上來

程咬金能言巧語嘴又乖

對着他信口胡云笑滿懷

却說那夥人聽的咬金這一些話吵的一聲齊上來就要

你指望操練水軍缺錢鈔

要想着姑娘身上大發財

動手咬金喊了一聲說眾兄弟們這不下手更待何時一

看起來該領他上天津衛

還是那膠州熱鬧共蒲台

言未盡只見有在馬上的也有在步下的鎗刀亂舞兵

人常說濟寧剛產馳名地

還不如襄陽樊城順江崖

兵兵兵一陣好殺怎見得有西江月為証

雖然是朱仙鎮上地方小

強似那衛輝府裏馬市街

兩下一齊動手轎內驚死紅粧兵刃交加舞刀鎗捨死忘

聞聽說漢口亳州也不錯

就上那百尺河池可安排

生打仗馬上魁元使勇步下豪杰逞強骨破口編難喝湯

這都是日進斗金興隆處

晝夜裏水山人海鬧垓垓

一齊上了大炕

各巷口笙歌飲酒風流士

馬頭上不是敲鼓把鑼篩

說起眾好漢

到那里任上三年並五載

銀子錢驢駝擔担扛了抬

劍戟洋鉄槩

刀鎗斧共叉

个个似惡煞

人頭遍地滾

如同是切瓜

沒有婆婆家咬金說有個旱路大王要伯你為妻你却去也

家人廢了命

長隨染黃沙

不去洪小姐說俺不咬金說哈你家是兩個天下許你伯人

燈籠挑不住

轎夫滿地臥

家就不許人家伯你麼再若饒舌將你碎尸萬段洪小姐見

這个叫老子

那个呼親媽

勢不得已常言道螻蟻尚且貪生為人豈不惜命沒奈何只

這夥人算是全伴元疎客

大家裏同赴陽台歸了家 得出的轎來尊了一聲大王暫留奴家性命金節歸家俺洪

有幾個手到脚登還掙命

有幾個瞪眼搖頭咬着牙 金芳刻骨難忘咬金說莫要驚慌如今天晚了且到呂家莊

有幾個別了高堂父母

有幾個撒下姣妻一枝花 去明日送你回家就是了方才說要伯你為妻話是這等

眼睁睁俱做黃泉幽冥鬼

四人轎唬殺描眉女姣娃 說俺不是你父親那無禮之徒且請上馬同行秦瓊說四弟

眾豪杰把那些家人長隨了頭小廝轎夫人等殺了个淨 叫他呂家莊做甚麼咬金說我自主意拉馬來眾豪

只落了一乘四人轎在大路之旁轎內有一女子啼哭有幾個 杰一齊上馬把那長隨的馬抓住大家騎上洪金芳無奈

待要動手咬金說不可待問一問叫一聲小歪拉姑莫要啼哭我 也只得上了坐驢跟定賈氏玉春同上呂家莊而來

們不殺你快出來上你婆婆家去罷洪小姐在轎內哭着說道俺

眾豪杰一齊上馬起了身

這一時要上西北呂家村

呂公子按劍提轡前引路 後跟着肝胆兄弟虎一群 衆人各按次序坐下公子又分付家人用心喂馬快去後宅

金玉春又是喜來又是怕 不明白這一起是甚麼人 收拾酒飯家人領命去不多時先提了一壺茶來每人

洪金芳滿腹冤屈不敢語 只落的低頭暗慙悶沉沉 吃了幾鐘茶罷三爺向公子問道令尊大人何在公子

荒郊外搶了洪家妖姦女 準備惹下冤仇似大海深 聽的三爺問了一聲滿眼落淚長嘆一聲說道不題起

準備着兩下交兵爭勝負 準備着尸橫遍野起愁雲 我父親則可若是提起我那父親來好不傷感人也

且不言明晨準備刀兵動 衆豪未來至庄村呂家門 俺如今愧見親朋難比鄰 逐日家呼天喚雨恨無門

却說衆家豪杰跟着呂公子來至呂家庄內到了 我父親為我得了傷心病 這幾日湯水未曾到口唇

公子家門首一齊下馬有幾個人前來拉馬公子 卧榻上閉目合睛長吁氣 幾番家命歸那世又還魂

兼手遜讓咬金向賈氏說嫂嫂把洪小姐交付與你倘有走 只說俺臭名難脫少扶助 誰料想搶掠荒郊遇至賓

脫少不的嫂嫂干罪賈氏連聲應諾願定月娥官喜一全 雖不是扁鵲復出華陀至 我父親庶幾不至命歸陰

金玉春洪金芳進了大門向後宅而走這且不講且說衆 雖不是冰人臨舍月老降 俺如今幸喜成全百歲婚

豪杰一齊上了大廳公子分付家人秉上燈燭排開交椅 俺呂鈿馳驅郊外因妻辱 金玉春半夜私奔為夫君

可見俺不是無義負心漢 也是他真是貞烈守志人

他那裏兵多將廣勢力大 俺這裏一人難敵眾三軍

眾兄弟濟危扶弱成全俺 俺只是結草啣環報恩

眾恩兄各人去的無了影 有誰退兵因普救孫虎臣

今雖喜得成巫山襄王夢 怕後來藍橋水漲兩離分

只怕俺滿門家眷死的苦 那時節何顏去見祖先君

今雖為江夜宴喜玉姬美 怕後來九里山前虎狼軍

望眾兄待要為俺為到底 可憐俺單丁獨戶是孤人

呂公子說我父親為着小弟這節事自知千萬不及洪伯

呂公子苦苦訴到傷情處 好不待氣壞東阿程咬金

老賊只氣的大病着牀今日眾家兄台這一來真是合我 那程咬金聽了公子這一些話吓的一聲說道你擎着俺兄

父親有緣小弟幸遇真叫俺父子刻骨難忘只是還有弟們當那有始無終瞞頭漏腿的那一等人看待麼那豈是

一件那洪伯老賊勢力驚天明日金家庄上搶親一來取俺兄弟們所為俺從來為人為澈底掘井須及泉管保你

不着金小姐二來他的女兒又被眾兄半路劫來寄居我全始全終任憑那洪伯老賊合了老營來自俺兄弟們

家倘或眾兄去後老賊知道他豈肯與俺干休這分明是承當斷不連累於你賢弟呀只管釣魚臺上穩穩坐莫

雪上加霜未必不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了

管那柳江滾滾起風波

那一時洪伯老賊尋家門 只怕是為俺一場枉勞神

俺本是天仙紅鸞來降臨 休當是有始無終那等人

段秦山僧人行伯被俺破
 母夜叉逼的投湖命歸陰
 小姐私奔之事路途怎麼相遇怎麼勸解從頭說了一遍
 俺兄弟逢困相濟遇患剪
 到處裏與利除害人共聞
 老安人就知是他家媳婦遂問道這不便是我那兒婦
 老洪伯眼前班鳩打了蛋
 我叫他裡外發熱醋折心
 了但不知這一位女子為誰賈氏又將洪小姐之事說了一
 若沒有擒龍抓鳳捉虎手
 就不敢輕自與兵出遠門
 遍老安人又驚又喜喜的是兒媳婦私奔而來驚的是洪
 有本是惹他就有本事應
 俺豈是楚國亡猿災及隣
 伯不肯干休賈氏說老安人不必驚恐管保你平安無事
 且不言咬金前廳發大話
 急回來再表後宅女釵裙
 遂向金小姐說道這是你的婆母你有甚麼話說可對他
 不言公子與衆人前廳叙話且說賈氏同二位小姐往後講來金小姐遂到老安人面前尊了一聲婆母在上受孩
 宅而來這一時老安人因他兒子跨馬而出秉燭未眠免一禮老安人一把拉住說道我的兒莫要行禮難為你
 只見兩個丫頭跪至面前說道稟上老奶奶大叔出去這一片節義的心腸金小姐說孩兒千幸萬苦得至此
 不知那裡代了來一些漢子現在前廳還有三位女人就處見了婆母尊顏如同撥雲霧而見青天縱死於九泉
 往後宅來了老安人也不知就裏的詳細只得出來將之下永作呂門之鬼了
 賈氏與那幾位女子接進內堂讓坐已畢賈氏遂將金
 金小姐滿腹傷心淚如梭
 止不住淒淒涼涼對親婆

俺只說赤絕兩牽姻緣定

誰料想平風靜浪起風波

看起來我是如何他如何

好一個隨機應變金小姐

豈不知節義廉恥是大事

就是那三綱五常也曾學

幾句話感動洪家女姝娥

一心裡願配糟糠受貧窮

不願去花拌朽木着綾羅却說洪小姐被金小姐幾句話打動他的心腸滿眼流淚不

是只說一腔冤屈無處訴

幸遇着解難救苦死中活止只是不好放聲大哭實氏說洪小姐不必悲啼這一番事

怨的是父母勢弱胆量小

恨的是洪伯老賊奸惡徒情皆因令尊所致其中有天理昭彰勢所必然料想小姐

實氏說不可失言列位明公小姐說的是洪伯老賊却才你也難於回家了曾記的有兩句古語崑崙失火玉石俱

說出來了一個洪字實氏恐怕有妨碍洪小姐處連忙接焚事之變也烈日焰霜狂風推葉禮之常也你今日中途

口說道不可失言金小姐想起洪小姐在旁遂即轉過口被劫失迷家鄉雖無失節之事可只是誰能曉的是非那

來說道嫂嫂你當是我恨的是洪家麼原來不是的 個辦的明白只是惟天可表耳况令尊大人喜怒不同誰

恨的是紅顏女子多命薄 我如今雖然得了安身處敢送你回家若叫你自己前去倘或遇着不良男子將

洪小姐翻身跳進是非窩 他家中高堂老母如做夢你拐去做出那不明不白事來且莫說你含羞代恥就是

那知那女兒路途受顛波 俺兩個彼此情苦是一樣我也替你惶愧令尊大人怎麼見人呢我有幾句賤言

只不好出口小姐莫怪聽我拙口道來

賈氏這一些話說的洪小姐粉頸低垂一聲也不言語只是

賈氏女和顏悅色笑嘻嘻

叫了聲小姐洗耳且聽知

滿眼流淚賈氏說小姐為何不語莫非我之賤言不如意

你本是水路大王親生女

俺本是蘆林英雄叔寶妻

乎你有甚麼言語向我說來我好與你分解洪小姐待了多

我到有相特權宜幾句話

再做個水人月老把親提

時長嘆了一聲尊道嫂嫂叫俺有話也難於出口嫂嫂之

我看你妙齡好有十五六

呂公子至多青春有二十

言本該從命真乃既無父母之命又無媒妁之言豈不為

雖然是金門早已成秦晉

自古來二女一夫有何奇

苟合佳期賈氏說我就是媒姑豈為苟合洪小姐說如

你兩個休論正室莫論妾

千萬的同心一氣莫爭持

今現有金氏元配我可怎麼使得賈氏說小姐你只管放

一定要白頭相守團圓會

必至於舉案齊眉全佳期

心金小姐不是那等之人洪小姐說一男二女怎麼相處賈

你如今慷慨應承這件事

怕甚麼令尊大人他不依

氏說你也算是太小心了小姐莫怪我說休說一男二女就

到那時生米一刻做成飯

管教你高堂老母治不的

是三女五女一男者也不知有多少何足異樣况且自古

總然就龍鳳二兒變了臉

不過是兩足跡地待何如

以來那些佳人才子能有幾個待父母之命用媒妁之言

賈氏女當頑當耍一些話

洪小姐又羞又氣把頭低

呢不是侍女傳情就是親身赴約至今萬古傳流俱稱

為佳兒佳婦雖非正道皆因才貌所致耳我這幾句戲言
不過是就事而論事也我還記得幾輩古人小姐側耳
聽我講來

這賈氏之手者也把話談

他把那古往今來訴一番

就他說男子願配西施女

又道是女兒愛嫁宋玉男

有一个司馬相如是才子

遇着那文君佳人新寡單

他两个彼此意合情投順

暗地裏私奔天涯成鳳鸞

次來後發奮題名登金榜

果然是高車駟馬轉回還

又有个洛陽才子張君瑞

遇着个鶯鶯小姐佛殿前

他两个隔牆酬合詩一首

暗地裡夜月更深理琴絃

算是他彼此俱有偷情意

又搭上紅娘暗把心事傳

只因他私自苟合夫人怒

到後來一舉成名中第三

俊書生身挂紫袍腰繫玉

俏佳人身穿霞霞頂鳳冠

好一个能言巧語賈氏女

算是他論古比今兩相閑

一來是善說洪門遭難女

二來是解釋金氏私奔愆

說的那个玉春垂首痴迷樣

道的那金芳無語心裡寬

眼前裡記住佳人題親事

急回來再表前廳眾賢賢

象明公要知後來端的事

第十部再看去娶金玉環

恰遇着洪伯搶親也來到

准備着刀兵交戰番了天

男婚女配不一般

悲歡離合非偶然

強伯從心成運理

波拆却是好姻緣

勢迫何須父母命

事窮也用媒妁言

公子巧合二小姐

再看去取金玉環

這一首詩說的是賈氏論古比今雙關二意說的那洪金

芳心中算是應允了只是低頭不語這且不言却說眾肯與俺干休他偷了俺的馬去俺也不與他善便常言說家豪未在大廳之上不多一時家人看上酒來酒罷更收的好一不做二不休他去取親俺也去取親倘若兩下相逢拾了飯來眾人酒飯已畢咬金說呂公子有一句話我對一來會會老賊是个甚麼人物二來對他說知就說他女你說公子說小弟領教咬金說聽金小姐言語那他家中兒成了公子的尊配了

還有一妹子名是玉環明日老賊上全家去取親玉春既

咬金開言叫

公子你是聽

私奔而來固是免得老賊之手你令岳見玉春不在且將

主意原不差

休錯定盤星

何人發付與他少不得把玉環小姐扎挂起來捨與老賊

小姨配姐夫

另是一番情

依我看來總不如俺眾兄弟們同你到金家庄再把玉環取

姊妹同一體

未必去爭風

來叫他姊妹二人同事公子你意下何如公子說求一不得

就是洪小姐

不必細叮嚀

豈有再望之禮咬金說你可就不能曉得了你不去取一定

有句話人前不必對你講

不過是夜晚上床心裏明

要被老賊取去玉環被他取去他那裏吐盡真情你家中未

你兩個若是同床宿一晚

他縱然跳在黃河洗不清

必得安穩俺兄弟們殺他許多的人又捨了他的女兒他豈

他父親安心圖利折了本

管叫他柳江聲名不好聽

叫老賊撐天漢子無處使

成了个扯蛋忘八老鷲精 你看着那一樣親戚好就俯就那一樣何如公子笑曰到底

也叫他手拍胸膛想一想

試試他心裏受用不受用 是夫人好連衫何趣三爺說四弟呀你那裏的這些閑

終日裏常想別人連心肉

料想他今朝難除腹內疔 話說你看這天不久就明兄弟們即速收拾扶保公子往

程咬金拍手舞掌高聲論

好不待笑死同心眾弟兄 全家庄去一來取親二來找馬我有幾句良言囑咐與你

咬金言罷眾人大笑不止徐三爺說四弟你這一些話到也

眾兄弟扶保公子取婢媵

到那裡看着風兒去使船

仗的若是借去取親兩下相遇少不得又是一番殺戰咬

呂公子雖然得了喜中喜

好叫那金門夫妻難上難

金說殺就殺借還怕他不成一刀一塊劈他娘的只怕呂公子

總然是洪伯老賊錯中錯

借與他千萬不可寬上寬

還不肯公子說我怎麼不肯咬金說你怕傷着新令岳

借給他金氏小姐成婚配

又將那洪門姣娥借鳳鸞

公子笑說這是那話雖是老賊的女兒在我家中如何就

金玉春一天離恨赴流水

洪小姐滿地悲風促眉夫

成了甚麼新岳父呢咬金說這事就在你了若是取了他

借得着義同山岳深似海

惹的那冤似長江恨如山

家的女兒這不是你家的新岳父呢借再不去取親令小

呂家庄看看妻來看看妾

柳江口呼聲姣兒哭聲天

姨子被他取去論起來又是連衫了總而言之都是親戚

久已後兩下親戚行來往

與借這陌路行人甚相干

到那裏得省氣處且省氣 千萬的不可輕動無名烟 白眾人行有二里之遙忽聽的一夥人自東往西行走來至正

徐三爺滿口言的一片理 只恐怕眾人不肯依此言 南相離眾人不遠只聽見他一行走着一行說話

三爺言罷眾人起身離坐齊聲言道謹遵三哥之命一 眾人勒住馬 側耳聽端的

个家打開盛盒展開甲包一齊頂盛貫甲結束停當有一西江 聽見那夥人 走着把話提

月為証 他說偕員外 真是運氣低

這個金甲燦爛那个銀鎧輝煌盛饒閃閃放豪光如今天神一 把个親生女 跑的沒踪跡

樣壺揀點剛利刀腰挂連環秋霜威風凜凜似虎狼要去 叫偕去尋找 生死未可知

冲鋒打仗 料想他未必肯往婆家去 偕上他老娘家裏找我的

且說眾豪杰一心要上金家庄取親呂公子只得順從遂分付 這一去尋訪不見玉春姐 偕員外今朝吉日待何如

家人抬着一乘輪也不用取女客也不用鼓樂手獨留三爺在 雖然是呂家公子不說話 怕的是柳江大王使力氣

家眾豪杰一公公子離了大廳來至大門以外一齊上馬出了 老洪伯變強定要玉春姐 總就是賠上玉環未必依

呂家庄一直上南竟撲金家庄而來此時天色將明東方發 眼前裏滿門家眷誰敢保 偕須是急走追尋訪虛實

這夥人言言語語向西去 眾豪杰勒馬含笑推不知

眾豪杰聽了這夥人的言語就知是尋找金小姐的並不

盤問讓他向西而去咬金鼓掌笑道呂公子呀這是令岳家

的人尋找令正的他說是我錯了不如問問他呂姐夫便知端

的呂公子說凡台少得取笑天將明了速走路罷咬金說你

好心急這是單在網裏的魚了何愁拿不住呢若再把玉環

小姐取來一共是三个美人小臘梅吃梨葫你到嘴了又啃的

哩秦二爺說四弟你那的這些閑話說急速走罷倘或老賊先

到那時豈不費事咬金說他總然先到料知他也不能利亮

了去大家且緩緩而行我還有幾句言語偕且走着聽我

講來

咬金哈哈笑

開口代着朝

呼聲呂公子

桃花星照命

黃昏秉燈燭

一般情合意

你本是一个身子劈不破

不過是相伴一位衾衾枕

算的是少年洞房花燭夜

雖不是月晏高台曹孟德

敢比做巫山雲送風流夢

他本是嫩蕊鮮花休任採

倘若是一齊懷胎十月足

程咬金一半奉承代着趣

生來八字高

三鳳一鸞交

替你把心交

好將誰來拋

難殺人好與那個頭一遭

那兩個卧盼牛郎撈不着

勝似那皇王金榜把名標

幸喜的銅雀春深鎖二喬

如同是襄王陽台會娥姣

提備着折了楊柳小蠻腰

大恭喜麒麟降送三兜曹

猛抬頭來到了金家荒庄

咬金行說着話早已到了金家庄看了看有五六十家人雖是荒
 眾豪杰手提進刀進大門 後宅裡來了公子他丈人
 庄宅舍却甚齊楚公子前行眾人遂後行至金員外家門首 嚇的他戰戰兢兢無躲閃 如今是懷揣鬼胎手捧心
 此時天已大明紅日東升眾人的馬來看了看靜悄悄並 滿宅裡合家大小慌成塊 只當是洪伯老賊來取親
 無一人咬金向裡大叫一聲說裡面有人麼只見裡面走出一個人來 現放着闌闌蘭房玉環女 那去了招災惹禍金玉春
 問道你們是做甚麼的咬金說是來取親的那人聽說取親二 牽挂着堂前一塊一心事 又想起今夜狂奔那條根
 字也顧不的問到是那裡來取親的向裡急跑進了後宅報了 忙展轉難捨家中連心肉 急徘徊又愁外邊無信音
 一聲只唬的金老夫妻面如土色合家大小忙成一塊員外一聲 像是个含冤負屈一小鬼 不得不提心吊胆見閻君
 分付家人快去拉馬這一定是水路大王到了尔等俱要小心 槍嗑嗑身體恍惚向前走 猛看見濟困捨危盧林賞
 遂我即出去迎接家人聽說跑出數名一齊把眾人的馬拉住 且說金員外向外邊迎接只當是洪伯前來取親正在那蒼皇
 說道眾位爺們請進我員外穿衣不整二門恭候咬金說之際忽見外邊進來了一夥人俱是明盔亮甲手提利刃
 俺這馬拴在街房上罷好生看守家人說唬得眾豪杰一頭前有一人衣甲濟楚腰中代着一口寶劍容貌好不面
 齊進了大門也等不的出來迎接竟摸那員外丈廳而來 善的緊定睛一看認的是呂公子驚慌問道賢婿何來咬

金大叱一聲道：「咳！瞎了眼了，看看那個是你的賢婿？那柳他就說不孝有三，無後大。至而今堂前缺少三尺男。」

江口洪伯才是你的賢婿，哩說罷一伸手拉住金員外說：「算來是今生不幸生一女。」

道：「跟我來，有話與你講。」秦二爺說：「四弟不可，且到大廳。」有咬金聽見員外說：「今生不幸生一女，心中遂暗想道：這句話有話，致致講來不可行，粗看失了。」他爺爺的和氣咬金聽了，個緣故遂即說：「員外，你且住了，聞聽說貴宅上有兩位小姐了。」二爺之言把手一撒，把一個員外嚇的神魂不定，只得全你為何只言「女咬金」這一句話問的？個員外張口結舌無的着，眾人進了大廳，大家按次序坐下，看了看，裏面擺上了。答應停了一時，才回轉過那口氣來，就說：「將軍，你如今問的。」酒般茶果原是為洪伯設的，員外驚驚恐恐說：「道列位是二小女麼？」他如今命作幽魂赴黃泉。

豪杰今日降臨，有何見教？咬金說：「我實對你講，俺本是蘆咬金說住了，我且向你他得的是甚麼病？」來員外說：「林响馬只因呂公子這一節事，心中不平，保他前來取親，不知。」

比皆因着手足，閉心憂成病。細算來，今已死了十三天。

你意下何如？員外聽了這話，遂算了一列位將軍，這件咬金說：「二小姐死去，大小姐可好麼？」員外說：「有甚好處？」

事原非出於本心，不過是萬般無奈，望氣見諒，聽我道來。只落的晝夜啼哭，心酸痛。

這員外未曾開口，好傷慘。只見他點點珠淚，溼衣衫。咬金說：「一定是哭他妹子了。」員外說：「哎！來哭他妹子了。」來，這哭他本身。」

哭的是員了呂家紅絲牽

我也曾差人去把親事問門家看盡作刀下之鬼咬金說放心有俺們在此怕他志的

他那說力孤勢弱不近前

若不是賢婿現今到貴舍管他來時敢給你除了這一方之官員外說將軍爺們若果

我豈肯違了水人月老言

一來是早已借定秦香約如此莫說我老漢豪情就是俺這一方之人也感德不淺請

二來是又有紅禮到這邊

若問起洪伯老賊這件事受老漢一禮

不過是萬般出於無奈何

全員外苦訴傷心眼合淚
全員外深深使禮在廳台
尊了盧林義士眾英才

程咬金哈哈大笑問一番

萬望你大展英雄不平氣
算是你扶正除邪禮當該

員外言罷咬金哈哈大笑說員外你這話有些不真員外說

一來是成全小女百年事
二來是提拔一方免禍災

是那句不真呢咬金說就是二小姐死的不大明白些大小姐為

俺好似李公窮途遇俠客
你如企門寶臨潼楚英才

洪家孫伯到不曾死反死了个不相干的死也罷不死也罷

曹孟德欺孤凌寡人咒罵
劉皇叔扶老攜幼坐合台

有大小姐就罷了員外說大小女現在後房咬金說你可是待

君不見前朝多少紫衣士
不過是皆從福德陰陽來

發付與呂家呢是待發付與洪家呢員外說以正理而論自然

全員外將令比古說幾句
程咬金滿面帶笑把口開

是該發付與呂家只是老賊不久前來倘若變臉可憐俺滿

下回書玉環替姐去出嫁
老洪伯來取玉春女裙釵

准脩着金家庄外一場戰

八健將个个嗚呼哀了哉

洪伯賊得命跑回柳江口

對着他两个兒子哭痛哀

洪如龍一全如鳳把仇報

點起了三千人馬蓋地來

那一時呂家庄前安營寨

象豪杰難免石子重傷災

列位公要知後來端的事

少等等還得掛出三卷牌

繪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二集 卷一 頭本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二集卷之一

議好發付小女起身咬金說呂公子全你前去何如員外說
暫且少待差人來請員外遂出了大廳往後宅去了這且
不言且說那咬金一行吃酒一行說話叫了一聲呂公子我有
一句話對你講公子說兄台有何見教咬金說令岳方才
說的那一些話分明是掩耳偷鈴雪裡埋屍自己哄他
自己一回不久就要化出來哩借也不管他長借也不管他短
他只有個閨女給借就罷了他方才告辭回宅的意思我
員外言罷咬金說不必說長話了有好酒抱幾瓶來我們看出來了大約是他自己不能為主去合他老伴商量去
吃了將令愛發付與呂賢弟俺好起身員外說你看從先了任他怎麼安排小姨子脫不了見姐夫的面不久出來
只顧說話却把列位將軍簡慢了分付家人速把好酒看相請就大恭喜了

來家人聽說不多一時看上酒來員外執杯讓過了一巡久咬金擎着盞 開口笑嘻嘻 叫聲呂公子 聽我把話提
身說道列位將軍暫且飲酒老漢告辭到後宅與拙荆一說起您大人 真是着了急 玉春不見面 玉環來支持

後房裡分明是他第二女

您大人聲聲只說是大的甚麼好處把一個咬金說了一肚氣只是不好爭吵忍氣

可見他瞞心昧己將借哄

到家中那個為妾那個妻吞聲無好夕的只是拏着那酒殺氣二爺說柴賢弟合

洪伯賊路系空着兩水魚

到後來折兵死將敗陣回羅賢弟您兩個陪他陪何如二人應了一聲說謹尊二爺

若不是俺這一些精扯淡

你怎能輕自得着這夫妻命令咬金說我看您這後的到那裡恐怕就啃日子來

你想想後房去付男女會

休忘俺上陣冲鋒與對敵二爺大怒說道哇丑鬼你那裡的這些嘲話還不雅言

程咬金東拉西扯正說話

忽見個了環跑的喘吁吁咬金說我肚子這氣難消不說就成鼓脹二爺說公子莫

這咬金正然說話忽見個了環跑的喘吁吁未至聽前要管他他自來是好歹說凶的您三人只管去罷公子遂

說道呂姑爺后宅有請哩咬金說我說呀這一定是叫辭了眾人同着柴少羅成出了大廳了頭在前往裡通

着上頭了呂公子快去罷這公子欠身離坐往外就走二報三人隨後一直往后宅而來了

爺說且住后宅詳細未定不可輕自獨往叫兩個陪你前大廳上按下蘆林眾英賢

后宅裡來了乘龍跨鳳男

去方好咬金說道我去二爺說你去不的一來模樣久俊雖不是天子傳召出宮院

却有那保駕將軍在身邊

二來性子粗魯今日這裡是個喜事再着人家打鬼有羅士信懷抱一對銀紋錮

柴樂天單手提定劍連環

這一去生死夫婦慶多壽

這一去雌雄兄弟李小官內堂只見正面上設下兩把交椅有幾個了環站立兩邊拿手

這一去士信誤入月霞府

這一去楚卿愛跨秦女舡問道岳母何在一言未盡只見老安人從東房屋裡走將出

呂公子數點梅花臨綉閣

老洪伯雪擁藍關馬不前來說道姐夫請坐公子說岳母在上受小婿一禮老安人說

他三人並背擠肩他宅進

驚動了替姐代嫁金玉環不用使禮請坐罷公子說這是應當的一行說着就使下

話說他三人來至后宅門首柴少合羅成他二人急忙站住禮去老安人這裡萬福相還行禮已畢公子坐下老安人一

就說呂公子請進俺二人在這門外等候使了公子說蘭聲分付道了環們快去與您姑娘打扮停當好全您姑爺

慢二位這就有罪了羅成說禮當如此我們來此不過是防起身了頭們聽的分付了一聲一齊往東房屋裡亂跑到

公子不測之事豈可全入內堂不必謙遜就請進罷公子這了裡邊捧水的執巾的給小姐梳頭的忙成一塊這小姐本沒

才一步三搖進了內堂這且不講且說柴少羅成在門旁左右緊沒慢的只顧撲扶持了許久老安人一聲分付道了環

站立忽聽裡邊分付道快送兩個坐去與二位將軍不多時快請你小姐出來罷

只見兩個使女掣出兩把交椅送至二人身邊放下就說二位這公子斜目偷觀一女流

真正是窈窕淑女君子逑

將軍請坐羅成坐在門東柴少坐在門西再表公子進了只見他面如芙蓉搽官粉

只見他髮如青絲梳柏油

只見他一雙金環懸于耳

只見他數枝鮮花插滿頭

第三來夫唱婦隨相和美

只見他秋波不住含珠淚

只見他櫻桃緊閉嬌帶羞

第五來早起晚眠多謹慎

只見他粉頸低垂一番懼

只見他蛾眉緊皺又是愁

第七來箕帚必勤盡婦道

只見他柳腰忽前又欲后

只見他金蓮忽抬又似收

第九來奴婢身上行寬恕

說不盡萬般體態千般媚

他前來並肩坐下低着頭

你若是一一不違遵母訓

却說兩個了頭扶着玉環小姐來到公子近前並肩坐下

老夫人正然囑咐玉環女

了頭獻上茶來茶罷公子就欠身辭行

老安人說姐夫請坐却說老夫人正然囑咐小姐忽見一个了環端了一碗麪來說

等待老身囑咐小女幾句罷了

姑爺請麪公子用了一口了環又送與小姐小姐搖頭不用老

夫人輕啟口 兩眼泪閃閃

囑咐玉環女

牢記在心間 夫人說我兒這是你的交心麪你可為何不吃呢小姐無奈

從今出門去 不是在家中

休任自己性

不比在娘前 少晒了一晒又見一个了環端了一雙紅鞋來說請姑爺換

凡事多勤儉 萬般要周全

鞋哩公子說不用放在轎裡稍着罷這話不講且說外邊

第一來公姑堂前多孝順

第二來妯娌行中要相安

眾人正然飲酒忽有一个家人飛跑而來說正南上來了一

彪人馬鑼鼓喧天笙琴細樂好像又是來取親的眾人說且不講眾人門外觀兵馬 再說那家人后宅報一番

快往右宅通報家人聽說飛跑往右宅而去那眾人久身離眾家豪傑在大門以外觀看洪伯取親的人馬這且不講

坐手提利刃出了大廳來至門外占鐘乘驥一个个怒目揚却說家人跑進后宅報與柴少羅成二人聽說一聲叫道
眉斜坐刀安往西南上一看果有一枝人馬鑼鳴鼓响喧天 吕公子不好了外邊事情緊急不可久留吕公子聽說
振地而來
這話也不及辭他丈母忙把小姐拉住往外就走又被老

眾豪傑舉目抬頭望西南 來了些趕趕武夫眾兇男 安人攔住說道姐夫再停片時老身還有一言告稟

頭前裡數棒銅羅開响道 後有那燈籠彩轎色色鮮 老夫人未曾開口淚湧泉 悲切切又是怕來又心酸

有幾個健將跨馬蛟龍樣 有幾個步下兇郎似虎歡 今日里雖然成就百年好 最可憐千斤担兇俺怎担

他那裡前呼後擁真威武 要來取玉春小姐成鳳鸞 怕的是老賊再來把親取 叫老身木刻不及泥塑難

他只說美女姣娥任意取 那知道淺溝裡邊番了船 那洪伯畫虎不成反類犬 他豈肯束手空回默無言

他只說黃道良辰吉星照 那知道凶惡紅砂在眼前 可憐俺滿門俱作刀下鬼 借娘們相逢除非是夢間

不久的過着蘆林一群虎 只弄的嘴歪耳落轉回還 這是俺養女一場結的果 還乞望姐夫担待另眼觀

向坟前冬年寒節燒張紙

不枉了奴生慣養十六年算帳公子說眾兄弟們同小弟前來取親今日小弟先自

為甚麼丈母女婿說這話

只因他堂前缺少三尺男已回家遺禍于眾兄弟予心何安咬金說這到不妨不必

老夫人手拉公子哀哀痛

金玉環滿腹傷心淚偷彈拘此小節快忙上馬走罷公子說小弟這就失陪了公子忙

內堂裡哭壞母女人兩個

門外邊燥殺羅成柴樂天把玉環挾在馬上然后自己上馬抱定玉環一提系韁直

却說老夫人手拉公子數長道短哭得哭外邊羅成柴撲呂家庄去了

他即忙抱起佳人跨征駒

少心中焦燥一聲大叫道呂公子再停車刻不走連門也

程咬金幾句提醒呂公子

不能出去了若要再說過日叙罷公子聽的這話心忙意

顧不的坐輪人抬擺太慢

急一伸手拉住玉環小姐出了內堂羅成柴少頭前引路一

顧不的眾家兄弟勝合敗

同離了后宅來至大門以外看了着眾家兄弟一個個早

顧不的樹木叢叢行不便

已上馬正候秦二爺說快扶新上輪急速起身咬金說這跑的个新郎按腹心不定

顛的个佳人疊疊喘吁吁

是个甚麼時節還要坐輪倘或出座過着老賊還走利

呂家村來人成親人一對

亮了麼公子快與新上馬先行俺們在此等候老賊與他這公子與小姐同跨征駒飛奔往呂家庄去了這且不講

且說那眾家豪傑勒馬抬頭往西南上一看老賊的前哨這一个大刀一擺如門扇那一個雪白銀鎗往上搖將到只聽的銅鑼噹噹花鼓咚咚笙琴細樂一派皆响頭裡好一似高山迷蒙生雲霧又如同大海番波起大潮

一杆大旗望空飄搖上有斗大金字寫着威鎮柳江口呂家庄紅爐正旺反添炭柳江口嚴霜却被烈日消

替天行道賞善罰惡水路大王洪眾人笑道好一個賞善眼前裡路旁怒惱眾兄弟忽聽的有人招呼喊聲高

罰惡的大王說猶未了只見那旂角下閃出一把黃羅傘且不言眾人一齊發怒只見老賊前哨上有一人一聲大叱

來咬金說那黃羅傘下必定是洪伯老賊待我走馬擒來說道爾等是甚麼人敢大胆在此豈不知大王今日來此取

免的他大模大樣進庄取親秦二爺說不可且看他動靜何親還不早早迴避若是冲犯了大王的馬頭爾等俱是該

如只見那些人馬往兩邊一閃閃出來了一乘花花彩轎花轎死的了秦二爺微微冷笑叫了一聲頭行旂卒少得猖狂

后邊躡出來了八匹駿馬馬上有八員上將甚是威風眾人俺原不是無故而來借你口中言傳俺心腹事你去報與

人細看了看這八匹馬原來就是夜間所失之馬大王說有蘆林朋友欲與大王一會還有危言相告那人

眾豪傑看見這馬好焦急一個家怒氣塞胸皺眉稍聞言遂即轉回馬去將到洪伯馬前跳下馬來雙膝

這一個幌動提蘆銀粧鋼那一個拈放花杆出水蛟跪倒口稱大王前哨啟事洪伯馬上問曰所啟何事那軍

卒說金家庄外有一起人馬个个全身甲冑手持利刃口
 抬頭一看見那人黃面金精凜凜身材昂昂志氣笑
 聲聲要與大王一會他有片言相告老賊聞言把頭一擺
 而問曰足下何人那人答曰吾乃有名家住山東濟南府人氏
 前哨退后洪伯一提絲韁帶領八員健將竟撲衆人而來相
 姓秦這二爺方才說出一個秦字洪伯說末王知道了當
 離不遠老賊把馬勒住睜睛一看只見那些衆人俱是明盔
 初夜打登州大反延安有叔寶公莫非就是兄台麼二
 亮甲鎗刀劍戟俱齊又掣件件鮮明其人雖醜俊不高
 爺答曰然洪伯鼓掌笑道末王聞兄台之名如春雷貫
 聾不齊黑白不同善惡不爭真正俱是能爭的班頭慣
 耳真是神交久矣今日得會實為萬幸但不知今日到
 戰的領袖好威武的緊這老賊口中不言腹內自思說不好了
 此有何指教二爺說末王過獎了在下此來並無別話
 老洪伯觀罷衆人暗揣摩 就知他創蕩天涯閑事多
 特來作伐洪伯大笑道仁兄乃吾知心人也末王自幼人算
 我合他素不相識無仇恨 不知他今日會我說甚麼着
 是桃花星照命今日看來果中其言了正是方才撮去
 俺只說誤入斗牛會織女 是怎麼條爾現出一天河
 身邊柳復來重整一枝梅秦兄所提者但不知是誰家的
 老洪伯腹內展轉暗算計 忽聽的一人秉手笑呵呵
 千金小姐請試言之二爺說非也是聞得大王有一令媛尚
 洪伯正犯算計忽聽的有一人秉手笑曰洪大王久仰了洪伯
 末通人特來作伐洪伯說末王雖是有一小女却不嫁那愚

夫俗子秦兄所提者果是智勇兼全之士麼二爺說此人為難家住何處還望秦兄明以教我二爺說軍前無戲言的年紀相貌人才學問情管沒有一樣不合大王的尊意這不同着衆人大王已許了親了不可更變洪伯說末王雖大王洗耳聽俺說來

是許了親還望兄台分曉出來末王見他一面方才放心二爺

秦二爺束手帶笑呼大王

聽俺講文武兼全少年郎說此人離此不遠就在這西北上呂家庄內他姓呂名鈿字是

論年紀青春好有十六七

在家中若志青燈奮寒窗華全洪伯說這門親事是何人的主意二爺說就是在下

他生的貌似潘安如宋玉

好一似內靈乍現薛天王拙思洪伯說罷了看着秦兄創業的分上我不動氣若是

這個人文光射斗冲霄漢

這個人武吐豪氣攬長江呂鈿那廝的主意我願兵前去滅了他滿門二爺故意問

真正是舉筆落紙十行錦

真正是馬上提鎗萬將忙曰大王與他有何仇恨呢洪伯說我合他有一天二地三江四海

江場上能爭慣戰為領袖

朝堂內博古通今作棟樑之仇二爺說是甚麼仇恨望大王說與在下洪伯搖頭說道

他也能跨馬提鎗安社稷

他也能古劍唇鎗定家邦說不的二爺說大王曾記的俗語說的好不作風波干世上

此乃是那人一身真來歷

望大王慨許應承早主張自無冰炭到胸中你合呂公子仇恨我早已知道了大王

秦二爺言罷洪伯說既是如此斷無不允之禮但不知此人聽在下一言相勸

二爺束手笑 大王聽根由 說起呂公子 合你那的仇 要進庄二爺右邊忽有一人大聲叫道皇兄少停孤家也

平地欺負他 也該犯真罪

有一言相告洪伯聞聽遂把馬收住把手一擺止住三軍抬頭

你既為一方保障威名大 為甚麼喪却廉耻結冤仇 一看只見那人青臉紅髮巨口獠牙全身甲冑喊了一聲如

雖然是姣娥美女人人好 也該把三綱五常細細求 霹雷相似催馬前來洪伯一聲大叫少得伸駒爾乃何人

君不見紂王信寵妲己女 到石來落的大焚摘星樓 如此猖狂咬金說吾乃山東兗州人氏姓程名咬金字表知

還有个姑蘇歌舞四施女 那吳王萬里江山一旦休 節瓦崗寨混世魔王就是孤家洪伯說又仰久仰敢問來

楚平王父納子妻人倫喪 齊潘王甥取姨娘不害羞 此有何見教咬金說你可知罪麼洪伯說你在瓦崗寨我

自古來多少淫惡無結果 何你不看着樣子早回頭 在柳江口天各一方風馬牛不相及也有何得罪咬金說你

二爺言罷洪伯說秦兄金石良言吾豈不知爭乃人生天地既知借是同道俺今由此經過你初不以禮相待俺與你

之開光陰有限不能強留我作我的惡你行的正將軍說話你反大模大樣的付之不理想是俺還在你以下麼

不下馬各人奔前程請了一聲分付三軍把人馬排開進 咬金束手 皇兄聽我言 你我雖兩處 聲名却一般

庄取親衆人連聲答應說曉得眼着執事排開就 休說沒不是 你實有罪愆 我實對你說

俺本是惜孤憐寡奇男子

都只為濟困扶危到這邊

裡得見他呢算是那二次偷馬的絕了信了洪伯聽說此

昨一日天晚投宿古佛寺

不過是暫避風寒把身安

言遂即說道程兄昨晚偷馬乃末王之過殺我的軍卒

兄弟們困倦正作陽台夢

忽聽的戰馬嘶叫連聲喧

程兄也有些罪愆若不看看俱是俱是聚義的分上

只當是飢餓掙韁去尋草

不料是大胆賊囚把馬牽

却就有些不便了

俺只說踪跡已失無下落

那料想今日相遇在此間

現如今場帝失政天下荒

各處裡狼烟滾滾動刀鎗

常言說物見其主必定取

但不知皇兄今日還不還

有幾個存心要圖大事業

有幾個替天行道各山王

程咬金言罷夜間偷馬事

老洪伯低頭沉吟好幾番

聞聽你群雄聚義瓦崗寨

俺這裡操練水軍占柳江

咬金說到這裡洪伯就犯了尋思心中暗道若是他們的馬

今日若是相逢無情義

但恐怕一時爭差面無光

就不大穩便了遂秉手笑曰程兄末王所得之馬寔不知

留下你馬匹權且償人命

彼此的好氣惡氣各付量

是列位的尊驥誤失牽來多有得罪敢問程兄失馬以

勸兄台各人前程各人奔

休誤我今宵花燭入洞房

后怎麼樣來咬金說那二番偷馬的賊俺以打發他家去

老洪伯聲聲要把親來取

忽一人馬下鸞鈴响叮嚕

了洪伯說並未回柳江口咬金說打西方大路上去了你却那

却說洪伯聲聲要進庄取親忽見一人馬下鸞鈴飛

奔而來此將與別人大不相同只見他素袍銀鎧白馬長就說是只因場帝行無道
鎗約有十四五歲如同那半空中滾來一片白雲平地裡我家中二子早已成婚配
落下一堆瑞雪霎時間相高不達洪伯馬上笑而問曰現如今閨門知長十六歲
將軍為誰那人答曰吾乃山東淄川人氏姓羅名成字久已聞將軍大名傳天下
表士信洪伯聽說二目不轉睛如同痴呆一般看有多時倘若是不嫌寒門女醜陋
用乎一點說羅將軍靠前來羅成把馬一提就前行了老洪伯面含羞愧許親事
幾步與洪伯馬頭相近洪伯說素聞將軍大名傳遍天下准備着說出搶劫小姐事
今日得會寔為萬幸敢問將軍青春幾何羅成答曰眼有着江場變臉動了手
虛度一十五歲洪伯說曾婚配否羅成說未也這洪伯聽洪伯正熱要把女兒許給羅成咬金在旁鼓掌大笑說皇
說未也二字喜出望外喝退眾將把那不言羞的話就 兄你乃柳江之主怎麼全不言羞又不識時務俺秦二哥
說出來了

老洪伯皮臉無羞把話言

他那裡喝退眾將說一番

說的一箇孩子許親俺羅賢弟才十四五歲還不知道甚麼

着耽誤了你那孩子呀！洪伯大怒道：沒的說的！應與不應，却說咬金說出洪金芳被劫一事。洪伯聽說，又羞又氣，把口自有羅將軍與你甚麼相干？咬金說：借還不知是誰沒一張說，咬的好醜鬼，我與你誓不兩立。把馬一坐，退了有半的說的。你有話到底，是合孤家說，啣孤家若不愧口，那羅箭之地，分付健將快與我，止擒此賊。言還未了，只見健將隊戒還未必應承。總然他應承了，你還未必有閨女給他哩。內躡出一匹馬來，馬上一員將官，好生凶惡，有西江月為証：

咬金帶着笑，呼聲洪皇兒，說起這樁事，叫人夫一驚。古怪臉如同墨，染雙環，眼放出光豪，八字粗眉兩相交，紅髮

昨晚乘我馬，聽的人哭聲，原是金小姐，到了羊路中，腦后飄搖手提竹節鋼鞭，坐下跨定捲毛鉄盔，烏甲皂羅袍。

忽然間來了一乘四人轎，有許多了頭小廝與家丁，健將周景來到。

頭前裡數棒金鑼，聞响道：有一對紗燈，上書你大名。咬金觀罷，把宣花斧一擺，說來者何人？快通名來。孤家

只因他吆喝發了眾兄弟，打發他仝伴歸了鄆都城。斧下不死無名之鬼，那人答曰：吾乃威鎮柳江水路大王帳

轎裡頭搜出一個裙釵女，他說是名喚金芳本姓洪。下健將姓周名景，字表冬杏。咬金說：冬裡杏是希罕的

三更天把他送與呂宅去，你今日就該應了這門親。真是一景周景說醜鬼，少得饒舌坐牢，着看我取你

程咬金言出槍劫小姐事，老洪伯氣乍三毛七孔靈。照着咬金打一鞭來，咬金用斧架過二人，殺在一處好利害。

有賦為証

黃登登塵土飛空迷人目

冷嗖嗖殺氣侵人透胆寒

兩員將性兒謬變了臉把眉皺各爭閉氣誰肯受唬的那山中樵子把斧落

唬的那河邊漁翁撒釣竿

動殺伐犯爭鬥鎗乃擺麻林厚惡戰汗濕征袍透江場上吹乍柳江周冬杏

程咬金勒馬不回一溜烟

戰鼓咚咚似沉雷火炮乒乓如炒豆鞭來斧去大殺砍眼前裡敗陣走了文王帥

那北廂發乍臨洮創業男

死打死殺人馬湊眼又乖手又溜鬆了一着沒了救

這周景與咬金大戰有二十个回合咬金虛砍了一斧敗陣

闕王悶倦請會暗缺少一角還不似牛頭馬面來具柬

而走周景才待追趕忽有一人連聲大叫說小輩少得伸

小鬼提鎖立竿候從未惡戰幾十番不似今朝鞭斧驟

駒吾到了周景勒馬一視只見那人遍體挂素坐禪身面

二人生殺氣 戰馬咆哮歡

各人加勇力 鞭斧上下番

杆鎗一派殺氣周景用鞭一指說來者何人應登大喝一

手錯眼不及 頭腦不周全

聲說小輩問我麼聽真着吾乃陝西臨潼人氏姓謝名

他兩個惡氣難收變了臉

一个家各逞英雄顛戰鞍

魁字表應登原是你謝二爺到了周景聞言喝道小

急叮嚀兵力交加驚四野

咕啾啾征雲瀉瀉透九天

輩勿要猖狂坐牢着吾取你言罷打一鞭來應登

花喇喇馬跑不聽山雞叫

咕咚咚鼓响不聞流水川

這邊使鎗架開應登刺一鎗去周景那邊用鞭架過

他二人鞭去鎗迎鎗來鞭架殺在一處戰在核心好利害怎使鞭架開羅成那鎗又來合羅成戰在一處他二人鞭去見得有三字錦一詞為証

兩員將黑白極爭勝負顯弱強行節鞭梨花鎗坐下馬有賦為証

如虎狼能下海會奔岡狗趕兎虎追羊敵人一見手脚白袍將 真果罕 一杆鎗 左右轉

錯錯眼開了腔撇下妻閃了娘頃刻黃梁夢一場 素纓一幌先閃閃 前鎗頭 后鎗鎗

真正是話不投機半句多 他二人你我能我勝定死活 明晃晃 繞人眼 鬼怕神驚手脚軟

明明朗青天直被征雲罩 白茫茫平地馬踏起風波 驚人魂 喪人胆 敵將怕 不敢展

只因那場帝洪福將近滅 惹的那四海狼烟動干戈 招人一下血水染 分八門 遍體轉

他二人一時難分勝合敗 那比廂羅成揮鎗催征駝 對面胸 看不准 旁裡看的花了眼

二人大戰不分勝敗把一個白虎星官氣的他暴叫如雷喊 白虎星官下天曹 百萬雄兵一鎗捲

了一聲說謝二哥退后把這一功讓給我罷言罷催馬 有人撞着這杆鎗 娘呵一聲再不敢

揮鎗來至近前不容分說就是一鎗周景撇了謝應登 羅士信展放銀鎗在江場 好不待愛殺柳江水路王

暗說道我得此人相扶助 怕甚麼狼烟滾滾天下荒 謝勞那人答曰吾乃有名水路大王帳下健將常順是也

眼前裡縱有八卦連環陣 誰說是衆犬不能攬虎狼 一行說着拈動方天畫戟照着羅成就是一戰羅成用銀

只是俺堂前空有龍鳳子 他誰能敵住羅成這杆鎗 戰杆架在圈外遂即還一鎗去他二人殺在一處

金芳女途中被劫在何處 耽誤了文武雙全少年郎 他二人陣前變臉把兵排 各把那銀鎗畫戟展放開

老洪伯越觀越愛心亂了 一轉眼周景落馬頭進腔 這一個方天畫戟刺了去 那一個雪白銀鎗還了來

那洪伯貪看羅成使鎗把羅成殺人就忘了且說羅成使開夾了手就是幽冥森羅殿 錯錯眼即是鬼門關前來

那七十二路花鎗把一個周景冲的手忙脚亂又使了個鎗裡 不久的一个鞭敲金鐙响 一霎時一个嗚呼哀了哉

架鋼的故事那周景無處提防早被羅成一鋼打的他也使 自古來多少爭名奪利客 到石來誰能脫過土裡埋

了一個故事順子投井倒栽葱咕咚一聲把頭關了腔手裡 賊常順今日撞着羅士信 只怕他插翅難逃這場災

去了洪伯大驚失色只見健將隊內又竄出來了一匹馬羅 江場上歡乍上方白虎帥 老洪伯目瞪口呆呆跌跌

成富頭一看未見其人先已看見這馬是他那白龍駒 他兩個馬走盤桓三十盞 呀不好了

遂大叫一聲說來者何人送吾馬來留下姓名另日也好 忽見那羅成落下坐轡來

他二人正戰中間羅成那馬忽然打了一個前跌把羅成跌于三分龍性善察人的喜怒他聽常順這話也不跑也不跳馬下常順一見遂兩手揮戟照着羅成的咽喉就是一戟他把四蹄一并平地里就跌伏下去了

明公這一戟下去可就難為羅成的性命了不消說眾兄弟說起二員將 江場犯爭差 羅成失了驥 常順把馬夾

們救之不及就是他自已也無處躲閃了這其中可有個揮戟直來刺 坐驢不順他 旁裡只閃 四蹄亂跳打

說處常言說馬有垂韁之義犬有展草之恩常順騎的常順收不住 忙把寶劍掣 那馬通人性 地下只一跑

那馬原是羅成那白龍駒起初他二人交戰這馬就老大不番身打個滾 常順在底下 寶劍沒了影 盡戰顧不掣

忿這一時見他主人落馬常順用戟去刺他那裡那肯依他 手足亂抓舞 像個大蝦蟆

哩把兩耳遂支吸的一聲往旁裡一跳就有一丈多遠把頭白龍駒四蹄一并地下跑 把一個常順押在馬底下

一揚前蹄抬起后蹄豎立把頭一低喇喇喇一連就是二三十只見他手舞腳蹬掙不動 急的他恨不能的叫親達

個跌于那常順也顧不的來刺羅成只是勒轡收馬那裡 羅士信揮揮追魂无鱗鱗 照着他咽喉一鎗响呵哎

選收的住呢左收右轉右收左轉常順着忙喇喇一聲抽出 那常順搖搖頭來瞪瞪眼 上西南大路一轡還了家

寶劍大喝一聲說好畜生再要猖狂定斬汝首從來馬有那比廂洪伯一見失了色 這比廂咬金鼓掌笑呵呵

羅成刺死了常順咬金大笑說賢弟我從沒見你這一鎗叫那些眾健將 怎敵眾英雄

一個鎗下死 一個劍頭亡

做甚麼故事羅成並不答話一伸手抓過白龍駒來占鎧也有叉挑肚 也有刀劈胸

混殺只一陣 六將精打精

乘驥把鎗一揮連聲發喊道柳江口的賊將不怕死者來與只落得含冤負屈隨風去

打夥子一齊進了枉死城

你羅少爺比試三合只見老賊那些健將這個看那個那個再不得跨馬掉鎗送好漢

再不得五湖四海結賓朋

看這個俱是面面相覷全先一人出馬洪伯見這個光景又撇的那高堂父母不得見

拋的那姣妻幼子不相逢

羞又氣一聲分付還不一齊下手等待何時一言未了只見那這是那英雄一場結的果

到不如得從容處且從容

六匹馬走開把羅成圍在垓心羅成不慌不忙使開那一杆鎗猶眾豪傑殺了柳江八健將

那比廂走了水路大王洪

如蛟龍出水大蟒搖頭與那六件兵器戰在一處兵兵一派眾豪傑殺了八員健將得了馬匹洪伯見事不諧一提絲韁

皆响咬金這邊大叱一聲道咬的好狗頭們馬敢如此先禮 撲柳江口大路一響好跑那些軍卒以及鼓手樂轎夫人役

眾兄弟還不向前麼只見眾家豪傑各催征駝鎗刀並舉吵的一聲各人四散而逃眾人正要追趕洪伯秦二爺說不可

又奔齊來一陣好殺

且看洪小姐分上放他去罷借且回呂家莊去再作定奪言

眾人心裡惱 急放走陣龍

鎗刀兵兵响

劍戟一派鳴

罷眾人撥馬喜歡歡鞭敲金鎗笑吟吟大唱凱歌大家回

呂家庄去了這且不提且說洪伯跑了一響見后邊無人追趕空有那美貌佳人无見面到把這勇猛健將落場空方才緩緩而行喘息了一回才長嘆了一聲說老天我洪伯自嘆了聲中途被刦金芳女念了聲鎗馬純熟小羅成

在柳江從來无落下風今日女兒被刦健將喪命真是人亡家這才是有興而去无興返

只落的嘴渴耳枯冷清清

敗有何面目見柳江口三軍正是没盡五湖三江水難洗今日柳江口回來年邁老洪伯

準備着發了如鳳合如龍

一場羞也罷回去叫我那两个強兒來給我出出這口氣罷却說洪伯單人獨驢回了柳江口對着他两个兒子哭訴其想到這裡才催馬前行一行走着叫了一聲金芳我那兒呀情他两个兒子大怒道有如此大胆的人父王放心待為兒你在呂家庄如坐針毡不知幾時才得回家又哭了一聲衆健將的領兵前去捉拏此賊與父王報仇言罷遂點起人馬即刻你跟我一場死的好苦呀又念了一聲羅成好鎗果然名不虛起行往呂家庄來不在話下且說衆家豪傑來到呂家庄傳你說洪伯他那心裡又疼又恨又想又氣也不知是今甚見了徐三爺問了問呂公子并三位新人早已拜了天地俱麼滋味

各坐了床爐行說着呂公子出來拜謝就問勝負何如秦

老洪伯无精打采氣吞聲

他只得單人獨驢回家度二爺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大家按次序而生呂公子分付連

顧不的去盃棗甲衆殘兵顧不的騎馬人夫鼓樂手看酒飯不多一時衆人酒醉飯飽徐三爺說兄弟們且

不可解甲不久敵兵就到一言未了一个家人跑來說道需即忙來至庄前勒馬停鞭往西南一看果有一枝人馬吶喊搖
 上一枝人馬飛奔而來徐三爺說少不的再會他一會衆人旂羅鳴鼓响喧天振地而來不多一時來至庄前安下行營立
 連聲答應你能我勝各人上馬來至庄前勒馬停鞭往下大寨只聽的那催陣鼓咕咚咕咚响了一陣從那營門前擁
 西南一看果然來了一枝人馬好利害若知端的下回分解 出兩杆粉紅大旂分為左右又從那旂角下竄出一匹馬來

西江月 煬帝洪福將盡豪傑各處橫行刀兵滾滾不安盜馬上一員大將打扮的甚是威武志見得有贊為証

俱是爭強奮勝正真神人扶助奸邪天理不容雞頭帶金盔雙飛鳳 重鱗鎧甲金鑄成
 煞各人逞英雄到底邪不勝正 勒甲絲條持九股 一輪明月護心鏡

這首西江月是說衆家豪傑在呂家庄殺了洪伯八員健將雁翎大刀起寒星 打將鋼鞭分四面
 洪伯單人獨驢回柳江而去這衆豪傑得勝奏凱回呂家庄 袋內彎弓九十五 壺中狼牙追人命
 而來來至大廳呂公子出來問了詳細忙叫家人收拾酒飯衆竄山跳澗渾紅馬 駝定魁元保全勝
 人方才酒飯已畢忽聽的家人來報西南上有一枝人馬飛奔 有人問他名合姓 威鎮柳江洪如鳳
 而來這衆人就知是柳江口的人馬各人手持利刃古鎗乘驢 只見此將出來把馬一提往左邊一閃押住陣角又聽的

三聲炮响兩杆旂搖自那旂角下閃出一人更是勇猛如龍說在下久仰秦兄乃當今義士路過敵處何不到寒舍有贊為証

少叙你乃山林之主俺乃水路之王就該一體同心現今場帝

頭代金盔鳳翅騰 鎧甲片片金打成 光道天下荒荒刀兵四起縱有不平之氣那裡保的萬全不
 九股攢就勒甲條 護心寶鏡放光明 過強神惡鬼各占一方耳今日呂細之事秦兄若到柳江口
 打將銅鏈似流星 丈八蛇矛手中擎 將善言解勸家父看聚義分上成全此事也未可知如果
 袋內灣弓重百石 壺中密插箭小翎 不從那時再動先名之大也還不遲盜馬之事家人俱死寺
 追風趕日青獅馬 騎定索傑定太平 中取親一事戰將盡死江場這都是小事單言昨晚小妹回
 若問此人真來歷 水路揚名洪如龍 家他是一個未出閨門的幼女與你何仇何恨平日裡中途被
 衆人觀罷只見洪如龍飛臨陣前勒馬橫鎗一聲大叫蓋蘇劫家人喪命這樣狠毒傷風敗俗於心何安秦兄再想
 朋友那一位是秦老兄請出來講話一言未了秦二爺跨馬俺與你天南地北各一方 怎麼該倚勢行凶逞豪強
 向前抱銅鞭手笑而言曰來者莫非是洪將軍麼如龍答你那裡群雄聚義瓦崗寨 俺這裡拖軍買馬在柳江
 曰然在下姓洪足下尊姓二爺答曰不敢在下就是秦瓊 雖不曾兩處相通行來往 還指望彼此有事兩相幫

今日降臨敝處失恭敬

提起那盜馬事情最難當你家裡可行下大財小禮怎麼你搶人家的就罷了人家捨

金家庄殺害健將我不惱

最可恨搶劫小妹洪金芳你的你就不受看起來就是兩個天下了實對你說罷如

你家裡也有妻來也有女

俺若是平空拉來你何光今令嫖成了呂公子的尊寵莫不的是閨女了咬金說罷

洪如龍說罷情理道不是

那比廟發乍瓦崗混世王那洪如龍又羞又惱連聲怪叫說咬金好醜鬼欺吾太甚

洪如龍言罷秦二爺未及開口背後咬金大叫一聲說哈小叫三軍快與我擣鼓待我立擒此賊只聽的咕咚咕咚催陣

狗頭少弄長舌待我與你查哈哈一行說着把馬一提來至近鼓响了一陣那洪如龍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照看咬金

前大聲叫道洪如龍就是你麼如龍答曰然咬金說你說的就是一鎗咬金用斧架過還一斧去二人殺在一處約有數

人情人理我只問你天地之間何者為大如龍答曰君親為大今回合這如龍虛刺一鎗就敗下去了凡看過隨唐志的

咬金曰萬惡之中何者為首如龍答曰淫為首咬金說可就知此人利害腰中有一虎皮囊囊中有二三十个石子能百

有來你既知道可就好講話了你方才說俺搶你令妹他如步打人咬金不知利害隨後趕來如龍回頭一看見咬金趕

今現在呂家庄俺兄弟們若有一點歪心呢誓敢賭我且來伸手抓出一个石子如雞子一般大小對准咬金面門噴的

開你那高門之女在你家裡可有三媒六証夏氏小姐也在一聲打來好利害

開你那高門之女在你家裡可有三媒六証夏氏小姐也在一聲打來好利害

說起二員將 大戰在垓心 方才數回合 如龍顯精神連打了他兄弟八人若是一个一个的打就是一天也打不完書
 抓出石彈子 要打程咬金 嗖的一聲响 正打中面門 要剪捷為妙頭陣打了咬金三陣打了秦瓊三回打了侯君濟
 咬金沒提防 打了一個昏 四回打了王伯党五回打了賈云甫六回打了柳周臣七回打
 只聽的响亮一聲着了重 打的他務裡務爭似駕雲 了張公瑾八回打了史大奈九陣謝應登才待出馬忽有一
 昏沉沉兩手難拏宣花斧 恍惚忽遍體酸麻大發昏 人連聲大叫說二弟不可待愚兄冲他一陣說罷催馬前來
 只覺着眼前生花一片黑 又覺着頂上頭盔重千斤 並不答話掉鎗就刺如龍火速忙迎又是戰有數合就往
 歪兩歪抱鞍負痛敗了陣 慌兩慌幾乎落下地埃塵 下敗明公道這出馬的是雖原是延安府鉄子建他見如龍
 洪如龍大叱一聲往下赶 秦二爺催馬舞鋼把陣臨 敗陣下去微微冷笑暗罵一聲小輩你要打我可就把定盤
 洪如龍一石彈子打的咬金負痛而逃秦二爺大叱一聲說好 星安錯了說罷催馬趕來如龍抓出石子又打了去好鉄玉
 小輩少得猖狂看吾取你兩手舞鋼飛來直取如龍如龍 這才是豪傑真正是眼觀四路耳聽八方見如龍抬手他把
 用鎗架開殺在一處戰有數个回合如龍又虛刺一鎗敗下去 身子一至使了个鎗裡藏身的故事只聽的馬上嘩的一聲
 了二爺隨後追趕也與咬金一樣了明公你說這洪如龍一 過去了如龍只當是打傷落馬轉回馬來要取首級好鉄

王番身上馬戰杆一擡大呼一聲照着我的罷這洪如龍看
逐日裡創蕩芦林訪真主 高一好結交天下好漢尖

了看有斗大一顆素瑛繞着尺半長的一個鎗頭明晃晃照
俺本是姓鉄名玉人人曉 還有个草號子建天下傳

着護心鏡上刺來唬的魂飛胆裂這一時也招架不及他把
鉄子建從頭至尾說一遍 洪如龍微微冷笑又開言

身子一至把馬一跨只聽的左肋下啞的一聲就過去了這鎗
鉄玉言罷如龍微微笑道我當是何人原是鉄總戎麼

雖无傷着他的性命却把如龍袍衿挑了半幅說不及話
你有三件大罪你可知否鉄玉說不知罪從何來如龍說

二將楚回馬來如龍把鉄玉的戰杆架住鉄玉說小輩怯戰
人生在世既是为人之臣就該赤胆忠心安邦定國煬帝

麼如龍說不是怯戰敢問將軍尊姓大名鉄玉說吾乃有
那些虧負于你竟自叛反朝廷盜賣江山其罪一也既在

名馬上坐牢着聽我道來 麾下為將就該安分守職聽從號令約束三軍捉擒賊叛

鉄子建勒馬橫鎗把話談 對如龍訴說佳處弃家園 元帥張權那些錯待于你竟自私通响馬大反延安血染帥

俺自幼生長將門志高大 終日裡馳馬試劍讀戰篇 府男女盡誅其罪二也既是棄官罷職就該信馬由繮聽

俺也曾胸前常挂元帥印 俺也曾調領雄兵鎮延安 從所至甘隱林泉樂盡天年竟自狐朋狗友芦林聚義

只為着煬帝无道失了政 因此上不做皇家一品官 殺害生靈良民塗炭其罪三也你算是不忠不孝大地之

問一大罪人也還與人爭強奪勝你豈不聞古人乎

財圖賄賞罰不均尅薄軍糧欺國作孽衆人抱忿三軍

想當初漢末三分魏蜀吳

那一時禹江閉志展雄圖

為仇士卒懷恨百姓咒罵氣絕尸冷臭名尚在這是俺二

有多少為國亡家忠良將

從无見叛國反主親戚疎

罪无也俺鉄玉雖非豪杰南征北戰東征西蕩睡卧安橋渴

有一个正直无私闖夫子

至而今萬古流傳大丈夫

飲刀血忠心不改義胆常存正是良禽相木賢臣擇主芦蘇

還有那張飛趙雲心無二

到后来輔佐玄德占西蜀

聚義拔濟生靈尋訪真主正理山河這是俺三罪无也誰

曹孟德全仗張遼許褚輩

周公瑾冰心雪志保東吳

似你只小畜生上不知有君下不知有民真乃國家之逆叛

俱都是全始全終肝胆士

羞殺那背主忘恩負義徒

寔為萬民之仇敵魚鱉成群仗勢欺人不用媒妁強霸良

洪如龍將今比古代上刺

幾句話中了鉄玉肺腑毒

女四方之人皆欲食汝肉而寢汝皮自不知耻尚來人前巧辨

洪如龍將今比古連針代刺說了一回鉄玉說小輩你止知其一禮義何在良心安存畜生再思再想

不知其二那場帝无道殺父奪權毀壞剛常至今忠臣負

俺本是忠心耿耿一英豪

豈比你夫却綱常小兒曹

啞良將含冤村姑受辱萬民傷心四海大叛賊盜蜂起

你既知上有君王該為國

因何不玉帶玲瓏挂紫袍

這是俺一罪无也張權无義之徒父納子妻兄霸弟婦貪諫的那場帝回心理國政

治的那四海謳歌賀聖朝

你把那為國忘家全不論

可怎麼甘心稱王坐水牢

无光冷氣嗖嗖遍體涼征雲飄舞殺氣飛揚征雲飄

我問你高門女子在何處

還有那夏氏小姐那去了

舞咕啾啾迷滿霄江殺氣飛揚黑暗暗直透上蒼三將

平日裡強占良女為婢妾

俺也待照着樣子描一描

加力兩馬奔忙二將加力惡恨恨驚天動地兩馬奔忙赤

你只圖自己歡娛自己樂

全不管人家煩惱人家焦

滴滴攪海番江飛鳥不敢望空走獸各處深藏農夫

我再往下說就得罪于你

柳江口沒見玉春芙蓉面

棄鋤失色行客面目焦黃亂了此處雞犬慌了左右

呂家庄折了你家洪小姐

鉄于建古劍唇鎗揭其短

村庄大人不敢言語小兒叫他親娘從來也見將軍開

洪如龍白面忽然皺眉梢

不似今朝鎗對鎗

鉄玉言罷洪如龍又羞又氣把口一張說哎的好鉄玉我與你

江場上二將一時把臉番 一个家无名火起透天關

誓不兩立看我取你用鎗就刺鉄玉急架相還二人殺在一

這一个恨滿肺腑瞪双目 那一个氣塞胸堂促眉尖

處戰在垓心這一場惡殺比前番大不相同怎見的好利害

這一个心高要汲三江水 那一个志大要扳太行山

有賦為証

這一个慣作世上風波事 那一个崑報人家不平冤

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天昏地暗寒風陣陣透人骨日月

他二人殺的紅輪西山墜 忽聽的一陣羅鳴振連天

二人大戰約有四十個回合不分勝敗看了看日已沉西又聽只因為三哥囑咐要緊話須得是今晚先會洪金芳

得鳴金收兵洪如龍把鉄玉戰杆架住說今日天色已晚二且說這三位新人各居一房玉春在正房玉環在東房金芳

弟鳴金今晚暫且別過明日與你見今勝負請了二人作在西房公子往後堂而來正在慌忙之際忽有一个使女

別如龍回營鉄玉同衆兄弟回了呂家村用了晚飯各人前來說道老夫人請大叔說話哩這公子遂同使女到了

安寢去訖惟有徐三爺未睡出離大廳與公子說我有句他母親面前說道母親叫孩兒有何分付老夫人說我兒

話對你說二人步到无人之處徐三爺說賢弟俺兄弟們你今晚洞房花燭只虧了蘆林好漢玉春小姐乃爾之原

為你這件緊事這不是今日俱帶傷等到明日還少不了配禮居首玉環居次金芳又其次不可錯亂去罷公子聽

一場惡戰定不就誰死誰活有一句要緊的話就在你心裡了這話真正左右為難待尊母命就違了朋友之言待從朋

今晚上洪小姐千萬不可錯待了他在心心請回宅罷呂友之言就違了母命這可如何是好忽然一念道有了常言

公子小弟失陪有罪三爺說理當理當請說盜可失信於天下不可失信于朋友今日這三位新人俱虧

呂公子辭別三爺回后房不由的腹內展轉暗思量朋友之力我今且從朋友之言罷這公子才進洪小姐房中

眼前裡現有三位姣小姐難殺人先與那个入洞房他二人成其夫婦第二天公子遂往前廳而來到了前廳

只見眾豪傑也皆梳洗完條徐三爺說恭喜了你速着人跨一匹追風趕日銀鬃馬 使一杆雪白銀鎗手內擎

收拾飯來吃了預備今日還是一場惡戰公子聽說遂即分洪如鳳觀罷來將暗喝來 不由的勒馬橫刀問一番

付家人速速去着酒飯不多一時酒飯齊來眾人酒飯方用眾豪傑來至庄前將陣排開早有羅成把馬一提飛臨陣

畢果有家人來報說洪家兄弟又來罵陣眾人聽說各人前洪如鳳一聲問道小輩少得伸駒通爾名來殺你不遲

披挂整齊手持利刃出了大門跨上征駝出庄而來不在話羅成聞言把馬勒住說道你問吾名麼馬上坐牢聽吾通

下且說洪如龍押住陣角如鳳跨馬橫刀正然罵陣忽聽的名于你

戰馬嘶叫只見呂家村出來了一群好漢比前番大不相同 羅士信勒馬停鎗立戰場 對如鳳訴說名姓與家鄉

洪如鳳勒馬橫刀仔細觀 呂家村出來蓋林眾魁元俺本是姓羅名成字士信 祖居在山東淄川古盤陽

一个家威風凜凜豪氣勇 一个家殺氣冲冲凌九天自幼來高一好在江湖劍 俺也曾鋼打登州老楊王

俱都是明盔亮甲天神樣 眼看見柳江二將在庄前反延安元帥張權死的苦 豹頭山夜叉一命赴黃梁

眾豪傑綠江一提來出馬 只聽的馬銜鑾鈴响叮噹大約你久已聞名知利害 越早的收兵回營免災殃

只見他白袍銀鎗英雄樣 而且是面如芙蓉俊俏男你若是不識進退要交戰 好怕你招不住這銀杆鎗

羅士信打草驚蛇說一遍

好不待氣死洪家二公郎二人大戰江場不分勝敗這且不表却說徐三爺派出眾兄弟

羅成這一些話俱是打草驚蛇洪如鳳是一頭火的人那裡們迎敵又同公子回上大廳向公子說道呂賢弟眾兄弟為

受的這口氣的連聲怪叫說好狗頭我看你胎毛未退乳唇你這件親事十傷八九今日這場惡戰吉凶未定賢弟當

未乾竟敢誇口出話傷人坐牢着吾取你一行說着就是回后宅與洪小姐說回到陣前一來認親二來講和省的兩下

一刀好羅成不慌不忙用鎗架過殺在一處好利害

日動干戈這公子起的身來說兄長之言乃兩全其美事不宜

真正是話不投機半句多

他兩個久戰英雄誰征敵

遊小弟告辭了呂公子辭了茂公往後宅走着暗自點頭道

這一个大刀一擺如門扇

那一個銀鎗一搥塔毒窩

好个徐茂公真正是未卜先知幸虧我沒違了他的言語若是

羅士信平生不怕坐地虎

洪如鳳敢敵仗着人馬多

我不宿兩房今日這一件事未必不就有些肯求茂公茂公

這一個永不推杯大海量

那一個世不逃席耐十合

我可服了你了

這一個隨機應變會閃綻

那一个手疾眼快有騰躑

這公子行走行思進后房

他敢則橫裡監裡画成行

他两个馬走盤桓三十踭

好一似一對金雞大爭窩

徐茂公從今我可服了你

似他這未卜先知委實強

待要他两个罷兵息征戰

還得那賢德金芳女姪娥

怪不他搗破耳朵囑咐我

千萬的休要錯待洪金芳

昨晚上海若不成人夫婦

今日裡兩軍陣前息講和

死為呂門鬼母親放心勿慮老安人說既是如此你二人即去

這公子來道洪小姐房中小姐說即君有甚麼事情妾身

可早早回來莫叫我倚門懸望他二人齊聲應道謹尊母

從命就是了公子說如今令兄合蘆林朋友大動干戈无非

命途辭別了母親出離了后堂前至大門以外一齊上馬竟

是報你被劫之仇我想借這段姻緣不虧他們焉能成就

奔庄外而來若知端的下回分解

欲煩娘子貴體同到陣前來認親二來講和才能兩全其

這呂公子與洪小姐來到庄外那一些蘆林好漢人人欽看

姜萬望娘子連行才好小姐說妾身既付與郎君就是赴

个个驚呆一个家口中不言心內自思說他二人為何至此眾人

湯投大敗不從命但此一去必得稟知母親才是公子大喜道納悶這且不講且說那洪小姐與呂公子把馬收住定睛一看

娘子識見高明小生不及也小姐遂下床來同公子到了內堂只見柳江口的人馬在正南上安營蘆林中豪杰在正北雁

見了老安人双双下拜安人慌忙攙住道媳孀未過三朝怎麼翅擺着中間有兩匹馬往來盤旋馬上兩員大將刀鎗並

下床呢小姐說今有孩兒二家哥哥庄外爭戰孩兒要去認舉正自酣戰一个穿紅一个挂素俱是少年小姐問曰郎君

親講和特來稟知母親老安人說這到極好只怕你到了那你看只江場上交戰的二將那个金甲紅袍的妾身認的是二

裡順了令兄叫我那兒知之奈何小姐說孩兒生為呂門婦家兄那一位白袍小將端的為誰公子說娘子你不認識此人

麼待我說與你聽此人乃當今天下聞名第一條好漢山東說他有三路惡鎗敗中取勝二弟前去追趕倘有失錯怎麼淄川人也姓羅名成字表士信他乃平北侯之子真正是天中魁了得如鳳說道大哥差矣我料這些小輩有甚麼失錯他首武將班頭誰人不知誰人不曉

縱有惡鎗其奈我何算是大哥多疑了如龍笑道二弟你

洪金芳勒馬擎鞭將眼睜

不住的手打涼棚看分明

雖无見面却也該耳聞他在登州府一匹馬一杆鎗闖楊令

他見那二將江場大戰爭

洪如鳳大刀一擺如門扇九宮八卦連環陣如入无人之境在延安府與鉄子建大戰

小羅成銀鎗好似螺絲窩

他二人馬走盤桓三十跨三日三夜不分勝敗今日能有幾個回合就戰敗了他不成

他二人正看之間不代慢

忽見那羅成敗走撲東方到底不是愚兄多疑原來還是二弟才淺這呂公子見羅成

且說羅成與洪如鳳正戰那羅成虛點一鎗敗陣而走如鳳敗下去了又見如龍阻住如鳳的去徑兄弟二人那裡說話忙

催馬舞刀隨後就趕如龍着忙一馬當先攔住如鳳的去徑把小姐叫了一聲說娘子何不前去這小姐慌忙把馬一提就

大叫一聲二弟不可如鳳說小輩敗走正好追趕成功大哥為何到了他二家兄長面前如鳳看見大叫一聲道這个無廉耻

攔住我的去徑如龍笑曰二弟爭乃年幼不知兵法你當那的了頭中途被劫有何面目見人今日前來自送死也舉刀就

羅成是真敗麼他乃名揚天下當今第一條好漢聞聽人砍如龍將刀架住說二弟不可妹妹此來必有話說待我問

他一問愚兄自有去語遂向小姐問道妹妹此來為何小姐說恨之威容小妹說說小妹就說不容小妹說話願作刀下之鬼就二家兄長來此為何如龍說原是為了妹妹的小姐說我也是為了了說完哭起來了洪如鳳含怒不語如龍說有話講來哭的兄長如龍說妹妹這話竟混其愚兄來了小姐說兄長這話的是甚麼小姐才把淚痕止住尊了聲二家兄長小姐在家是竟混其妹妹來了如龍說你說為我為的何事小姐說你說為何等之人如龍說你在家是未出閨門的幼女小姐說可有來我為的何事不好了兄弟二人還容的麼

這小姐幾句混話來散嘲 怒惱了龍鳳兄弟二英豪 剗担驚受辱貞節先憑清濁難分這却是從那裡來的

洪如龍手提絲繯微微笑 洪如鳳提了幾提殺人刀 不過俱是父親所致耳借父親連伯二女不以為足還要國霸

罵了聲了頭說話无道理 全不想兄妹手足是同胞 金氏小姐常言說得意之事不可再往若那一等无丈夫的女

人家說女大向外我不信 你果然忘了父母舊劬勞 子也還則可以如金氏女子早已與呂公子結為秦晉縱然倚

性一惱血染剛刀殺了你 到省的留着樣子不好賄 勢取來將呂公子置于何地常言說為人莫作虧心事半夜

洪如鳳怒發如雷要動手 這小姐尊聲二兄把氣消 打鬥心不驚湛湛青天幽幽地府善惡有報理固然也今

洪如鳳聲聲要殺小姐小姐說二兄暫息雷廷之怒且罷虎日之事當自追悔何必苦苦分外追求

這小姐未曾開口心痛酸
俺自幼姣生慣養十五六

對着他二家兄長訴根原一言說起那蘆林兄弟俱是正直无私的男子若是那等不
並不曾輕狂閑步到門前良之人既行搶劫必有惡意誰想他除无惡意反將小妹送至

想小妹自幼先曾出閨閣

結的那冤家仇恨在那邊 呂家村與呂公子成親推此情節豈不令人可敬而可畏乎

俺如今悞遭搶劫受凌辱

分明是陡起風波不平冤 况聖賢有言君有不義臣不可以不諫于君父有不義子

休道是湛湛青天无報應

須知道幽幽地府有循環 不可以不証于父今日父親所為如此吾兄不能諫証致使父

這正是出乎適者反乎適

方信道天理昭彰理當然 親陷于不義而反怒目揚眉與人家爭強奪勝

宜乎該自知罪過自追悔

可怎麼純領三軍來庄前這小姐二番與兄把話談 不由的態態切切說一番

勸兄長受辱吃虧忍了罷

料不是整旂挂牌旌獎借常常言道君王有過臣當諫 誰似你助紂為虐有罪愆

這小姐滿口說的一片理

氣的个如鳳喊叫連聲喧致的那萬民辱罵不絕口 總就是骨肉至親斷往還

小姐言罷如瘋大怒道你且不必啼哭俺父子獨霸柳江歷全不知自己罪過自己惹

還要來擬頭整腦立人前

來有年自來沒吃這樣大虧妹妹你且靠后待我捉拏此你莫把蘆林豪末小可看

他俱是志慮忠誠義勇男

賊與妹妹報仇言畢就要催馬小姐說哥哥少停再聽小妹 雖在那瓦崗寨上為草寇

並不曾傷天害理強行奸

呂家庄待他有甚恩合義

柳江口與他有甚仇各冤 勇戰也不容易取勝于他如今八員健將俱在江場廢命若

都只為父親平素行霸道

他高一好與人報不平冤 二家兄長萬一有些好歹借父親年殘如何還能爭的這一

你看他夜打登州湯潑雪

你看他大反延安反手間 口氣呢哥哥若是堅執不聽小妹之言請借哥哥的寶劍

他俱是鎗刀林裡魁元首

他俱是名揚天下好漢尖 一用把小妹這頭割將下來煩哥哥拏去交與娘親彼此扯

柳江口勢孤力弱兵將寡

怕的是落入下風悔后難 斷這條腸子任你兩家誰勝誰敗我真出了一个不見使了

常言說為人須要將冤解

何苦的與人結仇又結冤 這小姐一陣傷心淚湧泉 對兄長一五一十說一番

今日小妹再三將兄勸

望兄長再三思維思再三 我如今已屬成了呂門嬭 總就是提出水坑溫難干

小姐言罷洪如颯說似你這等說來這一場虧借就甘吃了他的 呂家村現有蘆林為扶助

那見的兄長臨陣能爭先

罷小姐說二哥哥呀你今日為我而來不過是念同胞之義不 哥哥呀你若不聽小妹話

我今日要借哥哥劍連環

忍小妹在水火之中小妹為兄長而來也是念手足之情不忍 把小妹這今頭來割了去

煩哥哥帶進高堂二年親

兄長在生死之場你看那蘆林豪傑且莫說今個俱是鎗 我只可做個屈死含冤鬼

斷不忍坐視成敗袖手觀

馬純熟能征慣戰就是十四五的那員小將真正有千合的 這小姐一一說到傷情處

說的他二家兄長心不安

小姐這一些話說的他一家兄長暗暗點頭洪如龍說賢妹之柳江口叅謀定下水牢計
言有理愚兄就此退兵回家對父母說知縱然父母有些難衆明公要知石來端的事
下回書注爲蘆林衆弟兄
還得你大家請出孔方兄

爲俱在愚兄弟身上賢妹且回呂家村去見了妹夫務必好言
致意萬勿以前事記憶至于蘆林朋友亦要替我善爲說辭
自今以後永訂盟好結爲唇齒愚兄就此相別不日登門謝罪

還要請衆兄弟到借柳江口走走幸勿見棄

好一個隨機應變洪如龍 實是今能識時務一英雄

他看透生米已是做成飯 何言不一白話來暖三冬

他合那蘆林兄弟論朋友 又合那呂家公子叙親情

在馬上欠背躬身來陪罪 喜的那夫妻四口應一聲

但見他令旂一展將兵退 到家中細細說與他尊翁

他兩家喜的喜來惱的惱 只因着行人最惡路不平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二集 卷一 二本

惹起心頭无名烟那洪伯聽了兒子所說只氣的吶的一聲
把口張咕咚張下生來不省人事了龍鳳兄弟慌忙扶將

起來說父親怎麼來定省了一回才喘過那口氣來大叫一

聲蒼天蒼天我洪伯見不的人了

老洪伯氣觸咽喉命將危 醒來時殘目幾點淚雙垂

只見他怨回天來恨回地 不住的幾聲長嘆幾聲悲

現放着膝下姣生奇男子 那去了閨閣蘭芳女中魁

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二集卷之一

息兵罷戰女姣娥 理直氣狀退干戈 我想他自幼先曾許婚配 羞殺人成親何曾有冰媒

明公英作平安着 眼前又要起風波 這才是牆頭未見桃與杏 是怎麼園內先損一枝梅

幾句閑言叙過且說洪家兄弟二人聽了他妹子之言說的提起那陣前屈死八健將 好叫人淚洒胸前暗自悲

句句有禮只得將計就計退兵回家到了家中見了父親將俺自從柳江聚義許多載 問一問除了龍天我怕誰

呂家庄成親講和之事說了一遍這才是只因幾句掃幸語到不如一刀一塊對了罷 俺從來自幼先知這樣虧

老洪伯聲聲恨怒氣不息 身旁裡忽有一人稟一回 這秦謀真聲大王莫心焦
 俺有那黃公三略呂公韜 老洪伯聲聲恨怒不止忽見身旁一人秉手說道大王息了呂公子已經成了七夕客
 千金女今日已是渡省橋 雷廷聽俺一言相勸洪伯正然惱怒忽聽耳邊有一人說話遂 算來是兩偕秦晉親難斷
 勸大王莫將佳婿一旦拋 將淚痕止住就位而坐看了看那說話的原是帳下秦謀遂 最可恨蘆林兄弟他一眾
 提起來令人懷恨氣怎消 問道秦謀有何話講那人答曰從來兵家之常在不在勇殺 憑着借運籌帷幄勝千里
 定就的鬼出神謀笑裡刀 想秦瓊羅成那一些人俱是鎗刀林內拔出來的漢子萬馬想當初孔明全仗火一把
 似俺這靠水須用番波潮 營中創出來的英雄總然龍鳳二將武藝過人也未必在他縱有重瞳項羽冲天志
 當不的十面埋伏計一條 他以上再若興兵倘有失錯怎麼了得常言龍策難鉅頂明日裡請他來赴柳江會
 準備着波心浪內困英豪 上角虎穴怎拔嘴邊毛此事不可造次大王再想洪伯哼了老洪伯聽說暗暗將頭點
 就說道真是你的主意高 一聲說似你這等講來難道就罷了不成秦謀說末將有秦謀言罷洪伯大喜道我曉的了莫非反舡拿人之計麼
 一小時不用人馬不用刀鎗叫他一个个束手被擒那時任憑秦謀曰洪伯說此計甚妙我一邊差人下書你一邊暗設舡
 大士發落 隻使了秦謀說正是洪伯遂取筆在手不多一時將書寫完

差一心腹小卒送到呂家村請眾兄弟柳江赴會這且不講俺這裡敬其小的候明午
 且說那蘆林兄弟見龍鳳退兵大家回了呂家村門前下馬自今后彼此兩下如唇齒
 進了大廳羅成將洪小姐解和之事說了一遍徐三爺說罷了常想着患難扶持兩相助
 大兵既退借收拾渡江便了呂公子說眾兄弟周全小弟草堂內備下一席送行酒
 親事令人感念不盡在舍下休歇幾日聊表盡杯水之敬俺這裡伏冀降臨須早刻
 送渡柳江未為晚也徐三爺說公子不必留戀今日暫別徐三爺念罷柳江書上語
 異日自有相會之期渡江船隻還要公子用心正然說話忽徐三爺念罷書詞咬金大笑三爺說四弟笑者為何咬金說
 有人報道柳江口差人下書徐三爺說叫他進來不多一時只我天老賊明白裡治不的借兄弟們如今又想暗算了三爺
 見一个小卒來至廳前將書呈上三爺接書在手分付小卒說四弟高見此書如何回答咬金說用甚麼回答明日赴會
 出去遂令眾家兄弟將書拆開大家觀看上寫着甚麼言語就是了三爺說四弟又叫人可笑了明知故犯如合使的咬金
 上寫着柳江洪伯三叩首多拜上蘆林兄弟麾下前說小弟自有主意我叫他周郎妙計高天下暗了夫人又折兵
 一來是致謝前日盜馬罪二來是感激成全女姻緣明日赴會之時各人暗代兵刃見機而作若有風吹草動先把

老賊抓住叫他送過柳江一來兄弟們顯了漢子二來叫他知一來是明欺洪伯智謀淺二來是仗着羈絆洪金芳借的利害這比做兩個故事伍員舉鼎欺秦王子敬魂夢怕這衆人挽韁提轡往前走猛看見兩匹馬跑似虎狼

閉公借若不去赴會豈不被他耻笑三爺說四弟之言有理衆人正然催馬前行只見兩匹馬跑如飛而來衆人不解其意要小心咬金說自然着意說着話天色已晚各人安寢一夜不多一時來至近前馬上兩員將官見了一齊跳下馬來路先言到了次日天明衆人起的身來梳洗已畢用了早飯咬金亭打恭衆人定睛一看原是龍鳳兄弟咬金馬上問道來說今日上柳江口赴會看看老賊怎麼安排三哥與鉄二弟者莫非洪將軍麼二人齊聲應道然愚兄弟奉家父之命在此看守家眷打聽着俺過了柳江遂后起身趕去倘有疎特來速接咬金笑曰孤家有何得能敢勞速接請上馬同行二虞鉄二弟還是個伴徐三爺說正是衆人被挂整齊手持利刃人飛身上馬兼手言曰俺二人先報家父去也言罷飛馬而去呂公子命家人拉馬前至大門以外共一十六家豪杰各人占燈衆人又行了數里只見有許多軍卒伏柵路旁咬金問道爾來驥大家一拱而別衆人催馬出庄一直撲柳江口而來等又是做甚麼的軍卒答曰俺是奉大王之命前來迎接衆豪杰催馬出了呂家庄一个家威風凜凜上柳江咬金說你家大王待俺兄弟們好誠敬的緊哪起來頭前引要想着登山平踏虎狼洞一心裡入海大鬧水晶宮路哈軍卒答應一聲起身頭行不多一時來到柳江岸上看

了看此處光景與別處大不相同

服跨一匹逍遙駒正是洪伯老賊來至近前束手笑曰末王有

衆豪杰馬臨岸頭各停鞭

看了看此處光景非等閒 失遠迎萬望見諒咬金說惡兄弟先故到此擾亂有罪有罪

看了看綠水滔滔番波浪

捎了捎青山翠翠罩雲烟 洪伯說虛近虛近遠束手讓衆人催馬來至轅門只見

山坡下樹木交雜層層擺

江心里來來往往數百船 左右兩杆大旗上有斗口大字寫的是威鎮青山有道主獨霸

水營中各按奇門藏遁甲

早營外列擺鎗刀劍連環 綠水仁義王衆人看畢腹內暗道好一个仁義王有一橫匾上有

有幾處征雲漫漫鎗刀列

有幾處殺氣凜凜悵祈禱 四个大字寫的是海闊天空下邊又有一付對聯左邊是承劍

這就是出生入死森嚴地

總就是英雄到此心也寒 帝王業右邊是執掌生死權說話之間進了轅門來到二門

為甚麼水旱將士多威武

原來是洪伯治就錦乾坤 有幾個軍卒跪稟一聲唱道下馬老賊棄鎗離鞍衆豪杰

衆豪杰正然觀着江邊景

忽聽的銅鑼振耳連聲喧 也一齊下馬軍卒齊來拉馬抬刀洪伯說請衆人遂進了二門

許多的隊伍齊齊分左右

黃羅傘罩定柳江聚義男 將進大廳看了看好威武的緊哪

衆人正觀柳江景致忽聽的銅鑼當當武士吶喊就知是洪

這才是老賊有意把人挾 兄弟們入了龍潭進虎穴

伯來了不多一時只見軍卒吵兩邊一閃中間閃出一人玉帶蟒

看了看左右列擺刀鎗對 雄糾糾軍卒武士一大些

噹噹的雲牌响亮聲幾點

又打上青衣喊道聲不絕愛聽這樣話的到底是說老實話呀洪伯笑道程兄

密密層層鞦韆又奔東西列

明晃晃鎗刀劍戟左右遮少怪我說的是今日請眾兄弟到此不成今席地不過是

許多的朱纓閃閃繞人目

无数的豹尾飄飄動龍虬薄酒粗飯望眾兄莫要見笑還要相處厚道不犯爭差

看了看按上擺着迎風酒

那一些桌椅杯盤與人別咬全笑道這不是正經話麼向后說話就是這等斷不可

老洪伯束手謙恭往上讓

轉上了創業蘆林响馬爺之乎者也的咬全正然說話忽見一个小平前來跪稟說

下邊有一人朝上來陪坐

你道此人為誰呢謀二字洪伯大怒道呸奴才該死尊客在此焉敢亂報軍情

就是那金芳小姐他親爺

叫武士推出梟首哈兩邊答應一聲就要掣人咬全鼓掌大

眾人進了大廳按次序坐下洪伯令人看茶茶罷止酒過二笑道皇兄莫弄圈套孤家明白了

巡洪伯欠身笑曰末王不腆幸喜眾兄辱臨總有簡慢萬望程咬全鼓掌搖頭笑滿懷

看起來這是有些古怪哉

包涵願結異姓之同心永效閑張之桃園不知尊意何如咬那小平言出叅謀兩個字

是怎麼喝住不叫把口開

全說哈皇兄精混帳待說說幾句正經話不說也就罷了皇兄你道孤家不曉的麼

明明的項羽設立鴻門宴

甚麼之乎者也的你識幾個字就弄也酸那腔孤家是不算的是穆公臨潼門寶台

不敢比楚國明甫西漢王

可仔是俺若怕你不來

俺撞着萬馬營中交好運 應一聲又看上酒來咬金一連吃了數杯洪伯暗罵道好不醜

俺遇着鎗刀林內才發財

俺兄弟酒席筵前有好多 鬼俺的機閑被你參透了八分若非盟誓夫事去了罷了這

我叫你目下一命嗚呼哀

眼看着咬金目下就動手 才是金風未動蟬先覺暗算先常死不知洪伯正然暗罵

且等待下回書裡講明白

家人上了菜來明公洪伯這一席酒味真正豐厚的緊

且說洪伯聽的咬金那一些話只唬的面目改色束手笑道程兄

雖不是國家大晏帝王居

那一些鄉民士官萬不及

此言差矣背地暗算豈是大大夫所為咬金說且住你說今日

莫說是各樣異味人罕見 桌面上壺蓋金色赤旭旭

這是好會麼洪伯說並無歹意咬金說既是好意你敢對天

明公這席上有幾品好菜 甚麼那菠菜光莢粉皮豆芽

盟誓麼洪伯說有甚磨不敢處言畢遂叉身離坐一伸手桌

雞子鴨蛋俱都世元有的 上幾味火炒鹿筋麩羊肉

子上抓過一壺酒來往上一舉連奠三杯說道天地神明日月

有幾味山肴熊掌與鮑蹄 上幾品水中鯨鮓金鱗鯉

三光我洪伯酒席筵前若有歹意天打雷誅明公這洪伯暗

有幾味浪底海參共鮑魚 有幾味家中日用平常菜

算為何這等盟誓他原是在江心陷害不是在酒席筵前

就是那燒鵝燒鴨并燒雞 他那裡自來不興吃單并

所以這等盟誓咬金笑道孤家得罪了看酒來哈兩邊答

籠蒸的雪花點心甚出奇 衆兄弟一齊用過酒合飯

老洪伯束手閑言把話提

了個頭起的身來慌忙拉馬眾人下馬順着橈板上大船

眾人用飯已畢洪伯笑道列位兄台酒席淡泊粗飯必須用飽未曾開船只見洪伯跨馬而來咬金說皇兄又來為何洪伯

休得作假咬金說勾了餘外還有個肚子不成厚擾了我們說有心親自送過江去明公兄弟們此時若有主意趁此機

就此起身洪伯說兄台可是回呂家村可是渡江上瓦崗寨呢會叫他送過柳江百事皆無爭乃没人看到咬金說不帶罷

咬金說自然俺們是上瓦崗寨選上呂家庄做甚麼洪伯洪伯說既是如此恭敬不如從命待末王目送一程便了分

聽說此言心中暗喜遂即分付左右外邊速着渡江船伺候付一聲開船只聽的銅鑼雷響响了一陣抽了跳板艍公們

兩邊答應向外急走待不多時一人前來跪稟說船隻安排搖櫓的撐槳的撐槳向南而去不好了

停當了洪伯說外面聽候那人答應一聲去了咬金欠身離坐這才是場帝先道生亂離各處裡狼烟滾滾不盡息

眾兄弟一齊相隨洪伯送至大門令人拉馬哈只見兩邊軍卒眾豪杰替天行道逞好漢因此上濟困扶危任東西

拉馬的拉馬抬兵力的抬兵力眾人一齊上馬出了轅門別了洪也是他災星未滿遭魔障才惹的洪伯老賊把人欺

伯不多一時來至江邊只見有一隻大船船上有數十餘人跳算來是咬金一時失主意准備着江心番船落水中

上岸來一齊跪倒說小弟們奉大王之命在此候渡說罷叩看起來人在浪中力難使那一時誰敢保他凶合吉

常言道為人須當識時務

又道是教者莫用用莫疑一伸手抓住坐下捲毛獸

只覺着心口窩裡跳多咬

只為他眼前誤失一着錯

因此上落的輸了滿盤棋 衆豪杰手足无措手瞪眼

羅士信着忙掃住馬狂駝

衆艙公扯蓬撐篙打長號

不多時船到江心在咫尺 程咬金呼兄喚弟極了帳

就說道眼前難定死與活

却說咬金同衆兄弟上船南渡不多一時來至江心只見艙公只聽的船下呵以一聲响

原是那作惡艙公弄輕薄

們一个个將槁柱水中一丢俱是赤手空拳咬金大怒道唬好 霎時間滿船俱是一片水

咕咚一聲那船就番過來

大胆的奴才為何將槁子投下了水去這是怎麼說艙公們冷了可憐哪

皆因那扯淡惹的是非多

笑道醜鬼你待怎麼說俗就怎麼說咬金聽的艙公此言大 縱有那通天漢子无處使

只落的念了幾聲救命佛

叱一聲兩手舉斧照艙公砍來那些艙公唬了一齊跳下水去 正是那列宿星官遭危難

上流頭船隻來了利害的緊

又見上流頭戰船飄飄銅鑼當當順風而來不好了

一个个手執鏡鈎連聲唱

衆稍公一齊亂跳水浪波

程咬金驚疑不定暗揣摩 俺衆兄弟們一時无措被稍公把船番覆上流頭有數十隻

聽了聽上流一派喊聲振

人打上叮叮噹噹响銅鑼 船順流而來各執鏡鈎呐喊一聲一齊下手抓人的抓人抓馬

程咬金大叫一聲不好了

俗上了人家當了 的抓馬一个个拉上船來幸喜衆人俱未傷命兵器仍在

馬上拴挂先曾失落不多一時船登北岸洪伯鼓掌大笑哈哈道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且將他掣上岸來打在地牢以待哈哈分付秦謀下去查點明白報來秦謀應了一聲是逃掣金泉首哈軍卒答應一聲遂將衆人一个个綁上來了

即到船上一看只見被捉之人止有一十四名秦謀大叫道走了走老洪伯鞭敲金鐘凱歌還喜的是擒掣蘆林衆英賢

了洪伯岸上問道走了那個可掣住醜鬼咬金麼秦謀說沒其初甚是得意及至轉回坐驢他心中又犯起躊躇來了他有洪伯又問道可有小將羅成麼秦謀說沒有洪伯恨道哎尋思着呂家村現有延安鉄總鎮

未王心上的兩個人俱未掣獲可惱可惱也罷想此二人也不遠一霎時面帶憂容鎖眉尖又打上咬金羅士信逃走

可速速趕下去掣來見我軍卒答應一聲架了一隻快船趕如今是一塊心病挂胸前這才是風雲不遂龍虎志

下去了這且不言單說洪伯問道如今被獲者都是何人共這其間始終有些犯綿纏好一似猫咬尿泡虛歡喜

幾名呢那秦謀遂將衆人的名字盤問明白朝岸上稟道現如今是千棒刺蝟左右難為甚麼老賊不敗行殺害

今掣獲的秦叔寶尤俊達張公瑾史大奈魯明星魯明月怕的是鉄羅二家將魁元這一時地牢困住列宿將

侯君濟王伯党王君可單雄信賈云甫柳周臣謝應登急回來再正文土白虎官

柴樂天鉄子建未到逃走了咬金羅成秦謀報畢洪伯不言衆人地牢遭困且說羅成咬金逃走明公你說這羅成

咬金他怎麼就能逃走皆因那反船之時衆人俱各失驥惟有沉困于足酸麻馬也不能上了只得將馬拉着一步一步慢
羅成咬金他二人將馬抓住常言道是馬就有三分龍性隨波順慢而行

浪將他二人帶下去了撓鉤子掣人的時節貪看眼前沒往看這才是老大一時因英豪 把一个大將魁元急壞了

所以他二人就逃走了到了洪伯又差船去趕的時節已下去多時了只覺着身體沉重難騎馬 无奈何歎步從容走荒郊

那裡還趕的上呢但只是二家魁元被水打下有還有疾不在這一時心驚不住回頭看 怕的是追兵來時怎麼招

一處分明是一時的事說書的却先兩個口不少的按下頭且講 看了看紅輪西墜天色晚 蒼天蒼天我羅成命好苦

一處不言混世魔王且說羅成在那波浪之中自午后直到日 深山內何處可是安樂巢 兄弟們于今不知生合死

已沉西方才登岸看了看那鎗也還挂在馬上只覺着心神 好叫我幾度傷心淚暗拋 早知道創業一回无結果

恍惚腹內又飢身上又冷雖是八月天氣怎當的水浸半天叫入 到不如退歸林泉守蓬蒿 看起來爭名奪利成何用

那裡支持的住只見對面有座大山山中有條小道羅成尋思 有多少英雄俱在陣前消 羅士信一陣淒涼一陣嘆

着且進山中一來迴避進兵二來找個庄村將袍凱烘乾定省 好了那比廂有人來了 來了个年老樵夫把柴挑

定省再作道理羅成想到這裡就要上馬只覺着身體 羅成正在悲嘆之際忽見正南上有一个年老樵夫担柴而

來順口作歌歌曰光榮無存荒山打柴換米度殘年閑這上流頭到此有三百五十餘里這不過三兩個時辰怎麼就
 是閑非概不官勝似朝前一品官羅成聽的作歌暗自想到能到在這裡羅成說俺乃反船落水幸喜得馬順流而下所
 此必高人路旁少候等他來時領他指教便了停不半刻想以至此樵夫大驚道哦這就是了小將軍造化造化天色已晚
 夫担柴來至羅成面前輕輕將柴担放下兩手叉腰喘了幾身上衣甲未乾這可就難為你了若不棄嫌聽我道來
 口粗氣抖了一聲你這位小將軍好沒要緊是待上那裡去我家中支身獨居一草堂俺在那西北十里常家庄
 羅成說不知所往樵夫說既不知所往因何至此羅成說因小將軍若不棄嫌隨我去可只是一件俺山林人家
 偷路過柳江上了賊船幸先傷命逃走至此樵夫說有幾元甚麼好的給你吃個飽不過是幾碗薄粥粗米湯
 天了羅成說就是今日午時樵夫說呀我不看你是過路好多的權且俯就宿一晚借等到明日清晨再商量
 的客若是俺本處人看我吐他頓好口連話也不合他說羅成千萬的不可岔了這條路若是你馬走西南定不祥
 說是怎麼講樵夫說我且問你你是位神哪是個鬼呢羅成他那裡日落短刻人難走許多的妖魔鬼怪現形藏
 說我是個人樵夫說既不是神又不是鬼仔細你會騰雲駕霧時常裡有人誤入被他害誰人敢輕自先故到那廟
 刮旋風是西岐雷振子有兩個肉翅子飛了這裡來柳江口在你今日幸喜半途遇着我若不然的時節

可惜你青春美貌少年郎 這西南上一座山名太陽山 着一陣頭疼滿腹如火燎一般 身上乍寒乍熱把口一張花喇
常聽的我家先人說過那個去處利害着哩 喇吐出幾口陳飯把頭一低 二目懶爭把个身子搭伏在馬上

山頂上古洞題為月霞府 那其間好似有个五閻王 信馬延江任其所走 那馬走開向西南走有數里路旁有一

看見那山勢形影胆魂喪 聽的那月霞二字驚四方 座大碑那馬自碑旁而過 咕咚一聲將羅成張于馬下跌

小將軍偕二人真是有緣 料你人因馬乏了 的哎喲了一聲就不省人事了 那馬見主人落馬也不速去

我頭裡担柴回家將你候 你這裡從容后到不用慌 在路旁咕呱咕呱的啃草 羅成甦醒一回 二目微睜只見面

你若是不知門戶將我問 你就說誰是打柴那老常 前有座石碑碑上有字將病眼一看 上面題着太陽碑三

那樵夫言罷担柴伴常去 霎時間崑崙崙崙阻隔日光 字羅成想起那樵夫之言 大叫一聲吾死也 往下就不再說話了

不言樵夫担柴而去 且說羅成聽了樵夫之言 只唬的毛骨皆 他看見碑上題的是太陽 小羅成唬住三毛七孔心

乍着了看日已沉西 充奈何將馬牽至一塊大石邊 自己先上大叫了一聲 吾死閉了眼 項梁穴走透真靈與三魂

了大石才上的馬來 把馬一提 那馬也作怪 不上西北偏上西南 二目中含定兩點辭鄉淚 霎時間面黃唇青把腿伸

羅成收了幾收全收 不任心中又是驚恐 又是急燥 只覺白龍馬在旁不住連聲叫 他雖然口不能言 鼻子聞

常言道馬有為主垂鞭義

又說是犬有為主展草恩要尋个山林人家投宿一晚明日再打聽兄弟們信息只是

山坡下倘若死了羅士信

久以後誰鎖五龍保唐君並無庄村又無人可問走有半個時辰天已東澄時候幸喜

常言道天數不盡人難死

准備着驚馬動月素玉美人明月當空照耀如同白日咬金正在危難之處忽聽的東南

若不是天生少年模樣俊

好不待絕了羅門后代根上一陣風响呼呼的刮了一陣只刮的番土揚塵令人透骨寒

這才是一言難講兩下事

急回來再表東河程咬金心咬金暗思道且住這一陣風有些不祥待我迴避迴避遂

按下羅成性命不保且說程咬金被水打下去也登南岸與把馬拉在荆棘之中將身遮住只見風過處現出一位女子雖

羅成相離不遠約有十餘里咬金暗叫一聲老天足以勾了看是夜間看不明白幸而月光之下也看他五七分

了看天色不早了四下里並無人行對面俱是山林遂拉馬程咬金避身荆棘心胆寒風過處現出一位女嬋娟

進的山來到了閑淨之處把馬鞍揭下來又將袍鐘脫下搭只聽的環珮叮噹連聲响又聞的一陣異香到面前

在山石之上亮了一回不多時天色黃昏西風飄飄覺着身只見他窈窕身軀穿着素將一枝雪白枝花插鬢邊

上寒冷遂將馬來備上又將盛盒甲包拴在馬后宣花斧如同是天台桃源採藥女是怎麼玉腕缺少一行藍

也挂在馬上此時只覺着腹內飢餓難當只得牽馬前行明公你當這是什麼人呢他本是月霞府中一女子

太陽山月素不把山來下 山坡下誰救淄川將魁元 程咬金步行山徑心裡忙

又加上萬種秋景動淒涼

那女子飄飄搖搖扑西北 忽聽的象犬汪汪吠聲喧 明皎皎一朵冰輪生玉色

赤滴滴幾點流星吐紅光

話說咬金見那女子飄然而過向西北去了停不多時聽的犬

孤單單織女常盼隔岸即

吠之聲咬金說好了犬吠處必有人家住我扑犬吠之處前去 戰萋萋枝影似蛇行當道

重重疊疊怪石如處卧路旁

便了起身出了荆棘之中仔細一聽那犬吠處正在西北咬金 冷森森金風催搖草不動

呼喇喇黃葉飄舞亂飛揚

尋思道且住方才那一女子非鬼即怪是往西北去了犬聲 絮叨叨蚊蟻連聲无休歇

悲切切子規啼到奔家鄉

又在西北恐有不祥倘有失錯怎麼了得尋思一回就不 絲依依垂柳幾條金線擺

黑呀呀松林一片數里長

敢動了少頃之間他說道呀吓今日怎麼這樣胆小豹頭山 翅冷冷左邊枝頭驚宿鳥

鳥啾啾石邊草內走兔獐

母夜叉怎麼見來到底是尋安身之處想到這裡遂拉馬 這才是一言難盡秋夜景

程咬金前至山村常家庄

竟向西北而來看着了看山路崎嶇樹木叢雜聽的那虫聲 咬金行有數里只見前邊黑呀呀的好像一個村庄又聽的犬吠

唧唧鳥語聲喧覺着金風陣陣寒露淒淒這才是雁 不止心中暗道老天老天足矣勾了前面是个山庄待俺前去

飛不到處人被利名牽

一來投宿二來尋飯充飢止然打算忽聽的庄外人大聲叫

道小將軍來了麼咬金不知就裡並不答應那人向前走了幾步回到家去罷咬金說怎好取擾那人說這到不妨莫要作
又叫道小將軍來了麼咬金依舊不應那人直至咬金面前定做隨我來罷言罷那人頭行咬金隨後進的庄東街東頭
睛一看才知道不是那個小將軍遂嘆道可惜可惜咬金說路北里一個土門正面上有破草房三間東邊磨房一間那
你問的是誰那人說你是誰咬金說我是柳江口番了船逃下人說這正房裡有我外甥女在內行動不便若不棄嫌就在
來要來投宿的那人說我叫的也是一個落水逃下來的都不是這磨房一坐罷這咬金滿心裡不愛進去只是到此地位也不得
你這個面貌我日西打柴回家見了個小將軍只見衣甲帶水不備就一些遂把馬拴在簷下將行李兵器搬進磨房放在
面目驚慌好像是受了病的一般我許他到此投宿到如今一邊那人說我是家窮人家一張板棧到沒有連一點燈油也沒
全不見來我只得迎他幾步聽的馬蹄之聲我當是他來有磨台上權且坐坐等用了飯我打個火把來你好打鋪咬金
了誰想却又不是你方才說也是落水逃下來的怎麼就無奈只得在那磨台上坐下那人說我去收拾飯來你吃言罷
這等湊巧咬金說我們兄弟一十六人俱落水中不知幾就一直去了

人死亡幾人逃走你才說的這個光景必定是我的個兄弟磨台上坐下蘆林混世王 那樵夫抱柴燒大手腳忙
你把那人的物年紀說來我聽那人說此處說話不便借外甥女鍋裡添上兩瓢水 打掃出少邊沒沿桌一張

樵夫說怎麼高客打掃桌子我看看這切菜板子就使一兩碗抓過快子來就講吃菜抄了一著張口就吃嚼了一口吐的你只管滿米罷

吓吓這是甚麼菜又酸又辣的樵夫說是生姜拌細鹽若不

慌忙的抓瓢滿上一碗水

收拾下兩個黑碗箸一双是老客降臨天生我不上這一道好菜咬金說罕去罷勾了

他外甥女說借先有鹹菜可怎麼着樵夫說還有我昨樵夫說我去就不來了那邊有草老客打鋪睡罷言畢端日換來的那箕拌上鹽罷

着菜板子並傢伙就往外房裡去了咬金停了一回只覺着

粗碟子抓上細鹽一大把

唾唾的切上幾片生辣姜腹內飢餓一來去處不方便三來又飢餓難忍甚麼心緒去睡

不多時連滾二次熟了飯

那樵夫端起菜飯到磨房程咬金腹內飢餓懶去睡

只覺着千頭百緒上心中

尊了聲老客包函莫見怪

我熬的不硬不爛白米湯不由的起身出離磨房外

只見那皎皎一輪月當空

那樵夫將飯端過來輕輕放在磨上說老客請飯罷咬金看悶懣懣先精打米開張望

忽聽的牆外有人啼哭聲

了一看極不合意思又不好不吃抹了个碗擎起杓子來向聽的他哭聲天來呼聲地

遂動了惻隱之心往外行

那鍋子裡一攪誰想那飯湯多米少咬金此時雖是滿肚子急慌忙幾步來到土門外

見一人自西而來走向東

裡飢餓那裡喝的這些湯下去樵夫又讓咬金無奈何只得喝只見他一行哭着一行走

忽聞的一陣肉香撲鼻中

說不久那人前來隔不遠 這咬金張口問言問一聲一來是早晚作伴提茶水

二來是幫習聖賢書幾篇

却說咬金飢餓難忍出離磨房聽有人啼哭來到外邊那一晚寒風陣陣透人骨

來了个俊俏姣姣女嬋娟

見了一个人端着一个盒子一行哭着一行走相隔不遠聞了我相公半親半疎驚而問

那女子似言不言代羞慚

一陣肉香咬金問道這小孩子你哭的是甚麼那人聽公子說莫非私奔紅拂女

女子說我是蟾宮謫降仙

的問他遂把淚眼止住說道你是甚麼人門俺怎的咬金公子說凡夫不敢蒙厚愛

女子說五百年前幸有緣

說我是過路的在此投宿聽的啼哭前來相問那人說他二人甜言美語各有意

到后来不叫書童在近前

我有急事不能與你說話言罷就走咬金上前拉住說道你自那日寒士得遂神女願

細細的屈指算來二十天

說說再走何妨那人被咬金拉住无奈說道老客我多少說幾他俱是朝去夜來成夫婦

把一個公子美的病懨懨

由你聽罷休要悞了我的大事咬金說你就多少說幾句那定就的每晚必送一頓飯

昨晚送的送了一頓飯

小夥子將盒子輕輕放在地下把眼擦了一擦尊道老客他將俺足足打了四十鞭

今晚上看這天色又不早

聽我道來

因此上怕打我才大叫喚

小書童言罷花園作孽怪

我本是員外家下一使男

每日裡隨着公子在花園 程咬金腹內展轉好幾番

書童言罷咬金心中暗道有趣我今飢餓難忍把他這飯着那饒狗來吃了咬金說你放心去罷我在這裏未必就有騙他吃了大約入肚無賊沒有肚子裡扒出飯來的咬金想到饒狗來吃你的快着去罷

這裏便叫書童你這盒子里是甚麼東西書童說是炖的這書童撇了盒子去通報咬金暗罵道小狗頭

猪首燒雞白麵點心罷就去端那盒子要走咬金說且住算是你這會着了我的目一來是目下我的口福到

我還有句話對你說書童說要說就快着說不要誤了我送二來是今晚你的運氣低我如今一時暫且吃個飽

飯咬金說你家公子是受了妖精的魔障了我與你把這妖出上我你待如何就如何一伸手揭開盒子看二看

精捉了何如書童說老客休要撒嘲那是難捉的咬金說先有定在是香噴噴的好東西這一時不用人讓動了手

打虎手不攬虎皮錢書童說你果有這個手段我去報子員好一似監獄囚犯吃牢食抓過那大炖猪首滿口嚼

外來請你何如咬金說這到使的書童就來端那盒子咬金說霎時間淨了一隻好肥雞十數个白麵點心吃完了

你放着罷你去報子員外若請我捉妖你回來端着盒子我那書童回來了只見他一陣跑的喘吁吁

全你前去若不請我捉妖回來再端去送飯不强似你端回來這咬金方才吃罷那書童慌慌張張的跑來到了咬金面

端回去費一大些事麼書童說這也使的你好生看着休前道老客我家員外有請咬金說我不去了書童說這

是怎麼說咬金說我先代鎮物來書童說用甚麼鎮物呌平常不但說你落人褒貶且是還難為着我哩

員外差人去我咬金說這鎮物用好幾樣子恐怕一時找不來小書童時下變臉好心焦霎時間一陣惡氣上眉梢

用生鉄一塊土雞一隻太歲骨一塊桃木人三個一全入殮大吉叫了聲下作朋友沒體面你方才做的這事有些差

書童說呸呸喪氣喪氣俺又不是死了人誰叫你入殮哩員外爺恭候差我來請你大廳上首席端坐高不高

咬金哈孩子家曉的甚麼我捉住妖精一定將他治死他合那時節燒黃二酒讓着吃滿席上佳有美味儘你吞

你家相公夫婦一場就不與他買口棺材那時成殮若不使你果能降妖捉怪救公子還有那金銀財寶你上腰

上這些鎮物我去了恐怕他還作怪書童說這也有理偈快只顧你背地無人吃飽飯可叫我空着盒子怎麼消

走罷員外在門首候着哩言畢將盒子端起來覺着輕輕的虧了我方才通報來的快少遲遲大約你就開了交

又將盒子放下揭開一看骨頭也沒有一點還有兩個盤子兩我向你幾年沒曾吃飽飯是怎麼偷吃東西不害器

双筷子沒吃了書童說道這住朋友好精你幾年沒吃飯就你可是時下偶然長饒痞你可是腰內舊病有饒勞

只樣你到家中客房里坐下員外爺陪看待吃甚麼就是甚小書童連說代罵道不是幸虧了員外前來把手拉

麼不強似在當道偷了吃麼朋友休怪我說這飽飯吃的老大衆明公要知後來端的事下回書咬金花團去捉妖

却說書童正然尋馬咬金員外慌忙來至近前把手一擺就說
使不的使不的小畜生可惡馬敢出言傷人想是這位客來在山
空盒子連忙的往家裡去了員外把咬金也就讓進來了

中沒有賣甚麼的行路飢餓所以吃了放着家去另取這是
常員外恐怕兒子染黃沙 把一個文土星官讓到家

怎麼說書童被員外說了幾句就立在一旁不敢言語把個
准備着三杯入肚天不怕 程咬金聲聲要把妖精拏

咬金羞的理曲辭窮先言可答員外束手笑曰老客小僕先理
花園裡混世魔王撒了野 下回書難為月素一枝花

萬望包含休要見怪請到舍下一飯薄酒幾杯意下何如 一來是公子大數不該死
二來是咬金真的一股刺

咬金想到罷呀一不做二不休空吃了些東西還沒見點湯水 妖魔女今夜若不回古洞
羅士信死在碑前誰救他

哩再騙他些酒吃也好做意辭道已則攪過飯了怎好再去 准備着佳人單赴才郎會
大陽山惹的是非亂如麻

宅上吃酒員外說這有何妨咬金說先功受祿可才寢食不安 這才是一口難說兩下事
咬金進的宅來了

員外說你又不是白吃我的要與我家捉妖除邪請還請不至常員外分付家人快看茶

論甚麼酒飯不必作假就此請罷咬金說我還有行李馬員外將咬金讓進大門客舍裡邊早已秉上燈燭二人進廳
正在此里面員外說容易我差人來取遂分付書童快去叫 宿主坐下員外分付看茶書童獻上茶來茶罷員外問道

老客為何至此咬金把柳江口反船之事說了一遍員外驚疑甚麼東西他隨又寫硃砂一兩我說硃砂偏邪是必用的就
 不止就說柳江口到此三百餘里算是水中行的好快咬金說是多了一些他說不多這是妖精比不的邪魔鬼怪少了鎮
 我只當有四五十里說話之間家人看上酒來酒過數巡咬金說不住他我也只得從他他又寫道虎皮一塊豹皮一塊猪肉一
 令公子過妖有二十多天為何不請人降捉員外把頭點了幾點斤猪蹄一個防風一兩當歸二兩川芎二兩黃連四兩冰片
 長嘆一聲說咳老漢一生一世止有這一個兒子如同掌上之寶血蝎狗寶牛黃珍珠瑪瑙各一兩太歲骨十塊桃木八十二個匙
 日日放心不下也曾差人各處訪求能人寔是難得俺這西南雞三十支土雞四十對正猪一口正羊一支大米三斗三個供養
 上有个王家庄庄內有一個人姓王是俺這一方的陰陽生二宅二百六十個慢首魚一尾雞一支鋪壇白布四十八尺好高大錢
 那日來到我家口出大言說他善能捉妖就講要紋銀五十兩三十三百三十三文老客那先生捉妖不捉妖到取子一場好笑
 捉妖以後交付我說王先生捉妖用甚麼東西好差人去我處滿口裡八十四來七十三 使鎮物足足開了一大篇
 提起筆來開了一張單子頭一件用關東人參二兩我說小兒伏侍他酒飯吃了一個飽 黃昏后手捉寶劍到花園
 先病又不吃葯這一兩人參何用他說是做鎮物通書上載念了些咕咕嚶嚶賠囊咒 舒起那五个指頭插三山
 着的不敢不用那時救小兒的心感就不違他了又問還用起初時伏着酒勢胆還硬 到后来進的花園打戰戰

在頭裡呼神搗鬼胡廝混
他取則聽的動靜溜了內
莫說他捉妖

算是屬黃骨子魚的放呢員外說他先捉妖還有甚麼臉面來拏鎮物但不知今
進去了一个時辰先下手日老客捉妖都用甚麼鎮物咬金說不用別的多多的幾瓶
他始終沒到小兒書房前酒罷員外說這是容易事不知可用幾瓶咬金說吃幾瓶

本心待撞撞太歲圖財物
幸喜他先曾傷了殘生命

大不幸驚動成妖作怪仙是幾瓶員外笑道我還管的老客一醉迷叫書童拏大杯
最可憐挨了一頓半頭磚來書童遂看大杯咬金接過來就是一二十杯叫道員外這

又打的青了鼻了腫了眼

只打的折了肋骨破了肩杯也不濟事把瓶拏來罷這員外又叫書童提一瓶來咬

只打的鎮物撒手沒了訣

只打的口不念呪光叫喚金說就使這瓶罷趕着倒趕着吃一連就是四五瓶咬金

真起來如今却有半个月

聽的人說還沒好哩把十一擺說分了員外說今日捉妖可是老客自己去呀還是

成了个半身不遂一風顛

這幾日破土供獻沒得吃用人奉陪呢咬金說大丈夫行事豈待借人之威待孤家御駕

少掙了人家多少點穴錢

常員外言罷二宅捉妖事親証員外驚而問曰老客醉了麼為何輕易說出孤家二字

程咬金抱拳東手門一番

咬金說醉了身子醉不了心寔對你說罷

員外言罷咬金笑而問曰他用的這些鎮物却怎麼着發俺本是文氣男兒展雄圖兄弟們替天行道誰不服

在馬上輪鎗舞劍生平志

却不曾誦讀孔孟聖賢書 還等到明晚我寔對你說罷起初的意思本是待騙你的

俺在那蘆林劍蕩許多載

從來沒輕自先故傷一夫 酒飯吃來當不的員外情高感起俺平生的義氣也能帝王

救了些被屈含冤忠孝子

殺了些行奸弄詐忤逆徒 既有百靈助將軍豈无八面威看我的盛甲來員外說大王的

都只為痴心常懷濟世胆

因此上忙忙失却安樂居 盛甲在于何處咬金說我的行李拆來了麼員外說拆了來了

俺本是瓦崗寨上混世主

兄弟們幫扶着俺稱了孤 咬金說甲冑就在行李之內員外叫人將行李取來放在咬金

柳江口洪伯老賊將俺害

今日大家不幸落江湖 面前咬金一伸手打開盛盒甲已霎時頃盛甲結束停當

雖然是无禮騙吃一飽飯

敢保你令郎大病今夜除 順手提斧員外看了看咬金這個光景只唬的回頭咬指賭

程咬金聲聲只說捉妖怪

常員外驚異才把大王呼 地思道我自沒見這一身衣服常聽的那說鼓兜詞的他說將

咬金言罷員外敬為而問曰似這等講來是大王降臨老漢

軍大披挂大約這就是大披挂了員外正然思想咬金大叫一聲

簡慢望大王少怪咬金說吃了你的飯用了你的酒却有甚麼

花園在那里叫一個前去引路員外說花園在庄東頭就叫書童

簡慢員外說大王今晚代酒恐捉妖不使不敢勞動以待明晚

引路這一時書童極不愛去只是由不的他書童叫道大王爺

何如咬金說這人可笑大丈夫既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那里

莫見小人方才之過咬金說不怪你書童說隨我來

小書童領命頭前手捧心

后跟着高報不平程咬金着自己名字說程咬金咬金你好沒主意總然一宿不吃飯難

都只為幾瓶黃湯壯人胆

那怕他刀斧臨頭劍分身道就餓殺了不成好好的吃了口下面食又叫人家哄着灌了兩

常言道醉裡乾坤大

那怕是虎穴无底萬丈深瓶酒張着个嘴沒的說了就許着給人家捉妖愁東西呀若

想當初樊噲醉鬧鴻門宴

還有那項羽代酒舉千斤是好捉的還等着你來捉哩員外說的那個宅先生就是

程咬金風風痴痴豪氣勇

跟着那書童進了花園門樣子想到這裡把那捉妖的心腸就去了八九分有心待空手回

且說咬金跟着書童進了花園天氣約有一更時候書童用

去又怕難見員外這可如何是好忽轉一念說道也罷待我

手一指說只此有燈光的就是書房你自己去罷我不去了

悄悄前去隔窗偷着他一看若是七個頭八隻手我就回避了

咬金說你為何不去書童說昨日送飯晚了還打了四十皮鞭

他若是沒有七頭八手的我就合他撞撞想到這裡遂輕輕

今夜又先酒又先飯叫我怎麼回話咬金說你既不去我也不強

悄悄一步一步向書房窗下來了

着你去你閃在一旁我自己去就是了書童聽說向外一響好

程咬金脚兒輕抬把腰躬一步一步行來窗下細細聽

跪不言書童躲去且說咬金雖然醉了心裡却甚明白到了

真正好一个大膽的咬金他使那舌尖一銜透窗櫺

這個時節想起妖精二字不覺毛孔皆乍暗暗的自己叫

看了看一張升床安正西 旁邊桌上點着一盞燈

明晃晃金鈞斜挂紅羅帳

果有个美貌佳人在屋中，只見那牛頭馬面一般那女子看到這裡就有些心憐的光景。

常公子呆呆默默无精采

那女子喜喜歡歡笑臉迎，心內自思道：這個人不是前番那二宅先生的行動，不可輕易。

只聽他輕啟朱唇低聲喚

公子哪公子可殺的書童，動手遂大聲問道：窗下站立者何人？敢大胆在此明公這咬金。

天到如今還不送了飯來

程咬金窗外偷看屋內景，往裡看的時節，見那女子提劍出來，就自己懊悔出語高。

暗罵聲无智勇外糊塗虫

似這樣郎才女貌堪成對，聲有心就要講，跑身子未及轉回，那女子問了一聲：這一時。

你何苦一心冲散各西東

不覺的將頭一點連聲嘆，待跑也跑不及了，只得硬着胆回言答道：俺本是芦林中的。

不好了

嘆的那聲音大了一些，義士山寨上的班頭高與人家捉妖除邪，瓦崗寨上混世魔王。

驚動了屋內成妖作怪精

急慌忙手提寶劍開門庭，就是孤家知我利害，早早回洞修煉，道業兩得其便，若是執。

他那裡大喝一聲何人到

好不待唬死臨凡文土星，迷管叫你目下傾生。

且說那女子正在屋中忽聽的窗外有人長嘆慌忙手提寶劍，好一个志氣昂昂混世王。

幾句話唬的妖精心胆寒。

劍將門推開來到外面停身一站，只見窗下立着一人，月光只見他倒提寶劍往後退。

捨不的眉清目秀少年郎。

照的甚是真切，看了看青劍紅髮巨口獠牙，好似七十五有心待舉劍對敵十分怯。

又打上咬金頂上透紅光。

真的他幾番欲去不忍去

是怎麼勿爾今宵成淒涼那女子滿口搗鬼說大話

程咬金開言又來問一番

那妖精展轉反覆心不定

程咬金失聲大笑問紅粧妖怪言罷咬金說且住聽你這一些話明明是個廣寒仙子

咬金見那女子不敢動手當是怕他遂失聲大笑問道那我在問你月里嫦娥就是你麼妖怪說非也那是我的姐姐

一女怪又不逃走想是還有甚麼話說麼那女子見問遂抱名為月霞仙子不戀紅塵還有妹妹名為月桂仙子吾乃

劍東手笑而答曰奴有片言相告萬望將軍寬恕咬金說月素仙子是也咬金笑道常聽人言傳都說是嫦娥仙子廣

有甚麼話快講來女子說奴今來此原非私意咬金說住了寒宮裡那有配人之禮妖怪說原是天意有緣咬金說呸甚

既非私意你有玉帝勅旨佛家牌文麼女子說哇仙家動麼是有緣分明是有意害人咬金言罷那妖怪无言可答

作凡人那里曉的聽我道來

面代羞愧低頭不語咬金暗道好這狗頭甚麼仙子這不是

俺本是月殿嫦娥離廣寒

都只為姻緣二字降下凡連話也不敢說了麼若再問他幾句未必不就跑了他若是跑

常公子原是金童臨凡世

奴奉着王母欽差到這邊我赶上使斧劈這狗頭咬金想到這裡又大聲問道你有

我勸你開是開非不必管

做一個大大人情出花園甚麼話說只管講來為何不語那妖怪聽的咬金問他遂

回宅去你就說是非妖怪

多多的拜上員外老殘年不慌不忙的答道醜鬼你當我是怕你麼俺原是以好

言勸你不肯輕動死名不是我自誇口莫說你是凡夫俗東西莫辨南北不知暗自想道我羅成爲何這般行動明子就是大樂神仙也讓俺三分你算是不識進退了咬金方才失馬見一座大碑上邊題着太陰碑三字怎麼一時就不又冷笑說道看你這個光景想是還要打仗不成麼妖怪見了我那馬怎麼也不見了眼前俱是山石樹木又无庄村人說好醜鬼氣殺我也

程咬金幾句言語撒風顛 那妖怪觸起心頭死名烟 成正犯忌索只覺耳邊風聲大作忽把一個身子不知往那

罵了聲丑鬼不知輕合重 擊着俺仙家子弟下眼着裡去了羅成猛然驚悟說不好了這個光景大約是不在

那女子一行說着心起大 喘唧唧双手舞開劍連環人世了不然身體如何這樣輕快如飛一般大叫一聲蒼天

惡恨恨照着咬金砍一劍 程咬金舉斧忙迎往上躡蒼天我羅成痴心爲友創蕩芦林並无傷天害理之事爲

且不言月素咬金犯爭鬧 再說那太陰碑前白虎官何叫俺死的這樣苦也

却說羅成因聽樵夫之言一時身體帶病又在太陰碑前跌下羅士信一體惺悟暗思量 不由的流出傷心淚兩行

馬來崩開天門一點真魂走出飄飄蕩蕩心裡還要尋找那我如今未展胸懷生平志 爲甚麼早赴陰曹一命亡

樵夫投宿又不知常家庄在于何處只覺着身子忽上忽下眼前里空對山川荒草地 看不見故土困圍舊家鄉

哎叫了一聲衆家兄弟你如今都在那裡呀

羅成看畢不知是甚麼神鬼妖魔正在驚疑之際只見那

叫一聲義氣同心兄弟

又哭聲知疼着熱我那娘人走進前來相隔數步停身而立尊道上仙請了我非妖非

哎娘呵孩兒自今以后再不得是你了

怪乃本處山神是也方才見尊駕驚死太陰山下是魂出

俺成了背井離鄉死鬼

要相逢除非南柯夢一場 竅爭乃大數未盡原身倘有失錯上帝見責小神不敢承

將俺這數年英雄一旦滅

再不管江場以上刀共鎗 當特來指引一番今有混世魔王在常家庄捉妖花園遭

羅士信遊魂悲切冤氣現

忽看見前邊一陣起火光 因正在危難之時上星當速前去解危結義兄弟自得相會

且說羅成正然悲歎之際忽見前面一道大光繞繞竟扑羅

月霞府內還有一段奇緣不用細講西南上紅光現處即是

成而來羅成一見驚疑不止不多一時現出一個人來好凶惡

常家庄我山中有事不能奉陪我去也言罷大光一閃就不見

的緊急見的有西江月為証

了正是天地乾坤只一照免叫人在暗中行且說羅成聽了神

烏盔緊襯紫面捲鬚內顯獠牙是羅錦袍罩金甲

之吉急欲奔常家庄去但此時身體恍惚心中又急又燥一

戎靴雙登足下山獸奔逃迴避林鳥散亂如麻開山斧斧

霎時把个羅成美的陰魂飄蕩不能自主悠悠忽忽莫

手內擎見者無不驚怕

知所之往前走走忽見一道大江阻住去路那江中人先船隻

又先津梁定睛一看不由長嘆一聲道老天老天這就是我倘若再待一時不去救
羅成盡頭去處了

到那裡解脫花園虎口難

怕的是同心兄弟赴黃泉
准備着兄弟相會太陰崗

羅成往前走

忽見一汪洋

定睛仔細看

認的是柳江

太陰山月霞府內有奇遇

准備着有段奇緣在那廂

想起昨前事

不覺暗自傷

江心波裡滾

如全鍋沸湯那怪物言罷一回沉水底

羅士信眼望西南走慌忙

現出一怪物

古怪太異常

且說羅成陰魂杳杳送至柳江正然恐懼忽見江中一位水神

只見他巨口獠牙藍靛臉

只見他一目圓睜幌日光

現出與山神所說先二遂大呼一聲刮起一陣旋風竟扑

只見他珠砂鬍子飄腦后

只見他紅髮倒捲尺半長常家庄花園而來

只見他頭生一角蛟龍樣

只見他肋下一片金鱗藏羅士信離了柳江往西南

要去救肝胆同心義氣男

羅士信看罷一回往后退

唬的他陰魂戰懼心內慌只因着山水二神來指引

一心裡要上常家一花園

那怪物口就人言大聲叫

真了聲上仙星官聽端詳正是他駕起旋風往前走

忽看見青紅二氣左右盤

俺原非魑魅魍魎妖魔怪

我就是玉帝勅封夜叉王有一般紅氣閃閃多散亂

那一道青氣搗搗上天關

現如今文士大神遭了難

你須是急急走奔常家庄就如太陽山上妖魔怪

敵住了金闕臨凡文士官

羅士信陰風呼呼連聲响

不多時進了常家一花園 我可那裡知道咬金說自然你知道麼他合你在一個庄裡你

且不言上方來了右白虎

再說那咬金大戰月素仙 怎麼不知道妖怪說我把你這個丑鬼你知道我是在那庄

不言羅成是魂往常家庄花園而來且說那咬金與妖怪裡住咬金說你是在天上那個團圓庄裡妖怪說你那親戚

大戰起初並無怯怯後來那妖怪兩口寶劍上番下舞金先是在我團圓庄裡住麼咬金說也差不多你且停劍聽我道來

半點滲漏把一個咬金使的張口氣喘自己覺着不是妖怪 我雖然身居凡世號魔王

有幾家要緊親戚在上方

的敵手一行戰着心生一計道待我將他寶劍架住合他之乎頭一個家住金闕凌霄殿

他本是我的外祖張玉皇

者也說一回話歇息歇息再合他戰他不過是個女人家脚 還有那蟠桃會上外祖母

他就是執掌瑤池王母娘

小腰又細有甚麼大熬頭等他腰軟脚疼了那時我可掣他 李老君平素見了稱表伯

還有那兩姨哥哥楊二郎

咬金想到這里遂用斧將那寶劍架住妖怪說怯戰了麼 三太子俺兩本是盟兄弟

俺仁父初封托塔李天王

咬金說那個怯戰妖怪說既怯戰為何將俺寶劍架住咬 那一些二十八宿相厚處

那一些九耀星官交接長

金說我想起一家親戚不知近來好與不好要煩你稍个信 那一些三曹五斗與我好

那一些十二元辰待咱強

去問問他的安好妖怪冷笑道這話也忒出奇你的親戚 那夥人真來非親即是友

都住在上方那個團圓庄

務必的替我將他問一問 祈動你稍个信兒到那廂 這一个貪戀私情不肯去

那一个光明正大 盪相饒

程咬金滿口胡言謔搗鬼 把一个月素仙子笑斷腸 女子說成人之美君子德

誰似你拆人婚姻小兒曹

咬金言罷妖怪笑道這个丑鬼你在佛堂裡睡來麼咬金咬金說

俺本是替天行道男子漢

說這怎麼講妖怪說你說的都是神語你明明是敵我不 到處裡斬妖除邪不憚勞

那女子銀牙咬碎剛一剎

過胡說一回你好歇息也罷待我把你只頭切下來稍于你那 恨不的拆過咬金順口唾

這咬金怒髮冲冠往上闖

親戚就是了言罷砍一劍來咬金只得舉斧相迎又殺起來了 那女子柳眉直豎來相招

好一个神通廣大妖魔女

二人變了臉 一陣好心焦 女子舞寶劍 咬金把斧搖

敵住了金闕臨凡文土豪 且不言二人花園爭勝負

這个瞪双目 那个皺眉稍 來來往往的 兵力一齊交

再提起羅成陰魂一靈飄 白虎星花園來將咬金救

若是錯錯眼 一劈兩扇瓢

唬的那妖怪着忙開了交 要知道羅成還魂回陽世

他二人行說好話動了怒 兩下裡各顯其能逞英豪

衆明公須請鄧通孔方

這一个怒目揚眉聲聲罵

那一个氣吐虹霓恨未消

這一个頂梁豪氣三千丈

那一个氣冲牛斗透九霄

鼓詞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總目錄

第一冊……………初集 二集卷一頭本至第二本
 第二冊……………二集卷二頭本至卷四第二本
 三集卷一頭本至卷三第二本
 第三冊……………三集卷四頭本至第二本 四集

第一冊目錄

鼓詞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初集目錄

卷一頭本……………一
 卷二頭本……………九三
 卷二第二本……………一四一
 卷三頭本……………一七七
 卷三第二本……………二一九
 卷四頭本……………二七〇
 卷四第二本……………三一七

鼓詞繪圖秦瓊訪友大鬧太原府二集目錄

卷一頭本……………三六一
 卷一第二本……………三九六